武俠世界



$2.00

704

· 特別介紹 ·



新派俠義
長篇連載 **魔劍恩仇** 林 非·著



本篇故事開門見山，可是故事發展並不如開門見山這麼簡單，情節發展令人緊扣心弦，如入八陣圖中，撲朔迷離，保證一卷在握，不忍釋手，保君滿意，是期刋出，特別推荐！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一夜風雲 （一期完巨型俠情小說）
殺人劫鏢胆如天
情深義重恨長埋……朱 羽 25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今宵月下劍 （新穎俠義中篇連載）
啞漢動粗劫喜轎
美人嬌喘上青城……蕭 逸 3

辟邪劍 （兩期完俠情故事） ◀上▶
狂風暴雨夜 尋仇慘殺天……李漳鴻 67

攝魂鈴 （三期完中篇小說） ◀上▶
巧笑勾人魄 醇酒斷人腸……醉仙樓主 93

龍潭劍影 （珍珠令續篇）
行宮驚諜影 虎口走蛟龍……東方玉 119

薔薇公主 （蛇丐彎喇叭故事） ◀二▶
抽絲剝繭曙光現
棋差一着全盤輸……小 平 137

拳師武術技擊訪問專欄

兩劍雙雄互爭霸
峨嵋劍鬥少林刀……陳 光 10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魔劍恩仇
從容飲鴆含寃死
椎心泣血覓仇踪……林 非 11

洗心環
神奇躡踪術 終獲俏佳人……東方英 51

九月鷹飛
貌若天仙艷 心比蛇蝎狠……古 龍 59

半世英雄
駭世神功劫法場……秦 紅 79

羽林箭
原是神仙侶 雙雙獵雲中……高 皐 87

斷劍殘琴
千里征塵求鴛夢
萬丈雄心要揚名……曹若冰 107

天殺星
半瓶神仙樂 一干鬼見愁……慕容美 113

神眼遊龍
天胆傳假旨 忠心護眞王……臥龍生 125

香羅帶
迷宮困猛虎 火海走蛟龍……高 庸 131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0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奇異中篇俠情故事／蕭逸·文　盧令·圖

今宵月下劍



啞漢動粗刦喜轎　美人嬌喘上青城

「上追玉殿嫦娥女；下愧三春粉芙蓉」——這是西川地方人人會誦的一首詩句，人人也都知道，這是形容被譽爲「西川第一美人」——「玉流星」江芷的一首絕妙好詞兒！

「玉流星」江芷的「美」與「威震兩江」鐵少庭的「俊」，是天下知名的——二人也同是名重武林的少年奇俠。

現在，這兩個人就要結爲連理了，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郞才女貌，誰不傾慕？

整個的灌縣縣城都爲之轟動了，人們擁擠在「都江堰」江家門口，一直到岷江口的江邊上，這麼長有十好幾哩的街道上，全都站滿了人！

大家佇候着江家嫁女的行列，雖然明明知道看不見那位美人兒的廬山眞面目，可是能够看見她坐着的轎子，還瞧得見吹吹打打的喜慶現象，這就够樂的了。

岷江口，停着一艘大官船，船上披紅掛彩，是男方派來迎接女方的彩船。

男家是赫赫有名的軍功世家，鐵少庭的尊翁鐵中令，如今官拜重慶總兵，莫怪乎大船左右，站滿了迎親的衞隊，朝陽下器械鮮明，甲胄交輝！

鐵總兵特別派了一名姓郭的守備，負責到灌縣辦理迎親事，這位郭守備在岸邊上早已佇候多時了。

岷江口因爲停了這麼一艘彩船，相形之下，別的船可就顯得醜陋不堪，太不相襯了。

大船兩側船舷上，各站着四名胯跨腰刀的衞士，凡是見有靠近的別船，就大聲的喝叱着，不許他們靠近，兩側民船，噤若寒蟬！

一艘高桅桿破舊的小篷舟，徐徐的駛進江口，向着岸邊上攏來！

操船的頭戴馬連波的大草帽，四十上下的年歲，黑黝的面頰，尖尖的下巴，一身漁家裝扮。

這個人好似聾子似的，壓根兒就沒聽見大船上的喝斥聲，他大刺刺的把船向岸邊靠近，手裏扔出了一個繩圈，不偏不倚的套在了岸邊的木樁之上。

就這樣他兩手交替着把小船攏到了岸邊，身子一躍，已跳上岸。

公門裏幹事的主兒，豈能吃這一套。

這漢子不是剛上岸嗎！迎面可就被一名衞士踹了一脚，這一脚還眞不輕，正踹在這漢子的右腿頭上，那漢子一踣坐倒在地。

一剎時擁上來三四名衞士，把這漢子圍在了當中。

一名衞士手指着他大聲斥道：「個龜兒子！你耳朶聾了嗎！這裏不許停船，滾！再不走，老子宰了你！」

說着話，掄圓了「叭！叭！」就是兩記耳光。

被打的漢子兩手掙扎着，嘴裏啞啞伊伊，却不知他說些什麼！却是沒有走的意思！

帶刀的老總，可不吃這一套，三四個人合力把這個漢子抬了起來，正要往水裏扔。

猛可裏一人大喝道：「慢着！」

各人看時，站在他們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負責迎親的郭守備！一時嚇得鬆了手脚。

那漢子由地上爬起來，驁悸的向這邊看着，嘴裏伊呀的亂聲叫着。

郭守備哈哈一笑，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你們幾個胆敢在這裏惹事，還不快退下去！」

四名衞士一起躬身行禮！

其中一人手指漢子道：「這傢伙是故意惹事，請守備……」

郭守備沉聲道：「不要說了……這地方人家就來不得麼，你們下去！」

四衞士碰了一鼻子灰躬身退下。

郭守備打量了一下對面的漢子，四十一二的年歲，年歲不大兩鬢却有了白髮，黑瘦的臉，身子骨又瘦又高，一雙深陷的眼睛珠子，透着機靈，在目眶子裏，咕嚕咕嚕轉個不休，身上黃繭綢子的一套短衫褲，足下是一雙多耳芒鞋——一副當地土佬兒的裝

束。

這樣的一個人，誰看了也不會起眼。

郭守備沉着聲音道：「你是幹什麼的？爲什麼故意惹事？」

那漢子比手劃腳咿咿呀呀講個不休，敢情是個啞巴。

郭守備氣得往地上啐了一口吐沫，四週看熱鬧的人也由不住都哄然的笑了。

氣得連話也說不出，郭守備頻頻揮着手道：「去！去！一邊請快去吧！」

那個啞巴倒是看懂了，轉身就溜！

「他」也沒跑遠了，就在附近的一個麵攤子上坐了下來，比着手式要了一碗担担麵，加了很多辣椒，他老哥子唏哩呼嚕津津有味的吃着。

誰也看不起一個啞巴，大家注意力可就移到了正前面的大街上。

這時候，可就聽見了唏哩哇啦的吹奏聲音，每個人的臉上，都帶出了興奮的表情。

兩列迎親的衞隊，把人羣向兩邊用力推，空出了正面的空地——在這塊空地上，女方新娘子要在這裏下轎，男方代表郭守備要舉行一個簡單的迎親儀式，地上鋪着一塊嶄新的紅布，設有一個喜桌，上設油盞！

一長列鞭炮霹靂叭啦的燃點了起來，小孩子叫笑着滿地揀拾着未爆的紙炮，大人叫小孩笑，亂成了一片，叫笑聲中，可就看見了新人的彩列。

排場還眞不小，前面是三十人大列的吹鼓手，後面是四匹駿馬，分別乘騎着女家的親屬四人，再後面才是一乘八抬的紅頂大轎，彩轎兩側跟着兩個婆子，兩個丫嬛，丫嬛婆子手裏都抓着一塊大紅手絹，搖呀搖的，可就慢慢的走近來了。

「新娘子來囉——」

「新娘子來囉——」

大人叫，小孩跳，兩街的羣衆擁擠得像是兩面肉牆，水洩不通，這當口兒，那個吃麵的啞巴，却丟下了麵碗，全身站在板櫈上，也跟着大家看新娘子。

新娘子的轎子來到了面前，四匹馬上的人都翻身下馬，四個人是女方的親屬，其中之一，也就是走在最前頭的那個人，是新娘的胞兄，人稱「破空拳」江傑，西川地面上很少不知道這個人。

這人三十一二的年歲，生得鼻直口方，英氣勃勃。

由於「玉流星」江芷的父親「神醫」江大春，三年前不愼墜崖而死，這件婚事，就由「破空拳」江傑出來主持！

郭守備老遠大步趕上，抱拳道：「江大相公……有勞，有勞！」

「破空拳」江傑也施禮道：「應該，應該！郭老爺多辛苦了！」

喝了迓迎酒，男方大船上下來一個女眷——「剪空春燕」鐵小蘭，她是鐵少庭的胞妹，是專爲來迎接新嫂子來的！

只見她二十不到的年歲，高高的身材，一身大紅，氣質妍麗丰逸，高貴華美，舉止森秀幽淡，清麗舒徐，不愧是大家閨女！

兩名秀麗的丫嬛跟在她身子後面，一行三人姍姍行到了轎前站定！

這時候，在場各人出乎意外的一片安靜，鴉雀無聲，每一個人眼睛睜得極大，就等着一睹轎子裏佳人的風采。

「剪空春燕」鐵小蘭含着微笑，揭開了轎簾，四週圍爆出了一片讚美之聲。

新娘子頭上還蓋着蓋頭，一身大紅，雖然看不見她傳說極艷的芳容，却看得見她妍婷的身材，纖纖玉手，和露在雲鬢香肩之間的一截玉頸，當眞是味滿迂迴，引人入勝。

只見她慢移蓮步，在「剪空春燕」鐵小蘭的扶持之下，先向四親人一一大禮，遂即慢慢轉過身來，轉向大船上行去！

就在這一刹時，人羣裏發出了一聲怪異的叫聲。

那聲音聽在耳朵裏，說不出的一股子難受味兒，似悶又啞，欲朗又掩。

在衆人驚閱動心的一刹那，一條人影起自人羣，足足拔起了有六七丈高下，像似抄波的燕子驀地向下一落，正好落在新人行列之間！

光天化日，婚禮行進之下，這種舉動太也驚人了——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淸淸楚楚，這個人正是方才大鬧河岸的那個啞巴。

這可眞是天大的怪事兒——

只見那個啞巴嘴裏啞聲怪叫着，卽向新人「玉流星」江芷身邊撲近！

這種突然的舉動，使得在場主客雙方，俱都大吃了一驚，還了得？光天白日，朗朗乾坤，竟然有人胆敢當衆刦婚？

郭守備職責所在，大驚中也顧不得眼前的禮節，由於他站立的地方，距離新娘最近，正好首先迎上那個刦婚的啞巴！

怒極之下，這位守備老爺「嗆啷！」一聲拔出腰刀，却飛起一隻右腿，照着這個啞巴身上踹去！

四下秩序，一時大亂！

那個啞巴，端的是一身好功夫。

郭守備一脚踢到，却被啞巴一探手就抓住了脚頦子，只見他面現怪像的啞叫了一聲，手上用力一擰，「克喳！」的一聲骨響，郭守備痛得「噯唷——」一聲大叫，一條右腿已被生生折斷。

啞巴右手向外一翻，郭守備一連在地上翻了兩個觔斗，栽倒在地，只痛得全身打抖——

他因爲職責在身，雖重傷之下，猶不敢疏忽職守，當時大聲喝叱着道：「拿人哪！」

兩側衞隊早已自動奔前，此時聞令，更不怠慢，各拔腰刀，衆聲喝斥中，一擁而上！

眼看着十數把寒光熠熠的鋼刀，一齊向着那個啞巴身上猛砍直劈而到，盤算着那個啞巴，卽將是如何慘不忍睹的一副形像？

事實上，大大的不然！

十數把鋼刀圍攻之下，那啞巴只伸出一雙黑瘦的胳臂，看不淸他是怎麽的一個姿式，總之，在他伸出的雙手一陣亂舞之下，來犯的十數口鋼刀，一齊都到了他的手中！

上來的那夥衞士，更是不攻自散，丟了手裏的刀還不說，一個二個蹌踉跌倒，叫嚷成一團！

那個啞巴嘴裏「咿呀——」大叫着，

把拾在手裏的十數把鋼刀一陣亂拍急折，兼以雙足亂踏，刹時之間，已成爲一大灘破碎爛鐵！

這番情景，看得每個人胆上生毛，俱不禁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這當兒，「破空拳」江傑，已把妹妹快速的掺回轎內，他憤怒之下，也顧不得自己身份，大吼一聲，騰身而起，落向那啞巴身前；一拳向着啞巴後心上直搗了過去！

大家乍見新娘之兄出手，俱都大聲喝起采來！

羣衆的心理是微妙的，人人都存着看熱鬧的心意，眞恨不能現場能出上幾條人命才算過癮！

「破空拳」江傑是有名的少年俠客，武功自是不同於一般，他既然出了手，大家料想着那個啞巴是活該倒楣了。

事實上，又不是那麼回事！

江傑既以「破空拳」成名江湖，自然拳上功力誠然可觀！這一拳更由於是在怒火頭上，更用了十成力道：「呼！」一聲，直逼後心打到！

啞巴就像是後面長了眼睛一般，就在江傑的拳頭眼看着已將打中背心的一刹那，他身子如同一陣風也似的，「呼！」的一下子轉了過來。

他身子扭曲着，就像是一條蛇似的。

江傑那等凌厲的一拳，居然是打了個空。

衆目睽睽之下，江傑不覺臉上一紅，怒火中，乃自展開一路「混天拳」，該拳共分十三式，又名「混天十三拳」，乃江傑最爲拿手，却又輕易不用的一套厲害拳法，一經展開，但只見拳影漫天，虎虎生風，不怒不攝，却備剛柔之氣，却又緘縷極密，不露痕跡，端的是橫絕六合，別開天地。

然而那個啞巴的身法更是高不可測！

只見他時蹲乍伏，倏起又落，左舞右閃，弓前縮後，妙在江傑的每一拳，都是差在毫厘之間，而未能打中其體，這番情景，倒像是大人逗小孩子玩耍一般，一任江傑拳勢是何等猛厲，却休能觸沾半點便宜！

啞巴一邊與江傑動手過招，那雙眸子却不時注意着喜轎的動態。

這時男方乘亂就想把轎子抬上大船，可是却未能逃開那啞巴的雙眼！

只聽他「咿呀！」的一聲怪叫！身子驀地騰起，却把頭上一頂馬連波的大草帽，遠遠向着轎方擲來。

頓時，就有兩名轎伕栽倒，那頂大花轎猛的向下一栽，差一點把新娘子給栽了出來！

那個啞巴叫嚷着撲向轎前，雙手一陣亂翻，幾名轎伕，被高高拋空而起，「卜通！卜通！」一連串的水響之聲，俱都墜落江水之內！

「破空拳」江傑怒吼聲中，抖出了一桿「蛇籐棍」，掄圓了向着啞巴當頭擊到，却被啞巴劈手給搶了過來，江傑還想撲去，那啞巴劈空一掌擊出，江傑全身一個戰抖，頓時就僵立在當場，動彈不得。

喊殺中，十數衞士再次撲上來，刀劍齊下！

這一下子，似乎把那名啞巴給惹火了，只聽他嘴裏連聲怪叫着，不退反進，身過處，那幾個親兵衞士紛紛被拋空而起，刹時間，跌了個唏哩嘩啦，鼻靑眼腫！

啞巴仍然不變初衷，目的乃在轎內的新娘子，一路起縱如飛的撲向轎前。

這當兒，轎內的「玉流星」江芷，再也難以保持緘默了。

就在那中年啞巴撲向轎前的一刹間，「玉流星」江芷驀地拉下了頭上的蓋頭，一聲嬌叱，隨地一掌直向着迎面啞巴頭上劈來！

掌風颯然，有如刀劈！

中年啞巴似乎具有不可思議的身手，在「玉流星」江芷的凌厲掌勢之下，他身子陡的向左一閃，滴溜溜一陣子疾轉，「玉流星」江芷那等猛銳的掌力，竟然化爲無影無形！

「玉流星」江芷大驚之下，更不甘示弱，她足下力點，已自轎內竄身直出。

像是一片紅雲般的凌空直起，直到此刻，現場各人才算眞正的看見了「玉流星」江芷的芳容。

雖然是驚鴻一瞥，亦可見其淸澈神姿，絕代芳容，當眞不愧爲西川第一美女！

眼看着她凌空飛下的身子，與抖出的一雙皓腕，直向着那中年啞巴身上撲去，有如飛鷹搏兔，野鶴歸雲。

中年啞巴嘴裏「唔伊！」一聲怪叫，身子猝然騰起，他出手如電，只是一伸一轉，已把空中的美人兒擒在手中，他右手輕拍，拍向江芷後背。

「玉流星」江芷欲掙無力，嬌吟了一聲，頓時伏在他肩上人事不省！

全場大驚，只是却無人再敢阻攔。

眼看着那中年啞巴抱持着江芷，倏起倏落的直向江心撲去！

猛可裏一聲清叱，一條倩影，自右側襲上來，現出了「剪空春燕」鐵小蘭娉婷的身影！

這位小姐急怒中，展出了她的一對「鴛鴦刀」，身子向前一湊，右手鴛鴦刀劈頂直下，左手鴛鴦刀，却貼着地面，飛捲而出，如同一道長虹，向着啞巴後背上砍來。

這一雙刀施展得疾快無比，眼看着那啞巴已在刀光籠罩之中，却只見刀光下的那個中年啞巴，身子一擰，硬硬的向左面錯開半尺有餘。

鐵小蘭上面的一口刀，可就落個空。

同時間，那啞巴的一隻右手，已抓住了鐵小蘭的另一口刀身之上！

「剪空春燕」鐵小蘭用力的向後奪刀，那口刀在啞巴手掌力抓之下，有如鋼打鐵鑄一般，休想抽動一分一毫。

鐵小蘭猛然抬頭，却只見啞巴誠然在盛怒之中，一雙眸子內精光迸射，那副樣，簡眞就像要把她生吞了一樣！

鐵小蘭禁不住打了個寒顫，遂覺出手上鋼刀起了一陣顫抖，却見啞巴已鬆開了手，頻頻向着自己冷笑不已。

那口被啞巴抓的鴛鴦刀，顯然已改了模樣，刀身上現出一個淸晰的手掌痕跡，非但如此，五指內力觸處，刀身上已被貫穿了五個透明窟窿。

「剪空春燕」鐵小蘭有生以來，就沒

有見過這等怪事，當她目注着這口刀時，嚇得全身冷汗涔涔。

啞巴也並不難爲她，他帶着勝利的冷笑，一雙寒光閃爍的眸子，慢慢掃向在場各人——

凡是被他目光接觸過的人，無不瞠目變色！

再也沒有一個，胆敢向他出手了。

啞巴一隻手抱着「玉流星」江芷，大步走到了「破空拳」江傑跟前。

他猶豫了一下，緩緩伸出了一隻手，在江傑頸後用力的拍了一掌，江傑身子一蹌，坐倒在地，「哇！哇！」一連吐了兩口痰，穴道算是解開了。

那個中年啞巴「哇啦，哇啦！」的說了幾聲，一隻手向江傑比着手式。

江傑是「瞎子吃芥末」乾瞪眼，一句也不懂，同時他也明白，對方是個啞巴，雖是口不能言，却是武林中一個罕見的異人，在場各人簡直是無法望其背項，如不知趣，只怕更要大大吃虧！

所幸，那個啞巴旨在刼人，並無害人之心！

他雖咿咿呀呀說了半天，奈何對方一句不懂，他也就懶得再多說了。

轉了個身子，他又來到了「剪空春燕」鐵小蘭面前，原來鐵小蘭早已爲啞巴的超人神功嚇呆了，手上的刀也掉在地上。

那個啞巴却彎腰把那口留有他指痕的鴛鴦刀拾起來，重新交在了鐵小蘭手裏！

他手指着刀上的指痕，咿呀的說了幾聲，比着手式，臉上帶出自豪的神色！

鐵小蘭雖不知他說些什麼，却猜出了他的意思，那啞巴顯然是要她留着這口刀以示外人的意思！

啞巴比說了一陣，確定再沒有外人與他爲敵之後，才抱抗着江芷向江邊行進。

他的那艘篷舟就繫在江邊上，他走到了船邊，先用脚尖把繩套踢落，隨後飄身而下！

偌大的一個人，更何況還抱持着一個人，兩個人的重量該是何等之大！事實上却是輕如鴻毛！

兩個人落在小船之首，那艘小船，只不過微微的點了一下頭！

衆目睽睽之下，這艘小篷舟一逕的順着岷江江水，一瀉如箭而逝！

× ×

山行中，「玉流星」江芷，漸漸的醒轉！

她睜開了眼睛，發覺到自己在一個人的抱持之下，正向着雲霧飄渺的山嶺間行走着！

先是一驚，可是她立刻就鎭定下來！

她發覺到抱持着自己的那個人行進的勢子極快，自己在他抱持中起落前進，有如狂風飄絮，但只覺得兩耳生風，輕快極了！

「玉流星」江芷在武林中，正是因輕功見長，所以才博得了「玉流星」這個外號，可是她此刻默察看這個抱持自己的人，那身傑出的輕功提縱之術，眞不知比自己強了多少倍……

他似乎完全是靠着一雙足尖前進，往往只輕點一下，卽可前進丈許，一雙足尖走在路面，看來宛似凌空踏行一般！

「玉流星」江芷在短時的回憶觀查之下，已經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自己是在婚禮行進之中，被一個啞巴給強刼了去，那個啞巴也就是現在抱持着自己行走的一個人！

這一切，就像是夢一樣的，難以令人相信。

可是却又是千眞萬確的實在情形！

想到這裏，江芷由內心潛昇出一股難以克制的怒火，她慢慢把眞力提貫右手，偷偷觀查着那個啞巴的身形部位，覺得他背後「志堂」一穴，必可制其死命！

一念觸及，殺機頓現。

江芷不敢把內力貫足了，爲的是怕驚動了身下的那個啞巴，她只是貫注七成眞力！

這等功力，以她的手法，平日足可貫穿一堵土牆，以之擊人，自是可怕之極！

江芷一心洩恨，却未曾想過這個啞巴既能以手當刃，該是身負何等功力之人？又豈能是受人暗算之人？

她似乎沒有想過這事！

心念一動，遂卽下手，倏地五指齊駢如劍，直向着那啞巴背後「志堂」穴上力擊了下去！

「噗！」的一下子擊了個正着，想不到那啞巴身上竟是出奇的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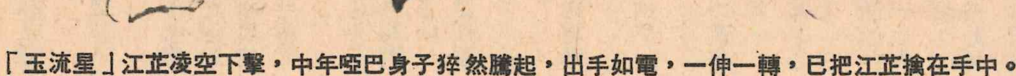
「玉流星」江芷的一隻手，有如插在了一唯爛泥裏一般的容易，她心裏猝然一喜，身子也就自對方抱中一挺而起！

待到她身子落下之時，才忽然發覺到自己的一隻手，仍然插在對方背後肌膚之內，心中一驚，用力的向後一抽，却是紋絲不動，敢情已經陷在了對方肉體之內！

一瞬間，她覺出對方體內，有如火一般的焚燙難熬，忍不住驚叫了一聲。

啞巴身子是背向着她，這時突地向前一躬，「玉流星」江芷的身子就像一枚球





「玉流星」江芷凌空下擊，中年啞巴身子猝然騰起，出手如電，一伸一轉，已把江芷擒在手中。

也似的拋了出去。

江芷飛出的身子，直向一堵山石上撞去，她單手一托石面，整個身子倒起如隼，在空中翻了個身子，才輕飄飄的落下地來！

那個中年啞巴却用一雙沉着的眼睛盯着她，臉上表情不慍不怒，却是很嚴肅！

「玉流星」江芷冷笑道：「你這個人好大的胆子……你到底想做什麼？爲什麼要把我帶到這裏？」

啞巴用手指了一下山上，又伸出一根姆指，一根食指，比着彎了一下，嘴裏咿呀的說個不休！

江芷賭氣的嘆了一口氣，納悶的道：「誰懂你說的什麼鬼話？」

她猛的轉過身子，正要向嶺下遁去，可是面前這啞巴却已察知了她的用心，風也似的飄到了面前，江芷用奇快的身法，一連轉了幾個方向，可是那個啞巴却用更快的速度，陪着她一連轉了幾個方向，俱都是攔阻在她面前！

「玉流星」江芷其實早已經領敎了這個啞巴的絕世身手，只是還不死心！

這時見狀，她不得不失望了！

一股怒火，燃燒着她，她猛的向着對方這個啞巴咽喉上運指插了下去！

啞巴嘴裏「唔——」的怪叫一聲，風也似的旋轉開來，江芷又走了個空招！

她怒火頭上，身一擰，右手向下一沉，改用出一股「五行內力」，向着啞巴腰脅之間力擊過去！

所謂「五行」指的是「心，肝，肺，脾，腎」，這種力道一經聚結，簡直是無堅不摧，端的是厲害之極，江芷若非是怒到了極點，斷斷不會施展出這等殺手！

「五行掌力」一經使出，有加一根風柱般的向着那啞巴腰間襲到，只聽得「碰！」的一聲，擊了個正着，就只見對方啞巴身子有如一個大球似的一路滾翻急跳，江芷心中一喜——

陡地面前人影一閃，那個啞巴，却又好端端的落在面前，江芷心中一呆，伸手就向啞巴臉上抓去。

啞巴哈哈一笑，手掌陡地一翻，江芷就覺得對方手掌心內，似有一股莫名的吸力，不容她少緩須臾，那隻伸出的手，被對方握在掌內！

啞巴施展的是一手「拿穴手」，江芷頓時身軟如綿，雙腿發軟，差一點坐倒在地。

她還能開口說話，她始終想知道這個謎——

「你到底是誰？爲什麼要這樣？」說了這句話，她又後悔了！

果然對方比手劃脚，咿呀的又說了一通，依然是聽不懂！

啞巴很生氣的怒視着她，比着手式，大概是警戒她不可再圖逃跑的意思！

江芷一陣傷心，落下淚來。

啞巴見她落淚，顯然是吃了一驚，他緩緩的鬆開了她的手，呆呆的注視着她！

這樣子使得江芷又氣又羞，她把身子扭向一邊，擦了一下淚，冷笑道：「看什麼！」

啞巴却由身上取過一方綢帕遞過去，嘴裏「嘻嘻」說了幾句，指一指山頭，又

比了一個高過自己的手式。

「玉流星」江芷一驚，道：「你是說山上有個人要見我？」

啞巴連連點頭，面色大喜！

總算問出了一點頭緒，江芷心裏可就更起了狐疑，啞巴還一個勁兒的要遞手帕給她！

她把他的手推開道：「我自己有！」說完無可奈何的由袖筒兒裏，拿出了一塊綫帕，用力的擦了一下鼻涕。

啞巴指了一下地上的石頭，自己先在一邊坐下來。

江芷冷笑道：「跟你個啞巴還能談出什麼名堂來！你這麼做大錯特錯，等於是強盜，你知不知道？」

啞巴連連點着頭，臉上表情也似頗爲沉痛，他兩隻手用力的互揑着，顯示出他內心的自疚！

江芷立刻把握住機會，說道：「人都會有錯的，只要能改，你現在補過還來得及！」

啞巴一片茫然！

江芷好言道：「你現在放我回去還來得及，我一定既往不究！也不告訴他們你住在那裏！」

啞巴直直的看着她，心緒很不安寧的樣子！

江芷焦急的道：「怎麼樣？」

啞巴忽然怒形于色，用力的搖着頭，嘴裏怪聲說着，手指山頭，又比着先前同樣的手式！

江芷眞恨不能給他一掌，可是她確實知道這個人武功太高，自己這麼做是徒取其辱，只好忍下了這口氣！

她輕輕嘆息一聲，無可奈何的道：「好吧，我答應跟你回去就是了！」

啞巴大喜點頭，兩隻手挑着姆指，連連幌動！

江芷道：「可是我先要知道，這個人是誰？」

啞巴一隻手抓着頭髮，想了想，忽然大笑，江芷正自不解，啞巴已拿起一截枯枝，在地上劃了劃，寫出了幾個字，江芷細看，寫的是：

「是我師弟！」

「你師弟？他爲什麼要找我去！」

啞巴寫了「因爲」兩個字，却又用脚抹了改寫道：「妳見了他就知道了！」

江芷不解的說道：「你師弟也是個啞巴？」

啞巴的頭搖得跟博浪鼓似的！

江芷的心裏稍稍平和了一會，總算還有個能够通人話的。

她左右打量着道：「這是什麼山？」

啞巴寫下：「青城」兩個字。

江芷盤算一下青城山離着岷江少說有幾千哩的路程，這個啞巴好快的脚程。

「你師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啞巴想了想，寫下：「美男子！」三個字，他那張黑臉上綻開了自得的笑容。

江芷的臉紅了一下，冷笑道：「也有武功嗎？」

啞巴的頭，連連點動，大姆指頻頻挑起！

「比你還高？」

啞巴又是一連串點頭，用石塊在地上寫下：「天下第一，無人能敵」八個字。

江芷撇了一下嘴，冷笑道：「你少自吹自擂，武林中能人多的是，我就不信沒有人能敵得你們兄弟！」

這一次啞巴倒不和她爭，只看着她傻笑不已。

「玉流星」江芷能知道的都已知道了，自忖着逃走無望，只好跟他走一趟了！

她嘆息一聲，道：「既然如此，我就跟你去一趟，倒要見識一下，你師弟又是個什麼玩藝兒！」

啞巴一聽她侮辱師弟，頓時瞪圓了眼睛，頭上一叢短髮簌簌的動了一下，江芷嚇了一大跳，着實不敢再吭聲。

啞巴站起來，遂卽又作勢想要把她拉起來。

江芷後退一步，道：「我自己走！」

啞巴搖頭表示不可。

江芷怒嗔道：「你要是不答應，我就跳山自殺！」

說完眞的作出要跳崖的動作，這一來那個啞巴果然軟化下來，後退一步，連連點頭，只是一雙眸子左右閃爍，一副防患於未然的樣子。

江芷冷笑一聲道：「你放心吧，我跑不了的，你那麼高的武功，還怕我跑得了嗎？」

啞巴點點頭，用手向前指了一下，要她先行。

江芷陡的提吸眞力，施展出輕功中「燕子飛雲縱」的提縱絕技一連十八個起落，已走出百十丈外，這等輕功，在武林中確是少見！

她身子方一站定，回身看，那個啞巴仍然貼身立在身後，臉上一紅，才知對方無論那一門功夫，都要較自己高出許多。

這麼一來，她算是完全死了心了，只得死心塌地的往前走！

山路雖是崎嶇，可是在他們兩個身負輕功絕技的人來說，自是算不得什麼！

青城一山，在蜀省一地來說，最是鐘秀，山上道觀極多，庵寺連雲。

但是啞巴指示的道路，却是遠離人烟，但見奇石異草，白雲青冥，深入之後，更似人間仙境！

在啞巴指示之下，又拐了幾個彎，才來到了上覆白雲的極高山地。

「玉流星」江芷都已累出了汗，回身看那個啞巴，却像是無事人兒似的。

「到了沒有？」江芷氣吁喘喘的問！

啞巴點點頭，一雙眸子却注視着江芷身上，——那是一身大紅的新娘嫁粧，有幾處都皺了，髒了。

啞巴好像很關心她這件衣裳，他走近去，小心的把她衣裳上面的髒處拂擦乾淨，看了看臉上才又帶出一絲歡喜之色。

江芷賭氣把臉轉向一邊，她本來是滿腔熱怒，決心不與對方干休的，可是這個啞巴的一切，却又使得她簡直是無可奈何，跟這樣的一個人氣也是氣不來，也是白氣。

他葫蘆裏到底是賣什麼藥？江芷還是莫明其妙，雖知是去見他的師弟，可是爲什麼要見他？仍然是一無所知！

啞巴，指了一下石頭，示意她休息一下。

江芷一聲不吭的過去坐下來，天風冷冷，白雲滾滾，江芷昔日亦曾來這靑城，不過那只是在山中各處道觀走走，純粹的踏青覽勝，那裏像今日這等苦走。

她四下一打量，才驚於青城之壯觀鍾秀，但見一片青葱，萬叠重翠上襯青天，下映峯頂白雪，確實美極了，眞有「人在畫圖中」的感覺。

這陣山風，冷颼颼的吹襲在她身上，一時使得她又觸及傷懷……

她想到了家中諸人……也想到了那位尙不曾謀一面的鐵公子少庭，不！他應該算是自己的丈夫了吧！……

鐵少庭雖然自己不曾見過，可是從哥哥嘴裏知道他是一個翩翩濁世佳公子，人品好武功好，並且也曾看過他的人像，算得上是個英俊男子。

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好挑剔的了。

她滿打算着嫁過去，自己好好做一個婦道人家，應該丟下寶劍，與做些女紅，小心侍奉公婆，作一個賢淑的婦人！

這種想法，在她來說是陌生但是很有點刺激的感覺。

誰又能會想到，偏偏會在這個節骨眼上，生出了這麼一件怪事，眞可說是曠絕今古的怪事，竟然會被一個莫明其妙的啞巴，把她給擒到了山上，未來的一切，尙還不得而知……

江芷心裏這麼想着，眞有說不出的，難以排遣的遺愁別恨！

一切都是命運。

這件婚事很可能，就這麼砸鍋了。

她有點遺憾，可也在下意識裏又有一點開脫的感覺，老實說，她還有點怕做新娘子，怕那使人窒息的洞房之夜！好了，現在也起碼暫時不用再怕了。

她默默無言的想着心事，一旁的啞巴可又在催促了。

啞巴比着手式，樣子像是在告訴她快到了。

仍然是由她在前面走，二人繞過了眼前的嶺陌！

面前是翠綠的起伏山嶺，又向下行走了哩許山路，遂卽可見一片向陽的綠色坡地。

首先入目的，不是這位綠色坡地，而是建築在坡地之間的一幢竹製房舍！

尖尖的頂子，開展的簷角——

一切全是用青綠的翠竹築成的，竹牆上爬滿了山花籬笆，確是別具匠心，好看極了。

當然，此刻江芷的心情不同。

她只是感覺這爿房舍不俗，却是沒有心情去欣賞！

啞巴指了一下那爿竹舍，連連點頭！

江芷冷笑道：「你師弟如果也像你一樣不通人情，我也無話可說，要是他還有一點人性的話，那我勢必要他還我一個公道！」

啞巴比着手勢，眼睛裏一刹時却現出了淚痕。

這種表情，倒使得江芷一時莫明其妙了。

好在地方到了，一切等見着了他那位師弟再說！

二人施展輕功，很快的來到了竹舍當前。

首先入目的是，正門入口處，懸掛着的彩花與一方大大的「喜」字匾額！

江芷心裏一動，暗忖道：「這倒巧得很，他們這裏也在辦喜事呢！」

心裏想，嘴裏可不好意思問！

進了門——好雅緻的一間堂室！

四面軒窗開着，糊着紫羅紗的窗帘，堂屋內的一切擺設非竹卽石，壁間掛着幾幅字畫，字是狂草，畫是竹子和蘭草！

几上有一個三足的小銀鼎，燃點着檀香，縷縷清香沁人心神。

應該是一個很舒服的家了，可是江芷的心情却沒有絲毫鬆快的感覺。

啞巴關上了門，身子一閃，極之輕快的轉到了一間房前，輕輕的揭起簾子，向着裏面注視了一下，遂卽又迅速的來到了江芷面前。

江芷忍不住冷笑道：「你師弟呢？」

啞巴用手向着那扇門指了一下，面色十分沮喪，他像是在盤算着什麼事，兩隻手掩着臉，現出一種痛苦的樣子。

江芷頓時一驚，道：「他爲什麼不出來？」

啞巴放下了兩隻手，一雙眼睛紅紅的，漠漠的搖了一下頭。

江芷怒聲道：「你搗什麼鬼？」

她身子快迅的飄到了那扇門前，猛的掀開門簾，一股濃重的草藥氣息傳出來。

這種味道，她是熟悉的，以往的年月裏，她陪着父親，焙製各類不同的丸藥膏散……

現在她陡然聞到了草藥的氣息，彷彿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之感！

她看見一個年輕的少年，平平的躺在一張石榻上，石榻上放着一方熊皮墊褥，看上去舒服極了，可是睡在上面的那個年輕人顯然不舒服。

如果這個人，果然就是啞巴的師弟的話，那麼啞巴倒也沒有說謊，因爲他確實很英俊，可以稱得上是個美男子。

他身上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衣，面色白皙中帶有異常的紅暈，長眉如劍，鼻正而挺——

他也許是睡着了，或許是昏迷中，臉上含着深深的痛苦，眉頭微鎖，牙關緊緊咬着！

江芷當然不會很仔細的去打量這個陌生的少年，她只匆匆看了一眼，遂卽退到了原處！

啞巴一雙眼睛，正渴望的看着她。

「這就是你師弟？」

啞巴頻頻點頭！

「他怎麼了？」

啞巴面上立時浮起了一絲悲哀，兩隻手無力的抬起，把臉埋在掌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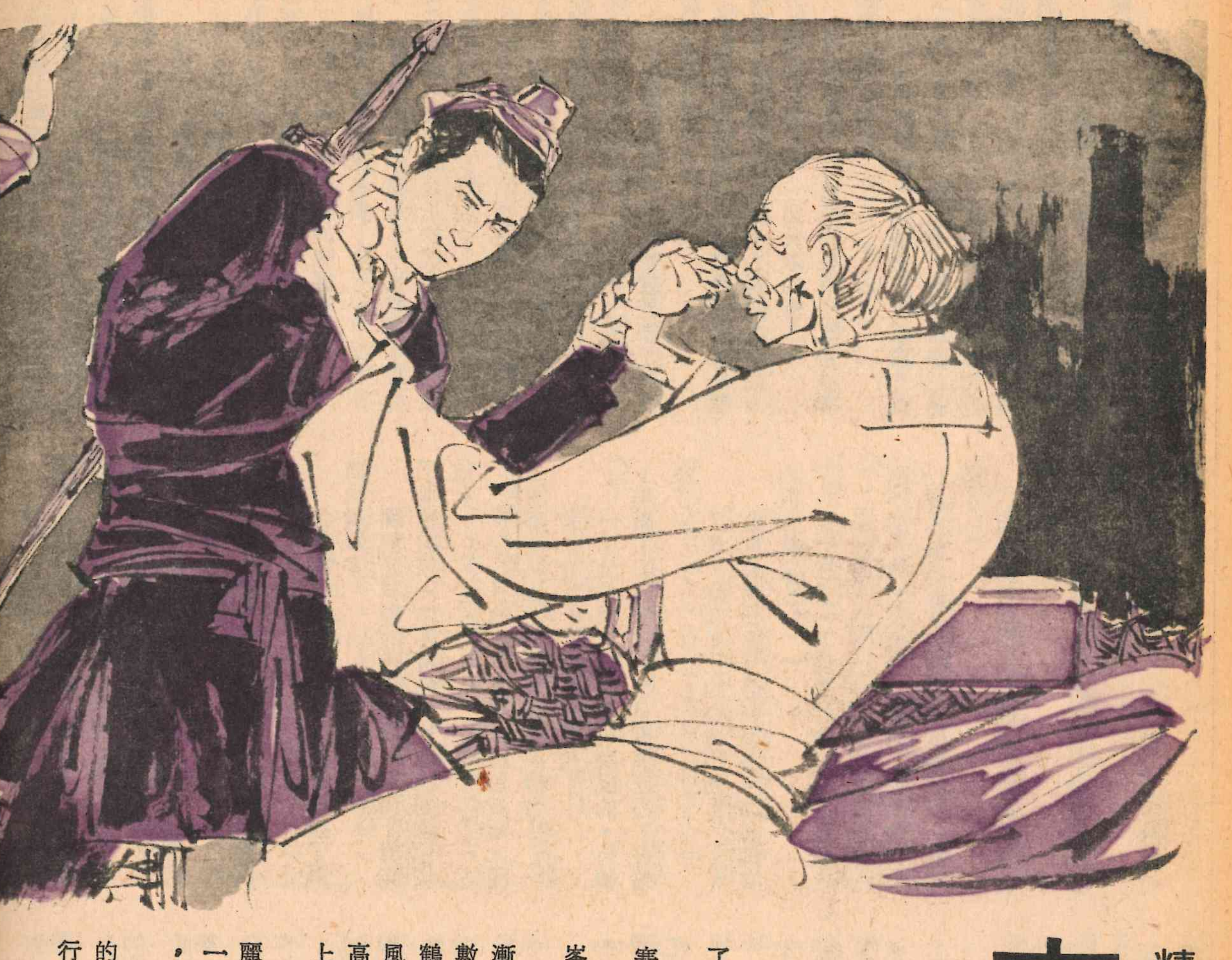
「這到底怎麼回事？」江芷又氣又奇的道：「你把我帶來是爲了什麼呢？」

啞巴放下了手，只見他喉頭頻動，兩行熱淚奪眶而出，他轉身走到一張桌子處，坐下來。

桌上陳列着整齊的文房四寶。

江芷跟過來，道：「你師弟怎麼？」

啞巴苦笑了一下，拔起了一隻筆，沾着墨，在紙上寫：「他病了！」（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魔劍恩仇

從容飲鴆含寃死 椎心泣血覓仇踪

林非・文
盧令・圖

朔風凜冽，雪花飄颺，一夜間，染白了九峯山的巉巖峻嶺。

破曉時分，雪停了，天際彤雲瀰漫，寒意反而更見濃重。

就在這冰封雪裏，萬物蟄伏的時候，峯腰雪地上，却出現了兩行淺淺的脚印。

那些脚印參差不齊，畧顯凌亂，正逐漸向峯頂蜿蜒伸展，脚印盡頭，是一支爲數三十人的奇特隊伍，其中有輕裘博帶的鶴髮老叟，有勁裝疾服的江湖豪客，有仙風道骨的星冠羽士，也有百衲緇衣的佛門高僧……人人携刀佩劍，神情凝重，左臂上，都纏着一條黑色喪帶。

走在行列中間的，是一名十七八歲秀麗少女，蔴衣棘冠，一身重孝，手裏捧着一個紅木小盒，蒼白的粉頰上，淚痕斑斑，殺機隱泛。

這一支包括了僧，道，俗等各色人物的奇特隊伍，在積雪盈尺的危崖絕壁間奔行如飛，毫無滯阻。

跨「鷹愁澗」……

越「落魂坡」……

直抵峯頂「承天坪」外，才在一株千年古松下，齊齊停步。

隊伍甫停，樹頂人影連閃，飄落下兩名背插長劍的玄衣道人。

行列前端，一位滿頭白髮的枯瘦老道，沉聲問道：「如何？」

兩名玄衣道人肅容躬身答道：「三天以來，那人未離茅屋一步，天亮前，其徒曾冒雪練劍，現在也已經休息了。」

枯瘦老道臉上掠過一抹喜色，點了點頭，道：「這是上蒼有眼，霍大俠英靈護佑，該當報得血仇。」接着凝容轉身，向衆人低聲說道：「大敵當前，恐難免一場血戰，各位道友先請就地畧作調息。」

十位武林高人默然頷首，就在松樹下揮雪席地趺坐，各自運功調息起來。

枯瘦道人望了望那孝服少女，輕輕嘆息一聲，又道：「姑娘也請暫釋悲懷，令尊罹禍，恒山派近在咫尺，事先未能防範，貧者難辭其咎，今日好歹要替令尊討還

這筆血債。」

孝服少女沒有出聲，螓首一低，兩顆晶瑩淚珠，順腮滾落在雪地上……

旁邊一個生得虎頭燕頷的錦袍老人，忽然濃眉一挑，啞聲道：「好姪女兒，別哭！血債血償，等一會兒，羅伯伯要親手挖出那厮的心肝五臟，給妳那慘死的爹爹看個仔細……」話未完，蒼首一俯，自己也老淚簌簌而下。

枯瘦道人肅然道：「姓楊的武功高絕，匿跡荒山近二十年，必然又有精進，稍時動手，須不要再顧忌江湖規矩。」

錦袍老人含淚揚目，眸中殺機閃射，切齒作聲道：「那是自然，咱們幹什麼來的，難道還跟他把臂叙舊不成！」

羣雄盡皆悚然，一時間，心裏都好像壓着千斤巨石般沉重，有些人不期然暗暗感到震慄：楊君達以十柄風鈴魔劍縱橫武林，劍出人傷，從未失過手，看來今日承天坪上，不知又該那些人難逃刧數？

承天坪高踞九峯山絕頂，四面峭壁，形如仰盆，坪上多松，祇有靠近山峪口一條出路，當路空地上，建着一棟孤零零的茅屋。

這時，茅屋門扉忽然「呀」地啓開，一位藍衣少年手持竹帚，大步跨了出來。

少年約莫二十歲左右，生得虎臂熊腰，器宇軒昂，面如滿月，唇若塗朱，兩道劍眉斜飛入鬢，雙眸炯炯有神，英爽之中，似帶着幾分書卷氣，純樸之外，又有幾分少年人的倔强。

祇見他袖口高高挽起，拖着竹帚，剛待清掃屋前積雪，突聞一陣「沙沙」脚步聲，抬頭一望，這才發現山峪口人影閃晃，大批不速之客，正向承天坪湧來。

藍衣少年駭然一驚，沉聲喝問道：「喂！你們都是什麼人？」

羣雄飛掠疾進，刹那間，將坪上茅屋和唯一出路扼住，那爲首枯瘦道人方才面罩寒霜，冷冷答話道：「速告令師，就說恒山一塵道人和武林正道四門五派掌門人，以及太原霍家遺孤，特來拜候。」

藍衣少年驚哦一聲，急忙抛了竹帚，拱手施禮道：「原來是武林各派掌門前輩駕蒞，請各位老前輩稍待片刻，家師正入定，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就好了。」接着四顧一眼，又靦覥笑道：「請恕晚輩待慢，茅屋裏實在太窄，無法請各位老前輩入屋奉茶……」

一塵道長冷然截口道：「貧道等冒雪登山，正因有要事見令師，豈能久等！」

藍衣少年遲疑的道：「這……這……但家師入定的時候，晚輩不敢驚擾……」

話猶未完，人叢中那姓羅的錦袍老人已厲聲叱道：「嚕嗦什麼，去叫他出來！」

藍衣少年微微變色，一瞥老人背後沉重的太極牌，微慍問道：「敢問老前輩是太極門的……」

錦袍老人怒目喝道：「你不配問，叫楊君達那匹夫出來答話。」

藍衣少年聽他言語侮及師父，登時怒形於色，一俯腰，又把竹帚拾了起來，叱道：「你究竟是誰，竟敢上門欺人，辱罵家師。」看模樣，他是動了眞火，準備用掃帚把這不講理的老傢伙，「掃」出山峪去。

適時，茅屋中傳出一聲輕咳，一個嚴峻的口音說道：「浩兒，不得無禮。」

僅這一聲輕咳和短短一句話，數十位武林高人竟鬨聲色變，身不由己，潮水般倒退出三四步，「嗆嗆」連响，有的已經撤出了兵刃，近百道滿含驚悸的目光，一齊射向茅屋門口。

木門緩緩啓開，一條修長身影，安詳的跨了出來。

那是一位年約五旬的青衫文士，面白無鬚，神采逼人，雖然已逾中年，舉止間仍不失洒脫俊逸，除了兩道濃眉略嫌煞氣太重，的確稱得上是位濁世美男子。

他一出茅屋，氣勢姿儀立卽震攝全場，數十名武林高手，人人屏息靜氣，凝神蓄勁而待，暗中都緊緊揑着一把冷汗。

藍衣少年連忙側身退開一步，躬身叫道：「師父——」

青衫文士畧一頷首，舉目掃了一匝，臉上不期閃現一絲驚異之色，微笑道：「是什麼風？把中原武林俊彥之士，一齊吹到九峯山荒嶺上來了？」

恒山一塵道長霜眉一揚，冷冷接道：「楊施主好深的涵養功夫，貧道等的來意，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青衫文士聞言一怔，隨卽笑道：「道長這話叫人不解，楊某人正奇怪諸位怎知我隱居之所，更遑知諸位來意……」

一塵道長冷哼道：「大丈夫敢作敢當，楊施主何必妄想推諉抵賴！」

青衫文士頓現不豫之色，軒了軒濃眉，輕哂道：「楊某人當年闖盪天下，滿手血腥，從不知『抵賴』二字，不過，自從歸隱九峯山，已有二十年未履江湖……」

話沒說完，那姓羅的錦袍老人突然「嘿」地一聲冷笑，截口道：「好一個二十年未履江湖，爲什麼單單去了太原府？」

青衫文士臉色微變，沉聲道：「羅承武，你要自知尊重，就憑你適才對小徒口出穢言，依楊某人當年脾氣……」

太極掌門霹靂神翁羅承武倒跨一大步，反手撤下背後太極牌，暴喝道：「當年是當年，現在是現在，姓羅的今天既敢登上承天坪，就沒有把你楊君達那幾柄破劍放在心中。」

青衫文士濃眉陡地雙挑，正待發話，恒山一塵道長已及時攔住霹靂神翁羅承武，低聲說道：「羅施主再請壓抑片刻，咱們必須先把話說清楚，要他口服心服，俯首認罪。」

羅承武一連怒哼了兩聲，却沒有再開口。

一塵道長轉面又對青衫文士說道：「貧道深知楊施主傲骨天生，自己作的事，決無不敢承担之理，是以，貧道不妨再說得明白些，我等此來，是爲了太原府霍大俠父子那樁血仇……」

青衫文士神情一震，驚道：「什麼？太原霍宗堯他……已經死了？」

一塵道長强抑悲憤，不答反問道：「武林中，誰不知『劍帶風鈴，鬼泣神驚』厲害，楊施主，應該問問自己什麼時候失過手？」

青衫文士恍然道：「原來道長言外之意，是疑心楊某人殺了那霍宗堯？」

一塵道長正色凝容道：「並非疑心，貧道已經斷言那殺害霍大俠父子的兇手，便是楊施主。」

青衫文士猛然注目道：「道長是出家人，應知含血噴人，罪當……」

一塵道長用手一指身傍孝服少女，厲聲道：「遺孤在此，證物俱全，楊施主，你還想狡辯？」

那孝服少女熱淚盈眶，雙眼迸射無限怨毒憤恨的光芒，玉齒緊咬着櫻唇，猛可掀開了手中那隻紅木小盒。

一塵道長手腕一抄一抖，但見兩道銀芒，夾着一聲「叮鈴……」的刺耳聲响，閃電的曳空射出。

「篤！篤！」連聲，兩支長約五寸，寒光映射的短劍，已插在青衫文士身傍門扉之上。

那短劍與一般劍形稍異，劍葉其薄如紙，護手前却又有一小節中空，內中嵌鑲着三粒玲瓏精巧的小小金鈴，無怪短劍劃空時，會有尖銳的風鈴之聲。

青衫文士初聞鈴聲，臉上已經變色，這時猛然扭過頭來，手臂疾抬，兩把小劍都到了他手中。

當他目光落在小劍劍柄上，身軀更突然一陣顫震，先前那種豪邁倨傲之氣，刹時盡被驚駭怔愣所取代。

一塵道長目中精光暴射，沉聲道：「楊施主號稱『風鈴魔劍』，請務必審視仔細，這兩柄小劍，可是施主當年仗以揚威肆虐的獨門暗器『風鈴劍』？」

青衫文士雙眼凝注着那兩柄「風鈴劍」，臉上神色瞬息數變，木立如癡，對一塵道長的話，生似一字也沒有入耳。

一塵道長哼道：「風鈴劍天干爲數，共計十柄，武林中無人不知，楊施主何妨將其他的取出來對證一下，是不是缺少了兩柄？」

話聲微頓又起，緊接道：「半月之前，霍大俠花甲大壽前一天，你曾經獨自出現太原西大街『一壺春』酒樓買醉，當時有一名花子在酒樓乞討，你還指定要他數一段來寶，尚未聆畢，又揮手不讓那花子再唱下去，事後你賞了那花子一錠銀塊，足重五兩有餘，這件事是眞的嗎？

「霍大俠遇害後第三天，有人在壽陽官道上看見你，那時，你乘坐一輛帶篷馬車，迤邐東行，車上還載着數隻蔴袋，發覺被人注視，立卽放落車帘。有沒有這回事？

「二十年，霍大俠在大河南北初露頭角，有一次於甘凉道上跟你相遇，被你橫加戲謔，當時，霍大俠不敵，曾經誓言二十年後必尋你再作較量，就憑了這句一時氣憤之言，你竟然找上門去，夜入霍府，劍戮他父子……楊君達啊楊君達，你的手段也未免太狠了！」

一塵道長語如狂風驟雨，一口氣說到這裏，早已激動得唇靑聲啞，鬚髮賁張。

話聲歛止，承天坪上頓時淪入一片死寂，近百道忿怒激動的目光，一齊投注在「風鈴魔劍」楊君達身上，倒要看看他還有何詞作辯。

好半晌，楊君達仍然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逕自低頭凝視着手中兩柄小劍，却沒有一點聲息。

羅承武性如烈火，驀地一頓太極牌，

大喝道：「姓楊的，鐵證如山，你還有什麼話說？」

這一聲斷喝，宛如平地响起一陣霹靂，楊君達突然一震，好似從夢中驚醒，霍地抬起頭來……

羣雄目光所及，心頭都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震撼，原來那二十年前號稱武林一霸的楊君達，臉上竟滿是熱淚。

祗見他緩緩仰面向天，又緩緩噓了一口氣，再低頭時，臉上淚光已隱，神態又恢復了平靜，隨手將兩柄「風鈴劍」遞給藍衣少年，輕聲道：「浩兒收起來吧！」

藍衣少年雙手接過，當卽敞開胸衣，但見他胸腹前掛着一排劍囊，囊分十格，劍却僅只八支，兩柄「風鈴劍」插回囊中，不多不少，恰好湊足十柄。

少年眉峯一緊，頓時流露出驚駭之色，不覺低聲問道：「師父，這是怎麼一回事？」

楊君達嘴角牽動，淒然一笑，和藹地道：「沒什麼，東西本來就是咱們的。」

藍衣少年又道：「可是，師父——」

楊君達擺了擺手，道：「別問了，去把你的隨身衣物收拾一下，連銀兩一併帶來，還有，別忘了師父那柄木劍。」

藍衣少年眼中一亮，低聲道：「師父，咱們是準備……」

楊君達淡淡一笑，截口道：「別多問，快去吧！」

藍衣少年會意地躬身一禮，飛步奔進茅屋，不片刻，果然揹了個小包裹，手中捧着一柄木製長劍，急急回到屋前。

楊君達注目問道：「東西都帶在身上了？」

藍衣少年道：「全在這兒。」

楊君達微微頷首，說了一聲：「好！」探手從少年掌中接過木劍。

那雖是一柄簡陋的木劍，但在一代劍魔楊君達手中，絕不遜於任何神兵利刃，在場羣雄都不覺心頭一緊，紛紛向後又退開數步。

楊君達屈指輕彈劍身，濃眉挑處，豪情復現，目注一塵道長說道：「道長適才所詢，楊某人現在可以坦然回答，不錯，二十年前，楊某人曾與太原霍宗堯稍有過節，那是事實，半月之前，楊某人也的確去過太原府！」

就在羣雄驚擾震動之際，楊君達神情一肅，沉聲又道：「但是，這件事却與小徒無關，他既不識霍宗堯爲何許人，更沒有去過太原府……」

藍衣少年忽然低呼道：「師父——」

楊君達左手虛按，阻止愛徒挿嘴，接着挑了挑雙眉，繼續說下去道：「常言說得好，寃有頭，債有主。道長和在場諸位，莫不皆是一代武林宗師，不知是否也願依江湖規例，給楊某人一次公平機會？」

一塵道長問道：「楊施主所謂公平機會，究係何指？」

風鈴魔劍楊君達緩緩道：「先讓小徒離開承天坪，然後，楊某人以掌中這柄木劍，與諸位一決生死存亡。」

「這……」一塵道長不禁遲疑，語音微頓，才道：「此事貧道難以作主，且待與諸位道友一商。」

說着，約衆畧退丈許，低聲詢問各派掌門人的意見。

霹靂神翁羅承武嫉惡如仇，首先說道：「那小輩受楊君達調敎，必然也非善類，依羅某說，索性斬草除根免生後患。」

少林方丈法元大師却持相反意見道：「太原慘變，罪在元兇，其徒既屬無辜，若一併殺戮，豈是我等俠義中人應爲。」

羣雄見仁見智，各有所本，頓時議論紛紛……

這時，楊君達低聲對藍衣少年道：「稍待你若能脫身，可逕去馬嶺關等候，明日午刻前師父沒到，便不必再等，速往北京尋你駱伯父……」

藍衣少年急道：「師父不走，浩兒也不走，浩兒要跟你老人家併肩禦敵！」

楊君達正色道：「傻孩子，這是什麼時候？對方人多勢衆，又皆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你留在這兒，對師父非但沒有幫助，反替師父增加累贅，使師父無法放手施展。」

藍衣少年道：「正因對方人多勢衆，你老人家單人隻劍，怎能抵擋？」

楊君達輕哂道：「師父當年縱橫天下，一樣也是單人隻劍，你只照顧自己脫身要緊，師父自有破敵突圍的方法。」

藍衣少年惶然，說道：「可是，你老人家……」

楊君達沉聲截口道：「事機急迫，不許再多說了，應敵之事，不用你担心，記住師父所吩咐的話去做，兩日之內，如不能在馬嶺關碰面，師父會隨後趕到北京去的。」

話音甫落，一塵道長已洒步返回，單掌稽首，道：「貧道等公議已決，令徒本屬無辜，貧道等無意留難，但等令徒離去之後，爲報霍大俠滅門血仇，貧道等却不能再顧江湖規矩，這一點，須請楊施主原諒。」

楊君達仰面傲笑道：「好極了，楊某人也沒有要你們單打獨鬥的意思，待會兒你們就各憑所學，一齊上好了。」

語聲微頓，舉手輕拍藍衣少年肩胛，藹然道：「孩子，去吧！別忘了師父的吩咐。」

藍衣少年忽然眼眶一紅，俯身跪了下去，哽咽叫道：「師父，浩兒求求你老人家……」

楊君達冷然截口道：「不必再說下去，你如承認我是你的師父，就照我的話去做。」

藍衣少年俛首唏噓道：「浩兒遵命去等候你老人家了！師父，你老人家一定要來啊！」

楊君達目中淚光乍閃又隱，點頭道：「放心去吧，一劍在身，師父這一輩子還沒有遇到過敵手。」

藍衣少年再拜而起，低頭轉身向山峪口踽踽行去。

才走出數步，楊君達忽又顫聲喚道：「浩兒！」

藍衣少年聞聲却步，霍然返顧。

楊君達身軀不住顫抖，但却極力壓抑住激動，凝注有頃，才緩緩說道：「把頭抬雖來，風鈴劍傳人，不准人前低頭。」

藍衣少年躬身應道：「浩兒不敢玷辱師門。」舉手拭去頰上淚痕，昂首大步走

向山峪口。

當他穿越層層重圍時，數十名武林高人紛紛注目逆送，藍衣少年傲然而過，甚至眼角餘光，也沒有掃他們一瞥。

少林方丈法元大師看在眼中，不禁霜眉連軒，太極掌門羅承武却冷哼不已。

良久之後，一塵道長單臂一舉，拔出肩後松紋長劍，沉聲道：「諸位道友，是時候了！」

羣雄如夢方覺，嘿然一聲應諾，寒光紛現，一齊撤出了兵刄。

茅屋前，劍芒耀目，刀光映雪，承天坪上殺機充斥，一片肅煞。

近百道目光所注，却見那風鈴魔劍楊君達凝目長空，滿面淚光，一襲青衫半為熱淚濕透，木劍斜垂指地，似乎對當前强敵，絲毫未在意中。

霹靂神翁羅承武猛可一頓太極牌，厲聲喝道：「姓楊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還裝的什麼痴呆？」

楊君達緩緩轉過頭來，向羅承武輕蔑地一笑，冷冷道：「二十年不見，你老兒還是這般急躁，寃有頭，債有主，要你叫個什麼勁？」

羅承武倒被他訓得一楞，竟怔怔地忘了答話。

楊君達肅容望望那孝服少女，忽然柔聲道：「霍姑娘，令尊慘死風鈴劍下，楊某人負疚良深，詎奈橫禍已生，贖罪無方，姑娘意欲如何？才消得心中仇恨？」

那孝服少女滿臉怨毒之色，切齒作聲却不開口。

楊君達喟嘆一聲，苦笑又道：「看來姑娘對我仇恨已深，楊某人一生殺孽深重，自知萬死莫贖，也罷，就以楊某人這無用之身，成全姑娘一番孝思吧！」

說完，將木劍隨手插在雪地上，緩步向前，走出丈許，雙目一闔，盤膝坐了下來。

羣雄目睹此狀，莫不大感意外，彼此面面相覷，反倒驚疑的不敢冒然動手。

「風鈴魔劍」威譽懾人，雖然棄劍趺坐，大家仍舊憚忌他會突然發難，令人猝不及防。

楊君達靜坐了好一會，但聞全場鴉雀無聲，忍不住又睜開眼，軒眉道：「姑娘怎的還不動手？」

那孝服少女淚光連閃，突然粉臂一探一揚，「嗆」地拔出了長劍。

霹靂神翁羅承武連忙沉聲道：「玉蘭姪女，謹防匹夫使詐！」

但孝服少女業已急怒攻心，銀牙一挫，便待掄劍撲去。

「阿彌陀佛！」少林方丈法元大師一聲佛號，僧袍微拂，及時搶出，攔住了孝服少女，合十說道：「百刦輪迴，善惡一念，楊施主既願放下屠刀，心魔已消，老衲欲向姑娘，討個人情，不知姑娘可肯見允？」

孝服少女含淚注視着這位少林第一高僧，顫抖地開了口，反問道：「大師準備饒了他不成？」

法元大師輕嘆一聲，說道：「欠債須償，天理難違，老衲怎敢逆天逾份，只求姑娘網開一面，心存仁厚，留他一個全屍吧了。」

孝服少女凄然垂下粉頸，哽咽道：「可是，我爹和哥哥……」

一塵道長接口道：「姑娘，但能報却如山仇，何須纖手染血腥？大師自有妥善主張。」

孝服少女淚如雨下，萬般無奈，低垂下螓首。

法元大師口誦佛號，喃喃祝禱道：「我佛慈悲，此間事了後，弟子願面壁十年，消此孽根。」

說着，解開僧袍側襟，從懷中摸出一個精巧的玉盒，十分謹慎的揭開盒蓋，再從盒邊拈起一條彩色絲綫。

絲綫緩緩提起，綫頭末端，竟墜着一粒龍眼般大，通體碧綠渾圓的珠子。

一塵道長猛覺心頭暗震，羣雄中已有人脫口驚呼道：「毒龍珠！」

法元大師滿佈皺紋的臉上，掠過一抹悲凄之色，道：「不錯，這正是當年三目天魔用萬毒淬製的『毒龍珠』，本寺已收藏將近百年，為了消仇不染血，今天只好借它一用了。」

隨見他又由腰間解下一隻木碗，俯身盛了一碗白雪，拈起「毒龍珠」，在碗內白雪上浸了浸，雪花如逢烈火，轉眼間，便溶化為一碗色呈碧綠的雪水。

法元大師收妥「毒龍珠」，手捧木碗，凝容說道：「楊施主，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願我佛早發慈航，接引施主同登極樂。」

語畢，雙手執碗輕輕一送，那隻滿盛毒水的木碗，冉冉向楊君達平飛過來，將及身前尺許，忽似力盡下沉，竟平穩的落在楊君達面前，碗中雪水，涓滴未溢。

楊君達毫無遲疑，一探手，將木碗捧起，慘笑道：「雪水雖毒，人心却比它更毒百倍，楊某人有椿不情之請，意欲一併煩勞大師惠予成全。」

法元大師合掌當胸，誠摯地道：「但凡老衲力所能及，施主儘管吩咐。」

楊君達微哂道：「楊某人這裏先謝盛情，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楊某人孑然一身，唯一愛徒亦已離去，求大師慈悲為懷，休教我暴屍荒山，被那蒼鷹豺



法元大師手腕輕輕一送，那盛滿水的木碗冉冉向楊君達平飛過來。

狼所欺，楊某人就感激不盡了。」語峯微落又起，黯然長吁一聲，幽幽道：「這世間何其殘酷？一個曾經做過錯事的人，便永遠沒有向善的機會了嗎？」一仰頭，將滿碗毒水，喝得點滴無存。

在塲羣雄，情不自禁發出一聲輕吁，一個個瞠目如痴，心裏却像壓了塊千斤大石，沉甸甸地，竟無一絲輕鬆之感。

法元大師合十俛首，鼻酸難禁，低低道：「善哉！善哉！老衲也着相了。」

突然，楊君達混身抽搐了一下，手一鬆，木碗「噗」地摔落在雪地上。

法元大師閃電般疾掠而前，及時探臂，抄住他搖搖欲傾的身體，但手掌觸及楊君達腰部，忽然心頭微微一動，才待開口，却聞楊君達喉頭一陣低嗚，正反覆呼叫着幾個斷續而微弱的單字：「馬……嶺……關……馬……嶺……關……」

字音漸漸低微，終至渺不可聞，緊接着，眼瞼垂闔，體溫也逐漸變冷……

法元大師神色連變，終於目視一塵道長，緩緩點了頭。

一塵道長神情肅穆地對孝服少女道：「姑娘，血仇得償，總算差可告慰霍大俠在天之靈，貧道送姑娘回去吧！」

那孝服少女凝注楊君達屍體一眼，默默轉身走向承天坪外。

羣雄至此，盡皆垂首，緊隨一塵道長身後，悄然退去。

他們滿腔激憤的來，滿懷迷惘的去，一場血鬥雖幸而避免，但每個人心中，却有一種「莫名」的感覺，甚至霹靂神翁羅承武也不例外。

不多久，承天坪上又恢復了原有的寧靜，山風拂過雪地，掩去了紛亂的足印履痕，然而，那烙在心裏的痕印，將永遠難以掩去。大家肚裏都懷着一個相同的疑問，那就是：赫赫一代巨擘的風鈴魔劍楊君達，為什麼會在毫無抗拒的情形下，甘心飲鴆就死？

× ×

馬嶺關是冀、晉交界處一道荒僻的山隘。

關上既無城堡，亦無關閘，疏落幾十幢茅屋，多半是山中獵戶，祗有那靠近隘口的顏家茶棚，算是唯一店家，兼賣些簡陋而粗糙的點心，同時，也供肩挑之輩歇息。

如今時值隆冬，大雪封山，行旅絕跡，但顏家茶棚中，却住着一位孤零的藍衣少年客人。

少年來到馬嶺關已經第三天了，每日自晨至暮，總是獨自站在隘口左近那棵大樹下，引頸向山徑痴痴地張望，顯然，他是在等人。

三天過了，山徑上始終是空盪盪的，藍衣少年開始流露出焦急之色，每當深夜返回棚中，躺在泥砌的土炕上，他的信念不免有些動搖，也為自己的行徑，感到無比追悔。

——師父的叮囑候到第三天午刻，現在已經整整三天，怎麼還不見他老人家來呢？難道當眞發生了什麼意外？

——不！不會的，師父武功高絕，二十年前縱橫天下，未逢過敵手，他老人家既然這樣安排，必定是有把握脫身的。

——可是，俗話說：「雙拳難敵四手。」又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那些人若無制勝妙策，怎敢糾衆登山輕捋虎鬚？這麼看來，師父已經落在他們算計之中了？

早知如此，我眞不該離開師父，縱然拚受重責，至少也應該暫時隱身峯下，不要遠離才對，萬一師父不幸入險，也好及時赴援，哦！我眞糊塗，眞該死！

——無論如何，明天決定再等一天，假如仍不見他老人家趕到，就動身再返承天坪，未得師父下落，決不先去北京。

這一夜，藍衣少年轉側通宵，幾曾闔過眼，天剛破曉，躍身而起，匆匆收拾好隨身包裹，畧用了些食物，便招呼茶棚店東顏老頭結賬。

顏老頭詫異地道：「怎麼？公子不是等人嗎？就要走啦？」

藍衣少年木然應道：「我再等一個白天，入夜就走，煩你把餅乾替我包上些，午間和晚飯，我不再回棚裏吃了。」

顏老頭好心問道：「今兒白天，公子準備去那兒等候呢？」

藍衣少年道：「大樹底下。」

顏老頭一楞，笑道：「那又何須帶乾粮，茶棚距那大樹，才幾十步路，公子如嫌往來麻煩，小老兒可以按時替您送過去，熱東西，吃起來也落胃些……」

藍衣少年似乎不耐多言，隨口應了聲：「也好！」留下一錠銀子，揹上小包，逕自出了茶棚向大樹走去。

其實，顏家茶棚距那大樹，最多不逾二十丈，但因大樹枝粗幹高，恰好擋住了山徑來路覷綫，樹傍有塊方石，正好作椅，藍衣少年才選了這地方。

他走到樹下，揮袖拂了拂石上積雪，剛坐下，忽然眼中一亮，又霍站起身來。

啊！有人來了！

藍衣少年舉手齊眉，凝目望去，一點也不錯，的確有條人影正沿着崎嶇山路，如飛向山隘奔來，從身法分判，更是一位武林高人。

「師父！」藍衣少年一聲輕呼，禁不住心中狂喜，邁開大步，飛迎了下去。同時揮手大叫道：「師父！師父……」

但奔未逾丈，少年突然楞住了，飛舞的手也高舉如僵，原來他已經認出那飛步下山的人，並不是師父風鈴魔劍楊君達，却是個僧袍飄揚的和尚。

那和尚輕登巧縱，奔行極快，轉眼間，已到近前，藍衣少年注目之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敢情來的竟是少林方丈法元大師。

老和尚在丈餘外停身止步，滿佈皺紋與風塵的臉上，綻開一抹笑意，朝藍衣少年微微頷首，道：「小施主，還認識老衲嗎？」

藍衣少年情不由己向後倒跨了一大步，用手指着道：「你……你不是那天在承天坪的……」

法元大師道：「不錯，老衲法元，那日在承天坪上，曾與小施主，有過一面之緣。」

藍衣少年驀然泛起一陣驚悸，沉聲道：「你們把我師父怎麼樣了？」

法元大師苦笑道：「老衲正是爲令師之事而來，可否容老衲稍作憩息，再爲詳談？」

說着，舉步走到樹下，拂拂僧衣塵土，在大石上坐了下來。

藍衣少年見此情狀，已興不祥之感，急步跟上，追問道：「老和尚，你快說，師父他老人家究竟怎麼樣了？」

法元大師盤膝趺坐，且不回答，却從身側布囊中，取出一樣東西，反問道：「小施主，你可認識這是什麼？」

藍衣少年見那東西是一條古怪的金製腰帶，通體閃耀金光，兩端有扣，但金帶內側，却有兩枝形如針狀的小刺。

他冷冷掃了那古怪腰帶一眼，沒好氣地喝道：「和尚，現在是我問你話，你却拿這不相干的東西來搪塞則甚？」

法元大師肅容道：「小施主何必急躁，老衲既兼程趕來，自然要奉告關於令師的消息，不過，在老衲回答小施主問話之前，務必請小施主先回答老衲，這東西你有沒有見過？」

藍衣少年強忍怒火，搖搖頭道：「沒有。」

法元大師注目又道：「這是令師隨身之物，小施主果眞沒有看見過。」

藍衣少年怫然道：「胡說，師父的物件，我豈有沒見過的道理，這帶子決不是他老人家的東西。」

法元大師緊接着又問道：「距今兩旬之前，令師獨往太原，小施主知道他是去做什麼嗎？」

藍衣少年不耐地道：「你這老和尚怎的這般嘮叨，我問你的不回答，竟纏問個沒完……」

法元大師正色道：「事關令師畢生清白，小施主務請耐心答覆老衲，老衲問過之後，自會將令師消息詳細奉告。」

藍衣少年無奈，祇得忍耐答道：「師父他老人家是去太原採購日常需用之物，咱們住在荒山上，每隔三五個月，就得添補些東西。」

法元大師接口又道：「平時出山採購，都是令師獨自前往麼？」

藍衣少年道：「平時師父都帶我一同去，祇有這一次是例外……」

法元大師雙目一亮，岔口道：「爲什麼？」

藍衣少年道：「因爲平時添購物件，都在和順縣，這一次，師父說有幾件東西，縣城中買不到，必須去太原府購買，路途太遠，就沒帶我同去。」

法元大師輕「哦」一聲，喃喃道：「這就難怪了，他連自己唯一愛徒尚且隱瞞，無怪不願再作辯解了……」

藍衣少年沉聲說道：「你不許胡猜，師父他老人家，獨往太原，決不會是去殺人！」

法元大師長長嘆息一聲，頷首道：「是的，老衲也深信他不是去殺人，無奈却知道得太晚了，唉！如此沉冤，眞令人難以遽信。」

說着，竟熱淚盈眶，浩嘆不已。

藍衣少年注目問道：「老和尚，你的話問完了嗎？現在總該告訴我師父的消息了吧？」

法元大師點了點頭，却淒然說道：「

小施主，令師心性，超越常人，多年耳濡目染，想必小施主亦當有超人心胸，大丈夫當忍天下人所不能忍的變故，才不愧是名師高徒……」

藍衣少年越聽越驚，截口道：「師父他老人家莫非……莫非……」

法元大師聲音一哽，道：「令師三日之前，已在承天坪歸天了。」

藍衣少年遽聞惡耗，身形一陣震顫，却忘了傷感，猛可逼前一步，厲叱道：「是誰下的毒手？」

法元大師黯然答道：「是老衲！」

「什麼？你！」藍衣少年駭然張目，簡直比遽聞師父死訊猶感震驚，顫聲喝道：「眞的是你這老賊禿下的手？」

法元大師點頭道：「正是老衲。」

藍衣少年精目暴睜，雙掌一錯，就待撲上前去……但轉念之間，又强自按捺住怒火，飛忖道：世上那有自承殺人兇手，而且特地送上門來的道理？這老和尚來得古怪，內中或許另有蹊蹺？

心念電轉，蓄勢未發，冷哼道：「就憑你區區少林和尚，我不信師父會敗在你的手中，敢情你是故作大言不慚，想往自己臉上貼金？」

法元大師木然道：「老衲自知，如論功力，實難勝得令師，但令師當時並未抗拒，而是自甘束手待死，情形自不能以常理衡斷。」

藍衣少年怔了一下，隨即縱聲大笑起來，道：「老和尚，你以爲小爺會相信你的鬼話？師父他老人家睥睨宇內，傲骨稜稜，豈會束手待斃，不加抗拒？再說，師父親口囑咐我在此見面，他老人家決不會騙我。」

法元大師神色一肅，道：「小施主敢是不信令師已逝？」

藍衣少年哂道：「我本來有些相信，但現在却一點也不相信了。」

法元大師嘆息道：「老衲有句話，說出來只怕小施主更不會相信，但，那却是千眞萬確的鐵般事實。」

藍衣少年不屑地說道：「你且說來聽聽。」

法元大師正色道：「令師眞氣走岔，武功盡失，早已與凡夫無異了。」

果然，藍衣少年聽了，越發大笑不止，道：「好個老禿頭，居然越說越玄了，若說傍的事，小爺或可能相信一二分，唯有這個謊，你扯得太不高明，師父他老人家功力有沒有失去，難道小爺還沒有你清楚？」

法元大師指着那純金製成的古怪腰帶，緩緩說道：「老衲早知小施主不信，但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令師眞氣走岔，乃是在前往太原府之前，他獨自遠赴太原，正爲了打造這條『定穴護元帶』。」

藍衣少年收斂了笑聲，詫異問道：「什麼叫做『定穴護元帶』？它是做什麼用的？」

法元大師黯然一嘆，道：「此物形式，原載於前輩醫聖無才居士所著『隱傷秘本』，唯武林中人知道的甚少，本寺藏經閣有該書，故爾老衲幸曾涉獵，據書中解釋，假如一個練氣之人，一旦走火入魔，眞氣岔道，重則斃命，輕則癱瘓，皆因氣血不能暢行，而腰際『左右章門』穴乃二大關阻，此帶內豎金針二枝，部位恰在兩處章門穴道，束之腰際，可使閉穴通順，雖未能恢復渙散的眞氣，至少可不令身軀癱瘓，藉以維持日常行動方便，却厥功甚大，所以名叫『定穴護元帶』。」

藍衣少年凝神傾注的聽着，又問道：「但你怎說這帶子是我師父的東西呢？」

法元大師用指尖挑起金帶，道：「小施主請仔細看看這條帶子吧！」

藍衣少年困惑地接了過來，反覆細看，忽然在金帶內側發現兩處長方型的印戳，不覺唸道：「十足純金，太原金祥發……這好像是承造金舖的店戳？」

法元大師頷首道：「不錯，正是太原府金祥發銀樓的店戳。」

藍衣少年道：「這跟我師父有什麼關係？」

法元大師愴然一嘆，道：「小施主，令師在承天坪上，仰鴆歸天，老衲親爲收殮遺體，在令師腰際，發現這條『定穴護元帶』，驚駭之下，猶未敢置信，於是，連夜趕赴太原，經面詢金祥發店東，才證實這條金帶，果然是在二十天前，令師親往定製的……」

藍衣少年猛地一震，急道：「你的意思是說，師父他老人家獨自去太原府，目的就是定製這條金帶？」

元法大師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藍衣少年怒道：「假如這是眞的，我師父分明在去太原之前，武功已經失去，你們竟誣指他老人家是去殺害霍宗堯？」

法元大師嘆道：「所以老衲說這是一椿天大的沉冤，可惜知道得太晚了……」

藍衣少年低嘿道：「哼！你說得倒輕鬆！」

法元大師語聲微頓又起，接道：「不過，小施主，實論起來，令師亦有不是，至少他應該對那兩柄風鈴劍的事，向大家提出解釋。」

藍衣少年怒目一瞪，道：「當時你們倚多爲勝，氣勢洶洶，何曾給師父解釋的機會？」

他驚怒交併，方寸已亂，匆匆將金帶塞進包裹中，戟指法元大師又道：「我這就趕回承天坪去見師父，他老人家無事便罷，若有分毫損傷，小爺定把你們這些兇僧賊道，四門五派的匹夫刀刀斬盡，劍劍誅絕，老禿驢，你等着吧！」說完，轉身便走。

法元大師精目暴展，沉聲道：「小施主，請留步！」

藍衣少年一旋身，胸衣已解，劍囊盡現，叱道：「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法元大師目注少年胸前一排十柄風鈴小劍，老臉上神色連變，良久，才歛目一聲浩嘆，徐徐說道：「小施主不必去承天坪了，令師所飲毒水乃老衲親手調製，遺體也是老衲親手掩埋，這如海沉冤，如山重仇，小施主，你就全向老衲索討吧！」

藍衣少年冷哼道：「只待證實了師父他老人家生死安危，還怕你跑得了麼！」

法元大師苦笑說道：「老衲既趕來相晤，便無規避之意，可是，小施主，你怎不問問，老衲從何知道小施主會在馬嶺關上？」

藍衣少年聞言一怔，道：「不錯，你怎知我會在馬嶺關？」

法元大師道：「那是令師臨終之前，面告老衲的，令師含寃不辯，毅然捨生，其中，必有難以明言的隱衷，小施主難道就不想先替他昭雪沉寃，然後再快意恩仇麼？」

藍衣少年倔强地道：「那是我自己的事。」

法元大師凝注道：「可是，令師含寃而逝之前，將馬嶺關地名賜告老衲，其意欲令老衲襄助小施主一臂之力，已甚屬顯然，即使令師並無此意，老衲既悉內情，也無法置身事外……」

藍衣少年冷笑道：「你自稱是害死我師父的兇手，又甜言蜜語欲替他老人家昭雪沉寃，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究竟肚裏懷着什麼鬼胎？」

法元大師正色道：「因由我種，孽由我生。老衲一時愚昧，鑄錯已成，但願捨此餘年，聊圖補報於萬一，至於能否化解這大仇深恨，早已不在奢念之中了。」

藍衣少年哂道：「聽你口氣，倒眞像誠意似的……」

法元大師道：「老衲句句由衷，豈敢虛詞誑騙小施主。」

說着，站起身來，從懷中取出一隻薄薄的玉匣，雙手遞給了藍衣少年。

藍衣少年手托玉匣，冷冷道：「這裏面是什麼東西？」

法元大師合十道：「玉匣中乃少林最高令符『綠玉貝葉』，小施主持此貝葉，少林僧俗弟子，上自長老，下至沙彌，悉憑調遣……」

話猶未畢，藍衣少年已冷笑一聲，「拍」地將玉匣摔落雪地上，傲然道：「師仇不共戴天，你若眞正害死了師父，少林弟子一個也別想苟活倖免，小爺豈會中你這懷柔市惠的無恥奸計！」話落，拂袖騰身，如飛而去。

法元大師怔怔立在大樹下，臉色瞬息數變，良久，良久，才黯然長嘆，俯身拾起玉匣，喃喃道：「唉！怨毒已成，仇恨難解，看來武林這場血腥浩刼，勢已不免了。」

這時，顏家茶棚老頭兒恰好提了一盒熱騰騰的獐肉水餃送來，他可沒聽清老和尚說些什麼，只望着如飛逝去的藍色身影，不住價搖頭，道：「年輕人好急的性子，天大的事，吃飽了再走也不遲呀！老師父，您說是不是？」

過了片刻，沒聞老和尚回應，扭頭一看，樹下空盪盪的，那兒還有老和尚的影子。

顏老頭機伶伶打個寒噤，手脚一軟，險些連水餃也摔了……

× ×

保定府西城門邊，有一條名叫「長樂巷」的小街。

其實，所謂「長樂巷」，只不過一單列依着城牆牆脚搭建的簡陋瓦屋而已，簷低，門窄，既雜亂，又骯髒。

但，你可千萬別小看了這區區數十棟陋屋，遠及冀，察，魯，晉諸省，無論巨商富賈，販夫走卒，凡是到過保定府的，提起「長樂巷」三字，那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人人把大姆指挑得老高，都得由衷地讚一句：「好地方！」

好在何處呢？原因很簡單——那兒一列數十棟，淸一色開的是「賭場」。

不過，同樣是呼盧喝雉的賭博場，「長樂巷」的主人，經營却別具一格，一不詐賭欺生，二不重利典押，還有一樁特別的，決不教人留連忘返。

賭場主人說得好，賭錢不要緊，但不能日夜不分，沉迷賭博，就誤了正事。

所以，長樂巷賭場中，都設有串鈴，入夜戌正，响鈴「開攤」，天明卯正時刻，鈴聲一响，各檔賭具一律收攤結賬，贏了算你運氣，輸了明晚再來，白天裏，是賭場淸理休息的時候。

但賭錢的人，大多免不了有個「輸乾贏淨」的通病，輸了錢想翻本，自是不肯罷手，贏了錢的，恨不得連賭枱一齊放進口袋裏，也不肯罷手，是以，大家對長樂巷賭場，件件滿意，惟獨對那要命的「收攤鈴」不怎麼愛聽，有那好事的人，替它取了個名字，叫做「三光鈴」。

也難怪，鈴聲一响，天光，人光，錢也光，那滋味兒的確是不大好受的，無奈賭場場規如此，也就只好遵守了。

這一天，時當卯正二刻，「三光鈴」早已响過，賭客也都散去，夥計們正忙着收拾着桌椅，結算賬目，打掃滿地菓皮紙屑，忽然，厚重的棉布門簾一掀，隨着一陣刺骨寒風，跨進來一位二十來歲的少年人。

少年一身藍衣，滿臉風塵，眉宇間，也含着沉重的憂愁之色，背負包裹，肩後斜插一柄木劍。

一名正在門邊洒掃的夥計，衝着藍衣少年咧嘴一笑，道：「哥兒來遲了，場子剛收。」

藍衣少年搖搖頭道：「不！我不是來賭錢的，請問掌櫃的在不在？」

夥計輕哦一聲，拿眼睛上下打量了少年一遍，問道：「哥兒，有什麼事嗎？」

藍衣少年道：「是的，有點小事，想見見他。」

那夥計聳聳肩，用手向屋角一指，道：「喏！那邊坐在櫃枱後算賬的，就是咱們這兒賬房管事先生，有什麼事，你自己對他說去吧！」

藍衣少年道了聲謝，星目微揚，果見屋角櫃枱後面，有個乾癟老頭正埋首計賬，當下略整了整衣衫，緩步走了過去。

那乾癟老頭大約有五十多歲，一雙白眉份外顯目，唇角蓋着兩撇老鼠鬍鬚，身上反穿一件羊皮襖，一面口裏唸唸有詞，一面運指如飛，滴滴嗒嗒撥打着算盤珠子，顯得十分忙碌。

但說也奇怪，藍衣少年剛走到櫃枱近前，他連眼皮也沒抬，就像早已看見似的，突然開口問道：「小哥兒，有何指教？」

口裏說着話，手上却沒停，仍在敲打着算盤珠子，甚至頭也沒有抬起來一下。

藍衣少年拱了拱手，道：「我想跟您老打聽一個人。」

乾癟老頭埋首如故，簡短地說道：「誰？」

藍衣少年道：「一位姓駱的，外號叫做千手猿。」

乾癟老頭似乎微微一震，突然停止了計賬，緩緩抬起頭來，霜眉軒動，閃着一雙綠豆般眼珠，向少年凝目望了好一會，才問道：「姓駱的？總該有個名字？」

藍衣少年道：「千手猿駱伯倫，您老可認識？」

「千手猿？駱伯倫？」乾癟老頭喃喃唸了兩三遍，却搖頭道：「這名字倒沒聽過，不知他是幹什麼的？」

藍衣少年道：「聽說從前在北京城裏，也是開設賭場！……」

乾癟老頭恍然「哦」，露齒笑道：「這就難怪了，小哥兒，你找錯地方啦，這兒是保定府，你該去北京找他才對。」

藍衣少年嘆了一口氣，黯然道：「是的，我也去北京，城裏城外整整找了兩個多月……」

乾癟老頭接口說道：「怎麼？沒有找到？」

藍衣少年搖搖頭，道：「沒有。聽人說，十年前，他的賭場遭了一次變故，從此再未見道他，也不知是不是已經在那次變故中死了。」

乾癟老頭無限同情地攤攤手，道：「這麼說，老漢也愛莫能助了，咱們這兒，沒有姓駱的。」

藍衣少年頗感失望，怔了片刻，又問道：「保定府除了長樂巷，請問什麼地方還有賭場呢？」

乾癟老頭笑道：「北大街還有兩家，你可以到那兒去問問，不過，據老漢所知，那兒也沒有姓駱的這個人，恐怕一樣問不出個所以然來。」

藍衣少年雙手一拱，道：「多承指教，無論如何我得去試試。」說完，轉身向門口走去。

乾癟老頭忽然招手叫道：「喂！小哥兒等一等。」

藍衣少年駐足轉身，道：「老人家還有什麼指教？」

乾癟老頭起身踱出櫃枱，含笑說道：「看神情，小哥兒你是遠道而來，但不知你與那姓駱的是什麼關係？尋他有什麼緊要大事嗎？」

藍衣少年遲疑了一下，赧然抱拳道：「是爲了一點私事，不便直言，老人家請多多原諒。」

乾癟老頭微笑道：「老漢是一番好意，知道小哥兒遠道前來，只是爲了尋人投靠的話，尋他不到也沒什麼要緊，咱們場子裏，也正需用人……」

藍衣少年忙道：「謝謝美意，但在下此來，並非爲了謀求棲枝，老人家的盛情，在下心領了。」

乾癟老頭低哦了一聲，點點頭道：「既如此，老漢自然不便勉强，小哥兒你好走。」

藍衣少年再三致謝，方才轉身而去。

那乾癟老頭目送少年背影消失在門簾外，笑容忽歛，匆匆向身邊一名夥計飛快遞了個眼色，低聲道：「釘住他！」

自己則疾步轉入店後內室……

賭場內室共有兩道門，外面一道僅只垂着門簾，裏面一道門却緊緊關閉，兩道門檻之間，是一間小房，房內靠近門側首，放着一把木椅，椅上坐着個鐵塔般黑臉光頭壯漢，兩腮虬髯如針，神態威猛無儔，手掌心揑弄着兩粒粗大鋼珠，不住價「叮叮噹噹」亂响。

光頭大漢一見乾癟老頭，猛古丁從木椅中站了起來，眦牙一笑，點頭招呼道：「四哥，您早！」

乾癟老頭微微頷首，低問道：「東家起來了沒有？」

那光頭大漢道：「早起來了，四哥有事？」

乾癟老頭道：「有件要緊事，快替我報一聲。」

光頭大漢笑道：「自己弟兄，四哥儘管請吧，東家不會見怪的。」

乾癟老頭也不多說，逕自旋動門柄，推門而入。

內室中，床桌几櫃俱備，但却不見人影。

乾癟老頭穿過內室，走到一列書櫃前，舉手將櫃側一條小繩一連拉動四次，然後退開數步，垂手肅立而待。

片刻之後，書櫃徐徐轉動，露出一道秘門，一個駝背老人，從門內緩步走了出來。

那駝背老人生得奇醜無比，一顆頭上下齊尖，形如橄欖，細眉塌鼻兩耳招風，一雙眼珠更是白多黑少，令人望而生厭。

但老人一身衣飾，却十分華貴，身着錦袍輕裘，足登厚底緞靴，胸前攏着白貂皮的手籠，襟傍露出的白金鏤翡翠的鼻烟盒鍊，純是一派富賈打扮。

不過，他那攏在貂皮手籠中的左袖，輕飄飄虛而不實，顯然僅有一條右臂。

乾癟老頭對駝背老人，神態異常恭敬，搶着躬身道：「東家早，驚擾您了！」

駝背老人微微一笑，道：「不早啦，都快辰刻了是不是？老四，場子想必散了，是麼？」

乾癟老頭垂手躬身，說道：「回東家的話——」

駝背老人截口笑道：「又來了，我不是早就說過，咱們明是主從，暗是兄弟，這兒又沒有外人，滿口東家，那該有多蹩扭！」

乾癟老頭道：「是的，是屬下這許多年習慣了，一時不容易改過來。」

駝背老人輕嘆一聲，接道：「這許多年，明裏暗裏，你也委實太辛苦了些，我雖沒掛在嘴上，心裏是明白的，換個人，早就亂了。」說着，緩步走到一張躺椅前，慵懶地坐了下來。

乾癟老頭連忙從桌上捧過一杯熱茶，恭敬送至駝背老人手中，一面含笑道：「大哥要這麼說，小弟眞該愧煞，這些年來，小弟自恨愚拙，沒能替您分憂。」

駝背老人怡然啜了一口熱茶，仰面闔目道：「自己弟兄，用不着客套，談正格兒的吧，老四，找我有什麼事嗎？」

乾癟老頭神色一肅，躬應道：「有件古怪事要回大哥，剛才場子裏來了一位可疑的年輕人……」

說到這裏，語聲一沉，湊在駝背老人耳傍，如此這般低述一遍。

駝背老人邊聽邊點頭，臉上神色也漸漸凝重起來，聆畢，雙目霍然暴睜，沉聲道：「他有沒有提起自己姓氏來歷？」

乾瘦老頭道：「他沒提，小弟也沒深問，已經暗地囑人跟下去了，看神情，他好像有着難言之隱，對來意不願多說。」

駝背老人又道：「老四，你看他身手如何？」

乾瘦老頭凝容輕聲說道：「沉穩深定，英華內斂，是有相當造詣修爲的年輕的高手。」

駝背老人畧一沉吟，點頭道：「很好，你這就去安排一下，咱們寧可多心些，別叫砂子迷了眼睛。」

乾瘦老頭應道：「小弟遵命！」一躬身舉步欲行。

「且慢！」駝背老人將手中茶杯輕輕放回几桌上，寒意森森地加了一句：「要活口。」

乾瘦老頭挽首應聲：「是！」倒行幾步，退出了內室。

× ×

天，好像要塌下來，怒號的北風，捲閉了每一戶門窗，時方薄暮，街上已經空盪盪，再難看到一個行人。

這種風雪天裏，最受影響的，就是酒樓飯莊，試想，風雪那麼大，誰還有興緻上館子吃喝，是以，朔風一起，開館子的老闆就皺了眉。

北大街轉角的「謫仙樓」，一排四間店面，樓高三層，上下三十來張桌子，跑堂夥計僱了七八個，算得保定府首屈一指的大酒樓了，可是，今兒個生意一樣慘。樓上樓下，總共就那麼一個獨客人，而且，這位客人還是打午前就來了，只不過吃到如今還沒走罷啦。

那客人一襲藍衫，滿面憂色，自從午前北大街賭場失望而出，便獨自踏上了「謫仙樓」，孤零零，愁兮兮，一直喝到現在，算起來，快坐了一整天了。

藍衣少年向正在算帳的乾瘦老頭打探千手猿駱伯倫的下落。

也不知是生意太清淡，或是「謫仙樓」的夥計耐性特別好，七八個人侍候一個，竟沒有一絲怨言，相反地，大家都對這少年客人懷着十二萬分驚訝和好奇。

藍衣少年獨踞一席，借酒澆愁，一杯復一杯，一壺又一壺，幾個時辰下來，菜沒用多少，身後空酒罎却排了四五隻，那都是二斤一罎的陳年窖藏，他一個人喝了足近十斤，竟然沒有事一般，兀自狂飲不休。

夥計們早看呆了，有心想勸他少喝點，做生意又沒這個理，大夥兒都在心裏猜疑，這位年紀輕輕的朋友，莫非在賭場不幸慘敗，準備喝醉了尋死的麼？

自然，這念頭只在夥計們心頭打轉，誰也沒說出口來，一則，那少年身邊還有個頗爲沉重的包裹，不像是輸脫了底，二則，少年肩後那柄木劍，也發生了「嚇阻」作用。

冬日苦短，一瞬間，天已經黑了。

藍衣少年仰面喝乾最後一杯酒，忽然站起身來，道：「夥計，結賬！」

這一聲，夥計們盼之久矣，大夥兒不約而同鬆了一口氣，趕緊上來三四個，抹桌的抹桌，收碗的收碗，陪笑道：「酒菜一共二兩三錢銀子，其中嘛！咳咳！酒錢稍佔多些，公子，您不再坐一會？還早着哩，剛入夜！……」

藍衣少年巍顫顫從懷裏掏出一錠足重十兩的銀塊，「拍」地擲在桌上，道：「多的賞了你們，拿去！」

夥計們眼中一亮，心忖道：可不是嗎

？八成準醉了，不然怎會出手這麼大。趕忙把銀子拿下，一叠聲道：「謝謝公子！謝謝公子！您老要不要再坐一會，小的叫廚下做碗醒酒湯來？」

藍衣少年挑了挑劍眉，笑道：「敢情你以爲小爺喝醉了？」

夥計阿諛笑道：「沒醉！沒醉！公子是酒中神仙，大大的海量，那兒就醉了。」

本來是，一個人喝了十來斤，不算海量，也算得「河量」，不是神仙，也算得標準的大「酒鬼」了。

藍衣少年哈哈大笑，道：「這是小爺平生第一次喝酒，沒想到……沒想到酒中滋味，果然美妙……噢！無怪古人要說……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噢！」

夥計見他狂態已露，那敢再招惹話頭，口裏唯唯否否，暗地遞個眼色，三四個人擁着藍衣少年，下了樓梯，直送出門外，連忙把店門拉上。

藍衣少年迎着寒風，大步行了幾步，腹中酒力被風一逼，登時一陣暈眩，用力搖了搖頭，喃喃地道：「唉！我眞的醉了麼？」

深納一口眞氣，強自壓住翻騰酒意，迎風邁步，醉鄉最多失意人。

酒中仙，酒中仙，一樽可解恨無邊。

欲將愁懷寄……美酒，酒盡杯乾愁如舊。

欲將苦酒澆愁腸，千杯飲罷淚千行。

…………

千古煩愁托一醉。

天涯踏遍形影孤。

…………

問君何事淚婆娑？

問君何事步蹣跚？

英雄忍辱恨無邪。

恩怨一身仇兩肩……

寒風呼號，歌聲悲愴，少年步履踉蹌，且行且歌，滿腔怨氣未舒盡，熱淚早已洒透前襟。

正行之際，忽聽身後有人沉聲叱喝道：「年紀輕輕的，當街藉酒裝瘋，眞正惹厭！」

藍衣少年聞聲却步，剛回頭張望，突覺肩上一輕，反手一摸，肩後空空，那柄木劍和包裹竟不翼而飛了。

駭然一驚，酒意登時消失大半，忙不迭錯掌旋身，目光疾掃，只見一條人影正迅快無比的向一條窄巷中奔去。

藍衣少年毫未遲疑，拔步便追，一面揚聲大喝道：「胆大的狗賊，還不給我站住！」

那人影頭也不回，一連兩閃，業已穿出窄巷，如飛而去。

藍衣少年心急那木劍和包裹中的「定穴護元物」都是師父遺物，萬萬失落不得，急忙一提眞氣，啣尾疾追。

轉瞬間，掠過兩條大街，遠遠瞥見那人影正向一座高樓奔去，及待追近，眼一花，却失了蹤跡。

藍衣少年匆匆四處搜索了一遍，見那高樓矗立在一片園牆內，附近別無房舍，不消說，那賊人準是躲進牆內去了。

他藝高胆大，掠上院牆，凝目掃視，發現牆內卻是一片荒園，園中雜草叢生，瓦礫遍地，樓房也十分陳舊破爛，顯見是一處無人居住的空屋。

這種地方，常常是宵小之徒盤踞的所在，於是不再猶豫，緊跟着也飄落園內。

站定後，凝神屏氣，靜靜地細查週圍聲息，這才發覺高樓中並未藏人，倒是靠近院牆不遠，一棟低矮的木屋內，有着輕微的呻吟之聲。

藍衣少年功凝雙臂，其中一個氣急短促，八成準是扒取自己包裹的賊子，另一個氣息十分低弱，更夾着一聲呻吟，可能是個臥床的病人。

當下冷冷一笑，舉掌一推那門扉，哼道：「朋友，出來吧，你們逃不掉了。」

木屋應手而開，原來僅是虛掩的，藍衣少年目光如炬，迅一掃視，已看清裏面本是間窄小的柴房，屋角一堆乾草上，躺着一個長臉老婦。

那老婦衣衫襤褸，氣息微弱，分明正病得厲害，猛然被推門聲驚起，撐着半個身子，急迫地叫道：「是大楞子回來了嗎？有沒有見着你姨爹？他肯借錢給咱們治病嗎？」

藍衣少年觸目一怔，心裏大感不忍，敢情那老婦雙眼俱瞎，竟是一個病重的盲婦。

畧一轉念，這情形已十分明顯，柴房中想必是母子二人，貧病交迫，無以維生，兒子受命去向親戚處告貸求助，沒有求得分文，事急無計，恰好正遇見自己正酒醉獨行，一時起了歹意，就搶了自己的包裹……

果眞如此，這賊人不失爲孝子，自己既然知道，倒不可難爲他，應該盡力給他母子一些資助才對。

想到這裏，怒意盡消，舉步跨進了柴房。

那瞎眼老婦沒聽見回答，氣噓噓又問道：「大楞子，你怎麼不說話呀？究竟借到了沒有？你也告訴娘一聲，娘病得這樣重，難道你就眼睜睜看着娘斷氣麼？」

藍衣少年鼻際一陣酸，只好沉聲答道：「大娘，你弄錯了，我不是大楞子，哦……我是大楞子的朋友……」

瞎眼老婦吃了一驚，急說道：「啊！你！你不是大楞子？剛才門響，不是他回來？」

藍衣少年明知大楞子躲在屋後發抖，却不忍心說破，信口道：「他大約也快回來了吧，咱們在大街上遇到，他叫我先來看看大娘的病。」

瞎眼老婦顫聲道：「這孩子眞該死，一去不回，却把朋友支使先來……啊！哥兒你請隨便坐，大楞子不在家，我又瞎了眼，看不見……」

藍衣少年忙道：「不要緊，大娘儘管躺着吧，我自己會坐的。」

瞎眼老婦道：「那怎麼成，哥兒你是第一次來咱們家吧？還沒請教你貴姓？」

藍衣少年緩緩道：「我姓康，名叫康浩。」

瞎眼老婦道：「啊！原來是康哥兒，你跟咱們家大楞子是新近才認識的吧？」

康浩迅速掃了屋後一眼，道：「是的，才相識不久，得悉大娘患病，我給了大楞子一點錢，讓他去給您配藥去了，再過

一會，大約就快回來了。」

話聲甫落，屋後已傳來一陣低沉的啜泣聲。

瞎眼老婦激動地道：「那怎麽敢當，初交乍識，就用哥兒你的錢！」

康浩故意揚聲道：「大娘快別這麽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一點錢財算得什麽，只要能替大娘治好病，能帮助一個瀕臨歧途的朋友，那是值得的事。」

瞎眼老婦連聲道：「康哥兒，難得你有這份好心，咱們母子眞是生受你的大恩了。」

說着，忙又掙扎着要爬起來，道：「我也眞糊塗，自己看不見，連個燈也沒點，雖然康哥兒不見外，客人初次來家，燈總得點上才是……唉！火石在那兒？蠟燭還有半截呢？」

病重之人，略一勞動，早已氣喘咻咻，加以她眼睛不方便，雙手儘在黑暗中摸索，越發可憐可憫。

康浩搶上一步，探手扶住，道：「大娘快歇着，有沒有燈都不要緊。」

瞎眼老婦雙手亂抓道：「不成，咱們家雖窮禮不可廢，客人登門那能連燈也不點……唉！大楞子這孩子到那裏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

這時屋後啜泣之聲大盛，突然一聲悲呼道：「娘！」

瞎眼老婦好似猛吃一驚，十指一收，緊緊抓住康浩雙腕，指尖所按赫然竟是腕脈麻穴。

康浩忽覺全身一軟，急揚頭却見老婦雙睛一落，白果眼變成精光閃閃，兩道冷電，正露齒朝自己陰森一笑，方待掙扎，屋外又搶進一人，手起掌落，拍在康浩脊心穴上，康浩眞氣一洩，登時失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康浩從昏迷中清醒，發覺自己正躺在一間溫暖的石室內。

石室頗顯寬敞，四壁全是堅固的麻石砌成，室中佈置却十分華麗，地上鋪着厚厚的氈子，兩側排列着桃心木雕製的八仙椅，石室正中，懸着一盞光度極强的八角琉璃燈，照得全室輝煌，纖毫畢現。

明亮的燈光下，只見一個奇醜的駝背老人，倨傲地坐在對面一張虎皮交椅上，老人身後，垂手侍立着一名中年瘦削漢子和那位假冒盲婦，暗算自己的老婆子。

那駝背老人正用冷峻的眼神，炯炯注視着自己，交椅旁一張茶几上，却攤放着自己的包裹和木劍，甚至自己隨身不離的「風鈴劍」劍囊，也被搜出擺在小几上。

康浩略一掙動，才知自己穴道仍未解開，不禁噴怒地哼了一聲，喝道：「喂！你們是什麽人？彼此素不相識，爲什麽設下圈套暗算小爺？」

駝背老人目如冷電，瞬也不瞬逼視着康浩，緩緩道：「老夫也正要問你，閣下是什麽人？來保定府何幹？這十柄風鈴劍，又是從那兒得到的？」

康浩怒目道：「是我先問你……」

駝背老人冷然截口道：「但你却必須先答覆老夫的問話。」

康浩哼道：「如果不呢？」

駝背老人寒聲道：「年輕人，在老夫面前，希望你不要倔强，須知强弓易折，若非因你身懷風鈴劍，老夫早就廢了你，根本不必再問你這些了。」

康浩冷嗤道：「既落圈套，小爺也沒有打算活着離開，你既然認得這十柄風鈴劍，早就該知道小爺來歷，殺剮聽便，又何須多此一問。」

駝背老人神色微微一動，突然凝目說道：「這麽說，你和風鈴魔劍楊君達，眞是……」

康浩傲然道：「告訴你也無妨，我姓康名浩，風鈴魔劍正是先恩師。」

駝背老人身軀陡然一震，雙目精光暴射，接口說道：「楊大俠歸隱多年，並未聞有傳人，你……你從師，已有多久了？」

康浩道：「我正是二十年前先恩師歸隱時，蒙他老人家携往九峯山承天坪撫育成人的。」

駝背老人臉色頓變，激動地道：「你既隨師歸隱，爲什又獨自來到保定府？」

康浩憶及恩師，不覺黯然道：「先恩師業已仙逝，我奉恩師遺命，來尋一位風塵前輩……」

駝背老人搶着道：「令師神功蓋世，威震武林，方值英年怎麽猝然謝世呢？」

康浩道：「先恩師是在月餘之前，被武林四門五派掌門，親率數十高手，合圍承天坪，强加莫須有的罪名，逼迫他老人家服下『毒龍珠』所浸毒水……」

話猶未畢，駝背老人已熱淚奪眶而出，猛然站起身來，獨臂一探，緊緊抓住康浩肩頭，顫聲道：「好孩子，不用說下去了，我早聞江湖風傳，兀自不肯相信，想不到果然是眞的。」

康浩一愕，驚問道：「你……你是……？」

駝背老人淚如泉湧，一面替康浩解開閉穴，一面哽咽道：「孩子，我就是你要尋找的人，千手猿駱伯倫。」

康浩凝目打量他虛懸的左臂和背後駝峯，搖頭道：「不！不對，師父曾經詳述過駱伯父相貌，他不是你這樣子。」

駝背老人長嘆一聲，道：「是的，當年的駱伯倫，的確不是這般醜陋，但是，唉——二十年滄海桑田，山河尚且會改變，何況是人。」

說着，腰間一挺，只聽「畢剝」一陣輕響，老人身上錦袍忽然短了一大截，背後駝峰已經嶄然平直。

康浩目覩這奇異的變化，驚得張口結舌，好一會才含淚跪了下去，叫道：「小侄拜見駱伯父。」

駱伯倫連忙扶起，道：「好孩子，快不要多禮，駱伯倫何德何能，怎敢當『伯父』二字，你叫我一聲『前輩』，我已經汗顏愧甚了。」

語聲微頓，又指着身後那瘦削漢子和老婦人道：「他二人一名飛蛇宗海東，一名聾婆婆孟昭容，都是我近年結拜知己，這些年來，咱們匿跡風塵，不能不謹愼，適才得罪之處，你別見怪。」

康浩急稱「不敢」，上前以晚輩之禮拜見。

敍禮落座，唏噓良久，康浩才拭淚述說九峰山事變經過，哽聲道：「先恩師在世的時候，每對小侄談及，他老人家自認殺孽深重，平生別無朋友，只有駱伯伯是

他唯一知交，此次承天坪慘變，先恩師分明蒙受不白之寃，却寧死不作答辯，其中顯有隱衷，小侄苦思不得其解，只好冒昧來求教駱伯伯……」

駱伯倫慨然道：「不錯，令師當年睥傲天下，殺孽未免過重，但在退隱之前，業已收斂鋒芒，退隱之後，更未再涉足江湖，怎會突然發生太原霍家這場變故？」

康浩道：「小侄自解事時起，便終年追隨恩師左右，及至年歲稍長，下山採辦之責亦改由小侄擔任，除特殊事故，他老人家極少離開承天坪，但四門五派却硬指恩師在太原殺害霍宗堯，少林法元老禿驢交給小侄這條『定穴護元帶』，亦稱係恩師在太原金店中打造的，却又說他老人家去太原之前，業已眞氣散破………實情究竟如何，小侄也難以明瞭。」

駱伯倫拈起那條「定穴護元帶」，反覆看了許久，突然問道：「你和法元和尚見面之後，可曾回九峰山去查看過？」

康浩頷首道：「去過。」

駱伯倫道：「見到了什麽？」

康浩含淚道：「除了先師遺下的這柄木劍，只有新墳一塚，墓木已拱，他老人家的確已經去世了。」

駱伯倫沉吟了一下，又道：「據你所知，令師遇難前，是不是確有眞氣散破的跡象？」

康浩搖頭道：「小侄毫無所覺，這一定是法元賊禿無中生有揑造的謊話。」

駱伯倫道：「那麽，你有沒有再去太原府，尋那金店探問查證呢？」

康浩黯然道：「沒有，當時小侄方寸已亂，急於找駱伯伯，故未前往太原。」

駱伯倫點點頭道：「這是一項極重要的線索，依理推論，法元和尚既然坦承毒害了令師，似乎沒有再揑造定穴護元帶這段故事的必要，或許他說的確是眞話。」

康浩恨恨地道：「如果老賊禿所言屬實，更證明先恩師未曾殺害太原霍家，小侄决放不過那老賊禿和四門五派。」

駱伯倫嘆了一口氣，道：「師仇不共戴天，自屬必報，不過，我以爲替令師洗雪不白之寃，應該比報仇更重要，咱們不僅要報仇，更要使四門五派內愧於心，俯首認罪，這樣才不負令師一世英名。」

康浩道：「小侄謹記駱伯父敎誨。」

駱伯倫又從几上取過劍囊，小心翼翼地，將囊中十柄風鈴劍一支一支抽出細看，默然良久，突又問道：「令師當年以『風鈴魔劍』威震武林，賢侄獲授絕藝時，劍囊中共有幾柄短劍？」

康浩答道：「八柄。」

駱伯倫道：「所缺是那兩柄？」

康浩道：「甲劍和乙劍。」

駱伯倫注目道：「當時你問過令師缺劍的原因麽？」

康浩點頭道：「問過。據先恩師說：甲乙二劍不愼遺失，因爲『風鈴劍』是用百煉玄鐵鑄造，所以無法補足。」

駱伯倫神色一肅，皺眉道：「令師有『風鈴魔劍』之名，武林中更有『劍帶風鈴，鬼泣神驚』的豪譽，據我所知，令師自從揚威武林，從來沒有失過手，若說如此珍貴的獨門暗器，竟會輕易遺失，只怕無人肯信。」

康浩驚問道：「難道當年恩師失去兩柄風鈴劍，竟會另有隱衷？」

駱伯倫嘆息道：「如果我的猜測不錯，令師必然知道這甲乙二劍，當年落在何人之手，否則，他何以一見這兩柄失劍，便自甘就死，不作辯解呢？」

康浩憤然道：「伯父不知，當時四門五派倚多爲勝，盛氣凌人，承天坪被圍得水洩不通，恩師他老人家縱有百口，亦難辯解。」

駱伯倫默然良久，微微搖頭道：「話雖如此，但以令師之能，設若他不肯束手待斃，四門五派掌門也未必便留得住他……」

康浩接口道：「或許法元賊禿的話是眞的，恩師當時已失去武功了。」

駱伯倫苦笑道：「事實眞象未明，遽下斷語未免過早，好在這條『定穴護元帶』上，有太原金店的店名，此事不難查證。」語聲微頓，又道：「目下咱們只有兩條線索可循，首先，應該證實法元和尚的話是否眞實，其次是追查令師當初失劍原因，和雙劍下落，若能查出這兩柄風鈴劍曾落在何人手中，沉寃便可迎刃而解。」

康浩廢然垂首道：「失劍在二十年前，遇禍却在二十年後，其間相隔如此長久，恩師他老人家又沒有留下片語隻字，人海茫茫，咱們從何處着手追查呢？」

駱伯倫道：「這是急不得的，大丈夫忍辱負重，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世上沒有揭不穿的秘密，也沒有不勞而獲的成就，賢侄，你還年輕，又藝出名門，凡事務必首具信心，堅定毅力，雪師寃，揚名聲，創千秋威譽，立萬世基業，說難故難，說易甚易，端看自己有沒有堅定的信念，和鍥而不捨的決心罷了。」

康浩悚然一震，急忙起身，含淚拱手道：「小侄幼失怙恃，襁褓中蒙恩師收養，携隱九峰山，二十年來親調衣食，撫養成人，師徒何異父子，恩師沉寃不白，小侄片刻難安……」

駱伯倫擺擺手，示意他坐下，感慨地道：「你心急師仇，內心的感受，我不難體味，但事關令師一生清白，在隱衷未明之前，報仇雪恨决非一蹴可成，咱們必須以捨生赴難的心情，冷靜的去發掘內情，切不可操之過急，反而蒙蔽了靈智。」

康浩悲聲道：「小侄方寸已亂，但憑駱伯父作主。」

駱伯倫點點頭道：「我承令師不以微賤鄙薄，折節下交，視爲知己，雖粉身相報，亦是義不容辭，咱們是一家人，今後不須虛禮客套，你且安心暫住幾日，萬事必須忍耐，一切我自會爲你安排。」語聲微頓，接道：「不過，有件事你必須記住，現在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千手猿駱伯倫，而是長樂巷以賭混生活的趙駝子了。」

康浩詫然問道：「駱伯父爲什麽要隱姓埋名呢？」

駱伯倫淒笑道：「說來話長，今天你初到，咱們暫時不談這些傷心話，反正以後日子正長，留着慢慢再說吧！」

回頭對飛蛇宗海東道：「傳我的話，準備一桌上等酒席送來，咱們替康賢侄洗塵，順便去高賓閣通知韓老二，叫他立刻過來，今夜賭場也提早收攤，大夥兒都來聚聚。」

（未完）

一期完俠情中篇小說

朱羽·文
盧令·圖

一夜風雲

殺人刦鏢胆如天　情深義重恨長埋

金鎮。

金鎮既沒有流瀉金砂的溪河，也沒有金礦，地方更不富庶，不知道因何有這樣一個亮閃閃的名兒，大概起因於鎮裏鎮外那一片色如黃金的砂礫吧！

金鎮位於伏牛山古道的隘口，不論入陝入鄂，都得打這兒路過，因此為金鎮帶來了一大筆財富。不過，好買賣只從三月起，九月止，剩下的五個月，不管是客棧，酒樓，或者是專給騾馬釘鐵掌的鐵匠舖，都關上了店門閑着，反正七個月賺來的，足够閑着的五個月吃啦！

冬月初，伏牛山巔早已積雪皚皚，金鎮雖未飄雪，西北風却已十分够勁，尤其是一到申牌光景，晚風更强，刮起漫天風砂，天際一片沉黑，鎮上早已沒有一個行人了。

張家舖在金鎮的東頭，行旅客商都打東邊來，旺季時，這家舖子的生意總比別家好。舖子的東家張順是個好好先生，早年喪偶，膝下無出，帶着個父母雙亡的外甥女過活，兩人齊心合力地照顧這家店舖子。

人說老年人耳朵背，一句話得向他說三遍，張順雖然年過五十，耳朵却尖得很，別人只聽見北風呼呼，而他却還聽到了一些別的响動，站起來喊了一聲：「小玲子！妳過來。」

一個十七、八歲，梳着一條粗粗辮子，腰上擊着圍裙的少女從裏間連蹦帶跳地跑了出來。尖聲尖氣地道：「舅！您叫我幹啥喲？」

張順偏着頭，瞇着眼，一根手指頭指着門外道：「年輕人耳朵尖，聽聽看。」

小玲子瞪大了眼睛，聽了一陣，幌幌腦袋，道：「舅，您聽見什麼了？」

「我聽見鑾鈴聲。」

「鑾鈴？」小玲子噗哧一聲笑了。「舅！別痴心妄想啦！冬月裏，風砂那麼大，只怕神仙爺爺也到不了這兒來……」

她的話沒有說完，卻突然停住了。黑白分明的眼珠子瞪得像鵝蛋，兩道倏長的眉毛也挑了起來，因為她確實聽到了鑾鈴聲。

叮！叮！叮！那響聲十分清楚，接着，牲口的蹄聲也聽見了，還有吱咯——吱咯，車軸較動的聲音。

小玲子脫口大聲叫道：「舅！是輛大車。」

張順嘿了一聲：「頂着西北風，駕着大車，這傢伙眞有一手……」

他邊說邊打開大門，呼地一聲，迎面而來的風砂將他沒說完的話吹回喉嚨眼裏去了。

那輛套車在風砂裏只露出了一個影兒，過了好一陣，才歪歪斜斜地駛到張家舖的門前，是兩匹棗色馬，高高的座頭上坐着一個黑衣漢子，他一手拉着韁轡，一手捺在前額，擋住風砂，不住地左右察看。

小玲子躲在她舅舅的身後，尖聲叫道：「客官，該歇下啦！天快要黑，風砂又大……」



張順也接道：「這種天氣摸黑路太險啦！爺們歇下吧！」

車，果然停下了，車座上那個黑衣漢子也跳了下來。

張順連忙吩咐道：「小玲子！趕緊打水給客人淨面洗手，然後到廚下準備吃的，我去卸大車，料理牲口。」

小玲子笑嘻嘻地道：「舅！別忙呀！我得先問問客人有幾位。」

他倆一說一答之間，那黑衣漢子已來到門口，一臉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是個什麼長像。

張順連連哈腰，笑着問道：「客官共有幾位？」

「倆！一死一活。」那漢子也不管這句話為這一老一少帶來多少驚詫，自顧自地跨進了大門，亮晶晶的目光將店堂掃了一個圈，接着說道：「車廂裏有一具棺材，那裏面躺着我的夥計。」

張家舖還沒有接過這種買賣，但不能因為車廂裏有一個死人就將這個活的趕出去。張順皺皺眉頭，吶吶道：「這……這……只有將車廂拉進馬房避避風雨，小店可沒……沒有厝靈的專房。」

「不打緊！我那夥計活着時也曾睡過馬房，這不算委屈他。喏！」黑衣漢子摸出一塊銀子放在桌上。「麻煩你辦點香燭紙箔，死者有靈也會保佑你大富大貴。」

張順心眼裏雖然有些發顫，面上卻勉強堆上了笑容道：「那兒話！這是應該的。小玲子！快些打水給這位客官淨面。」

黑衣漢子道：「不必麻煩啦！姑娘指點一下水在那兒，我自己來。」

小玲子年紀雖然輕，卻見過各式各樣的客人，其間有野不可馴的，也有文文靜靜的，有貌相俊秀的，也有面目猙獰的。這些人在她看來，全都是一樣，歇一宿，明兒就走，這一輩子恐怕也不會再見第二次。

因此，她對這位滿面砂土的黑衣漢子既沒有另眼看待，也沒有因為他帶了一個死人而心存厭惡，她還是像往常招呼客人那樣和善，熱誠，招了招手，道：「客官隨我來吧！」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那位黑衣漢子已經洗得乾乾淨淨，在馬房裏忙進忙出的張順卻弄得滿面風砂。二人對面不禁啞然失笑。

黑衣漢子笑道：「辛苦您了！」

張順咧嘴一笑，算是答謝。然後以他那深具世故的眼光去打量面前這位客人。

年齡約在二十五，六左右，貌相很端莊，一雙眼睛，顯得特別有神，臉上寫滿了風霜雨雪的經歷，眉宇間也顯得不够開朗……。

看了一個够，張順才開口說道：「老頭兒姓張名順，客官尊姓大名？」

黑衣漢子道：「我姓雲，名天蔚，浮雲的雲，這個姓很冷。……廚下忙着的，可是令嬡？」

張順搖了搖頭，說道：「不！她是我妹妹的孩子，自幼父母雙亡，由我撫養長大的。唉！她和我一樣命苦，都是孤苦伶仃……」

雲天蔚道：「令甥女倒是聰明伶俐得很……」

說到此處，他的語氣突然一改，壓低了聲音接道：「這條路，恐怕目下已無人走了吧？」

「打從十月初，我就不會見過一個客人了。」

「我那夥計是鄂西人氏，我打算在年底將他的遺體運回故里，以您看——這種天氣，我能不能從伏牛山古道走過去？」

張順沉吟了一陣，道：「入鄂西，走伏牛山古道，最少要近上五百里地。但是有句古語——最近的路卻不一定是最快的路。」

雲天蔚目光一亮，點點頭，道：「唔！我明白這個道理。」

張順翻翻眼皮，道：「客官今天打那兒來？」

「曲塘。」

「曲塘？」張順顯得有些吃驚。「八十里地，頂着西北風，可是難為你。由此可見，你是一個駕車好手。不過，老漢可要說句洩氣話，恁你有飛天的本事，這種天氣你也休想過得了伏牛山。」

雲天蔚驚道：「這是怎麼說？」

張順伸出指頭，在桌上劃着，道：「你瞧！全鎭不過是古道的隘口，明兒你一早走路，古道漸陡，六十里地够你走上一整天，擦黑時分到欒川。從欒川出發，全是山路，這種天氣，連野獸都見不到，別說人烟。這段路，少說也要五天，方能到軍馬河，以後到荊紫關，入鄂境，倒是一坦平陽。險就險在中間那五天路程。」

雲天蔚皺着眉，道：「這段路雖無人烟，我卻可以攜帶乾糧啊！」

「夜宿何處？」

「我可以睡車廂，跟死人打堆。」

「牲口呢？」見對方神情一楞，張順又接道：「伏牛山嶺早已積雪盈尺，風勁天寒，你是鐵打的，牲口可不是鐵打的。馬匹凍斃之後，難道你來拖車？或者揹着棺材一步一步地走？」

雲蔚天長長地吸了口氣，沉吟良久，才喃喃問道：「那……我該怎麼辦呢？」

張順斬釘截鐵地說道：「拐回去！或者，在金鎭找個地方，將你那位夥計的靈柩暫厝，明年開春再來。」

雲天蔚突然捏緊了拳頭，重重地在桌上一擊，沉聲道：「不行！我一定要試試看。」

他的言行顯然將張順嚇了一跳。正好這個時候，小玲子端着熱氣騰騰的食物出來了。

「除了臘味，就是乾菜，客官你可得將就一點。」她將菜飯擺整齊之後，又親手斟滿了一杯酒。「土酒，有點苦。不過勁兒很足，也不打頭。」

雲天蔚發現只有一副杯筷，連忙說道：「姑娘，再拿兩副杯筷來，咱們一齊吃吧！」

張順連連地搖手，道：「別客氣！你瞧我土頭土腦的，得洗淨了才能上桌，小玲子也要在廚下張羅，你快些趁熱用！」

雲天蔚也不再謙讓，頂着風砂趕了一天路，早就需要吃點喝點了。張順向小玲子打了個眼色，二人一齊離開了店堂。

土酒雖然有些苦，卻好像很對雲天蔚的口味，他竟然一連乾了三杯，只不過每

當辛辣的酒汁流過咽喉時，他都不由自主地皺了皺眉頭。

第四杯斟上，剛剛端起，雲天蔚突然又放下了酒杯，原來是突如其來的一陣馬蹄聲驚擾了他。

蹄聲如疾鼓，還夾着馬上人的吆喝，蹄聲並未在張家舖的門口停下，又隨着西北風過去了。雲天蔚又端起酒杯，但他尚未就唇喝下杯中酒汁，那匹馬去而復回，這次竟然在張家舖門口停下了。

一幌眼，就響起了擂門聲，同時，還響起一個粗重的聲音大叫道：「開門！開門……」

「來啦！」張順如旋風般從裏面衝了出來，手裏還拿着淨面的巾帕。

雲天蔚左手一抄，將張順的胳臂抓了個結結實實，低叱道：「別開！」

這是張順萬萬料不到的事，楞了一楞，才結巴地說道：「天已黑盡……風砂又大，你教他……」

雲天蔚截口道：「教他到別家棧房投宿去。」

「這……」張順自然不會放棄上門的買賣，神態顯得有些猶豫。

「開門啦……」門外的人又吼起來。

雲天蔚疾聲道：「去告訴他，張家舖不作買賣，教他去別家棧房，累你少賺銀子，歸我賠。」

小玲子也趕了出來，聽見雲天蔚一番話，不由得氣鼓鼓地噘着嘴說道：「客官！作買賣不作與這樣的啊！」

雲天蔚皺皺眉頭，道：「實不相瞞，我那夥計是被仇家殺害的，仇家要了他的命似乎還不足以洩憤，硬要滅他的屍，我冒着生命的危險才搶出了他的遺體。萬一是仇家追來，不但我那夥計九泉之靈不安，也可能連累你們。」

這番話使小玲子嚇壞了，張順年紀大，還算沉得住氣，低聲道：「既然如此，我去回掉他，請放開手。」

雲天蔚鬆開手，再三叮囑道：「千萬費心，別讓他進來。」

張順將大門打開一條縫，陪着笑臉，說道：「爺們！小舖早就封市啦！請去別家……」

話還沒有說完，兩扇大門被一股巨力推開，使張順一個踉蹌，差點摔倒。

來人是個虬鬚漢子，身高腰粗，下頦處的鬍鬚長得像隻刺蝟，雙眼活似一對銅鈴。目中稜芒向座間的雲天蔚一掃，嘿嘿笑道：「店家！你可不老實，這位不是客人麼？莫非你嫌大爺化不起銀子？」

人已進來休想再推出去，張順只得拿話搪塞：「這是那裏話，只因為老漢想不到這種天氣還有客人上門，未備下吃的喝的，怕慢待了客官，所以……」

「別廢話啦！趕緊將馬匹牽去上槽，來！先給你五兩銀子，走的時候再算。」虬鬚漢子摸出一錠銀子往張順手裏一塞，然後轉頭向小玲子道：「姑娘！弄點水給我淨淨手面。」

小玲子轉身向裏面走去，邊去邊說道：「請客官到後面來。」

待小玲子帶那虬鬚漢子到裏面去之後，張順向雲天蔚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色，也忙着牽馬上槽去了。

不多一會兒，小玲子從廚下端來一碗湯，她彎腰將湯碗放在桌上的時候，小嘴湊到雲天蔚的耳邊，悄聲道：「那傢伙八成不是好人，他衣襟裏藏着一把短劍，你可要小心點。」

雲天蔚沒說什麼，只是默默地投給她一個感激的眼光。

虬鬚漢子也跟着走出來了，叱叱呼呼地道：「姑娘！籠裏香噴噴的，敢情是白麵團，去拿幾個來，先讓我塡塡饑。」

小玲子似乎對他一無好感，因而冷冷道：「別忙！籠裏的饅頭還差一口氣。」

「還差一口氣？嘿嘿！這話可眞對，死人跟活人也是只差一口氣。那一口氣可差的大啦！有那麼一口氣，就可以活着吃喝玩樂，享受榮華富貴，沒那麼一口氣，就得躺在棺材裏讓血肉腐朽。」那虬鬚漢子自言自語地說了一陣，突然冲着雲天蔚一笑，道：「老兄！你說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雲天蔚的態度突然大變，笑嘻嘻地應道：「朋友的話，眞是發人深省。趕了一天路，想必又累又餓，若不嫌棄，就請先吃點喝點。」

「這怎麼好意思？」口裏如此說，人却坐了下來。「嗐！恭敬不如從命，姑娘，再拿一副碗筷來，記着，酒菜錢算我一份。」

眼前境況的轉變，顯然使小玲子大感意外。當這虬鬚漢子擂門時，雲天蔚顯得無比的緊張，現在，當二人面對面時，他却又那樣鎭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自然不能問，她只是默默地到廚下去拿了一副杯筷來。

張順料理好牲口，回到店堂，看見兩位客人同枱而食，也不禁大感意外，但他却因此大放寬心，至少不會有什麼麻煩事在他店裏發生。

雲天蔚為對方斟上酒，報了姓名，然後問道：「朋友尊姓大名？」

虬鬚漢子道：「姓賀名天龍，名字取得還不壞，只可惜混來混去還只是一條小蛇，不成氣候。」

雲天蔚的眉尖聳動了一下，輕笑道：「賀兄太客氣了，此行是要去……？」

賀天龍截口道：「我要去欒川看一位朋友，雲兄要去那兒？」

「我也要經過欒川。」

「哦？」賀天龍兩道濃眉挑了起來。

「如此說來，雲兄是要走伏牛山古道？」

「正是。」雲天蔚毫不隱瞞地點點頭說。

「嗐！這種天氣……」他的話教一陣緊急的擂門聲打斷了。

事先沒聽到牲口蹄聲，來人必定是走路來的。

張順從裏面跑了出來，面上佈滿了疑惑的神色，今晚接二連三地有客人上門，顯得非比尋常。他將目光投向雲天蔚，似乎想探視他的神色。

雲天蔚却故意避開了張順的目光，低聲道：「賀兄！想不到今晚這兒還熱鬧得很哩！」

賀天龍唔了一聲，目光却注視着進門處。

張順打開了門，走進來一男一女，兩



北邙三虎老大閻力山向蝴蝶丁炳威，常美蓮述說三勝鏢局失鏢的事。

人都是二十四，五歲年紀，腰間公然地佩着兵器，男的是單刀，女的是雙刀。看他們的神情，頗似一對夫妻。

張順看看門外，問道：「二位沒有坐騎麼？」

那男的道：「原本有的，先是一匹損了鐵掌，咱二人只得共乘一騎，另一匹在半途中又折了腰，只得慢慢走啦！嘩！風沙眞够大的。店家，先給咱們一間上房，打點熱水來淨淨手面。」

張順道：「不瞞您說，十多臘月，小鋪根本就沒客人上門過，客房還來不及整頓，二位得先在店堂裏坐一會兒。」

那女的尖聲尖氣地道：「店家！弄點熱水給我洗洗擦擦，連鼻孔眼裏都全是沙子，怪不是滋味。」

張順道：「二位請隨我來吧！」

三個人離開店堂後，雲天蔚自言自語地道：「一對小夫妻，頂着風沙，摸着黑路，跑到這山邊小鎭上來幹啥喲？」

賀天龍低聲道：「雲兄以爲他們是夫妻倆？」

雲天蔚道：「你沒有聽說他們只要一間房麼？」

賀天龍冷笑了一聲：「哼！一對狗男女。」

雲天蔚眨了一下眼睛，悄聲說道：「說話要輕聲點！他們都帶着刀，當心惹上痲煩。」

賀天龍對他凝視一陣，才喃喃道：「雲兄！你不是走江湖，跑碼頭的？」

雲天蔚聳聳肩頭，含糊地道：「你看我那點像個走江湖，跑碼頭的人？」

「告訴你，」賀天龍壓低了嗓門。「那男的名叫丁炳威，功夫練的全是左道旁門，生平好色，所以人家都管他叫『花蝴蝶』，平日專靠偸盜爲生；女的名叫常美蓮，天下第一偸常劍飛就是她老子。賊父生賊女，常美蓮什麼都偸，自然也偸男人。雲兄！這不是一對狗男女，是啥？」

「他們可認識你？」

「不認識。說來慚愧，我雖然在江湖中打了幾年滾，却沒有滾出個名堂，他們那會認識我這種無名小卒。」

雲天蔚沒有立刻接下去，喝了一杯酒，又慢條斯理地斟上空杯，才喃喃自語地說道：「怪！這窮鄉僻壤有啥好偸的？他們……」

說到這兒，賀天龍突然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下，原來他們所談論的那一男一女已經淨完手面出來了。

這四個不速之客使小玲子忙得不停手脚，她爲後來的那一對男女上了酒菜，又爲雲天蔚這邊端上來一盆熱氣騰騰的白麵饅頭。她似乎一直在找機會要和雲天蔚說悄悄話，但是，後者却一直低着頭忙於吃喝，使她想遞一個眼色的機會都沒有。

小玲子好像有很緊要的事要告訴他，迫不得已走到雲天蔚身邊，口氣遲疑地說道：「這位客官，你吃好了吧？若是吃好了，我帶你上客房去。」

當對方聞聲轉過頭來看着她時，她連忙擠擠眼皮。

孰料雲天蔚却搖搖頭，道：「不忙！我還要陪這位賀兄喝幾杯。」

氣得小玲子在心中暗罵一聲：蠢驢！猛地一甩辮子，走到裏面去了。

張順看在眼裏，連忙跟進去問道：「小玲子！怎麼回事？」

小玲子氣呼呼地道：「那個姓雲的是條蠢驢！」

「噯！不作興這樣罵人。」

「舅！他眞是蠢到了家。那一對帶刀的男女方才在裏間淨面時，嘀嘀咕咕地說個不休，我好像聽他們提到姓雲的名字，而且兩人又偸偸摸摸地向那姓雲的張望了半晌，我想找機會給他遞個消息，他却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你說他蠢不蠢？」

張順沉吟了一陣，道：「小玲子！只怕今晚有事。」

「有事！你是說……」

「妳舅舅活了這樣一大把年紀，看過不少過往客商，絕不會看走眼，今晚這幾個客人都有些怪。不但人怪，來得也古怪，小玲子！咱們這兒十多臘月幾曾有客人上門過？」

「舅！你看……？」

張順截口道：「別問，趕緊吃點東西，回妳房裏睡覺去，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別出來，這兒由我來料理。」

小玲子搖搖頭，道：「丟下您一個人，我才不放心哩！」

「乖！聽我的話……」

嘭嘭嘭！大門外又有人在擂門。張順在他外甥女的肩頭上拍了一下，就連忙跑出去了。

這回進來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身無行囊，手裏却拄着一根粗重的鐵棍，想必是跑得太急，進門後，身體靠着門板，喘個不住。

喘了一陣，他才結結巴巴地道：「老人家！您行……行好，後面有個兇神……惡煞在追……追我，若是被他追……追上了，準沒命，快……快些找個地方給我躱一躱……」

開了多年的棧房，張順還沒遇上過今夜這種情況，他眞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種場面，只是怔怔地瞪着那個年輕小伙子。就在這個時候，大門又像擂鼓般响了起來。

年輕小伙子就像屁股上着火似地團團轉，看他的神色，簡直想在地上找個洞穴鑽進去。

雲天蔚和賀天龍相互望了一眼，誰都沒有作什麼表示。他們顯然無意惹痲煩。

那邊座頭上的男人却站了起來，道：「小伙子！到這兒來坐着。」

年輕小伙子連連地搖頭，道：「不行啊！那兇神惡煞手提長劍……」

那女的截口道：「你這小傢伙眞不識抬擧，『花蝴蝶』丁大爺在此，誰敢動你一根汗毛？」

雲天蔚看了賀天龍一眼，那意思似乎在說：你的見識還不算淺，那一男一女的身份竟讓你說對了。

年輕小伙子原先還有些猶豫，聽那女的如此一說，連忙在他們那副座頭上坐了下去。

「花蝴蝶」丁炳威扭轉身子，向張順打了個開門的手勢。

來人就像一陣風，一進門就打了一個疾旋，手中長劍劃起一道閃亮的光圈，但他並沒有擧劍向那年輕小伙子刺去，反而嗖地一聲，回劍入鞘，向丁炳威拱拱手，道：「嗨！原來是丁兄，眞是巧遇……噯！丁兄和這位小兄弟是朋友麼？」

丁炳威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冷冷地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北邙三虎的老大閻力山，不知因何要追殺這位小兄弟？」

閻力山約莫有四十來歲，論年齡，他比丁炳威要大得多，若論功夫，瞧他進門時的身法，也不會比姓丁的弱多少。但他神情之間，顯然對丁炳威有所畏懼。楞了一楞，才氣呼呼地道：「丁兄有所不知，這小傢伙偸了我的馬，害得我跑了一整天的路。」

那年輕小伙子嚷道：「別聽他胡扯，我根本就沒有偸他的馬。」

閻力山道：「你還想賴！分明……」

丁炳威截口道：「一匹馬算得了什麼，和這種毛頭小伙子吵吵鬧鬧的，也不怕弱了北邙三虎的名頭。來！喝一杯，咱們在這兒遇上，可眞是不簡單哩！」

那女的連忙招呼道：「店家！再添兩副杯筷來。」

閻力山坐了下來，瞅着那娘們道：「這位是……？」

女的截口道：「常美蓮，在江湖上沒什麼好名聲。」

閻力山嘿嘿笑道：「早聽芳名，巧遇！巧遇！」

張順拿來兩副杯筷，丁炳威分別爲後來的兩個人斟上了酒，然後冲着閻力山問道：「閻兄！素仰你是個直性人，所以問句直話，你到這兒來幹啥？」

閻力山笑笑，反問道：「二位呢？」

常美蓮輕浮地抬起玉手來，在閻力山肩頭上拍打了一下，媚笑道：「姓閻的！可不作興這樣，你總得先回了話，然後再問呀！」

閻力山壓低了聲音，道：「實不相瞞兩位，我連夜跑到金鎭來，是爲了一宗大買賣。」

「哦？」丁炳威冷漠的面孔上竟然出現了一絲笑容，身子往前一湊，道：「什麼買賣，說來聽聽。」

閻力山翹起大姆指朝身後一比，顯然對雲天蔚和賀天龍二人心存顧忌。

常美蓮道：「說吧！不碍事。」

看她的神色，似乎沒有將雲，賀二人放在眼裏。

閻力山輕咳一聲，清清嗓門，這才緩緩說道：「二位久走江湖，想必聽說過洛陽的『三勝鏢局』，這家鏢局憑着總鏢頭黃三勝的萬兒，眞還沒有出過差錯，想不到三天前却出了個大紕漏。」

常美蓮情急地嚷道：「快說！別賣關子。」

閻力山喝了一杯酒，又吃了一口菜，這才接着說道：「二位想必也聽說過北京的『連勝鏢局』，這二家鏢局一向聯運，也就是說，『三勝』北走不出關，『連勝』南下不過黃河。所以這一趟『連勝鏢局』從北京保了一批紅貨，來到黃河邊上，就交給了『三勝鏢局』接運，誰知道才上道四天，就在伊水邊，嵩縣附近讓人刦走了。」

常美蓮又沉不住氣地問道：「是誰刦

走的呢？」

閻力山搖搖頭，道：「誰知道？趙子手，車把式，以及鏢師等二十餘人全部遇害，帶頭的是『三勝鏢局』的副總鏢頭盛遇春也不見了蹤影，他慣用的一把劍却丢在現場，看來也是凶多吉少。」

丁炳威冷冷道：「難怪你說是一宗大買賣，原來你在爲『三勝鏢局』追鏢，追回來之後，他們給你多少賞？」

閻力山連連搖頭，道：「這是什麽話？北邙三虎怎會給黃三勝當跑腿？」

常美蓮接腔道：「說的是呀！」

閻力山道：「北邙三虎在江湖上雖然算不了什麽人物，然而在關洛道上也還小有名氣，不管是那一路的英雄好漢，要在咱們地頭上動手脚，總得在事前跟咱們三虎兄弟打一聲招呼。他奶奶的！竟然一聲不响地就幹了一票，眞他娘的氣人！」

常美蓮道：「姓閻的！你到底是爲了要出氣，還是爲了追那批紅貨才到金鎭來的？」

閻力山道：「追紅貨。」

丁炳威冷笑道：「好大的口氣！就憑你一個人？」

閻力山道：「刼鏢的，也只有一個人呀。」

常美蓮冷聲道：「哦？難道你在旁瞧見的？」

閻力山道：「出事的時候，咱三虎兄弟剛好在嵩縣盤桓，所以最先趕到現場，二十三具屍首，全部是一劍穿心，手法，部位也是一樣，這就證明刼鏢的只有一個人。」

丁炳威冷冷道：「就算以一對一，你姓閻的敢說是人家的對手？」

閻力山嘿嘿笑道：「丁兄！別忘了三虎兄弟向來是一齊動手的。」

丁炳威道：「別忘了人家刼鏢時是一對二十四。」

常美蓮白了丁炳威一眼道：「別打岔……姓閻的，你怎麽放單還有二虎呢？」

閻力山道：「妳聽我說呀！雖說『三勝鏢局』沒有剩下一個活口，消息却傳得很快，聽說黃三勝已帶領鏢局精英，並會合京城『連勝鏢局』的高手南來全力追鏢。因此這刼鏢的傢伙絕不可能走回頭路，擺在他眼前的只有三條路。」

丁炳威道：「那三條路？」

閻力山道：「一條是走汝河，直奔襄城，再往江南；第二條則是過洛水，出函谷關，去山西；第三條也就是咱們走的這一條，過伏牛山古道，入陝或者入鄂。所以咱們三虎兄弟分三路追查，老三追到襄城爲止，老二則以洛水爲界，若無蹤跡，就火速來金鎭和我會合。據我算計，刼鏢者走伏牛山古道的可能性較大。」

常美蓮冷笑道：「姓閻的！你這話說得稀罕，刼鏢者腦袋上又沒有刻字，你兄弟三個人如何查得出蹤跡？」

閻力山道：「姑奶奶！那傢伙刼走了一大批紅貨，可不是一星半點，裝在褡褳裏絲毫不顯痕迹啊！」

丁炳威道：「如果被你找到那個刼鏢的，你又待如何？」

閻力山道：「咱們先禮後兵，紅貨留下一半，咱們護送他遠走高飛。若是軟的不吃，咱們就硬上，三對一，那小子也不好受。」

丁炳威道：「以五對一。」

常美蓮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倆也是風聞而來，加兩份如何？」

閻力山欣然起：「那還有啥話說，請都請不到哩！」

丁炳威轉頭向那年輕小伙子問道：「小兄弟叫什麽名字？」

年輕小伙子道：「小的姓馬，名字叫作如風。」

「馬如風？」丁炳威喃喃地唸了一遍，然後一揚頭，道：「這個名字取得不錯呀。」

閻力山道：「原來你姓馬，難怪你喜歡偷馬了。」

馬如風道：「小的實在不知您老的威名，才偷了您的馬，幸虧您老方才劍下留情……」

閻力山截口說道：「並非我劍下留情，只因爲殺了你，我就沒法子找回我的馬了。」

馬如風道：「您的馬拴在棗樹林裏，小的去牽來。」

丁炳威按住他的肩頭，道：「別忙！方才這位閻兄的話你都聽到了吧？」

馬如風點一點頭，說道：「小的都聽到了。」

丁炳威道：「可要算一份？」

馬如風道：「小的啥也不會喲！」

常美蓮伸手將他那根鐵棍掂了一下，尖聲道：「小兄弟！你說話眞不老實，這鐵棍棍少說也有五十斤，你還說你啥都不會。」

馬如風道：「小的只不過有幾斤蠻力而已。」

丁炳威道：「偸馬你總內行吧？」

馬如風連連地點頭道：「那是當然。不管多烈的馬兒，一到小的手裏，既不發嘶，也不蹬踢，都乖乖地跟着小的走。」

丁炳威拍拍他的肩頭，說道：「那就行了，你專門給我偸馬，事成後也算你一份。」

閻力山道：「丁兄！聽你口氣，倒像有了十成十的把握，莫非已聽到了什麽風聲？」

丁炳威擺擺手，道：「先別問，你那兩個兄弟多早晚可以會齊？」

閻力山道：「若是沒有什麽岔子，他倆子夜該可趕到。」

丁炳威道：「那就等他們來到後再商議吧，來！喝酒！喝酒！」

他們的一番談話，自然是一字不漏地進入雲天蔚和賀天龍的耳中。

但他們二人却沒有一點反應，也沒有交談，只在酒喝完了的時候，由雲天蔚招呼張順添上了一壺，看樣子他們似乎準備在店堂裏泡上了。

× × ×

爐火映得小玲子的面孔通紅。

她一面咬着手裏的饅頭，一面在發楞。她眞不知道自己因何要那麽關懷雲天蔚？她幫忙舅舅照料店務已有好幾年，年少英俊的客人也見過不少，她可從來沒有動過心。今晚眞有些邪！

他爲什麽那樣蠢呢？想到這裏，小玲

子狠狠地咬了一口饅頭，好像咬的是雲天蔚的肉，使她心中感到一陣痛快。

那口饅頭沒有吞下去，喉嚨管却被一隻强而有力的手臂勒住了，緊接着，一把冰涼的七首貼上了她那火熱的面孔。

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姑娘！別害怕，也別回頭看，我絕不會傷害妳。」

那說話的聲音雖然很冷，却很和善，小玲子一顆提起來的心，稍稍放下一點，她也沒有掙扎。

勒着她的手臂放鬆了一些，那聲音又道：「店堂裏一共來了幾個客人？」

「六個。」

「想法子偸偸地告訴最先來的那個姓雲的，就說舖子的前後左右有不明來歷的人在潛伏，敎他留意。」

「你是姓雲的朋友？」

「別問。」

「你怎知道前後左右，有不明來歷的人？」

「別問。」

「姓雲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別問。」仍是那句老話。「現在站起來到籠裏拿兩個熱饅頭給我，千萬別回頭看，一回頭妳就沒命。」

小玲子站了起來，道：「你是不是長得很難看？」

「別問。」

「你是打那兒進來的？」小玲子已經從籠中取了兩個饅頭，屈着手臂向身後遞去。

那人接過饅頭，道：「姑娘最好少問，妳和妳舅舅都是好人，我不希望你們受到傷害。」

小玲子道：「我知道你是打那兒進來的了。」

「妳知道？」那人有些驚詫。

「你想必是匿在棺材裏那位夥計，如今又復活了。」

沒有回話。

「怎麽了？吃驚了嗎？放心，我不會對別人亂說的，我敢說，你和姓雲的都是好人。」

背後仍是沒有聲音。

小玲子放胆轉過身子，眼前一個人也沒有，她背脊處不禁沁出一股冷汗，剛才那人莫非是鬼？

驀然，大街上響起了一陣奔雷般的蹄聲，這陣蹄聲對小玲子剛要打出的冷噤又逼了回去。

這不是一匹馬，而是一列馬隊，稍有經驗的人，就可以聽得出，最少有五騎以上。

蹄聲在店門戛然停住，緊跟着，擂門聲響了起來。

張順是早有預感，是以聞聲不驚，另外正在吃喝的六個人難免都相顧一怔，不過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張順打開門，旋風似地進來六個勁裝疾服的粗壯漢子，每個人都是灰頭土臉，一身征塵。

領先一人，約莫三十餘歲，從日光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慓悍，腰上插着一對日月鈎，右手插腰，對在座的六個人，虎視眈眈。

看了一陣，他來到雲天蔚的面前，拱拱手，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

雲天蔚的神色很鎭定，抬眼一瞥，復又低下頭，冷冷道：「不知因何動問？」

那人很客氣地道：「在下北京『連勝鏢局』鏢師湯毅，有點小事想要請敎。」

對方很客氣，雲天蔚自然不便過份傲慢，也站了起來，道：「在下姓雲，名天蔚，有何見敎？」

湯毅又拱了拱手，道：「雲兄昨夜可是夜宿曲塘鎭東興棧房？」

雲天蔚點點頭，道：「不錯。」

「聽說雲兄駕着一輛雙轡套車？」

「不錯。」

「車上有一具棺材？」

「不錯。」

「棺中何人？」

「雲某人的一個夥計。」

「雲兄是從那裏啓程的？」

「嵩縣。」

「何日啓程的？」

「三天前。」

湯毅聳了聳肩頭，道：「眞是不巧得很，嵩縣三日前出了點事。」

「哦？」雲天蔚的神情很穩定。

「洛陽『三勝鏢局』一車紅貨於三天前在嵩縣被刼，所以在下想查查雲兄車上那具棺木。」

賀天龍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在下賀天龍，想請敎閣下，『三勝鏢局』失了鏢，關你們『連勝』什麽相干？」

湯毅道：「二家字號，一宗買賣，這票紅貨是咱們承担下來，到黃河才交到『三勝』手裏，怎說對敝局沒有干係？」

賀天龍道：「即使如此，閣下也不够格查驗這位雲兄車上的棺木。」

湯毅反問道：「尊駕何出此言？」

賀天龍道：「要查，也得衙門的捕快來查，說什麽也輪不到你。」

湯毅道：「小區小鎭，那裏去請公人。在下循江湖規矩行事，如果查不出什麽，咱們兩家鏢局的總鏢頭都會出面同這位雲兄請罪。」

雲天蔚坐了下去，冷冷道：「湯鏢頭還是去請一個公人前來查驗爲妙。因爲在下不是江湖中人，所以不懂什麽規矩。」

湯毅沉聲道：「在下是先禮後兵。」

雲天蔚道：「此話怎講？」

湯毅道：「如果雲兄堅持不准，在下就要强搜。」

雲天蔚作了一個羅圈揖，揚聲道：「在下一個夥計客死異鄉，想不到死後靈魂還要受到擾攪。在下並非江湖中人，不懂江湖規矩。在座各位，若有江湖上走動的，尚請出面說句公道話。」

「對！」丁炳威起身離座，走到了湯毅的面前，冷笑道：「不管是『連勝』也好，『三勝』也好，在江湖上可算是兩面金字招牌，既然大意失鏢，就該不吭一聲地默默去追，却想不到恃衆逞强，硬要查驗死人的靈柩，這好像不大像話吧？」

湯毅沉聲道：「尊駕是誰？」

「在下『花蝴蝶』丁炳威。」

「原來是個有來頭的人物，湯某先行一步，黃總鏢頭隨後就到，尊駕是存心要和黃老爺子結樑子麽？」

丁炳威冷笑道：「別說黃三勝，就是

皇帝老子，也要講理才行。」

湯毅氣得面上青一陣，白一陣，權衡再三，還是忍下了一口氣，冷哼道：「好！算湯某人火候不够，撐不住場面。不讓搜咱就不搜……兄弟們！將馬房圍上，等黃老爺子來了再作道理。」

那五個漢子齊聲道：「店家！帶咱們去馬房。」

丁炳威却一橫身，攔住了張順，沉聲道：「不行！要等，就請在這兒等，不許任何人去馬房。」

湯毅道：「尊駕管得太寬了吧？」

丁炳威道：「隨你怎麼說，你教他們去馬房，明爲監視，說不定暗中要他們撬開棺木查驗。」

湯毅咬咬牙，道：「好！姓湯的認栽，如果你敢在黃老爺子面前說這種狠話，就算你够種。」

丁炳威冷哼了一聲，重回他的座位。

湯毅向他的手下招招手，然後向張順吩咐道：「店家！給咱們來點酒菜。」



這邊，雲天蔚向賀天龍拱拱手，道：「賀兄！我已經是酒醉飯飽，明天還要起大早趕路，先去歇下了。」

賀天龍說道：「請便！我還要喝上幾杯。」

雲天蔚走到裏面，冲着小玲子道：「有勞姑娘帶我去客房，我要安歇了。」

小玲子咬咬牙，悄聲道：「你這個人！剛才同你擠眼，你爲啥不理我？」

雲天蔚陪笑道：「對不住！我沒瞧見，敢情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小玲子悄聲道：「那一男一女在淨面的時候，嘀咕了半晌，好像還提到了你的名字，你可得小心點。」

「還有麼？」

「就在這六個人要來之前，突然有一個人來到廚房，要我轉告你，說是舖子前後左右有許多不明來歷的人在暗中躲着，要你小心。」

「還說什麼？」

「沒有了。他不許我回頭看，是不是因爲他生得很醜？」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你會不知道？」小玲子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連連打了幾個轉。「是不是你那位死去的夥計又復活了？他好像餓得慌，還同我討了兩個熱饅頭呢！」

「別胡扯！死人那有復活的。」

「噯！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妳說呢？」

「我說你是好人。」

「何以見得？」

「你沒有帶兵器，不像是個跑江湖的。哼！」她出了一口冷氣，又接着道：「跑江湖的都不是好人。」

「那可不一定，那一男一女都身帶利刀，當然是江湖上的人，但他們並不壞。方才若不是那男的出面打圓場，我那夥計的棺材蓋就被那夥鏢局的人掀開啦！」

「哼！誰知道他安的什麼心？」

「小玲子！妳既然說我是好人，那麼，妳願不願意幫我的忙？」

「我能幫你什麼呢？」

雲天蔚從袖筒裏取出一個小磁瓶子塞在她的手裏，低聲道：「將這瓶子裏的藥粉滲在酒裏。」

小玲子驚訝地問道：「這……這是什麼藥粉？」

「吃下去就會睡覺，三桌都給他們來上一點，要不然這樣吵吵鬧鬧的，妳和妳舅舅今夜還想安歇麼？」

「可是他們明天醒過來可就……」

雲天蔚截口道：「他們醒過來也只是以爲自已喝醉了，絕不會猜疑到妳頭上。放心！如果妳認定我是好人，就無論如何要幫我這一次。」

小玲子猶疑一陣，終於點點頭，道：「好！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千萬別告訴妳舅舅，好啦！告訴我，我今晚睡那間房？」

小玲子指點着，道：「從這間門出去，順着通道走到底，最後一間，是我特別爲你安排的。窗外就是棗樹林，若是半夜有人害你，你就跳窗逃走，林子密得很，別人找不到。」

雲天蔚拍拍她的肩頭，道：「小玲子！我一定要好好謝謝妳。」

通道裏很黑，雲天蔚本想回頭去拿一盞，想想算了，反正身上有火摺子，摸到房裏再點燈也不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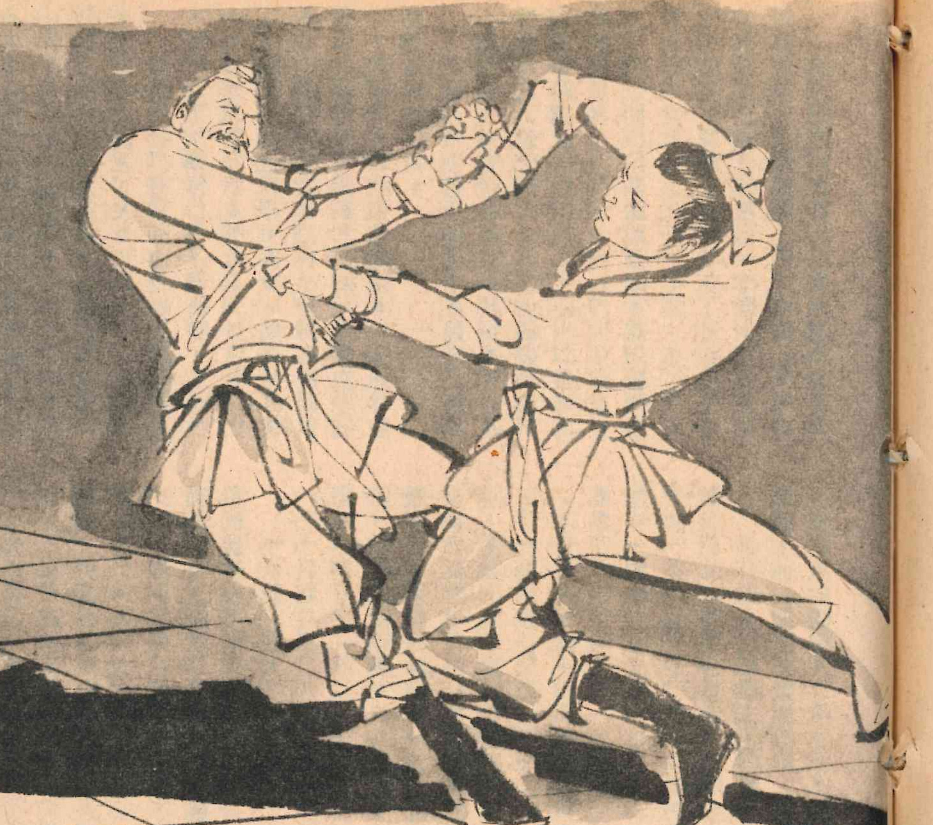
他剛走到最後一間房門口，突然自他身後起了一陣勁風。他說他不是江湖中人，顯是欺人之說，勁風剛起，他已飛地旋轉身子，右掌倏揚，叭地一響就扣住了偷襲者的腕脈，左手食，中二指同時一彈，在眨眼之間就點封了對方的暈穴。

進入房中，取火燃燈，雲天蔚才發現偷襲的人是一個三十歲出頭的漢子，腰間插着一把匕首。偷襲時用手而不用刀，是證明對方並不打算要他的命。

雲天蔚先屈起對方的右臂，並用膝蓋頂住對方的小腹，這才解開他的暈穴，一掌將他拍醒，沉聲問道：「朋友是那條綫上的？」

那人用一雙狠狠的目光望着他，一語不發。

雲天蔚道：「敗兵之將，最好不要逞



雲天蔚飛快一旋身，右手一抬，扣住來襲者腕脈，左手駢合中二指向對方點去。

勇，還是老老實實地招供，免得筋骨多受苦。」

那人道：「別說狠話，你該想想自己的處境，即使現在殺了我，你也不見得能比我多活多久。」

驀然，通道上傳來了步履聲。雲天蔚連忙又點了那人的暈穴，將他藏入床下。

篤篤篤！房門上響起了彈指之聲。雲天蔚以爲是小玲子，開門一看，來人竟是他絕不想到的常美蓮。

就在他神情一愣之際，常美蓮已跨進房內，並且順手掩上了房門。

雲天蔚退後一步，道：「不知常姑娘來此有何見教？」

常美蓮道：「既然你知道我姓常，那麼，其它的話想必你也都聽到了。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非份之財，見者有份。方才若不是咱們帮忙，你以一對六，只怕不大好應付，你總該表示一點意思。」

雲天蔚道：「要我如何表示呢？」

常美蓮道：「丁炳威雖然在江湖上沒有好名聲，作起事來倒是挺豪爽的。『連勝鏢局』那一夥人話說得够狠，玩藝兒却還差得遠，只要你一點頭，包管教他們六個人皮毛都不剩一根。不過，紅貨得留下一半。」

「紅貨？」雲天蔚笑着聳聳肩。「想不到你們也和那姓湯的一般見識，竟然認爲棺材裏藏着紅貨。」

常美蓮雙臂環抱胸前，一搖三幌地來到雲天蔚的面前，似笑非笑地道：「可別將咱們當傻子！我和丁炳威已經跟了兩天，無緣無故咱倆憑什麼要跟到金鎮來？」

雲天蔚道：「你們可能看走眼了，我手無寸鐵，憑什麼刦鏢？」

常美蓮冷笑道：「別打馬虎眼兒！說句粗話，我常美蓮睡過的武林高手恐怕比你見過的還要多。你閣下的確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論玩藝兒，咱們那一邊只怕誰也不是你的對手。不過話又說回來，咱們玩藝兒不精，點子正，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暗中耍耍花樣，也够應付的了。」

雲天蔚道：「爲了答謝那位丁兄的仗義執言，我願意開棺讓你們查驗，這總該可以了吧？」

常美蓮神情一愣，冷冷道：「這就是你的答覆？」

雲天蔚道：「這是我的表白，因爲我實在和那宗刦鏢案無關。」

常美蓮道：「既然無關，因何要教那妞兒在咱們的酒裏下蒙汗藥？」

雲天蔚心頭一震，疾聲道：「妳說什麼？」

常美蓮的表情瞬息萬變，突然又嫵媚笑道：「別急！那妞兒還好好的，而且這也不是她告的密。不過，我耍了點小手法，酒中滲的是大麥麵，喝下去是不會睡覺的，你得另外想主意了。若是想不出好主意，最好還是找咱們助你一臂，半個時辰之後，我會再來一趟。」

說罷，扭頭就走。

雲天蔚手臂微抬，似乎想在她背後作致命一擊，但他却忍住了。

常美蓮走到房門口，又回過頭來，道：「你還算是一個君子，沒有在我背後偷

偷下手。」

這話，使得雲天蔚面上紅一陣、白一陣。

房門砰然關上，脚步聲逐漸遠去，房中又恢復了冷清沉寂，只聽見窗外的風聲在呼呼地吼着。

雲天蔚似乎有無限的困擾，他一忽兒蹙眉，一忽兒負手蹀踱。過了好一陣，他才蹲下身子，將床下那人拖了出來。

那人的眼睛像死魚般泛白，面色發青。雲天蔚用手一探，胸口雖尚有餘溫，却已斷了氣。他頗感納罕，方才除了兩度點封對方的暈穴之外，並沒有傷害其它部位，怎麼會突然死了呢？

這間屋子只有常美蓮來過，想到這裏，雲天蔚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這是唯一可以成立的假設：那人是死於常美蓮之手。她不曾走近床榻，那麼，她一定是使用某一種淬毒暗器；一種小得用肉眼難以覺察的暗器。雲天蔚如果將死者的衣裳剝光，他相信可以找出結果來。可惜他目前沒有充裕的時間。

如果是常美蓮下的毒手，她爲什麼要如此？似乎只有兩種答案：其一，死者是她派遣的，殺之滅口；其二，故意爲雲天蔚製造難題。他思索良久，認爲以後者的成份居多。

雲天蔚不作多餘的推斷，重新將死者塞入床下。

此刻，窗檔上突然响起了剝啄的聲音，很像虫子在嚙噬窗框，不過，那種聲响很有規律——兩短，一長，兩短一長……

雲天蔚走到窗前，低聲說道：「什麼事？」

窗外有人答道：「這小舖前後左右的暗樁我已經全部找到了，一共九處。那批貨色的警覺性都不高，我可以在一盞熱茶的光景內將那九處暗樁全數拔掉，你看如何？」

「不必。」

「那麼，要不要逮一個，問問他們來歷？」

「也不必。」

「那麼……？」

「只要繼續監視他們就行，若有特殊情況，可找小玲子轉告我，你方才沒有嚇着她吧？」

「那小妞兒胆氣很足，嚇不了她。」

窗外的聲音沉默了一陣，又問道：「聽說黃三勝親自要來？」

「有此一說。」

「店堂裏那些人的來路，都摸清楚了麼？」

「大致差不多，只是那姓賀的有些來歷不明，還有那個偷馬賊……對了！」雲天蔚突然加重了語氣：「你不能離馬房太遠，當心那小子偷咱們的馬。」

「偷馬幹什麼？」

「馬兒偷走，咱們那輛大車明天就不能動了。」

「我會小心。」

「好！去吧！」雖然隔着一道窗子，雲天蔚仍有些不自覺地揮了揮手。

窗外的人已經離去，雲天蔚仍然站在窗前，他的雙眉緊緊地皺着，似乎在考慮一個重大的問題。

良久，他才舒展了眉頭，走出房去。

經過廚下的時候，遇上了小玲子，她訝然地問道：「你沒有睡麼？」

雲天蔚搖搖頭，道：「風聲刺耳，睡不着。」

小玲子走到他面前，悄聲道：「你給我的藥粉恐怕不靈，他們吃下去並沒有睡覺。」

「大概是他們的精神特別好吧！」他的話聲未落，人已跨進了店堂。

湯毅那一夥人聚在一列座頭上，正在大啖狂飲，丁炳威那一桌也不曾散，只是那個叫馬如風的小伙子已不見了踪影；原來和雲天蔚共桌的賀天龍也不知去向。

對於賀天龍的離去，雲天蔚倒不介意，那姓馬的小伙子不在座上，倒使得雲天蔚暗暗一驚。

所謂先入爲主，店主人張順對雲天蔚的印象自然比較好，一見他走進店堂，連忙迎過去問道：「客官還沒有安歇麼？」

雲天蔚沒有回答他的話，指指賀天龍原先坐的位子問道：「這位客官呢？」

「回房安歇了。」

「那位小伙子呢？」

「他……他……」

閻力山站起來截口道：「那小傢伙爲閻某人牽馬去了，朋友找他有事？」

雲天蔚頗感難以回答，正在猶疑之際，屋外忽然傳來一陣馬嘶。他心頭一震，疾聲問道：「店家！馬房位於何處？」

張順指了指，道：「就在側院……」

「有人偷馬。」雲天蔚拔開門閂，搶步衝了出去。

湯毅那一夥人也是騎馬而來，一聽說有人偷馬，自然不會在那兒坐着，道：「弟兄們！跟我來。」

六個人如離弦疾矢般射出了大門。

雲天蔚進入馬房一看，大車好好地停在那兒，車後一張條案上還供着香火，拉車的那兩匹馬兒也是安靜地拴在槽上。

但他却聽到湯毅在大聲叫嚷：「他奶奶的！咱們的六匹馬統通被偷走了。」

雲天蔚心頭有數，這必然是那個名叫馬如風的小伙子在丁炳威唆使下幹的好事；但他却不明白，爲什麼不偷他那兩匹拉車的馬，却要去偷湯毅那一夥人的。

那六匹馬沒有上槽，只是拴在張家舖門口的立欄上，偷起來也方便得多；不過，一個人偷六匹馬却是匪夷所思的事。

雲天蔚走出馬房，來到店門口時，正見湯毅在那裏跳脚，他的五個手下一個個傻眉楞眼，顯然也失了主意。

得得得得！一陣蹄聲由遠而近，眨眼之間那匹馬兒已來到了面前。

馬上人正是那個偷馬賊馬如風，他翻身下馬，揚聲叫道：「閻大爺！你的馬牽回來啦！」

只聽閻力山在店堂內吩咐道：「店家！將馬兒上槽好生餵牲一頓。」

他的話聲一落，張順就走出來接過了馬如風手裏的韁繩。

怪！雲天蔚心中暗暗嘀咕，看樣子，那六匹馬兒絕不是那姓馬的小伙子下的手，那麼，又會是誰？如此作，又是什麼用意呢？

他一直以爲對整個局面，對全盤情勢，只有他最清楚，現在他却有些迷惑了。他回到原先那副座頭上坐下，倒了一杯熱茶，低頭沉吟，打算在一堆亂蔴中理出一個頭緒來。

湯毅也從門外走進了店堂，破口大罵道：「他媽的龜孫兎崽子，有種就來領教你湯大爺的日月雙鈎，偷咱們的坐騎算他媽什麼玩藝兒！」

丁炳威冷笑道：「喂！姓湯的，偷你們馬的人並不在座，罵個什麼勁兒！」

湯毅不甘示弱地道：「誰偷馬誰心裏有數。」

張順似乎不希望他們一言一語地吵下去，因此提高了嗓門叫道：「人都進來了麼？風砂太大，我要關上大門啦！」

「還有兩人在外頭。」有人答。

湯毅問道：「缺誰？」

「牛二拐和趙老四。」

「快教他們進來！」湯毅將一股窩囊氣一古腦兒發在他手下的頭上。「站在外面喝西北風，難道馬兒就會自己回來？」

「是！」一個壯漢應聲跑了出去。孰料，他一出大門，就鬼哭神嚎般嚷了起來：「快來人！出事了……」

在座的幾個人也都面呈驚色，這個情況似乎在他們的意料之外。

牛二拐和趙老四是被抬進來的，他倆滿頭滿臉都是血，其中還夾雜着白色的腦漿，殺人者用的不是什麼犀利兵器，而是石頭。湯毅的雙眼中充滿了血絲，沉聲道：「難怪一個個說起話來比石頭還要硬，原來外面還有埋伏。暗中下手，背後殺人，算他媽那門子英雄好漢。」

舉座無聲，連那專喜歡和湯毅頂撞的丁炳威，這回也沒有接腔。

湯毅又道：「弟兄們！將他倆的屍首放在桌上，然後咱們再喝幾杯斷魂酒，沒關係，黃老爺子即刻就到，就算咱們不幸遇害，黃老爺子也會給咱們尋仇的……」

小玲子正好提着一壺開水出來冲茶，一見兩具血淋淋的屍首，不禁大聲驚呼，手中的開水差一點落下了地。

張順已經嚇得全身發抖，但是爲了保護他的外甥女，只得強作鎭定，連忙迎過去，拍着小玲子的肩頭，道：「快回房去睡，這兒由我來照料。」

小玲子猛一搖頭，強打起精神，道：「好！我冲了茶，就去睡。」

她的手抖得很厲害，但她仍然在雲天蔚面前完成了冲茶的工作，一彎腰，櫻唇湊到他的耳邊，悄聲道：「那個人要你趕快回房去。」

雲天蔚心中感到無比的激動，他此刻已無暇對她說幾句感謝的話，只是從她手裏奪下茶壺，放在桌上，語氣和善地道：「姑娘！今晚的客人都有些不尋常，讓妳舅舅照料吧，妳在這兒反而使他分心，快回房去安歇吧！」

當雲天蔚經過廚下時，小玲子正坐在爐前痛哭失聲，他脚步停了一下，又走了過去；只因爲他無暇去勸慰這個受驚的少女。進入房中，來到窗下，雲天蔚還沒有出聲，窗外的人已迫不及待地道：「這張家舖內內外外似乎佈滿了重重危機。」

「唔！那六匹馬是誰偷的？」

「只見六匹馬像發瘋似地奔向正北，我根本就沒有見到偷馬的人。」

「那兩個鏢師是誰幹的？」

「不知道啊！我只聽見通通兩响，放眼一看，那兩個傢伙已經栽倒，再也沒有見到第三個人影兒。」

雲天蔚沉吟了一陣，道：「那九處暗樁呢？」

「都沒有動。」

「這就怪了！」

「所以我說這裏危機重重，那九處暗樁是一條線上的，偷馬和殺人的又是另一條線，這一夥神龍見首不見尾，才眞是可怕。」

「你得當心別被他們踩上。」

窗外人自豪地道：「放心！江湖雖大，恐怕還沒有一個人能够踩上我的線。」

「你不該一而再地找小玲子傳信，說不定會給她惹痲煩。打此刻起，我一直在房裏，咱們還是敲窗爲號。」

「我什麼都不担心，只担心黃三勝不來。」

「別担心！他非來不可。」

× × ×

小玲子哭得很傷心，倒不完全是因爲看到兩具血肉糢糊的屍首而受驚；她覺得受了委屈，她心甘情願地爲雲天蔚作任何事，但是那個不許她回頭看的怪人每次都用雪亮、冰冷的小刀貼上她的臉，而且還說一些威脅性的話。

一隻手突然搭上了她的肩頭。

那是一隻白皙、修長、柔若無骨的手指甲修剪得很整齊，還塗着腥紅蔻丹。那隻手爲傷心痛哭的小玲子帶來一陣輕微的顫抖。

小玲子想擺脫那隻手，她更怕那張笑臉。儘管常美蓮笑得很和善，小玲子却感覺那是假的，也許女人天生就有猜疑同性的心理。常美蓮蹲下去，另一隻手也搭上了小玲子的肩頭，態度和善地道：「小妹妹！別怕，沒有人想要傷害妳，也沒有人敢傷害妳。」

小玲子楞楞地望住她，一語不發。

常美蓮又道：「小妹妹！我的房間在那裏？」

小玲子抬手一指，道：「從這個門走出去，通道的頭一間。」

「妳能帶我去麼？」

小玲子蠻不情願地站了起來，取了一盞油燈燃上，仍是一語不發地在前領路。來到頭一間客房，她開門走進去，將房內的燈燃上，回頭就走。

常美蓮却攔在房門口，道：「呀！這間客房好髒，沒有潔淨一點的麼？」

小玲子冷冷道：「所有的客房都是一樣，咱們張家舖從來就沒有接待過像妳這樣的高貴小姐。」

「喲！幹嗎損我！」常美蓮冷笑着向她走過去。「我看得出來，妳只是喜歡那個姓雲的小伙子。」

小玲子的臉頓時如火燒，沉下臉道：「請妳不要胡說。」

常美蓮尖刻地道：「想偷魚吃就別怕腥，我是女人，當然看得出女人的心事，妳偷偷跟他咬了兩次耳朵，別以爲我不知道。」

小玲子啐了一聲，就要奪門而出。常

美蓮一橫胳臂，就將她攔住了。

「小妹妹！」常美蓮冷笑道：「我可是好意，棧房裏的客商河裏的水，今兒宿下明朝走，在他們身上用什麼情？再說，那姓雲的傢伙又不是好人。」

小玲子不知那來的胆子，惡聲惡氣地道：「妳胡說！他是好人。」

「妳憑什麼說他是好人？」

「他沒帶刀佩劍，說話也沒流氣。」

「這種人心裏壞。」

「妳胡說！」小玲子似乎發現自己的態度太過强硬，話一出口，又情不自禁地退了兩步。

常美蓮逼了過去，陰森森地道：「就算妳喜歡他，就算妳向天借胆，妳也不敢當衆和他咬耳朶說體己話兒，一定是有人要妳傳話，說！那人是誰？」

小玲子心頭一駭，開始發覺事態嚴重，連連地搖着頭，道：「妳別瞎猜疑，沒有的事。」

常美蓮嗖地一聲拔出了雙刀，左手刀架上了小玲子的頸子，右手刀刃口朝上，輕輕一挑，小玲子身上的對襟棉襖立刻左右裂開，露出了束住胸腹的大紅肚兜。

小玲子張口欲呼，冰凉的刀身往她喉嚨管上一壓，驚呼聲就悶在喉間了。

常美蓮冷聲道：「小妹妹！這身細皮白肉若開上幾道口子，可就太可惜了！」

小玲子又驚又怒，氣喘吁吁地道：「我給你們弄吃弄喝的，妳……妳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因為妳不肯說老實話。」

「妳要我說什麼？」

「是怎麼樣一個人要妳和姓雲的傳話？傳些什麼話？」

「沒有這回事。」

常美蓮厲聲道：「妳再不說，我就殺了妳。」

不知那來的勇氣，小玲子竟然逞强道：「殺了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個老頭是妳什麼人？」

「是我舅舅。妳儘管殺我，求妳別傷害我舅舅。」

常美蓮冷笑道：「我偏偏不殺妳，却要殺妳舅舅。」

說罷，放鬆了小玲子，掉頭就走。

小玲子撲過去，抱住她的雙腿，哀求道：「求求妳不要傷害我的舅舅……」

「只要妳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話，我保證不動他一根汗毛。」

「好！我說，我說。」一個十七，八歲毫無世故的少女，那裏會是常美蓮的對手？她終於妥協了。

× ×

油燈發出微弱的光，照得雲天蔚面色蠟黃；他一絲不動地和衣躺在床上，簡直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但是從他那烱烱有神的目光中，却可以看出他的精力非常旺盛，正等待着隨時都會面臨的危機。

篤篤篤！房門上起了彈指之聲。

「請進！門沒有上閂。」他依然懶得動彈一下，敲門的人是誰，他清楚得很。

正如他所料，來人是常美蓮，一屁股在床緣坐下，面上浮現着嫵媚的笑容，語氣緩慢地問道：「想出好主意來沒有？」

雲天蔚冷冷道：「還是那句老話。」

常美蓮左手刀架在小玲子頸上，右手刀把小玲子的棉襖挑裂，脅迫她說實話。

「老話！『三勝鏢局』被刦走的紅貨與你無關，可對？」

「不錯。」

常美蓮冷笑道：「鬼才相信。」

雲天蔚語氣淡淡然地說道：「信不信由妳。」

「哼！難怪你面對湯毅時表現得那樣鎮靜，難怪你不接受咱們的相助，原來你不是單人獨馬，暗中還有伏兵。我沒有說錯吧？」

雲天蔚緩緩地坐了起來，對她凝視一陣，才沉聲問道：「妳說什麼？」

常美蓮離開了床緣，和雲天蔚保持了一個適當的距離，冷冷道：「我知道湯毅那兩個手下為什麼被殺了，只因為他們發現了你的伏兵，所以不得不殺之滅口，你說對不對？」

雲天蔚冷笑道：「哼！妳太聰明。」

「你很沉着，使人看不出你心腹裏的事，但是另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却嫩得很，她露出馬脚了……」

雲天蔚猛地彈身而起，落身在常美蓮的面前，右掌一揚，就扣住了對方的手腕，沉聲道：「常美蓮！我警告妳，別去招惹小玲子，否則我就拆散妳一身骨頭。」

「喲！」常美蓮蹙眉喊痛，「不能輕一點嗎？」

雲天蔚冷哼一聲，忿而將手鬆開。

常美蓮一面揉着右腕，一面揚眉問道：「怎麼！你很喜歡那個小妞？」

「少說沒廉恥的話！」

「男女相悅，是正經事兒，怎說沒廉恥？說實在的，那妞兒倒是挺喜歡你。」

「住口！」

「喲！別那麼兇，行麼？」

雲天蔚沉聲道：「我再說一遍，不許妳招惹小玲子。否則，我就拆散妳身上每一根骨頭。」

常美蓮冷笑道：「別想嚇唬人！」

「不信妳就試試。」

「我已經試過了。」

雲天蔚低吼道：「妳再說一遍。」

常美蓮傲慢地笑道：「只要你願意聽，我再說一千遍，一萬遍都成。那小妞倒眞有情，寧可被殺，都不敢說出是誰要她向你傳話，後來聽說我要殺她舅舅，她才老老實實招了供。我在她身上扎了一根五毒梅花針，一個對時不取出來，就要一命嗚呼，現在只有你能救她了。不過，那小妞兒可能遇上了一個無情漢，才不會管她的死活哩！」

雲天蔚眼眶裏佈滿了血絲，指節骨兒也在咯咯作响，只要他一出手，常美蓮恐怕就難逃一刦。

但他却沒有妄動，在一陣憤怒之後，語氣更沉靜了：「五毒梅花針！如此說來，床底下那個倒楣鬼是死在妳的手下？」

常美蓮點點頭，道：「不錯。那只是給你瞧瞧姑奶奶的顏色，毒針扎進了他的腦頂門，所以當場殞命……」

雲天蔚迫不及待地截口道：「那麼，妳將毒針扎在小玲子身上什麼部位？」

「你不妨去找找看，剝光她的衣服慢慢找，若是找得出，我就跳糞坑自斃。」

「常美蓮！妳是一個薄具名聲的人，怎可用這種歹毒手段去對付一個無辜的少女？」

「為了逼你就範。」

「我也許不去理會她的死活。」

常美蓮道：「偏偏你不是那種人，你私心中已感覺對那小妞有所虧欠，所以你不會不管。」

「妳想要什麼？」

「一半紅貨。」

「如果我答應妳呢？」

「紅貨到手後，我就取出那小妞身上的毒針。」

「我怎可信賴妳？」

「憑你的武功，我休想逃掉。」

「當妳守信取出小玲子身上的毒針後，我仍然可以殺妳。」

常美蓮的神態顯得極為輕鬆，毫不在乎地道：「入了江湖道，無時無刻不在賭命。如果你是一個君子，我就不會死。」

「也許我是一個小人。」

「如果你是小人，你就不會關心那小妞的死活了。」

雲天蔚吁嘆了一聲，道：「看來我是輸定了。」

常美蓮輕笑道：「別自怨自艾，而且你也不算是輸。分一半紅貨給咱們，咱們還要助你一臂之力。」

「你們能帮我什麼？」

「丁炳威有的是奇謀，我常美蓮也不差。」

「奇謀有什麼用？」

「奇謀可以助你應付黃三勝。」

雲天蔚冷笑道：「黃三勝是個人，不是神。」

常美蓮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道：「不錯！黃三勝是個人，但他和別人不同；他能要別人的命，別人却無法要他的命。不然，十多年來，為什麼沒有人敢動他局裏的鏢？」

「三天前不是有人動了他的鏢麼？」

「那人就是你，想必也是靠奇謀取勝的。可是你走到金鎮似乎已經計窮，所以要丁炳威和我給你出點新花樣不然……」

雲天蔚沉聲截口道：「少說廢話，先帶我去看看小玲子。」

常美蓮擺擺手，道：「請！通道頭第一間客房。」

× × ×

小玲子睡得很沉靜，面孔却紅得反常。雲天蔚用手背觸觸她的額頭，好燙！那正是中毒的朕兆。

雲天蔚眞能拆散常美蓮的一身骨頭，但他沒有那樣作；常美蓮一死，小玲子斷無生機。他所以顧惜她，並非如常美蓮所說，他和小玲子產生了情愫，而是他深深自疚，若不是他來到這裏，不會爲小玲子帶來災禍。

他將憤怒和憂煩埋在心底，平靜地道：「這事千萬不能敎她舅舅知道，不然會天下大亂。」

常美蓮聽口氣，已知勝利在握，媚笑道：「這不必你吩咐。」

「北邙三虎的老大管用麼？」

「聽口氣，你好像要派咱們差事。」

「不錯，因爲你們曾經答應要助我一臂之力。」

「但，你還沒有答應咱們的交易。」

雲天蔚含糊地道：「小玲子的性命操在妳手，妳還怕我不答應？」

常美蓮傲然地笑道：「你知道利害就好辦事。」

「進來張家舖的不算，舖子外面前前後後還有兩路人馬。咱有個夥計，已經找到了九處暗樁，都是三流角色，這九個人毫無疑問都是一條綫上的，請丁炳威去將這些暗樁拔掉。」

「嗯！還有呢？」

「那個什麼牛二拐和趙老四被殺時，九處暗椿一處也沒有動，這證明還有另外一起人馬。我那夥計找了半晌，也沒有找到一點痕跡，足證那一起人馬的道行很高，妳和丁炳威不妨動動點子，由閻力山出面，設法將那夥人引出來。」

「你好像沒有派我的差事。」

「妳另有重用。」

常美蓮吃吃笑道：「敢情是要我陪你睡覺？」

雲天蔚眞有些噁心，但他却沒有將那種厭惡的心情形於言表，只是冷冷地道：「並非妳不够漂亮，而是我今夜缺乏心情。妳去纏住湯毅那一夥人，如果妳不怕冷，不妨剝光了衣裳讓他們用刀子剃妳身上的汗毛。」

這種具有侮辱性的話，非但沒有引起常美蓮的惱怒，反而使她笑罵道：「你這個缺德鬼！」

「留着精神去應付姓湯的，只怕他不上鈎。」

「姑奶奶有的是迷魂湯。」常美蓮說罷，一搖三幌地出房而去。

雲天蔚對床上沉睡的小玲子怔視良久，又摸摸她那燒得發燙的面頰，這才回到自己的房中。

× ×

由於風砂太大，鎭上連個打更的都沒有。但是，雲天蔚可以約莫地估計出，此刻怕已到了戌正光景。

戌正，夜已很深了。

他和衣躺在床上，神色顯得很平靜。似乎一切都已成竹在胸。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未門的房門被人推開，進來的是丁炳威。他直趨床前，低聲道：「雲兄！爲了表示切實地合作，我對你吩咐絲毫不敢馬虎。不過，其結果恐怕要令你洩氣，我搜遍了這家舖子的前後左右，也沒有發現一處暗樁。」

雲天蔚霍地從床上坐起，冷笑道：「那只怪你的功夫不够。」

丁炳威並沒有惱怒，語氣徐緩地道：「雲兄說這種話，足證你對我還不够瞭解，我是專幹摸黑走夜路的買賣，搜暗椿是拿手活兒，不會如你想像中那樣差勁。」

雲天蔚喃喃道：「難道那九處暗椿都飛了？」

「沒有飛，而是撤走了。」

「何以見得？」

丁炳威沒有回答他的話，却反問道：「方才在店堂中，和你坐在一起的那人是誰？」

「那人名叫賀天龍。」

「賀天龍！」丁炳威想了一想，又問道：「可知他的來歷？」

雲天蔚搖搖頭，道：「不知。但他却認識你和常美蓮，對你們二位批評得也很刻薄。」

「當你離座回房之後，他也緊跟着回房安歇，但是，他現在却已不在房中。」

「哦？」

「據我判斷，你那位夥計所發現的九處暗椿很可能是姓賀的爪牙。」

「有何根據？」

「姓賀的是騎馬來的，他那匹馬目下已不見了。」

「也許和那六匹馬一起被人偷走……」

丁炳威截口道：「不是他的馬被別人偷走，而是他偷走了那六匹馬。」

「何以見得？」

「我剛才仔細地看了蹄印，有一部份蹄印陷得特別深，那是因爲有些馬上坐了兩個人。七匹馬，十個人，其中有三匹馬是雙乘，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他們爲什麼來？又爲什麼走？」雲天蔚的語氣像在自問。

丁炳威道：「不問可知，自然是爲紅貨而來。」

「爲何而去？」

「也許另有狡計。」

「殺死湯毅手下的，絕對是另一起人馬，閻力山和馬如風也沒有發現什麼踪跡麼？」

「你可別將姓閻的估價過高，連我都一無所獲，他還能有什麼作爲？」

「好吧！」雲天蔚一躍離開了床榻。「常美蓮說你工於心計，善策奇謀，我倒想聽聽你的高見。」

丁炳威沉聲道：「如果一直躭在這裏，情況會愈來愈壞，也會愈來愈險，不如趁早將那票紅貨一分爲二，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雲天蔚冷笑道：「我原以爲你會想出什麼奇謀妙計，却想不到出了這樣一個下下之策。」

「難道有何不妥？」

「紅貨不是三斤，五斤，而是一大車，金銀珠寶又沉，又重，你和常美蓮二人

搬得動，槓得走？」

丁炳威目光中射出貪婪的神色，咂咂嘴，道：「嗜！會有那樣多！」

「常美蓮進行得如何？」

「她毫不費事地纏住了那一夥人，其實湯毅根本就不足輕重，我隨時可以幹掉他。」

「幹掉他並不一定能擋得住黃三勝的追踪。」

「那麼……？」

雲天蔚截口道：「常美蓮在小玲子身上動了手脚，使得在下非交出紅貨一半不可，但是咱們想將這票紅貨運走，可還眞不簡單，大家都得賣點勁。」

丁炳威必恭必敬道：「願聽吩咐。」

「幹鏢行的人，對於追查失鏢都相當有經驗，雖然是分頭追查，却互有聯繫。湯毅既然來了，黃三勝隨後必到。快則子丑相交光景，慢則天明前後。」

「據我的觀察，你必然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否則也不可能單身刦鏢而得手。不過，我得提醒你，黃三勝的『劈空十八掌』火候相當到家，不可輕視。」

「黃三勝的掌法我是早已聞名，但是你的背後偷襲手段我也曾風聞一二。」

丁炳威面上一紅，道：「若是在黃三勝背後動手，我却不敢誇口。」

「我有一計，」雲天蔚低聲說道：「你和閻力山，馬如風從此刻起就要冒着風砂到店外去潛伏。黃三勝一來，必然是氣勢洶洶地逼我開棺由他查驗。到了馬房之後，你就俟機偷襲，即使不成，在那一瞬間，我也會乘虛蹈隙給予他致命一擊。」

丁炳威猶豫了一陣，終於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有了那批紅貨，你下半輩子就吃喝不愁，你可要拚點勁。」

「這點不勞吩咐。」說罷，丁炳威走了出去。

雲天蔚故意等了一陣，才走出臥房，來到店堂。

可憐的張順，伏在一張桌上打盹。常美蓮果然達成了使命。

她和湯毅那一夥人正在猜拳行令，打得非常火熱。

雲天蔚走到湯毅的面前，和聲問道：「湯鏢頭！你說『三勝鏢局』黃總鏢頭今夜一定會來？」

湯毅點點頭，道：「一定會來。」

「如果他不來呢？」

「你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應該懂得。天亮我就要上道，可不能在這兒等他。」

「放心！你上不了道。」

「這話可就稀罕了，如果不是我刦的鏢，你們也不讓我走麼？」

「我敢拿項上人頭打賭，那批紅貨就在棺材裏。」

雲天蔚冷笑一聲，道：「嘿嘿！你輸定啦！」

他不想和對方磨菇，說完後就離開了店堂。在走進通道時，他忍不住又去看了看小玲子。

他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除了常美蓮以外，就再沒有人能够解救小玲子的厄運了麼？

一念及此，他匆促回房，決定將那死者腦門頂上的毒針拔出來察看一番。

× × ×

床底下那具屍首仍然直挺挺地躺在那兒。雲天蔚抓住屍體的雙脚，輕輕一拉，就拖了出來。

但他却料想不到那具屍體竟然來了個鯉魚打挺，右足一彈，踢向雲天蔚的「鼠蹊」，右掌也飛快地抓向他的咽喉，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雲天蔚情知有變，却沒有來得及應變，左肩鎖骨已被對方如鐵鈎般的手指緊緊扣牢。

死人還會復活麼？

其實並非死人復活，而是不知何時，床底下已經換了一個活人，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老頭。

那老頭兒的身軀非常削瘦，兩頰也然，使下頦顯得非常尖刻，但他那兩道目光却像刀劍般犀利。

當雲天蔚看清對方的容貌後，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寒噤，原來這個老頭兒就是黃三勝。

以他在江湖上的名望，他該堂而皇之地率衆而來，却想不到他會不聲不響地來了一着奇兵。

黃三勝彈身而起，右臂輕輕一帶，就將雲天蔚提了起來，沉聲道：「你就是昨夜宿在曲塘那個姓雲的？」

雲天蔚表面上出奇地鎭靜，冷冷答道：「不錯。」

黃三勝道：「眞人面前不說假，光棍眼裏不揉砂。你能够單人獨騎地刦了鏢，黃某人衷心佩服。不過，黃某不相信你有那種本事。」

雲天蔚點點頭，道：「在下的確沒那種本事。」

黃三勝冷笑了一聲，道：「我的副手盛遇春死不見屍，活不見人，可眞透着稀罕，據黃某人猜測，刦鏢的事，是你倆聯手幹的。」

「你在寃枉好人！」

「想不到你姓雲的很够義氣，事到如今還在替盛遇春遮蓋。」

雲天蔚沉聲道：「老實告訴你，我不認識什麼盛遇春，也沒有刦過誰的鏢，更不認識你是老幾。」

黃三勝道：「我名叫黃三勝，黃河兩岸，大江南北，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雲天蔚截口道：「至少我就沒有聽說過，請放手！否則我要大聲喊叫。」

黃三勝鬆開了手，冷哼道：「放開諒你也飛不掉。」

五指一鬆，一股暗勁逼得雲天蔚退後了好幾步。

雲天蔚乾脆在床緣上坐下，氣呼呼地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都把我給弄糊塗了。」

「姓雲的！別裝佯！我黃三勝還沒有老糊塗。」他喘了口氣，才又接着道：「幹鏢行的丢了鏢不算什麼新鮮事，但是這回却是窩裏反，咱不冲着你討鏢，只冲着你要人。」

「要誰？」

「本局的副總鏢頭盛遇春。」

「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黃三勝冷笑道：「三天的時間不算短，我已查出了不少蛛絲馬跡，要不要聽一聽？」

「很想聽聽。」

「你自幼和盛遇春同門習藝，直到十年前才分道揚鑣，各謀前程。盛遇春進了我的鏢局，你則浪跡天涯。對不對？」

「你在信口胡謅。」

「好，再往下聽——十天前，你和盛遇春在洛陽東觀的龍門酒樓見了一面。酉正聚，亥初散，足足談了兩個時辰。喝了三斤山西汾酒，吃了一條黃河鯉魚，我該沒有說錯吧？」

雲天蔚的面色仍是很沉靜，語氣也同樣沉靜：「你也許沒有說錯，但是和盛遇春同在龍門酒樓喝酒的人也許不是我。」

「那麼，在伊陽西門唐家老店化七十兩銀子買一輛雙轡套車的是不是你？」

雲天蔚笑了笑，道：「眞行！你竟然調查得如此清楚，不錯，那是我。」

「在伊陽王記騾馬店化三十二兩銀子買兩匹棗色馬的也是你了？」

「不錯。」

「你還在伊陽化二十五兩銀子買了一副棺材。」

「不錯！」似乎唯恐對方不甚明瞭，雲天蔚還刻意加以補充：「我還在伊陽買了全套壽衣壽帽。」

黃三勝面色一沉，冷聲道：「你逢人就說，你有一個夥計，不幸客死異鄉，你要運送他的靈柩回籍。但是沒有一個人看見你在何處裝殮死者。」

雲天蔚輕笑道：「並非沒有人看見，而是你查漏了。」

從目光中就可以看出黃三勝非常惱火，但他却忍住了火氣，咬咬牙，道：「你在五天前就到了嵩縣，但是你却在那兒停了兩天。眼看隆冬將臨，你爲啥還要在那兒躭擱？」

「因爲我要探聽探聽，盤算盤算，走那一條路比較適合。」

「辯得好！」黃三勝又是一咬牙。「你是三天前一大早從嵩縣南門出城的，太陽剛露頭，你的套車就過了楊柳溝。」

「馬壯，車新，南門到楊柳溝不過二十里地，三鞭就下來了。」

「不錯。可是從楊柳溝到北大窪口，只不過三十里地，你却走了三個時辰，這又是怎麼回事？」

「馬兒失了蹄。」

「你的套車停在溝北的山坳口。」

「不錯，那兒沒有日頭。」

「你到王家村找來一個修馬蹄鐵的鐵匠。」

「嗨！你可眞清楚！」

黃三勝沉聲道：「鐵匠一刻工夫就修好了馬蹄鐵，你給了鐵匠二錢銀子。那位鐵匠記得可清楚，修好馬蹄鐵時，不過辰正光景，你爲啥不繼續趕路？」

雲天蔚辭色平靜地道：「換上新蹄鐵的馬兒一直在蹬蹄，怕牲口不慣，所以多歇了會兒。」

「那地方眞不錯，距離官道不過一箭之地，前面還擋着一片棗樹林子。」

「這個……我倒不會留意。」

黃三勝沉聲道：「你不會留意，我可留意了。咱們的鏢車就在棗樹林裏被刦的，鏢車辰正離開嵩縣，算算路程，剛好巳正走到那兒。你說，不是你刦的鏢，還有誰？」

雲天蔚一直很平靜的臉色，此刻也扳了下來，冷聲道：「黃總鏢頭！常言道得好，捉姦捉雙……」

黃三勝截口道：「捉賊捉贓。」

雲天蔚冷笑了一聲，道：「贓呢？」

黃三勝斬釘截鐵地道：「贓物在你那輛套車上面的棺材裏。」

「好！好！好！」雲天蔚連連點頭，道：「讓我先問問，鏢車裏是啥貨色？」

「紅貨。」

「紅貨！」雲天蔚有些發楞。

「別裝蒜！你會不識貨？」

雲天蔚道：「最好還是請黃總鏢頭說清楚一點。」

黃三勝自袖袋子摸出一個摺子，緩緩展開，道：「你聽清楚：珍珠十五串，大小六百五十七粒，價值紋銀九萬兩。瑪瑙一箱，大小共一百七十五粒，價值紋銀三萬兩。青，紅玉各一方，價值紋銀十五萬兩。翡翠二十七塊，價值紋銀十二萬兩。千年人參四對，價值紋銀七萬兩。總計價值紋銀四十六萬兩。」

雲天蔚伸了伸舌頭，道：「嗨！這樣多？」

「價值雖然大，東西却不多，也不重，棺材一個角落就够放了。」

「有位姓湯名毅的人，你可認識？」

黃三勝點點頭，道：「他是『連勝』的鏢頭，如今也在店堂喝酒。」

「湯鏢頭的說法和你一樣，不過沒你那麼詳細。只是不知道你的來意和那姓湯的是否一樣。」

「他是什麼來意？」

雲天蔚作了個手勢，道：「他要我開棺給他查驗。黃總鏢頭！你呢？」

黃三勝道：「我有兩個來意。」

「哦？還多了一個。」

「請你交出盛遇春，死了見屍，活着見人，這鏢紅貨由我姓黃的賠，絕不向你追鏢。」

雲天蔚聳聳肩頭，道：「我那去找姓盛的人？」

黃三勝沉聲道：「那麼，我也要開棺查驗。」

雲天蔚沉吟了一陣，道：「以你黃總鏢頭的名望，似乎該堂而皇之地率衆而來，向我興師問罪。並可憑藉你那凌厲無比的劈空十八掌逼我開棺。因何偷偷摸摸地躲在床下？而且還以不太强硬的語氣和我打商量？」

黃三勝壓低了嗓門道：「根據各種跡象，我判定是盛遇春與你聯手刦鏢。如果是實，是樁非常丢臉的事。所以我不願鬧開。」

「原來是這個緣故！」頓了一頓，雲天蔚又接道：「你方才那一踢一抓，眞是火候到家，我的鎖骨到現在還隱隱作痛。江湖上講究的是鬥智，鬥力，尤以後者爲重。你何必對我如此客氣？」

「因爲我是一個講道理的人。」

「來而不往非禮也！你講道理，我也講道理。根據你所査得的各種跡象，我的

確大有嫌疑。若是堅持不讓你開棺查驗，我倒眞的變成了刦鏢者了。」說到這裏，雲天蔚用力地一點頭，又道：「好！開棺，不過……」

黃三勝截口道：「莫非還有條件？」

「談不上什麼條件。我那夥計客死異鄉已經够慘，若是使他靈魂不安的確有些不太妥當。查歸你查，若是沒有查出什麼，黃總鏢頭總該有點表示。」

黃三勝道：「我親自上香一束，向死者之靈請罪。」

「太輕了。」

「你說該怎麼辦？」

「除了親自上香一束之外，還要在靈前叩三個响頭，以表虔誠。」

黃三勝勃然大怒，道：「姓雲的！你太過份了。」

雲天蔚拱了拱手，道：「請黃總鏢頭暫息雷霆。陰陽相比，死者爲大。就是叩上三個响頭，也算不了什麼。」

黃三勝額上青筋暴露，顯然怒火昇騰已到極限。但終於還是點了點頭，道：「好！我答應。」

雲天蔚道：「黃總鏢頭方才說，爲了顏面，不想將這樁事鬧開。那麼，前去開棺查驗，只有你一個人去了。」

「不錯。」

「姓湯的鏢頭帶有三個手下在店堂裏喝酒，還有一個姓常的女賊。這樁事想必早已盡人皆知，怎敢斷定當你我開棺查驗之際，沒有別人在暗中窺伺？」

「儘管放心！從此刻起，店裏的人一個也走不出去。若是暗中潛伏有人，也別想走進馬房。」

雲天蔚緩緩點着頭，道：「我明白了，原來黃總鏢頭早已在週遭佈下了埋伏。幸虧你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不然，我也要和我那夥計一樣，屈死異鄉了。」

黃三勝冷哼道：「你不是一個怕事的人。」

「怎見得？」

「當我扣住你的鎖骨時，你都沒有出現畏色，何況現在我已鬆了手。」

雲天蔚笑道：「並非我不怕。只因爲：我一不作虧心事，二不在江湖走，不知厲害罷了。」

黃三勝擺擺手，道：「別說廢話，走吧！」

「從那裏走？」

「窗戶。」

窗外正如小玲子所說，是一片棗樹林，斜着從林中穿出去就是張家舖的馬房。

馬房的進門處吊着一盞氣死燈，大車的後端設了一張臨時供桌，桌上擺了燭台香爐。燭火已盡，只剩下一股嬝嬝香烟。馬房內的情景，加上外面呼呼的風聲，顯出一股陰森森的味道。

黃三勝將門口那盞氣死燈摘下來提在手裏，向後面跟着的雲天蔚歪歪頭，二人同時向那輛停放在馬房當中的大車走去。

雲天蔚搶先一步打開了車後門，爬上了車廂。黃三勝站在供桌與大車之間，目不轉睛地瞪視着他。

黃三勝右手提着氣死風燈，只有左手空着，而且又目不轉睛地注視雲天蔚的行動。若是丁炳威果眞踐約潛伏在暗中，此刻應該是一個絕佳的偸襲機會。其結果却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雲天蔚不禁暗暗嘀咕：他娘的！這種貨色都是不見兔子不撒鷹！非要見到了光華燦爛的珠寶才會動手，只怕那時已來不及了。

黃三勝將車廂內的情況打量清楚了，才一躍進了車廂，隨手將車後門帶上，指指棺木，道：「別躭擱，快些開吧！」

雲天蔚道：「黃總鏢頭！難道你沒有見過人家釘棺材？每根釘子都有五寸長，一圈釘上八八六十四根，怎麼開法？」

黃三勝沉聲道：「姓雲的！你裝瘋賣傻還要裝到什麼時候？」

雲天蔚皺皺眉，道：「黃總鏢頭！我眞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好！你不開我來開……」黃三勝話聲未落，左掌倏地揚起。

「慢點！」雲天蔚連忙喝阻：「你這一掌劈下，不但棺木要粉碎，死者的骸骨也難免粉碎。要開棺可以，你得保持棺木的完整。」

黃三勝冷笑道：「你休想難倒我。來！提着燈。」

他將氣死風燈交給雲天蔚，然後從袖筒裏摸出一把匕首，插進棺材板的縫隙間，只聽咯吱咯吱一陣响，棺材板就讓他撬開了一道縫。

若是換了別人，匕首撬短了，也休想撬動半毫。黃三勝却不同，他將內力貫注在匕首上，匕首彎都不會彎。

他收起匕首，兩手插進縫隙間，毫不費事地就將棺材蓋揭了起來。

棺中直挺挺地躺着一具屍首。

死者穿戴得很整齊，身子下墊着錦褥，上面蓋着錦被。頭頸下還枕着一個繡工精細的枕頭。

由於棺木的四角洒滿了檀香末，不但嗅不着一絲屍腐的氣味，反而有一股香氣撲鼻。

黃三勝先抽出枕頭，摸了一陣，然後又將屍體渾身搜遍，最後連錦褥，錦被也一一拿起細搜，結果是一無所獲。黃三勝還不死心，連那副棺木都用手去敲敲打打，看看內中是否尙有夾層。

雲天蔚在一旁冷笑道：「黃總鏢頭！你這不是白費工夫麼？若是棺木中有夾層，只怕棺材店的老板早就向你告密啦！」

黃三勝頹然地攤攤手，說道：「姓雲的！算你計高一着，我黃三勝觔斗栽到家了。」

說罷，跳下車廂。

雲天蔚低喝道：「慢點！」

「是不是還要我拆開這輛大車？」

「要拆儘管拆。」

「不必了。」

雲天蔚道：「黃總鏢頭的意思是，已經搜查好了。」

「不錯。」

「那麼，你該實踐諾言。」

黃三勝緩緩旋轉身子，冷冷問道：「什麼諾言？」

雲天蔚抬手向車廂中的棺木一指，道：「向死者敬上一束香，磕三個响頭。」

黃三勝冷笑道：「姓雲的！你以爲事情到此就算完了？」

雲天蔚神情一楞，道：「怎麼？還有下文？」

「不錯！還有下文，」黃三勝突然一扭頭，揚聲喊道：「馬如風！」

「在！」馬房外傳來一聲應喏。

「帶進來！」

雲天蔚鎮定的神情微微一變，他倒想不到馬如風是黃三勝的人。帶進來！帶什麼進來？……

原來是丁炳威和閻力山兩個人被帶進來了；他倆的雙手被反翦着，馬如風那根粗重的鐵棍壓在他倆的後頸上。

黃三勝道：「姓雲的！你沒刦鏢？」

雲天蔚沉住氣，說道：「當然沒有刦鏢。」

「那麼，你爲什麼唆使丁炳威找機會在我身後偷襲？」黃三勝的語氣，咄咄逼人。

這是一個把柄，雲天蔚自然不願意被對方抓住，因此搖搖頭，道：「根本沒有這回事。」

黃三勝道：「姓丁的！對質。」

丁炳威道：「姓雲的！輸了要服，栽了要認，你說過的話怎可賴賬？」

雲天蔚一口回絕道：「方才在店堂中喝酒，只不過打了一個照面，我根本就沒有和你交談過。」

閻力山道：「在店堂中的確不曾交談過，可是丁兄去過你的房間。若不是你答應分咱們一半紅貨，咱們怎會落到這般地步？」

雲天蔚冷笑道：「黃總鏢頭！只怕這是一個圈套吧？我想，你比我更明白。」

「好！我再給你一個見證。」說到此處，黃三勝揚聲道：「湯鏢頭進來。」

湯毅走了進來，後面跟着他那三個手下，最後面是常美蓮，她臉上還浮現一股譏誚的笑容。

黃三勝道：「常姑娘！請妳將雲天蔚說的話講出來大家聽聽。」

雲天蔚心頭大大一動，就憑這一聲稱呼，就可以想見丁炳威，常美蓮，閻力山等人都是黃三勝事先已買通了的。不過，他依然沉得住氣，因爲直到如今，黃三勝還沒有抓到賍證。

常美蓮緩緩走到雲天蔚面前，冷笑道：「咱們在這段地頭上整天偷鷄摸狗，却還不敢在『三勝鏢局』頭上打主意，想不到你有如此大的胆子。」

雲天蔚道：「我眞不明白妳在說些什麼？」

常美蓮道：「我在說黃老爺子被刦的紅貨。」

雲天蔚道：「那與你有什麼相干。」

常美蓮道：「那是你刦的。」

雲天蔚道：「賍證呢？」

常美蓮道：「你藏起來了，如果紅貨不在你手，你憑什麼答應給咱們一半？」

雲天蔚道：「只因爲妳在小玲子身上扎進了一根五毒梅花針，我不想使無辜者受害，只得假裝答應妳。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刦過什麼紅貨。」

常美蓮冷笑道：「這些話只有騙騙小孩子。你若是沒有紅貨，我絕不會取出小玲子身上的毒針，你假裝答應，又有什麼用？」

雲天蔚跺了跺脚，轉身向黃三勝道：「這件事已弄得一團糟。只怪我不該好心地運我那夥計的靈柩回籍，不該走這條伏牛山古道。一千個不該，一萬個不該。棺材你也開了屍體你也查過了。反正你們人多勢衆，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湯毅和他那三名手下，已然亮出了兵器，將雲天蔚團團圍住，氣氛顯得非常緊張。只等黃三勝一聲令下。

孰料黃三勝却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他這一笑，不但使雲天蔚莫名其妙，其餘的人更是滿頭霧水。

黃三勝笑了一陣，豎起姆指，道：「高！高！我走江湖走了三十幾年，還沒有遇上過像你這樣高的角色，實在令人甘拜下風。」

雲天蔚滿面錯愕，一語不發。

黃三勝又道：「我姓黃的行道江湖，講的是一個理字，雖然我心頭有數，却沒有抓到賍證。丁炳威說得不錯，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區區四十幾萬兩銀子的紅貨，『三勝鏢局』還賠得起，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咱們後會有期。」

常美蓮道：「黃老爺子！就這樣放過他？」

黃三勝道：「常言道得好，捉姦捉雙，捉賊捉賍，既然沒有賍證，只有甘心認輸，咱們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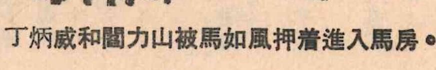
常美蓮道：「那麼，咱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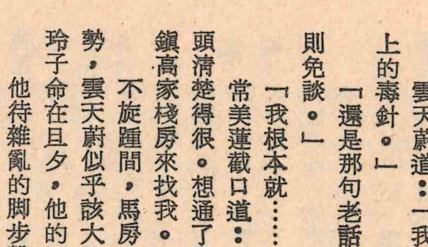
黃三勝截口道：「放心！我答應給的賞頭還是照付，各位不妨跟我回洛陽去拿銀子。」

常美蓮道：「還請黃老爺子將丁炳威和閻力山放開來，這本來是一台戲，眞的倒翦着雙手，就演得太過火啦！」

「放開他們！」黃三勝向馬如風揮揮手，然後轉頭向湯毅吩咐道：「湯鏢頭！別忘了將那兩位鏢師的遺體帶回去，好生厚葬，遺族各贈銀五千兩，這筆記在『三勝鏢局』的頭上。」

「多謝！」湯毅向黃三勝恭恭敬敬地施了禮，然後走到雲天蔚面前，沉聲道：「姓雲的！說句老實話，我那兩個弟兄，是不是盛遇春放倒的？」





丁炳威和閻力山被馬如風押着進入馬房。

雲天蔚搖搖頭，道：「出事的時候，我在你面前，怎知道是誰幹的？」

湯毅道：「你說不說都是一樣。除非盛遇春從此龜縮不出，否則，總有一天我會找他算賬。」

常美蓮待湯毅離去後，一搖三幌地來到雲天蔚面前，悄聲道：「咱倆是不是還要談談？」

雲天蔚道：「我只求妳取出小玲子身上的毒針。」

「還是那句老話，拿出紅貨一半，否則免談。」

「我根本就……」

常美蓮截口道：「別來那一套，我心頭清楚得很。想通了教你那位夥計到曲塘鎮高家棧房來找我。」

不旋踵間，馬房又恢復了寂靜。論情勢，雲天蔚似乎該大笑三聲，但一想到小玲子命在旦夕，他的眉頭不禁皺了起來。

他待雜亂的脚步聲去遠，對着釘子眼闔上了棺蓋。雖是雙掌輕輕往下一按，却顯示他具有深厚的內力。

× × ×

房中很靜，似乎漫天風雲都已過去。

雲天蔚方才經過店堂時，張順正在收拾碗盤，他眞不敢正視張順那張樸實而又佈滿皺紋的面孔；因爲他爲小玲子帶來了無妄之災。

此刻，他靜靜地和衣躺在床上。一切情況並不完全順利，至少還有一些結頭未曾解開。比如說：「在通道上偷襲他的那個人是什麼來路？他絕不可能是黃三勝的人，若是，常美蓮不會用五毒梅花針殺他。還有，湯毅那兩個手下是被誰殺害的？由此可見，還有別人在追蹤他。自然，賀天龍的來而復去，也不無疑問。」

雲天蔚希望能在明晨離開這家小店之前解開這些結頭，也許他能；也許他永遠不能。

正在沉思間，他突然發覺床邊起了一陣風；一陣極輕微的風。

但是，雲天蔚却感覺到了。他緩緩側轉身子，心頭忽然大驚；他這一輩子還不曾如此吃驚過。

因爲他看到了一雙大得令人可怕的眼睛。

那人的眼睛實在太大，大得佔去了面部的一半。似乎那張冷漠的面孔上除了生着一雙眼睛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了。

那人沉靜地坐在椅上，一雙眼睛似乎想將雲天蔚吞噬。

那雙眼睛固然令人生畏，但是，眞正使雲天蔚吃驚的却是——對方怎會突然出現在這間屋子裏？而且又坐得如此之近？

那人的長劍斜插在腰帶上，並沒有拔出來；但是看看他右手擱置的部位，就知道他可以在眨眼之間拔劍出鞘。

絕對可能。

雲天蔚坐了起來，動作非常慢，他不願引起對方的攻擊。

待身子坐正了，他才沉聲問道：「朋友是……？」

「周俊夫！江湖無名小卒，」聲音有些沙啞，却有懾人之力。

雲天蔚繃緊的心弦，鬆開了一些，他聽說過此人，劍術不惡，出手辛辣。但他

並不將對方放在心上。

心弦一鬆，言語間也就洒脫了一些，他笑着問道：「因何而來？」

「床下那具屍體。」

「哦？」雲天蔚恍然大悟。「他想殺我，而我却沒有殺他。」

「但是，他死了，而且還死在你的床下。」

雲天蔚冷冷道：「你可以驗屍，在他的腦門頂上有一枚五毒梅花針，那是常美蓮的獨門暗器。」

周俊夫沉聲道：「常美蓮是沖着你才殺他。」

「那麼，你們又是沖着誰殺死了『連勝鏢局』的兩位鏢師？一命換二命，這是賺錢的買賣。」

「你知道得不少。」

「我會想。」

周俊夫面色一沉，道：「開場白已經談過，咱們現在該談談正事。」

雲天蔚笑道：「原來還有正事。」

「一樁買賣。」

「哈哈！今晚找我談買賣的人，何其多？」

「只有我才是眞正够資格和你談買賣的對手。」

「爲甚麼？」

「因爲你在楊柳溝以北那座棗樹林裏幹的活兒，只有我親眼看見。」

「哦？」雲天蔚緩緩站了起來。

周俊夫也站了起來，緩緩道：「就連黃三勝在內，凡是指你刧鏢的人都是憑藉猜想，只有我才是親眼目睹。我看見『三勝鏢局』的副總鏢頭盛遇春在棗樹林中將他的手下召集攏來，突然施展旋風劍法，將他們一一刺殺。」

雲天蔚沉住氣問道：「然後呢？」

「然後你出現在滿地屍骸之間，在鏢車中提走了一口鐵箱。」

「還有麼？」

「你將鐵箱撬開，箱中物品放進了你的大車，鐵箱埋在泥中。然後你和盛遇春分道揚鑣。」

「你的眼力不錯。」

「因爲我的眼睛很大。」

「怎會都讓你看見了？」

「因爲我從北京就開始跟蹤着這輛鏢車。」

雲天蔚笑了笑道：「哦！原來你也想刧鏢。」

周俊夫點點頭，道：「不錯。却想不到你比我先下了手。而且還有內應。」

「親眼看見的事絕對錯不了，你打算怎樣？」

「江湖上有句話——見者有份。」

「不錯，見者有份，只可惜贓物都在盛遇春身上。」

周俊夫冷笑道：「別想打馬虎眼兒，自你得手後，我這雙大眼珠子就沒有離開你。」

「那麼，你一定也見到黃三勝方才開棺查驗了。車廂裏除了屍體以外，再也沒有別的。」

「你一定藏在更隱密的地方。」

「你不妨去找找看。」

「我懶得找，我向你要。」

「又是江湖上那句話？」

「不錯！」周俊夫一字一字地道：「見者有份！」

「我也想起了一句江湖話。」

「甚麼話？」

「見者該死…………」死字剛在舌尖迸出，雲天蔚的腰間突現一道晶光，嗡地一響，那道晶光就向周俊夫的項間捲去。

原來他腰間盤着一柄軟劍。

周俊夫身形微挫，鏘然一聲，長劍出鞘，抖起萬千劍花，迎了上去。

雲天蔚猛一抖腕，原先伸得筆直的軟劍竟然曲成無數圈圈，套上對方長劍的護鈎，往回一帶，幸虧周俊夫撤得快，否則他手中的長劍就要脫手而飛。

雲天蔚冷笑道：「就憑你這隻三脚貓，還想見者有份？」

周俊夫沉聲道：「最好看看身後。」

雲天蔚身子飛旋，放眼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冷氣。

不知何時，他背後已站了三個人。

一個手拿雙刀，一個手執八角飛輪，一個手拿鍊子鎚。雲天蔚特別對那鍊子鎚多看了幾眼，現在，他知道湯縠那兩個手下何以會腦袋開花了。

當然，他也特別注意那六道目光，從目光中他掂出了對方的份量，以一對一，他不含糊，以一對四，他絕對勝不了。他暗暗嘀咕：在這種節骨眼上，伏在暗處的伙伴却又不見了。

周俊夫道：「雲朋友！何不放漂亮點？咱們五個從北跟到南，目下又死了一個，本錢化得不算小，你不多少讓咱們賺點兒？」

雲天蔚在暗動心機，口裏却敷衍着道：「財物是小事，盛副總鏢頭的英名可要緊。」

周俊夫道：「咱們也是在江湖混混的，儘管放心，只要咱們能分到油水，包管守口如瓶。」

雲天蔚冷聲道：「話很漂亮，我却不信。」

那個拿八角飛輪的道：「咱們如果不够朋友，大可以向黃三勝告密，照樣可以賺銀子，咱們可沒有那樣作。反正是搶來之物，分點又有甚關係？」

雲天蔚道：「姓周的！你說一句，事後你們當眞不洩漏盛遇春參與刧鏢事？」

周俊夫拍着胸脯道：「絕對不說。」

雲天蔚道：「他們三個呢？」

那三人異口同聲地道：「咱們也是一樣。」

雲天蔚沉聲道：「除非你們下跪罰下重誓，不然休想分到一两銀子。我承認我無法勝過你們四人，你們雖能殺死我，也依然得不到那批紅貨。」

他還將軟劍垂了下來，擺出一副休戰的姿態。

周俊夫率先下跪，道：「我周俊夫若是洩漏了盛遇春參與刧鏢的秘密，就遭五雷轟頂之禍。」

就在他躬身站起，頭頸下垂的那一瞬間，雲天蔚手中的軟劍猛地從下挑起，晶光一閃，周俊夫那顆六陽魁首已然飛了起來，如噴泉般噴出一股鮮血。

所謂擒賊擒王，打蛇打頭，雲天蔚所施展的計謀就是要俟機先除掉周俊夫。此時一旦得手，不禁胆氣大增，劍勢向橫一掃，纏向那個手拿八角飛輪的壯漢。

手拿鍊子鎚的漢子發一聲喊，道：「好小子！咱們跟他拚了！」

斗大鐵鎚在鐵鍊叮噹聲中，向雲天蔚兜頭蓋下。

雲天蔚本可以將那使八角飛輪自腰際處一斬爲三，只因鐵鎚來得太猛，不敢輕視，連忙撤招收劍。

正因爲鍊子鎚去勢太猛，使用的人在一擊成空之後，煞不住脚步，竟然被斗大的鐵鎚帶到了窗邊。

在他正要旋身之際，忽然通地一響，接着嘩啦一聲，鍊子鎚竟然落下了地。只見他右手掩住左胸口，緩緩旋過身子，鮮血正從他的指縫間流出。

窗紙上有一個小洞，小洞的四週染着鮮紅的血。

雲天，揚聲叫道：「幹嗎還就在外面喝西北風？」

話聲未落，一道人影穿窗而進，手中長劍伸得筆直，使八角飛輪的傢伙首當其衝，心胸被利劍一穿而過。

手拿雙刀的傢伙衝向房門，打算開溜，雲天蔚手中軟劍一抖，前半截彎曲如鈎將那傢伙的腦袋鈎了下來。

血戰起得突然，結束得也快。地上橫着四具屍首，鮮血濺滿了這間斗室。

穿窗而進的人約莫三十餘歲，臉皮白淨，雙目如電，緩緩將長劍回入鞘中，冷笑道：「就憑這幾隻三脚貓，也想刧我盛遇春的鏢。」

原來他就是盛遇春，黃三勝倒是料準了。

雲天蔚將四具屍首，兩個血淋淋的人頭藏到床下，又將軟劍盤回腰中，這才低聲道：「黃三勝那一夥人當眞走了？」

盛遇春點點頭，道：「走了！我在暗中跟了他們三十多里地。」

雲天蔚道：「會不會去而復回？」

盛遇春道：「黃老兒的脾氣我摸得很清楚，他是說一不二的。」

雲天蔚吁了一口長氣，輕鬆地笑道：「漫天風雲總算過去了。」

「外面的風也小了。」

「唔！是小得多了。」

「天蔚！你最好此刻就上道。」

「爲甚麼？」

「早些離開是非地啊！」說到這兒，盛遇春壓低了聲音：「此刻起程，明兒中午就可進入古道，那兒人，車絕跡，咱們就將那批紅貨起出來，另尋小路回頭，伏牛山山巔的冰雪眞能凍死你。」

雲天蔚搖搖頭，道：「我此刻還不能走。」

「爲甚麼？」

雲天蔚道：「小玲子中了常美蓮的五毒梅花針。」

「那個小玲子？」

「就是爲你傳話的那個姑娘。」

盛遇春埋怨道：「天！你是怎麼了？這可不是多情的時候啊！」

「並非多情…………」

「不是多情是甚麼？」

雲天蔚神色莊重地說道：「是道義，若非你要她傳話，她絕不會遭到這種橫禍的。」

盛遇春嘆了口氣，道：「唉！我眞拿你沒有辦法。要你作聖人，你又不够好，要你作壞人，你有些地方又要講究仁義之心。」

「盜也有道…………」

盛遇春截口道：「我不同你講這些，你眞的非要救活那小姐才肯走？」

雲天蔚認眞地點點頭道：「是的。」

盛遇春沉吟了一陣，道：「你撬開鐵箱時，有沒有看到一個漆着黑顏色的四方鐵皮盒子？」

「有！裏面好像裝着一塊重鐵。」

「那是萬年磁鐵，對尋常人可說毫無用處，對江湖中人却是無價之寶，如果中了鋼鐵製成的暗器，那塊萬年磁鐵就能將深入體內的暗器吸出來。」

「眞的？」

「難道我還會騙你？如果你想救那小姐，只有一個法子。」

「甚麼法子？」

「盡快上道，盡快進入伏牛山古道，咱們將紅貨分了之後，你盡快回頭，用那塊萬年磁鐵，吸出小玲子體內的五毒梅花針。」

「爲甚麼不能先拿出那塊萬年磁鐵，將小玲子身體內那枚毒針吸出來之後，我們才上道？」

盛遇春低叱道：「你瘋了！」

雲天蔚哀求着道：「師兄，你聽我說吧……」

盛遇春沉聲道：「我不要聽，天蔚！你難道忘了咱們在龍門酒樓的約定？」

「沒有忘記。」

「說說看。」

「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改變原來的計劃。」

「那就行了。」

雲天蔚情急地道：「可是這種情況太特殊，人命關天啊！」

盛遇春冷笑道：「人命關天？你方才還殺死了兩個人。」

「那是因爲他們該死。」

「生死由命，那小妞兒該認命。」

「師兄！我不贊成你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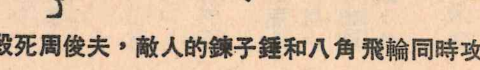
「不管你怎麼說，我絕不許可。」盛遇春吼了起來：「我在『三勝鏢局』苦了七年，又等了三年，好不容易才等到這筆大買賣，我絕不容許失敗。」

「不會失敗。」

「天蔚！」盛遇春一根指頭險些戳到他的鼻尖上。「你以爲黃三勝是好欺負的人？你以爲他的劈空十八掌只能唬唬人？你若這樣想，那你可就錯了。到現在咱們還能平平安安的，只因爲贓物還沒有被他們發現。一旦發現了贓，咱們還想活着離開金鎭？」

「黃三勝已經走了呀！」雲天蔚竟然跪了下來。「師兄！我求求你，只要你答應，我寧可少分些珠寶，你就是連一個珍珠都不給我，我也甘心情願。師兄，若是小玲子未獲救，我絕不能安心上路。」

盛遇春不禁楞住了，良久，才走過去撫摸着他的肩頭，輕聲道：「天蔚，你愛


雲天蔚殺死周俊夫，敵人的鍊子鍾和八角飛輪同時攻到。

上那小妞了？」

雲天蔚搖搖頭，道：「不！我只是覺得她太無辜。她還年輕，應該還要過許多快樂的日子。」

盛遇春低廻地道：「你不要否認，我瞭解你的心情。當你愛上一個人時，你肯爲他作任何犧牲。其實，那妞兒也很喜歡你，不然，她不會心甘情願地爲我們傳話。好吧！我答應你。」

雲天蔚喜不自勝地道：「師兄！我眞是太感激你了，我……」

「起來！起來！」盛遇春拉起了跪在地上的雲天蔚。「我先到外面察看一陣，聽我拍手爲號。動作要快，記住，只能取出那塊萬年磁鐵。而且，將那小妞身上的毒針吸出來後，立刻就要上路。」

雲天蔚點點頭，道：「我一定遵照師兄的吩咐。」

盛遇春走到窗口凝聽了一陣，飛身穿窗而出。

約莫過了一盞茶光景，外面響起了三下輕脆的拍掌聲。

馬房內一燈如豆，由於北風稍歇，週遭寧靜，更加深了這兒陰森森的氣氛。

但是，雲天蔚却沒有恐懼的感覺，他提着氣死風燈走進車廂，將風燈吊在車棚上，雙手抬起了棺蓋。

然後，他開始解脫死人的衣服，袒露了死者的腹部。

死者的腹部上有一道長長的刀口，但是刀口已被蔴綫縫死了。

雲天蔚很細心地解開蔴綫的結頭，又很仔細地將蔴綫抽出，待他將死者的腹部向兩邊扒開時，裏面泛出耀眼的閃光。

不但高明，而且奇妙。原來他們將死者的五臟挖空，像醃臘肉似地在內腹擦上硝粉，然後將刦來的紅貨藏進去。誰也想不到。

雲天蔚摸索一陣，找出了那塊萬年磁鐵，從衣袋內取出一枚大針，仍然很細心地將死者的腹部縫上，又將死者的衣衫穿妥，闔上棺材蓋，這才離開了馬房。

當他一脚跨進小玲子昏臥的那間屋子時，不禁楞了一楞。因爲張順正愁眉苦臉地坐在床邊。

張順見他進來，焦急地道：「客官！我的外甥女是怎麼回事啊！叫也叫不應，渾身好燙。」

雲天蔚道：「小玲子中一枚毒針。」

「毒針？」張順渾身一抖。

雲天蔚拍拍他的肩頭，和聲道：「別急！我能救她，不會有危險的。」

張順連連打拱作揖道：「求你行行好，求你行行好！」

「我告訴你，店裏已經發生了不尋常的事。」

「哦？」

「我那間房裏的床下有五具屍首。」

「什麼？」張順一下子跳了起來。

「聽我說，」雲天蔚從腰間褡褳中摸出一封銀子塞在張順的手裏。「這裏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就算官府沒人來找麻煩，你倆夜裏睡覺也會作惡夢。這二百兩銀子足够作個小生意了。」

「客官！……」

「什麼也別說，小玲子是個好姑娘，

千萬給她選一個好婆家。我只要活着，就一定會趕來喝喜酒。」

「客官！你……」

「別說啦！」雲天蔚在床邊坐下。手裏拿着萬年磁鐵。「等小玲子清醒之後，你倆收拾，連夜就走，千萬不要流連。」

張順眞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只是雙手捧着那封銀子發楞。

雲天蔚揭開小玲子身上的被，用萬年磁鐵貼在她身上慢慢地移動，當磁鐵經過她的腰部時，只聽叮地一响。

一根極細的小針，黏在磁鐵上。

雲天蔚總算吁了一口長氣，他還唯恐小玲子已經吸收了梅花針上的毒性，又用內功爲她進行袪毒。直到她的鼻息均勻，熱度恢復正常，他才從床邊站了起來。

張順緊張地問：「她……沒事麼？」

雲天蔚笑道：「沒事了！等她醒來後，立刻就帶她離開此地，最好別告訴她今夜所發生的事情。」

張順默然地點着頭，目光裏充滿了感激的神采。

雲天蔚心頭無比的輕鬆，步履也非常輕快。現在他要將馬兒上轡，將大車駕出馬房，朝伏牛山古道進發。

此生，他也許永遠也不會見到小玲子了，但他會永遠想念她；因爲她幾乎爲他丟失了寶貴的生命。

可是，當他走進店堂時，他那輕快的脚步突然變得無比的沉重。此刻，大地變成了萬年磁鐵，而他却變成了黏在磁鐵上的梅花針。

因爲黃三勝正站在他的對面，一對烱烱有神的目光一不稍瞬地注視着雲天蔚手中的那塊萬年磁鐵。

此刻，雲天蔚的心中只反覆地想着一個問題：盛遇春不是在外警戒麼？他怎麼沒有發現黃三勝去而覆回呢？

嘎地一聲，房頂上落下一個人，那是湯毅。

接着又落下來十餘個，抬頭看，房頂上有一大洞，雲天蔚恍然大悟，原來黃三勝一夥人繞圈子從西頭上溜進金鎮跨房越脊潛行過來的，而盛遇春却只是注視東頭鎮的那條大道。

沉默良久，黃三勝才沉聲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還有什麼話說？」

雲天蔚沉住氣道：「我本來就沒有話說。」

黃三勝一伸手，道：「那就請你交贓吧！」

雲天蔚還在明知故問：「交什麼？」

「看看你手裏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塊朽鐵。」

黃三勝沉叱道：「好個不知死活的狂徒！你眞要我一掌將你劈成粉碎？」

小玲子獲救，雲天蔚覺得心無旁罣，似乎他出生在人世間，就爲了救小玲子一命。因此他冷冷道：「久聞劈空十八掌銳利非凡，今天正好趁此機會討教討教。」

湯毅插口道：「姓雲的！我知道你不會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不過，爲人在世，不管爲豪傑，爲草寇，都該光明磊落，你手上那塊萬年磁鐵，也是被刦紅貨之一，你該交代交代。」

「檢的。」雲天蔚回答得倒很乾脆，

黃三勝道：「那兒檢的？」

雲天蔚道：「刦鏢的現場。」

黃三勝道：「那麼，是誰刦的鏢？」

雲天蔚私心盤算，守在屋外的盛遇春應該已經發現情況有變，他只要將那具屍體槓走，還不算功虧一簣，因此他盡量地拖延時間，故意慢吞吞地道：「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說！」

「刦鏢者共有五人，爲首之人名叫周俊夫。」

黃三勝冷笑道：「憑周俊夫的劍法，那裏是盛遇春的對手？」

「難道我就是盛遇春的對手？」

「你當然不是他的對手，但是你們是師兄弟，你二人聯手刦的鏢，你以爲我不知道？」

雲天蔚雙手一攤，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不想再辯解了。」

黃三勝道：「我先前就已說過，我是一個講理的人，未見贓証，絕不與你爲難。如今既然有了贓証，就絕對饒不了你……」話聲未落，已然揚掌欲發。

「慢！」一聲暴吼，人影飛閃而至，竟是盛遇春。

他會挺身而出，顯然使黃三勝大感意外，楞了一楞，道：「哼！想不到你還有勇氣出面。」

盛遇春神色平靜地道：「人是我殺，鏢是我刦，與雲天蔚無干。」

雲天蔚道：「不！鏢是我刦的，他趕來只是想追回失鏢。」

盛遇春狠狠地瞪了雲天蔚一眼，然後向黃三勝說道：「總鏢頭到此，無非是想得回失鏢，只要你放他，我保証將那批紅貨完整無缺地奉還。」

「不！」雲天蔚搶着道：「只有我才知道贓物藏於何處。只要黃總鏢頭放走盛遇春，我就立刻帶你去起出贓物。」

黃三勝冷笑道：「你們這對師兄弟倒很够義氣，竟然爭着担當罪過。不過，你們誰也別想走。」

盛遇春道：「除非那批紅貨你不想要了。」

黃三勝道：「紅貨要不要無所謂，我從洛陽趕到這裏，爭的是一個理字。三十年來，無人敢動我的鏢，也無人敢背叛我。盛遇春，尤其是你，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生了副狼心狗肺。」

盛遇春緩緩移動身子，以背部抵着雲天蔚的背，沉聲道：「師弟，咱們拚了……」他一語未落，遠處忽傳來一陣奔雷的蹄聲。

那蹄聲來得眞快，須臾就到了門前，只見十幾條身影翻身下馬，衝進了店中。爲首一人正是和雲天蔚同桌共飲的賀天龍，一進大門之後，先是一楞，才抱拳向黃三勝拱了一拱，道：「原來黃總鏢頭也在。」

黃三勝似乎也有些意外，回了禮，道：「哦！原來是提督衙門賀捕頭，前三天，咱們鏢局在嵩縣地面上失去了一宗鏢，現在正在追鏢。若是賀捕頭認爲咱們不該在鎭上爭論，咱們可以換個地方。」

「那裏話，追鏢討鏢是你們江湖上的事，我們能不管就不管，再說這兒也不是賀某人管轄的地面。到這兒來只是爲了一件案子。」說到這兒，賀天龍已經走到雲天蔚面前，很客氣地道：「有件事要問問雲兄，這是號牌，請您過目。」

說着，撩起衣襟，將腰間那塊烙着「捕」字火漆印的號牌亮了亮。

雲天蔚道：「賀捕頭何必客氣。」

賀天龍收斂了面上的笑容，神情肅穆地道：「聽說你的大車裝着一具棺木？」

「有的。」

「棺中何人？」

「一個死去的夥計。」

「他叫什麼名字？」

「劉……五成。」

「那裏人？」

「鄂西人。」

「雲兄！我再問一遍，都是實話？」

雲天蔚點頭道：「當然都是實話。」

賀天龍回身向屋外招了招手，只見兩名捕快攙扶着一個鬚髮盡白，渾身抖個不住的老者走了進來。

賀天龍讓那老者在凳上坐下，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唐慶雲。」

「作何營生？」

「在嵩縣城裏開了一家慶雲銀樓。」

「說說四天前傍晚發生的事。」

「約莫戌初光景，來了一個客人，他說要請一個師傅幫他去鑑定一批珠寶的眞假。」

「後來呢？」

「我就教店裏的老賈跟他去。」

「往下說！」

「老賈一去就沒有回頭。」

「你還認得出那位客人麼？」

唐慶雲抬起顫抖的手，指着雲天蔚道：「就是……是……他……」

賀天龍道：「雲天蔚！有沒這事？」

雲天蔚嘆道：「老頭子！你的眼睛沒有花吧？」

唐慶雲不敢回話，當賀天龍望向他時，他却鼓足勇氣點了點頭。

賀天龍沒有說什麼，只是向他的手下揮了揮手。他的手下就一齊向屋外走去。

雲天蔚和盛遇春背靠着背，貼得很緊，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想法：一場惡戰將在頃刻間展開。

賀天龍道：「黃總鏢頭！貴局失了鏢？」黃三勝點點頭道：「眞够丟臉的。」

「那兒失的？」

「嵩縣附近。」

「什麼貨色？」

「紅貨。」

「紅貨？」賀天龍銳利的目光向雲天蔚一瞥，冷冷道：「只怕老賈的失踪和貴局的失踪大有牽連哩！」

這時，那十幾名捕快去而復回，原來他們將大車中棺材抬來了。

待棺材在地上放妥後，賀天龍吩咐道：「開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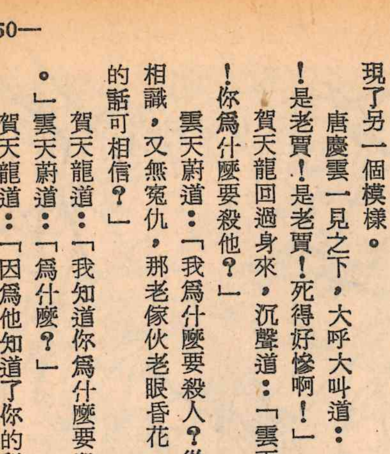
雲天蔚疾聲道：「賀捕頭！你以爲棺木中的屍體是那失踪的老賈？」

賀天龍道：「那要唐老闆來認定。」

雲天蔚道：「如果不是呢？」

賀天龍道：「我不會爲難你。」

雲天蔚道：「那就請開棺吧！」



棺蓋揭開，死者出現，唐慶雲看了之後，連連搖頭。因爲死者不是老賈。

賀天龍正要吩咐他的手下將棺蓋釘上，黃三勝突然大叫一聲，道：「且慢！」

賀天龍道：「黃總鏢頭！怎麼了？」

黃三勝道：「讓我看看。」

雲天蔚道：「你已經看過一次了。」

黃三勝道：「方才在車廂中燈光太暗，看不清楚，現在我還要再看一遍。」

雲天蔚暗暗以肘碰碰盛遇春，二人立刻有了默契。在場之人雖然很多，最厲害的還是黃三勝，只要先伺機除掉他，其他的人都不足爲畏。雲天蔚右手插腰，擺好姿態，隨時準備作致命一擊。

黃三勝蹬在棺材邊，在死者的臉上摸摸揑揑，雲天蔚則緩緩地移動位置，只要黃三勝一低頭，他就準備下手。

偏巧賀天龍走過來擋住了他。

忽然，黃三勝在死者的臉上撕下薄薄一層皮，那是人皮面具，死者的容貌又出現了另一個模樣。

唐慶雲一見之下，大呼大叫道：「哦！是老賈！是老賈！死得好慘啊！」

賀天龍回過身來，沉聲道：「雲天蔚！你爲什麼要殺他？」

雲天蔚道：「我爲什麼要殺人？從不相識，又無寃仇，那老傢伙老眼昏花，他的話可相信？」

賀天龍道：「我知道你爲什麼要殺他。」雲天蔚道：「爲什麼？」

賀天龍道：「因爲他知道了你的秘密。」雲天蔚道：「什麼秘密？」

賀天龍道：「刦鏢的秘密。」雲天蔚道：「我爲什麼要他知道刦鏢的秘密。」

賀天龍道：「因爲你要老賈鑑定珠寶的眞僞。鏢局經常用贋品聚衆押運，眞貨却走了暗鏢。」

雲天蔚道：「殺之滅口就可以了，爲什麼還要收斂他的屍首運走？」

賀天龍道：「這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黃三勝大吼了一聲。

只見他嘩地一聲撕開了屍體上的衣服，又飛快地拉開了死者腹部的蔴線，左右一扒，萬千道珠光寶氣立刻照射全屋。

賀天龍沉叱道：「好個歹毒的借屍運贓妙計，來人啦！將姓雲的鎖上！」

雲天蔚唰地一聲抖出軟劍，前半截彎曲如鈎，閃電般套上了賀天龍的頸項，他只要輕輕一帶，賀天龍的頭顱要落地。而他却沒有那樣作，只是一挫身子，貼在賀天龍的背後，以左手抱住了對方的腰。

賀天龍想不到雲天蔚腰中盤着軟劍，一時不察，竟被雲天蔚挾持住了。

雲天蔚沉聲道：「你們那一個敢上前一步，賀捕頭立刻就要身首異處。」

那些捕快們一個個驚若寒蟬，誰也不敢動彈。

黃三勝那夥人也是不敢妄動，若是賀天龍遇害，向提督大人不好交代；幹鏢行的只算半個江湖人，還得看看官府臉色。

雲天蔚一見所有的人都震懾住，不禁胆氣大壯，疾聲道：「師兄！脫下你的大衫，將珠寶包起來，有捕頭大人的性命爲護，不怕走不脫。」

盛遇春拔出了長劍，冷冷道：「天蔚！別想得太天眞，來！將捕頭大人的腦袋交給我，你一個人逃吧！」

雲天蔚道：「不！要逃一起逃，要死我們也死在一起……」

他這裏一語未了，突聽小玲子尖聲叫道：「你死不得啊！你是個好人……」

雲天蔚心頭一驚，回頭叫道：「小玲子！快進去，不要出來……」

湯毅站的地方距離雲天蔚很近，眼尖手快，一見雲天蔚分神回頭，立刻亮出了日月雙鈎，交叉着一剪，就挑開了賀天龍項上的軟劍。

賀天龍擺脫了挾持，不但沒有飛身前縱，反而右臂向後一揮，原來他在這一瞬間業已掣出腰中短劍，一劍正刺向雲天蔚的小腹。雲天蔚不覺，盛遇春却已看見，一劍劈了過去。

賀天龍爲了躲避這一劍，身子不禁一旋，手中短劍也就因而一偏，雖未刺中雲天蔚的小腹，却劃破了他的腰側處。

鮮血立刻從他腰際流了出來。

被張順拖住的小玲子，一面掙扎着要跑出來，一面嘶聲叫道：「不要殺他！不要殺他！他是好人……」

雲天蔚連忙叫道：「小玲子！快回去……」他一分神，湯毅的日月雙鈎又在他的肩上開了一道口子。

見他受傷，小玲子叫得更兇。

雲天蔚不禁急怒攻心，一抖軟劍，向湯毅連攻三招，湯毅躲過兩劍，却躲不過最後一劍，頓時被削飛了半邊頭顱，仆地不起。

那邊盛遇春也向黃三勝展開了攻擊。

黃三勝道：「盛遇春！我念在十年相處之情，放你一條生路，只要你自殘一臂，絕沒有人再難爲你。」

盛遇春道：「別說一臂，就是捨上一命也在所不惜，不過，你要先讓雲天蔚安全離開。」

黃三勝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他犯下殺人毀屍之罪，賀捕頭要拏他，而且他此刻又殺死了湯鏢頭。」

盛遇春咆哮道：「那就沒有好談的了。」話聲中一連攻出三劍。

黃三勝一直不忍遽下重手，此刻見對方跡近瘋狂，那敢怠慢，左右開弓，連劈兩掌。這兩掌少說也用了八成功力，只見盛遇春身子向後一翻，口中噴出一道血箭，背部剛一着地，他就狂吼道：「天蔚！師兄先走一步……」

話聲未落，劍尖向內一壓，業已穿心而過。他用殺別人的招數殺了自己。

雲天蔚雖已負傷，仍在浴血奮戰，見師兄自戕，心神難免一分，就在這一瞬間，已經有好幾條鎖鍊套上了他的頸項。

「小玲子！珍重！」雲天蔚喊了一聲，軟劍向腰際一横，立刻肚破腸流。

× ×

鷄已三唱，天將放曉。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顯得表情木然，只有小玲子一個人伏在雲天蔚屍身上放聲痛哭。她認爲雲天蔚是好人；如果他不是爲了救她，也許還不至於功虧一簣，更不會落得這種下場。

並非她不辨善惡，不解正邪，而是因爲她太純眞，對這個複雜的世界，險惡的人性都瞭解得太少了。

（全文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持彭大先生函往見李定一，時值無雙門副門主陶濤卒受脅叛彭大先生的雲貴雙豪正在莊上，利誘李定一參加無雙門，周震川驀地到來，破壞了陶濤的陰謀狡計，致使陶濤惱羞成怒，與周震川一較，敗者立即離開李家莊，激鬥結果，陶濤羞辱敗退，周震川取出三山令，强將雲貴雙豪留下，陶濤走後，周震川向李定一解釋雲貴雙豪已覺悟來歸，因家人被押，故出手强留彼等，以免雙豪家人受累，周震川向雙豪詢問無雙門是否有種使人改變意志的奇術，雙豪舉例以答——

****

神奇躡踪術　終獲俏佳人

周震川點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回事。」

邱顯凝思忖了一下，迷惘的道：「那他們爲什麼沒有向我們身上下那毒手？」

周震川道：「據在下所知，施用那種奇術，也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當然不能普遍施用，像兩位已經受制於他們，又表現得心無異志，自然用不着多此一舉了。」

邱顯聽了，連連點頭道：「少俠說得是，老夫完全明白了。」

大家又談了一些「無雙門」內部的情形，周震川望了望外面天色道：「時光已經不早了，從現在起，得委屈兩位了。」

雲貴雙豪站起身來，雙手一揖道：「請！」

周震川手起指落，又點了他們兩人穴道。

李定一大喝一聲道：「來人！」

外面應聲進來一個大漢，欠身道：「堡主有何吩咐？」

李定一揮手道：「把他們打入水牢，好好看管，聽候發落！」

過了幾天，雲貴道上盛傳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說雲貴雙豪賣友求榮，已投入「無雙門」中，現爲李家堡所擒獲，訂於七月十五日約集雲貴道上羣雄，大審論罪。

雲貴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真收到了一份發自李定一的信函，列舉了雲貴雙豪種種罪証。

周震川在李家堡盤桓了四五天，在他離開後的第三天晚上，李家堡忽然被一羣功力奇高的外人侵入，竟然將雲貴雙豪刼走了。

所幸來人不多，他們的目的，也只在刼人，李家堡雖有損傷，並不十分嚴重。

接着，雲貴雙豪脫險回到貴州的消息，又接踵傳遍了整個貴州道上。

同時，雲貴雙豪竟一不做二不休，也指摘李家堡製造事端，血口噴人，其實是心懷叵測，意圖一手遮天，席捲雲貴，納於李家堡私囊。

李家堡與雲貴雙豪的互控，弄得大家目迷五色，是非莫辨，而這時，無雙門反而隱身幕後，無人問聞了。

當然，這只是表面文章，知道實際內情的人並不多。

但，另一方面，由於雲貴雙豪的表現突出，很爲「無雙門」看重，已一步登天，由小小的護法，榮升爲副門主之一了，董冠雄雖沒當到副門主，却也當到了僅次於副門主的副總護法。

同時，雲貴道上的原有人物，也都交由雲貴雙豪統轄，只是由「無雙門」另外派人監視督導而已。

不管怎樣監視與督導，雲貴雙豪總有了自己的力量，也有了某些方面的方便，這且不贅。

却說周震川那天離開李家堡之後，並未立時遠去，直到「無雙門」將雲貴雙豪刦走，暗中保護李家堡未曾遇到重大損失後，才暗中吁了一口氣，趕回貴州。

周震川連日奔走，只算是稍有成績，但需要他親自處理的事情大多，他當然不能老留在李家堡，擺下這步棋，他自然又奔上了征途。

當前，就還有兩件事情，使周震川苦在心裏，寢食不安，第一件，皇甫秀華的與他反目，這不僅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也使他精神上蒙受着極大的打擊，第二件，就是閃電娘子武瑛的事了，這件事情不澄清，別說他無法向皇甫秀華解釋，更無法挺身出來，爲維護武林正義而大聲疾呼。

因爲己身不正，焉能正人，他背了這個黑鍋，不是眞正知道他的人，還有誰會相信他的話。

「無雙門」這一招，又毒又絕，任你周震川有通天本事，也非縛手縛脚不可。

周震川披星戴月，僕僕風塵，趕回貴州，先找到九指神偷莫木森，劈頭便問道：「老哥哥，有閃電娘子的消息沒有？」

九指神偷莫木森長嘆一聲，道：「有是有一點，可是沒有多大作用。」

周震川劍眉皺了又皺，道：「不管有沒有用，請你快說了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又嘆了一口氣道：「她又落到無雙門手中去了。」

周震川臉色一變道：「她被關在什麼地方，查出來沒有？」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據各種迹象判斷，他們可能把她送到四川去了。」

一語未了，周震川搖頭表示懷疑道：「我想這不大可能，他們控制武瑛的目的，在對付我，固然可以說，他們把武瑛送離貴州是怕我找到她，但是，把武瑛送得太遠，一旦需要用她的時候，如果趕不回來，豈不也誤了自己的事，我想，武瑛或許還在貴州境內，你所得到的消息，只怕完全是迷人心目的幌子。」

九指神偷莫木森懊喪道：「我倒沒有想到這點，我已經要史翀派人送了一封信到四川托人打聽去了。」

周震川笑道：「這樣正好，就讓他們以爲我們上了當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苦笑一聲，道：「老夫自出山行道以來，向以鬼出神沒見稱於世，自失手敗在老弟你手中之後，就好像交了霉運，連想法都不靈光了。」

周震川誠懇的道：「話不是這樣說，從前你是處處採主動，想到就做，出謎叫人猜，總是佔上風，但現在正好相反，處處成了猜謎的被動，自然就吃力得多。」

九指神偷莫木森忽然開朗的一笑，道：「你老弟是什麼人，我處處把你相比，自然顯得差勁多了，過去我是沒有遇到你老弟，今天除了你老弟，我也眞不見得比別人差勁，哈！哈！哈……。」

又恢復了自信之心，笑聲斂處，接着又道：「下一步你老弟準備怎樣辦？」

周震川攤手聳肩，做了一個莫可奈何的姿態，道：「史翀他們找不出眉目，丐帮弟子又用不上了……」沉吟了一下接道：「我想再去找秦仙子試一試。」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找秦仙子有什麼用，秦仙子不也在找武瑛？」

周震川道：「至少我們可以和秦仙子交換一下找尋武瑛的意見。」

九指神偷莫木森放射着似懂非懂的眼神道：「此外呢？」

周震川道：「那就只有碰運氣了。」

九指神偷突然站了起來，他的腦筋轉得不慢，剛才那霧樣的眼神，倏地閃出一道亮光道：「碰運氣就要快，走，我們兩個人一道去。」

周震川沒有拒絕九指神偷莫木森，兩人說走就走，到了秦仙子隱居之地的烟台翠谷，秦仙子不在家，接見他們的是秦仙子的一位女弟子。

周震川也見過這位女弟子好幾次面，只是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那女弟子當然知道周震川是什麼人，不敢怠慢，肅容請進，看座奉茶之後，欠身問道：「家師外出未歸，不知少俠有何賜教？」

周震川聽說秦仙子不在家，心裏頓了一下，腦子一轉道：「在下雖與姑娘數次相遇，失禮得很，尚未請教姑娘……」

那女弟子道：「小女子姓陳，在家師門下排行第二。」

周震川接着客氣地抱拳道：「原來是陳姐姐，小弟失敬了。」

周震川忽然改了稱呼，這種行爲雖然相當冒昧，但却得到了出奇的反應。

那陳姑娘原本臉上毫無表情，形之於外的只是待客的禮貌，周震川這聲陳姐姐，却突破了一道無形的藩籬，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使她玉容微微一紅之後，添上一道光彩，泛起一道笑容，口中說着：「不敢當！」心中却高興得有飄飄之感。

要知今日的周震川已是名動天下，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多少人想和他攀交都攀不上，能得他叫一聲姐姐，不說別的，這總是非常光彩體面的事。何況，她們也知道秦仙子對周震川的心意。

周震川一聲「姐姐」，叫得陳姑娘臉上開了花，心裏有了數，厚起面皮，又叫了一聲，道：「秦老前輩既然不在家，那就有請陳姐姐給小弟一個方便了。」

陳姑娘笑靨如花的道：「你有什麼事，儘管說好了，只要我帮得上忙，我絕不會說一個『不』字。」

周震川又一抱拳謝道：「多謝了！」話聲一轉，接着問道：「不知陳姐姐你們這兒，近來有沒瑛妹的消息？」

陳姑娘搖頭一嘆道：「大家都急死了，就是找不到她的踪跡。」

周震川焦慮之情，溢於言表，憂憂地道：「小弟這邊也是失望的很……。」

忽然，「啊！」了一聲，道：「陳姐姐，你看小弟多失禮，也沒向你介紹這位老前輩……。」看他說話，神不守舍，心亂如麻。

陳姑娘笑了一笑，先站起身來，向九指神偷莫木森欠身爲禮。

周震川接着道：「這位廖老前輩字屏

山，最擅追踪覓跡之能，小弟特意請他前來，帮同尋找瑛妹。」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老夫想看看武姑娘當日居住的地方，不知方不方便？」

陳姑娘爽快一笑道：「有何不可。」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那就有勞姑娘了！」接着，人也站了起來，準備立時行事。

陳姑娘領着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到原來武瑛居住的房子之前，放目打量之下，只見那是一棟倚着一道削壁而建造的精舍。

精舍四周圍着一圈紅牆，紅牆之外，左右另有四棟散散落落的房子。

那四棟小房子，看似雜亂無章，但配合那道寸草不生的鏡面削壁，正好極爲佔地勢之利，極其巧妙，拱衞着閃電娘子武瑛所住的那棟精舍。

當時，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瞭解四週環境之後，也未隨便發問，便隨着陳姑娘叩門進了那棟精舍。

現在看守那棟舍精的，是一個精神矍爍，白髮如銀的老太婆和一個半大不小，年紀十四五歲的丫頭。

那小丫頭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可是那老太婆却是一個雙目精光奕奕，顯出一身功力極爲不俗。

陳姑娘見了那老太婆也顯得非常恭敬，行了一禮，把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介紹給那老太婆，但她却沒提那老太婆是什麼人物，口中只尊她胡婆婆。

胡婆婆雙眼射着冷燄般的稜芒，上下打量了周震川一眼，「哼嘿！」一聲，道：「你就是周震川！」

周震川只覺胡婆婆對他充滿了敵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能暗暗苦笑，欠身施禮道：「晚輩周震川給胡婆婆見禮。」

常言道「伸手不打笑面人」，胡婆婆雖然對周震川充滿了敵意，在周震川笑臉相對之下，也不便馬上把他們趕了出去，暫時忍氣不發，冷冷的道：「你們來做什麼？」同時也不還禮。

周震川暗暗忖道：「看她這種自大自高的神情，想必與秦仙子有特殊關係，閃電娘子武瑛如今遭了這種拂逆之事，老年人想不開，自然都怪我頭上了，這也是人之常情。」臉上笑得更濃，回話道：「晚輩四出尋找瑛妹不着，特請來一位最善於追踪覓跡的老前輩，想看看瑛妹的住室，從根追尋。」

胡婆婆冷眼一翻，望了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眼，非常不禮貌的「哼！」了一聲，道：「就是你？」

九指神偷莫木森含笑道：「在下廖屏山。」

胡婆婆把目光冷冷的向九指神偷莫木森一凝道：「你是什麼出身來歷？」

九指神偷莫木森頂着廖屏山的身份，只有將就着道：「在下武當俗家弟子。」

胡婆婆忽然臉色一扳道：「你眞懂得『追踪覓跡』之術麼？哼……。」

不屑多說的，頭一轉，叫了一聲：「陳姑娘！」

陳姑娘一震，話還沒有出口，胡婆婆接着便數說着道：「你爲什麼胡亂引人進來，還不與我老婆子把他們請出去？」

陳姑娘臉色陡然緋紅，旋又鼓起胆氣，說道：「胡婆婆，這倒不是晚輩不知法度，自作主張，只因家師下山之時，曾有話……」

胡婆婆冷笑一聲，截口說道：「你師父留下了話又怎樣？你還不與我老婆子出去。」

陳姑娘雖覺臉上無光，却不敢再說什麼，向周震川訕訕的一笑道：「周少俠，很抱歉，兩位請外面用茶去吧！」

周震川忍不住方待再說什麼，只見九指神偷莫木森已射來一道制止的眼色，周震川心領神會，笑了一笑，極有禮貌的向胡婆婆行了一禮，才隨同陳姑娘退出精舍大門，大門呼的一聲關上之後，似是聽到胡婆婆一連冷笑了好幾聲。

三人回到前廳，陳姑娘很是過意不去，吩咐廚下送上一桌酒招待他們。

周震川身入寶山，更不願空手而回，正有很多事想從陳姑娘口中打聽，因此也不客氣，領了她的情，三人分賓主坐下，邊吃邊談起來。

陳姑娘對周震川有着那麼一份歉意，談話之間，她是有問必答，似是想藉此減少自己內心的不安。

幾句開場白說過之後，便單刀直人的問道：「陳姐姐，我們剛才看了瑛妹住的地方，如果外面有人暗中監視，小弟眞奇怪，她怎能走得神不知鬼不覺？」

陳姑娘道：「但家師在外面確實派得有人監視，而且都是由我們師姊妹親自輪值，每兩個時辰一班，每班四人，把我們都整慘了。」

周震川雙眉一皺道：「由姊妹們親自監視，瑛妹竟仍能逃出手去，那就更不可思義了，憑瑛妹的身手，那是絕無可能，除非……。」

「除非」什麼？周震川話聲一頓，未便明顯的表達，陳姑娘瞭然於心的微微一笑，道：「姊妹們誰也知道，這都是爲了瑛妹好，絕不會有人暗助於她。」

一直很少開口的九指神偷莫木森這時忽然橫插一脚，問道：「陳姑娘，那位胡婆婆在黃山地位似乎非常特殊，她是什麼來歷身份，不知姑娘能否見告？」

陳姑娘歉然一笑，道：「我們對她也不大清楚，我們很小入山時，她就是這個樣子，既不是師伯師叔，也不是老媽子下人，師父對她客氣，我們自然誰也不敢冒犯她了，都只知她叫胡婆婆，平時對她總是敬而遠之，她心眼裏也只有二個人，一個是家師，另一個就是瑛妹了，尤其對瑛妹特別好，有時爲了瑛妹，連家師的帳都不賣。」

周震川道：「如果胡婆婆要帮助瑛妹出走，陳姐姐你認爲可能麼？」

陳姑娘腦中顯然從來沒有過這種意念，聞言之下，楞了一楞，才搖頭道：「就算她有意帮助瑛妹逃走，也逃不過我們的暗中監視，我們明的不敢阻止她，暗中也會稟報家師出面，何況，家師還把瑛妹的情形，特別囑咐過她，想她也不會不知輕重。」

陳姑娘眞是一位對人熱誠的姑娘，就因爲那點點歉意，對周震川是有問必答，而且連周震川沒有問到的都說出來了，大

家邊吃邊談，酒足飯飽時，想知道的已經差不多了。

兩人告辭出來，退出烟台翠谷，周震川一笑道：「老哥哥，我看那胡婆婆脫不了關係。」

九指神偷莫木森點了一點頭，道了一聲：「當然……」接着又皺起眉頭，沉思了半天，道：「我們暫時不討論，先讓我想一想。」

周震川才智有餘，但在經驗方面却不能和九指神偷相提並論，他見九指神偷莫木森神情凝重，料知他必另有所見，遂不干擾九指神偷莫木森思路，找了一個乾淨地方自去運功調息。

要知，周震川近來的生活，已是沒有日夜之分，為了維持精神體力的最佳狀況，所以，一有時間，就利用機會調息，始終保持着充沛活潑的精神體力。

因此，不論什麼時候所見到的周震川，都如生龍活虎般充滿活力朝氣。也因此，周震川的藝業突飛猛進，一日千里。

當周震川調息醒來，九指神偷莫木森已是面帶笑容，站在他身旁了。

周震川一笑道：「老哥哥想通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周震川道：「什麼問題？」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當日你和老夫打賭時，你是怎樣找到我的？」

周震川一笑道：「老哥哥，事過境遷，你還好意思算老帳……當時，我在你身上做了一點小小的手脚。」笑歸笑，周震川還是坦誠的說出了原因。

九指神偷追問道：「什麼手脚？」

周震川道：「秀妹替小弟配了一種藥，小弟用在你身上，於是小弟就據此找到你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那種藥還有沒有？」

周震川道：「還有不少啦……就帶在身上……你準備要用它？」

九指神偷莫木森點了點頭道：「可能要派派它的用場了……」說着，就在周震川對面坐了下來。

不待周震川發問，馬上又道：「老夫剛才想了半天，想出一點眉目來了，那胡婆婆很不簡單！」

周震川一笑道：「當然不簡單，要不秦仙子怎會對她另眼相待。」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笑道：「你這是皮相看法。」

周震川原是隨口而言，接受了九指神偷莫木森的批評，道：「你呢？」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說起『追踪覓跡』之能，當今江湖之上，只怕再沒任何人比得上胡婆婆了。」

周震川微微一怔，道：「小弟只聽說南齊北宋是當今最負盛名的兩大『追踪覓跡』巨擘，那胡婆婆又算那一家？」

九指神偷臭木森簡單有力的道：「胡家！」

接着，忽又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道：「齊宋兩家沒有什麼了不起，老夫領教過，他們就沒辦法對付老夫，這也就是老夫叫大家頭痛的最大原因。」

周震川疑詫地道：「我倒是第一次聽到『胡家』這一號。」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當然不會知道，胡家已是幾十年前的老古董了，老夫要不是吃了這行飯，最顧忌他們那一行，也不會注意他們那一行了。」

周震川激起了求知之慾，輕輕的「啊！」了一聲，張起了雙耳。

九指神偷莫木森仰頭望着天上飄蕩多變的雲霞，出了一陣神，緩緩的道：「胡家的字號，在百年之前，可說是名揚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如有尋人找物疑難之事，只要找上了胡家，莫不迎刃而解，但也因此遭到了江湖大忌，結果被人暗算，遭了覆門之禍，胡家烟消雲散之後，才有齊宋兩家的興起，但已是遠不如胡家了。……」

現在既然有一位胡婆婆，胡家當然沒有斷根，周震川用了頭腦，就沒有插嘴打岔，只靜靜的聽着。

九指神偷莫木森慢慢的接着道：「所幸那一次胡家逃出了一根苗裔，只是那孩子時運不濟，不但未能報得了家仇，而且最後也死於非命，胡家與江湖上的恩怨，也就因此而止。」

周震川聽得話中有了矛盾，不由一笑道：「胡家因那孩子而止，這胡婆婆又是那裏來的？」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那只是當時一般人的瞭解，誰又眞的知道那孩子另外沒生孩子？」

周震川覺得他這話說得不無道理，但眉頭一擠，道：「就算那孩子另外生了孩子，你又憑什麼認為胡婆婆就是那孩子的孩子？」

九指神偷莫木森理直氣壯的道：「老夫當然有根據。」

周震川道：「請道其詳。」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第一，那胡婆婆帶得有胡家身體上的異徵……左耳大右耳小，同時右耳耳輪隱現雙輪，並且尖拔聳立，這就是他們胡家的特徵……」

話聲停了一停，但不待周震川表示意見，接着又道：「當然，就憑這一點，並不能認定她就是胡家的孩子，所以又有第二點佐証。」

周震川默許道：「請問第二佐証。」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當你說我是最善的『追踪覓跡』者時，我曾見她臉上掠過一道無與倫比的輕蔑之色，那種輕蔑之色，只有眞正行家才能在不假做作之下，流露出來，以老夫的經驗已是百驗不爽了。……因此，老夫判定她就是胡家的後人，當今眞正的『追踪覓跡』行家。」

周震川完全相信他的判斷，腦中飛快的起了各種念頭……。

九指神偷莫木森花了不少腦筋，想了半天，所得一定很多，周震川在這頃刻之間，也想了不少，但他不願掃九指神偷莫木森的興，故意眉頭一皺，道：「照老哥哥這樣說來，胡婆婆既然是當今最大的『追踪覓跡』行家，有她出手，武瑛應該無所遁形，可是為什麼也找不到武瑛呢？」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胡婆婆根本沒去找她。」

周震川接道：「那是說武瑛，和她已經打成一片，只把秦仙子瞞在鼓裏……但

是胡婆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以胡婆婆這高年齡的經驗閱歷，難道看不出這對武瑛有害無益麼？」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這很難說，再加武瑛能言善說，胡婆婆又是一個勁的喜愛她，還不任由武瑛指使。」

周震川打從心底贊成道：「老哥哥說得有理，我們不虛此行了，現在老哥哥有何高見，從胡婆婆身上把武瑛找出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我想是想了一個點子，只不知行不行得通。」

周震川一笑道：「老哥哥，別客氣了，就請快快說出來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如此這般說出一個辦法之後，道：「你認為如何？」

周震川拊掌道：「好極了，就這樣辦吧。」

接着，兩人忙着準備起來，約在黃昏時分，他們兩人又奔向了烟台翠谷。

周震川還是周震川，不過把全身服裝都換了，並且換得非常澈底，連鞋子襪子都換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也變了，由武當廖屏山變成了一個陰森森的冷面人，一副不愛理人的樣子，看來他的架子比周震川大得多，但他却是周震川的一個下人。

兩人通名求見，找的是秦仙子。

閽報接見他們的還是那位陳姑娘，陳姑娘帶着笑臉出來，見周震川不苟言笑的嚴着一張臉，而且全身打扮也完全不同，不由一楞，再也笑不出來了。

江湖人在某一方面，有着出奇的敏銳，陳姑娘已經意會到此周震川不是那周震川了。

陳姑娘心中又驚又奇，力持鎮定，肅客入內，侍女奉上香茗之後，這才禮貌的欠身問道：「周少俠駕臨荒山，不知有何見教？」

周震川眼睛四掠，心不誠意不定的道：「在下是來拜訪秦老前輩，有事相托，請姑娘把秦老前輩請出來吧！」口氣也帶着三分傲氣，叫人聽了心裏就起火。

陳姑娘忍耐着沒發脾氣，和緩的道：「可惜少俠來遲了一天，家師正好昨天下山去了。」

周震川目光轉到大廳上一盞精巧的吊燈上冷冷的道：「現在貴山何人負責？」

陳姑娘還是不動聲色的道：「目前由小女子暫時負責一切。」

周震川的目光一收，望着陳姑娘，「啊！」的一聲，臉上堆上了笑容，前倨後恭的抱拳道：「失敬！失敬！」

陳姑娘淡淡的一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少俠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周震川畧一沉吟，道：「請問貴山是不是有一位胡婆婆？秦老前輩既然不在，不知在下能否與胡婆婆一談。」

陳姑娘柳眉一皺，暗笑一聲，暗道：「你既然問有沒有胡婆婆其人，就該等我回明之後，再請見她，哼！你這算是人話麼？」心裏老大不高興，淡淡的道：「有是有一位胡婆婆，她平生不見外客，肯不肯接見你，就很難說了。」

周震川乾笑了一聲，道：「在下不是外客，她一定會見，請姑娘帶我們去就是。」說着，人也站了起來，就要陳姑娘立時帶他們去見胡婆婆。

陳姑娘搖手道：「胡婆婆這人我們可惹不起，少俠最好還是先讓我去問她一聲，請稍待片刻……。」話聲未了，丟下周震川他們，一幌肩出了大廳。

陳姑娘心中又氣又疑，見了胡婆婆先數說了周震川一頓，然後道：「胡婆婆，您就讓他進來，教訓，教訓他們吧！」

胡婆婆被陳姑娘小扇子搧得冷笑一聲，道：「好，你就叫他進來，老婆子倒要看看這小子存的是什麼心。」

這裏陳姑娘保留了一點，她並沒有說出這個周震川大有問題，姑娘動了小心眼，在使壞了。

陳姑娘很快的把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帶進了那座精舍獨院，胡婆婆讓他們進了院門，就不讓他們登堂入屋，把他們阻在院子裡。

胡婆婆見了周震川，楞了一下，似乎也覺得這個周震川變得太快，但她却未加思索，大喝一聲，道：「小子，你又來幹什麼？」

周震川微微一怔，顯得非常機警的不加否認，笑臉抱拳道：「在下為老前輩送一封信來。」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封書信，交到胡婆婆手中。

胡婆婆接過那封信，只見信封上並沒具明收信人，霜眉一皺道：「這是給老身的麼？」

周震川道：「老前輩一看，就知道的了。」

胡婆婆為了好奇心驅使，顧不得找周震川麻煩，抽出信箋，只見信箋上着筆不多，只寥若晨星的寫着幾個字：「辛」字號，到時服用！

胡婆婆現出一股迷惘之色，失了一下神，倒轉信封倒了一下，信封裏也再無別物。

服什麼呢？信封裡空空的。

封口封得牢牢的，有東西絕不會失落，除非沒有東西，那定是漏放東西了。

放着任何人，少不得總要問個明白，但胡婆婆只沉吟了一下，便將那封信向懷中一收，臉上疑雲未散，却點了一點頭，道：「兩位還有什麼事？」

周震川眼見胡婆婆已將那封信收下，可見所猜不錯，心中高興得幾乎要跳了起來，這時兩人心中已是篤定，周震川笑了一笑道：「別無他事。」

胡婆婆道：「兩位請回，恕我老婆子不送了。」說着轉身向屋內走去。

陳姑娘本來以為有一場好戲可看，不料竟大出意料之外，心中不大甘願的叫了一聲，道：「胡婆婆……。」

胡婆婆充耳不聞，回到屋內去了。

陳姑娘暗中是又生氣又洩氣，把周震川他們送到前廳，吩咐一個人送他們出谷，也就不理他們了。

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這一來一往，天色已是全暗了下來，兩人一離開相送的人，馬上又翻身而回，蹻進了胡婆婆所住的那棟精舍。

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兩人輕功都是卓絕一時的人物，尤以九指神偷莫木森更是偷房入舍的個中神手，眞是鳥雀不驚

，就達到了目的。

這時，只見胡婆婆一人獨自坐在孤燈之下，又取出了那封信，就着燈光，一陣檢視，一陣沉吟，翻來覆去的看來看去，臉上的神情，也越看越是迷糊。

待到初更過後，烟台翠谷各處燈火次第熄滅，和他同住的那小丫頭，也已沉沉的入了夢鄉。

胡婆婆忽然自言自語說道：「看來，還是只有去找一趟小瑛了。」

隨見她甩袖熄了燈火，身形一矮，就失了踪跡，房裏不見了她的人影，却也不見她出房外。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道：「兄弟，原來她房裏有一條暗道……」

他的胆子够大，話聲未了，人已射窗入了房，俯身向床下一探，地道暗門剛剛關上，被他看了個正着。

那暗門做得很巧妙，接合之處，正隱在床柱後面，如不是來得快，看見那牆還在動，誰也看不出這裏有一道暗門。

九指神偷莫木森是開門起戶的神手，微微一笑，掠目之下，就找到了暗鈕，輕輕用力一推，只見那道暗門向下一落，現出了門戶。

周震川游蛇一般，搶先入了暗門，道：「老哥哥，小弟走前面。」

他是顧慮九指神偷莫木森功力不及，恐怕暗道之中另有埋伏，所以搶先而入。

周震川他這時布足了護身罡氣，同時把一對日月五行輪也分握左右雙手，內力一逼，雙目之中射出兩道豪光，施展夜視之能，低腰伏身走了下去。

這條暗道並不長，不過五十多丈就到了盡頭，冒身而出，原來是在一間無人居住的雜物間，正好已經越過了那四棟形成監視網的房子，怪不得無人發現閃電娘子武瑛的出去。

可是這時胡婆婆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好在周震川他們有慮及此，早在胡婆婆身上弄了手腳，不怕她飛上天去，兩人照着皇甫秀華特製的那件塗有感應藥物的小銀片的指示出了烟台翠谷，但走不到五里地，銀片上顯示，已是到了地頭。

放眼望去，這裏只是一片僅長着雜草的荒山，全山沒有一棵高及人腰的矮樹，視綫所至一望無阻。

這裏近在烟台翠谷，四向無遮無蔽，如說閃電娘子武瑛就藏在這裏，如非有銀片指示，只怕任誰也想不到。

這裏，就是這樣一處在任何人心理上引不起注意的地方。

九指神偷莫木森冒口叫了一聲，道：「高明，到底是胡家人的布置……」

周震川帶笑喝道：「小聲！」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震，硬把口中的話截住了。

周震川晃動着手中小銀片，在一叢杜鵑花下面找到一根伸出地面五寸多高的竹筒。

九指神偷莫木森壓低着嗓子道：「這只是通氣的地方，進出門戶我來找……」

周震川搖手止住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別忙，我們先聽聽她們談話再說。」

氣孔能透氣，也能傳聲，這時，正傳出閃電娘子武瑛的話聲道：「胡婆婆，你不是說要到月底才來麼？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大事？」顯然胡婆婆也是剛到。

胡婆婆道：「我問你，周震川是不是有一眞一假兩個？」

閃電娘子武瑛話聲裏充滿着詫異的語氣道：「什麼？你說有一眞一假兩個周震川！」

胡婆婆道：「可不是，就在今天，兩個周震川都找到烟台翠谷去了……先來的一個還同着武當俗家弟子廖屏山，似是懷疑你躲在烟台翠谷，被老婆子給轟出去了，過了不久，又來了一個周震川……」

閃電娘子武瑛心中一動，立時出口道：「你又怎知這個周震川不是原來的那個人呢？」

胡婆婆輕笑一聲，道：「他們的穿裝打扮完全不一樣，而且後面來的這位根本不知道已經有一位先他來過了，這自然是兩個人了。」

閃電娘子武瑛半天沒答話，顯然，在他腦中，發生了困擾，過了好一陣，才吐着難以理解的語氣，說道：「眞有兩個周震川！……。」

胡婆婆道：「後來的那位周震川，給了我一封莫明其妙的信，我想了一想，這封信只怕是給你的，所以特給你送來，你看！」

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凝神運功之下，下面再輕微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只聽一陣紙張開展的聲音過後，閃電娘子武瑛啞然失笑道：「這是什麼信？與我什麼相關？……」

胡婆婆訕訕的道：「我以為你被他們暗中下了毒，他們特給你這解藥來。」

閃電娘子武瑛笑得打跌地道：「解藥呢？」

胡婆婆道：「當時我沒有見到解藥，也覺得很奇怪，但後來我却想通了，說不定那解葯已經塗在這信紙上了，難道你……。」說了半天，這才發現閃電娘子武瑛的語氣和笑聲都不對。

閃電娘子武瑛驚叫一聲道：「不好，這一定是一條毒計故意使你上當帶路。」

胡婆婆一笑道：「就算是一條毒計，你也不要大驚着急，老身的行動，誰又追躡得到……。」

話聲忽然一頓，笑聲一收，嘆出一口長氣，接道：「小瑛，你總該知道，老身留在『烟台翠谷』，完全是為了你，你要我替你做的事，我都不問情由的替你做好了，可是就目前情形看來，只怕麻煩的事就要接踵而來，你有什麼苦衷，快向老身說出來，老身也好替你出個主張。」

閃電娘子武瑛矢口否認道：「胡婆婆，我眞沒有什麼別的隱情，你們知道的，就是我的實在情形。」

胡婆婆乾笑了一聲道：「你說沒有隱情，為什麼又出現了兩個周震川？」

閃電娘子武瑛道：「人家自己要出現兩個周震川，我又怎樣知道。」

胡婆婆道：「那你這樣躲躲藏藏又是什麼意思？」

閃電娘子武瑛有點發急的道：「我不是說過麼我要練功夫找周震川算帳麼！」

胡婆婆道：「那你也不該連自己親姑姑也瞞着呀！」

閃電娘子武瑛生氣的說道：「為什麼不該瞞她，她就想忍氣吞聲把我嫁給那畜生。」

胡婆婆道：「你原來不是也很喜歡他麼？」

閃電娘子武瑛說道：「我現在恨死他了。」

胡婆婆一嘆道：「說句良心話，你姑姑的做法並不錯，你就能殺得了周震川，你也不想想你自己又怎樣辦？」

閃電娘子武瑛冷笑一聲，道：「怎樣辦，我可以出家當尼姑去！」

胡婆婆苦笑道：「你這孩子太偏激了，把自己美好的人生都糟塌了。」

閃電娘子武瑛倔强地道：「我就要這樣！」

胡婆婆對閃電娘子武瑛顯然毫無辦法，嘆了一陣氣，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兩人相對無言的沉默了一陣，胡婆婆撫着閃電娘子武瑛的秀髮道：「小瑛，你多想想，別忘了你姑姑和老身都是最愛你的人，不要太爭勝好强了……我走了。」

胡婆婆要出來了，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三言兩語臨時改變了心意，周震川身形一幌，退出三四丈之外，只留九指神偷莫木森伏身原地隱在那叢杜鵑花之下。

胡婆婆頂着丈遠開外另一叢杜鵑花從地底冒出來。

她出來得很小心謹愼，先冒出一個頭，打量了一週，不見有異，才貼着地面射了出來，一直貼着地面遠出二十多丈外，又一陣翻滾落到一條山溝之內。

胡婆婆在山溝之內略為緩了一口氣，整理了一下衣衫，就待順着那條山溝離去之際，警念忽生，猛然一回頭，只見周震川正笑容可掬的站在她身後。

胡婆婆心神一凜，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嘴巴一張就要發出一聲長嘯，暗中告訴閃電娘子武瑛。周震川早已防備了她這一着，驀地出手一指，點向她啞穴。

周震川身手何等快捷，現身與出手，又都有着偷裝的意味，胡婆婆驚神之下，那有閃讓之能，已被點個正着，口一張却沒有聲音了。

周震川向着雙眼幾乎將冒出火來的胡婆婆抱拳一禮，道：「胡婆婆，晚輩絕無傷人之意，只請胡婆婆不要傳遞消息給瑛妹，晚輩先此賠禮告罪了。」

周震川行過禮，接着又道：「只要胡婆婆答應晚輩不高聲揚嚷，晚輩便可立時替你解開穴道，向你誠摯的請教。」

胡婆婆啞穴被制，一身功力却未受影响，幾次怒目相向，大有不惜與周震川一拚之勢，但最後終於忍了下去，點了一點頭，答應了周震川的請求。

周震川屈指輕彈，凌空解了胡婆婆的穴道，胡婆婆發楞地望了周震川一陣，道：「你到底是眞周少俠還是假周少俠？」

周震川笑了一笑，道：「晚輩不敢欺騙胡婆婆，前後兩次都是晚輩一人。」

胡婆婆「哦！」了聲，苦笑道：「高明！高明！」

周震川歉然道：「班門弄斧，見笑大方，冒犯之處，尚請見宥。」

胡婆婆慨然嘆道：「算了，算了，老婆子只問你，你這樣千方百來找小瑛，到底居心何在，難道你害得她還不够！」

周震川搖手道：「胡婆婆請放心，晚輩對瑛妹絕無絲毫惡意，晚輩這次實是誠心誠意來帮助她……胡婆婆，難道您沒看出瑛妹與從前大不相同麼？」

胡婆婆冷「哼」一聲道：「還不都是你害的！」

周震川淡淡的笑了一笑，道：「據晚輩調查，瑛妹的異常行徑，乃是受了『無雙門』一種心意摧殘所致，晚輩已經知道了解法，所以特來為瑛妹効勞。」

胡婆婆道：「我老婆子不相信。」

周震川道：「胡婆婆如果不相信，請叫瑛妹好好出來，晚輩可以立時施術，當面見效。」

胡婆婆一笑道：「我老婆子不相信你的話，能叫她出來麼？要找她，你自己不會進去找她？」

周震川他是抱敬人之心，以禮相待，本來準備說不通，就破門而人，這時聽了胡婆婆的話，心中一動，暗忖道：「是了，裏面一定另外還有暗道，脫離此地，她激我自己進去，我不知道她們的連絡暗號，武瑛自然鬨聲而颺了。」

眉峯一皺，望着胡婆婆沒說話，對胡婆婆這種人，軟的說不通，硬的不能來，一時之間，竟想不出妥當的對付辦法。

就在這時，山溝外面九指神偷莫木森突然與人發出了談話的聲音，只聽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喝道：「你這人鬼鬼祟祟的在這裏幹什麼？」

周震川一皺眉頭道：「胡婆婆，我們上去看看。」

胡婆婆爽快的欣然道：「好！」

兩個人一冒頭，從山溝裏跳了出來，只見九指神偷莫木森已被四五個女人圍住了，其中秦仙子正在其中。

胡婆婆大喜道：「仙子，您來得正好！」當先向秦仙子前面奔去。

周震川隨在胡婆婆身後，原已飄身而起，忽然腦中靈光一閃，掠過一道意念，人在空中身形一折，又返身山溝內。

如說閃電娘子武瑛地下室另有出路，其出路最好的出口，莫過於這道山溝了。

胡婆婆的過於爽快與欣然之色，正好激起了周震川的靈感。

外面的喝聲，與胡婆婆的話聲，驚動了地下的閃電娘子武瑛，閃電娘子武瑛闖驚應變，爬出暗道，一冒頭，只聽一聲輕笑道：「瑛妹，小兄已經在候着你了！」

閃電娘子武瑛身形一凝，周震川可不再給她任何機會，指出如風，制住了閃電娘子武瑛穴道。

胡婆婆搶身落到秦仙子等人面前，回頭不見周震川跟身而到，暗中一嘆，心裏不知該怎樣自處了。

秦仙子的大弟子正逼近九指神偷莫木森，就要向九指神偷莫木森出手，因胡婆婆的現身，暫時放過了九指神偷莫木森。

這時，連另外三個女人的注意力，都「齊轉到胡婆婆身上，胡婆婆偏又在這時候成了掩口葫蘆，欲言不語了。

秦仙子眉頭一鎖道：「胡婆婆，你們是怎樣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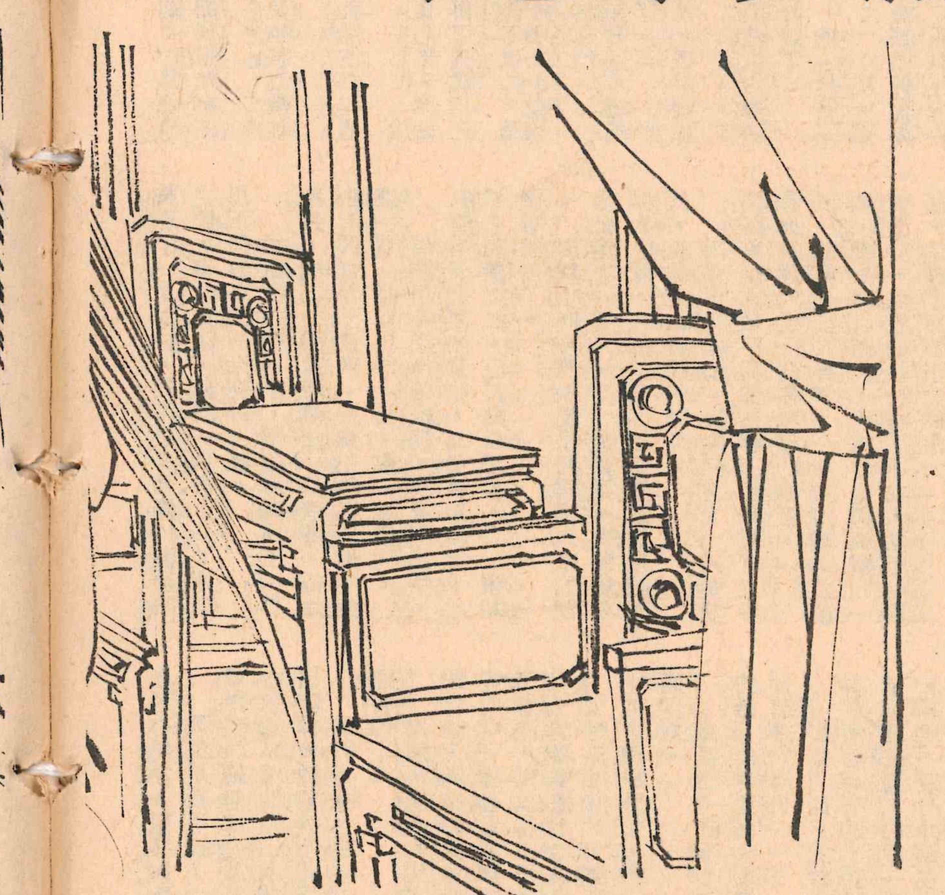
把胡婆婆當作九指神偷莫木森一道，原是最直覺的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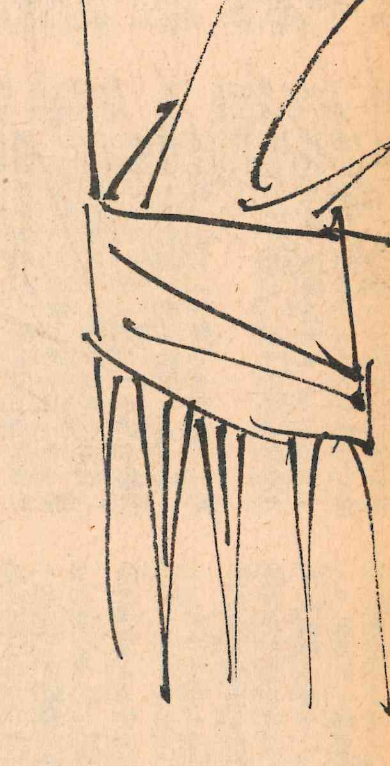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姑僞冒是南海娘子女兒，騙過了精明幹練的衞天鵬，也順利地擒擄了江湖上令人談虎色變的葉開，就在她躊躇滿志，得意忘形的時候，却發生了天大的變化，原來她自以爲可圈可點的傑作，全都落在了葉開的算中，使她一敗塗地，俯首認輸，最後，她又不甘的作最後掙扎，指葉開之母原是魔教中四大公主之一，葉開與她們有血緣關係，如葉開願意重投魔教，她們是隨時都歡迎他來歸，丁靈琳斷然地對她說葉開絕不會回魔教，鐵姑又恐嚇他們，定會後悔，葉開聽後只淡淡地一哦——

✻✻✻✻✻✻✻✻✻✻✻✻✻✻✻✻✻✻✻✻

貌若天仙艷　心比蛇蝎狠

鐵姑道：「本教這次在神山絕頂，重立教宗，再開教門，四大天王和四位公主的三項決議中其中有一樣就是要處治叛徒。」

葉開道：「所以你要我小心些？」

鐵姑冷冷道：「五十年來，本教一共只有五個叛徒，如今已死了四個。」

葉開道：「再加上我就是五個。」

鐵姑道：「不錯。」

葉開道：「只可惜我好像已不會死了。」

鐵姑道：「你逃過了第一次，未必還能逃過第二次，就算又逃過第二次，還有第三次，第四次，只要你不死，你就得時時刻刻的提防着，所以你就算活着，也休想過一天安穩的日子。」

葉開道：「我知道了。」

鐵姑道：「你不在乎？」

葉開道：「我很在乎，也很怕。」

鐵姑道：「那麼你現在就該帶着上官小仙跟我回去，將功折罪。」

葉開笑了。

鐵姑道：「我說的話並不好笑。」

葉開微笑着，道：「我也很怕狗咬我，難道我就該跟着狗去吃屎？」

丁靈琳吃吃的笑了，笑得彎下了腰。

鐵姑的臉色却已鐵青。

葉開道：「我早就知道你們要來對付我了，可是我這麼樣做，却不是爲了要對付你們。」

鐵姑道：「哦。」

葉開淡淡笑道：「若是爲了對付你們，我根本不必費這麼多事。」

鐵姑冷笑道：「你當然知道衞天鵬和墨白也要來對付你，所以你故意先讓我們得手，好教他們來跟我火併，等我們先自相殘殺，你才好漁翁得利。」

葉開嘆了口氣，道：「若是爲了對付衞天鵬和墨白，我更不必費這麼大的事了。」

丁靈琳笑道：「要他情願扮成個女人實在不是件容易事。」

鐵姑忍不住道：「你這麼樣做，究竟是爲了要對付誰？」

葉開道：「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遠比你們加起來還要可怕得多。」

鐵姑冷笑，她不信。

葉開道：「我們要到這裏來，你們本不會知道的。」

這一點鐵姑倒不能不承認。

葉開道：「可是這個人却知道了，所以他故意將消息散佈出去，讓你們到這裏來找我。」

鐵姑道：「他也想讓我們先跟你拚一場他才好漁翁得利。」

葉開道：「不錯。」

鐵姑顯然也已被打動，沉吟着道：「好幾個月前，我們的確曾經接到過一封無頭封，信上說的，正是你跟上官小仙的秘密，若不是這封信，我們根本就不會想到來打你的主意。」

葉開道：「你們接到了這麼樣一封怪信，難道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鐵姑道：「因爲他在那信上說，他是你的仇人，寫這封信給我們，爲的只不過是要借我們的手，替他報仇。」

葉開嘆道：「這倒也不能算不合理。」

鐵姑道：「經過我們查證後，發現他說的並不假，所以我們才決定動手。」

葉開道：「墨白，衞八太爺和珍珠城主想必也因爲接到了一封同樣的信，所以才出手的。」

鐵姑道：「來找你麻煩的人突然越多越好。」

葉開點頭道：「你總算想通了。」

鐵姑道：「你也不知道是誰寫的這封信？」

葉開道：「我連猜都猜不出。」

鐵姑道：「你們的行動，他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你們却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葉開點頭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我才覺得他可怕。」

鐵姑嘆了口氣，悠然道：「這麼樣說來，我倒也實在我很想見見他了。」

葉開道：「我本來已算準你們得手之後，他一定立刻會出現的。」

鐵姑道：「所以你一直在等着！」

葉開道：「我也很想看看他！」

鐵姑道：「只可惜我們竟在無意中揭穿了你的秘密，所以你也等不下去了！」

葉開嘆道：「你本應該讓我再多等一等的。」

鐵姑道：「你認爲現在他不來了。」

葉開嘆了口氣，道：「他好像不願當面見我，否則又何必等到現在？」

鐵姑道：「所以你現在應該再等下去，也沒有用了。」

葉開承認。

鐵姑忽然笑了笑，道：「那麼，你現在爲甚麼還不走？」

葉開道：「遲早我總是會走的。」

鐵姑道：「你最好快走。」

葉開道：「哦！」

鐵姑道：「帶着你的兩個女人一起走，我保證以後絕不再找你們。」

葉開也笑了，道：「你難道就叫我這麼樣一走了之？」

鐵姑冷笑道：「你不走又能怎麼樣？難道還能殺了我？」

葉開微笑道：「魔教中的人，是不是殺不得的？」

鐵姑冷冷道：「你若一定要和本教作對，我也無所謂，只不過，我也可以保證，無論誰和本教作對，都絕不會有甚麼好處。」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這倒不假！」

鐵姑冷冷道：「你若殺了本教中一個人，我保證你們從此以後，必定會後悔終生的。」

葉開道：「我若放了你呢？」

鐵姑道：「我剛才已答應過你，從此以後，你們無論到那裏去，本教中的人都絕不會再去找你！」

葉開沉吟着，道：「這條件好像還不壞。」

鐵姑道：「所以你應該考慮考慮。」

葉開道：「可是你剛才還要我們跟着你回去的！」

鐵姑道：「現在我已改變了主意！」

葉開道：「你的主意既然隨時都會改變，我又怎麼能相信你的話。」

鐵姑道：「你只好相信！」

葉開又笑了。

鐵姑道：「我還要提醒你，連李尋歡都不願和本教作對的，何況你。」

她冷笑着，又道：「莫忘記你還帶着個只有七歲大的孩子，就算你能照顧自己，她若萬一有了甚麼意外，你也一樣不好交待的！」

葉開忍不住看了上官小仙一眼。

上官小仙正在輕輕拍着懷裏的泥娃娃，抬起頭來向他嫣然一笑，道：「寶寶已睡着了，剛才你救了他，現在我可以讓你抱他一下，你好久沒有抱過他了！」

葉開瞪了瞪眼，道：「他會不會撒尿撒在我身上！」

上官小仙笑道：「寶寶不會的，寶寶又乖又聽話。」

她天眞的走過來，將泥娃娃交給了葉開。

葉開只有接過來，苦笑道：「我只抱一下子就够了，我一向很容易知足。」

上官小仙又拉起了丁靈琳的手，笑道：「等他抱過了，你也可以抱一下！」

丁靈琳趕緊搖頭，笑道：「我昨天已經抱過他了，這樣開心的事，不能天天做的，就像吃糖一樣，老是天天吃就……」

她的聲音突然停頓，臉色已變了，吃驚的瞪着上官小仙，失聲道：「你……」

一個字剛說出來她的人已倒了下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那泥娃娃肚子裏「波」一响，葉開的臉色也變了，突然彎下腰，就像是被人在肚子上重重打了一拳。

他的手也已鬆開，手裏泥娃娃跌在地上，「濮」的，跌得粉碎。

一樣亮亮的東西從破碎的泥娃娃肚子裏滾出來，竟是個打造得極精巧的機簧暗器鋼筒。葉開雙手捧着肚子，痛得冷汗滾滾而落，想說話，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

上官小仙撇着小嘴道：「你看你，摔破了我的寶寶，難怪你肚子要痛了。」

葉開看着她，眼睛裏充滿了恐懼和驚訝，突然大吼一聲！

「你……」

這個字沒說完，他的人也已倒下。

鐵姑的臉色也變了，這變化實在連她都覺得大吃一驚。

只有楊天却還是面帶着微笑，用一隻手抱着心姑的腰。

鐵姑看了他一眼，又吃驚的瞪着上官小仙。

上官小仙已笑了，笑得又甜蜜，又嬌媚，臉上那種痴痴呆呆的表情，已完全不見了。

鐵姑忍不住嘆了口氣，苦笑道：「是你，原來是你。」

上官小仙嫣然道：「連你想不到！」

鐵姑嘆口氣道：「我實在連做夢都想不到！」

上官小仙道：「你也佩服我！」

鐵姑苦笑道：「看來我想不佩服都很難！」

上官小仙拍手笑道：「想不到居然也有人佩服我，我簡直開心死了。」

鐵姑道：「葉開一定更佩服你！」

上官小仙道：「哦！」

鐵姑道：「他一心一意的保護你，想不到你根本竟用不着他保護，他一心想找

出那個主謀要害你的人，想不到這個人就是你自己！」

她又嘆了口氣，道：「葉開呀葉開，你自以爲聰明絕頂，自以爲很了不起，其實你連人家一根手指頭都比不上。」

上官小仙笑道：「你難道忘了我是甚麼人的女兒。」

鐵姑苦笑道：「我早就該想到……」

× × ×

她的確早就想到的！

上官金虹和林仙兒的女兒，又怎麼會是個白痴。

暮色已剛剛降臨，燈光已黯淡下來。

上官小仙的眼睛却更亮，現在無論誰都已看得出，她絕不是白痴。

鐵姑道：「看來連阿飛也都被你騙過了！」

上官小仙笑道：「男人難道天生就應該上女人當的。」

鐵姑道：「他們都以爲你是呆子，是白痴，却不知眞正的白痴並不是你，在你眼睛裏看來，他們才是眞正的白痴。」

上官小仙道：「不是白痴的男人還不多！」

鐵姑道：「楊天不是！」

上官小仙道：「他當然不是！」

鐵姑道：「只有他知道你的秘密！」

上官小仙用眼色瞟着楊天，媚笑道：「一個女人至少總得找一個值得她依靠的男人，否則她豈非太寂寞了！」

鐵姑冷笑道：「看來你並沒有找錯人，像他這樣的男人，實在不多！」

上官小仙笑得更甜，道：「我的眼光一向都不錯！」

鐵姑道：「那封信是你寫的？還是他寫的。」

上官小仙道：「當然是他，他寫的字比我漂亮多了。」

鐵姑道：「你要我們到這裏來，爲了你和葉開拚命，等我們兩敗俱傷，你才好坐享其成！」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總覺得這世上的人太擠，多死幾個也沒關係！」

鐵姑嘆道：「看來你這計劃實在是天衣無縫，神出鬼沒，難怪連葉開都上了你的當！」

上官小仙道：「要他上當，的確並不是件容易事。」

鐵姑突然冷笑道：「只可惜你還是做錯了一件事！」

上官小仙道：「甚麼事？」

鐵姑冷冷道：「你不該把我們也拉進這趟渾水裏來的！」

上官小仙道：「哦！」

鐵姑道：「我說過，無論，誰要跟本教作對，都絕不會有甚麼好處，你也不例外！」

上官小仙瞪着眼，道：「誰說我要跟你們作對！我根本就沒有這意思。」

鐵姑道：「你眞的沒有！」

上官小仙道：「我當然沒有！」

鐵姑道：「可是你……」

上官小仙打斷了她的話，道：「你知不知道你們的新任教主最近和一個人有了密約！」

鐵姑的臉色又變了！

她當然知道，但她却想不出上官小仙怎麼會知道的，這本是個極大的秘密。

上官小仙笑了笑又道：「你知不知跟你們軒轅教主訂約的那個人是誰？」

鐵姑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那個人難道就是你？」

上官小仙嫣然道：「其實你早就該想到的！」

鐵姑苦笑道：「我還是連做夢都想不到！」

上官小仙道：「你至少應該知道，你們的軒轅教主是個多精明多厲害的人！」

鐵姑承認。

上官小仙道：「若不是我們早已有了密約，他又怎麼會爲了一封無頭信而勞師動衆！」

鐵姑道：「他難道早已知道那封信是你寫的！」

上官小仙笑道：「這件事本是我們早就商量好了的，他怎麼會不知道！」

鐵姑也笑了，道：「你做的事，好像每件都是別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

上官小仙嫣然道：「我若不是這麼樣一個人，你們的軒轅教主又怎麼肯跟我訂攻守共盟的密約！」

心姑忍不住道：「我們既然是朋友，你爲甚麼還不放了我！」

上官小仙笑道：「你看我，竟差點把你忘了。」

心姑也笑道：「只要你現在能想起來就好。」

上官小仙道：「楊天，你爲甚麼還不拍開這位姑娘的穴道。」

楊天道：「是！」

他微笑着，一掌拍了出去。

心姑突然一聲慘呼，一口鮮血隨着驚呼聲發了出來，身子突然顫顫的彎了下去，背椎竟已被一掌生生的拍斷。

上官小仙皺眉道：「我只不過要你拍開她的穴道，誰叫你用這麼大力氣的！」

楊天道：「我豈非已經拍開了她的穴道！」

上官小仙道：「可是她的人被你打死了！」

楊天淡淡道：「我只管拍開她的穴道，她的人生死的話，我管不着！」

上官小仙嫣然一笑，道：「這話倒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鐵姑突然凌空翻身，想衝出去。

可是她的出路已被上官小仙擋住。

她咬了咬牙，一把拉下了自己的頭髮，反腕抽出柄彎刀。

刀光一閃，竟不是刺向上官小仙的，反而向她自己的肩頭刺了下去。

誰知上官小仙的衣袖裏也已飛出了緞帶，忽然間就已毒蛇般纏住了她的手。

鐵姑厲聲道：「我想死也不行！」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你當然可以死，但我却不想死在你手裏。」

鐵姑道：「我並沒有要殺你。」

上官小仙淡淡道：「我知道，你只不過想用，神刀化血，魔血大法來對付我而已，你的血濺出來時，我只要沾上一點，還不如被你一刀殺了反而痛快些。」

鐵姑道：「你也知道魔血大法！」

上官小仙道：「你們魔教的十大神功

，我不知道的倒還不多。」

鐵姑突然張嘴，像是要咬斷自己的舌頭！

可是她的下巴忽然也被纏住。

上官小仙的出手，竟彷彿比她的思想動得還快。

鐵姑的全身都已冷透。

上官小仙嘆道：「我說過，你們的十大神功，在我面前是連一點用都沒有的，我甚至可以表演一兩種給你看看。」

她忽然放開了鐵姑的下巴，奪下那柄彎刀，送到自己嘴裏，竟像是吃甘蔗一樣，將這柄刀一截截咬斷，吞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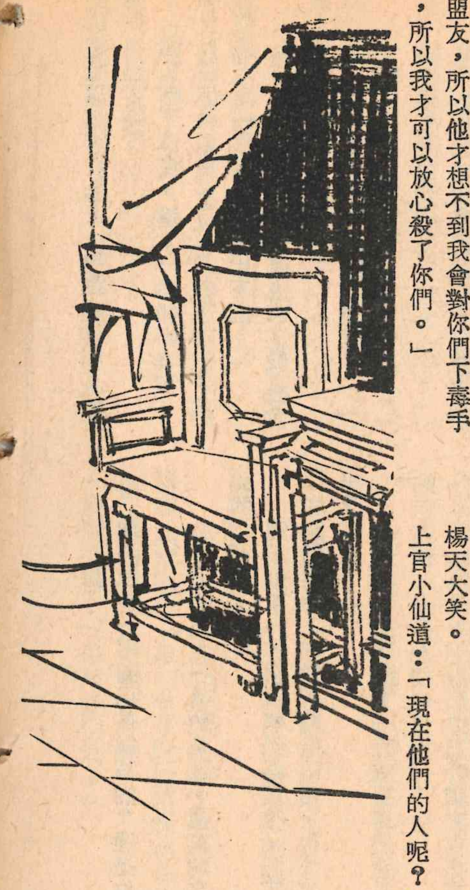
然後她又微笑着道：「你看，你們的『嚼鐵大法』，我豈非也一樣能用。」

鐵姑連眼珠子都似已因恐懼而凸出，啞聲道：「你……你究竟想怎麼樣……」

上官小仙道：「你自己應該知道的，爲什麼還要問我？」

鐵姑道：「你既然是軒轅教主的盟友，爲什麼要對我們下毒手！」

上官小仙柔聲道：「就因爲我是他的盟友，所以他才想不到我會對你們下毒手，所以我才可以放心殺了你們。」



她微笑着又道：「你自己也說過，我們的事，都是別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突然出手，手裏的半截彎刀，已刺入鐵姑的咽喉。

鐵姑眼珠立刻凸出，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就已倒下。

上官小仙看着她倒下去，輕輕嘆息，道：「我從來也不覺得殺人是件愉快的事，爲什麼偏偏有很多人喜歡殺人呢！」

楊天微笑道：「因爲這世上的人已太擠了。」

上官小仙嫣然道：「看來這世上也只有你才是我的知己。」

楊天道：「我本來就是條狐狸，會飛的狐狸。」

上官小仙道：「這外號，起得倒眞不錯。」

楊天道：「一個人的名字會起錯，外號却是絕不會錯的。」

上官小仙道：「可是，那兄弟兩個人却不像珍珠，最多也只不過像兩個土豆而已。」

楊天大笑。

上官小仙道：「現在他們的人呢？」

楊天道：「剛才他們要我帶他們到飄香別院去，我就將他們帶進了棺材。」

上官小仙嘆氣道：「可惜了那兩口棺材。」

楊天道：「然後，我就折斷了他們的劍，放在飄香別院外的雪地上，故意讓韓貞看見，別人才會認爲他們是被葉開毀了的。」

上官小仙又笑了笑道：「你果然是條狐狸。」

楊天道：「他們若是眞到了飄香別院，逼着冒牌葉開丁靈琳出手，把戲豈非早就揭穿了。」

上官小仙道：「你千萬莫小看了這位丁姑娘，她的功夫很不錯。」

楊天笑了笑，道：「我從來也不敢小看任何女人的。」

上官小仙又問：「韓貞呢？」

楊天道：「他想必還站在那梅林裏，等着心姑去救他。」

上官小仙道：「他想必已經等得急死了。」

楊天笑道：「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站在雪地裏，那滋味的確不好受。」

上官小仙眼波流動，道：「你爲什麼還不去解除他的痛苦？」

楊天道：「用不着我去，他自己遲早會替自己解決的。」

上官小仙道：「可是你爲什麼不去讓他少受點罪呢？一個人偶而總該做一兩件好事的。」

楊天道：「你要我去？」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要你去，我喜歡常常做好事的人。」

楊天嘆了口氣，道：「我本來規定自己，一天最多只殺一個人的，今天看樣子却要破例了。」

楊天走了，曙色已照進窗戶。

上官小仙看着倒在地上的墨白，衞天鵰，心姑，和鐵姑，臉上又露出甜蜜的微笑，喃喃道：「這地方看來的確已寬敞多了……」

× × ×

曙色已照進窗戶。

這一夜雖然長，總算已過去。

上官小仙俯下身，輕輕搖着葉開的身子，柔聲道：「天早已亮了，你這懶虫還不起來？」

葉開呻吟了一聲，竟眞的張開眼睛，茫然回望了一眼，彷彿想掙扎着站起，又跌倒。

他全身竟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

上官小仙看着他，眼睛裏充滿了關懷，道：「你不舒服？」

葉開點一點頭，苦笑道：「我好像病了。」

上官小仙道：「什麼病？」

葉開道：「笨病。」

上官小仙道：「笨也是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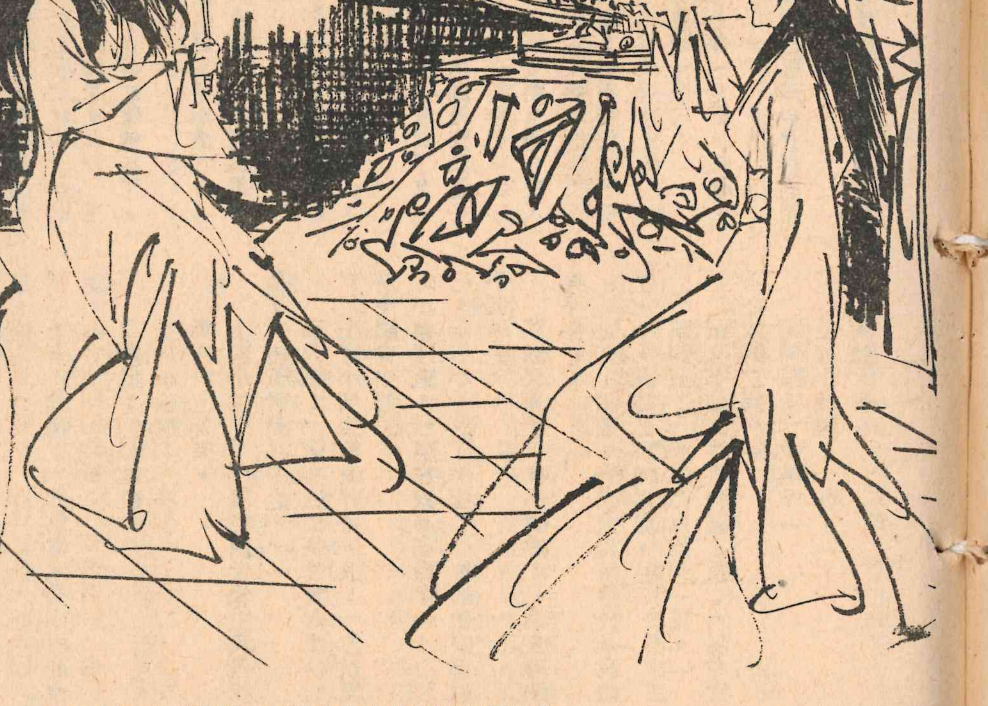
葉開道：「不但是病，而且是種很厲害的病。」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你知不知道狗熊他奶奶是怎麼死的？」

上官小仙道：「不知道。」

葉開道：「是笨死的。」



鐵姑用彎刀自刺肩頭，却被上官小仙飛出緞帶纏住。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怎麼有笨死的人？」

葉開嘆道：「我本來也不相信，現在才知道，這世上笨死的人好像並不少。」

上官小仙說道：「你怕你自己也會笨死！」

葉開道：「我已經病得很厲害了。」

上官小仙嘆道：「其實你並不笨，只不過心太軟了一點而已。」

葉開苦笑道：「若是心不軟，又怎麼會替人家抱泥娃娃？」

上官小仙道：「那不是泥娃娃，那是我的寶寶，乖寶寶。」

葉開說道：「他好像並不乖，他會咬人。」

上官小仙也笑了，道：「但是他並不想眞的咬死你，否則你用不着等到笨死，已經被毒死了。」

葉開道：「你把他交給我的時候，已扭開了他肚子裏的機簧！」

上官小仙道：「並沒有完全扭開，只開了一半。」

葉開道：「等我看見丁靈琳倒下去，手上一用力，就完全開了！」

上官小仙笑道：「他雖然叮了你一下，可是你也摔了他。」

她指着地上破碎的泥娃娃，道：「你看，他現在豈非已經被你摔死了。」

葉開沒有看這泥娃娃。

若有好幾個人在旁邊時，誰也不會去看泥娃娃的。

看看地上的屍身，葉開忍不住長嘆道：「看來你果然不愧是上官金虹林仙兒的女兒。」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林仙兒的心毒，上官金虹的手狠，這兩種優點你一個就佔全了。」

上官小仙微笑道：「你慢慢會有發現，我別的優點還很多。」

葉開說道：「現在，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上官小仙道：「你問。」

葉開道：「你是不是人？」

上官小仙還是面不改色，微笑道：「當然是人，是個女人，而且還是個很好看的女人。」

葉開道：「只可惜我看你並不像是個人，是人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的。」

上官小仙道：「什麼事？」

葉開道：「你要害我，我明白，因爲你要報仇，因爲我恰巧是小李探花的子弟。」

上官小仙嘆道：「這眞是巧得很。」

葉開道：「但這些人却跟你完全無寃無仇，你爲什麼要殺了他們。」

上官小仙道：「因爲一樣東西。」

葉開道：「什麼東西？」

上官小仙道：「你看這是什麼？」

她果然拿出了一樣東西，黃澄澄，閃着金光。

葉開道：「這是一文錢。」

上官小仙道：「什麼錢？」

葉開道：「金錢。」

上官小仙道：「你看不看得出錢上的字！」

葉開當然看得出，錢上有四個字。

「役鬼通神」。

第一綫陽光從窗外照進來，恰巧照在這枚金錢上。

上官小仙的眼睛裏也在閃着光，道：「錢能役鬼，也能通神，你慢慢也會發現，這世上絕沒有比錢再好的東西了。」

葉開已聳然動容，道：「這就是昔年『金錢帮』的標誌！」

上官小仙點點頭，說道：「金錢帮是上官金虹創立的，我恰巧是上官金虹的女兒。」

葉開嘆道：「眞是太巧了。」

上官小仙道：「上官金虹雖然死了，我却還沒有死。」

葉開道：「所以你要重振金錢帮！」

上官小仙道：「我至少總不能眼看着金錢帮就此毀滅。」

葉開道：「這事你已計劃了很久？」

上官小仙道：「不但已計劃了很久，而且計劃得很好。」

葉開道：「連楊天都被你收買了？」

上官小仙道：「他本來就是條狐狸，會飛的狐狸。」

葉開道：「不但會飛，而且還會咬人，專咬朋友。」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幸好我並不是他的朋友。」

葉開道：「你是他的什麼人！」

上官小仙道：「是他的老闆，是他的帮主。」

葉用動容道：「你已經是金錢帮的帮主？」

上官小仙倏然道：「父親的事業，豈非總是由子女繼承的。」

葉開忍不住問道：「除了楊天外，你的伙計還有多少？」

上官小仙道：「小夥計不計其數，大夥計却只有五個。」

葉開道：「五個？」

上官小仙道：「金錢帮的規矩，本有兩大護法，四大堂主。」

葉開說道：「這規矩，我以前怎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因爲這本是剛訂的規矩。」

葉開道：「是誰訂的？」

上官小仙道：「我！」

葉開只有苦笑。

上官小仙道：「現在四大堂主我已找全了，楊天就是其中之一。」

葉開道：「還有三個是什麼人？」

上官小仙笑得很神秘，道：「你以後慢慢總會知道的。」

葉開道：「現在我猜不出？」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連做夢都想不到。」

葉開又嘆了口氣，說道：「兩大護法呢？」

上官小仙道：「兩大護法等於是我的左右手，我當然不能馬虎。」

葉開道：「所以你只找到一個。」

上官小仙笑得更神秘，道：「現在我正在找第二個。」

葉開道：「找誰？」

上官小仙道：「你！」

葉開大笑。

上官小仙正容道：「我並不是在說笑話，只要你答應，你就是金錢帮的第一護法。」

葉開笑了笑道：「我若答應，你肯相信？」

上官小仙也嘆了口氣，道：「我不相信。」

她凝視着葉開，嘆息着又道：「你看來實在不像是個能讓女人信任的男人。」

葉開道：「那麼我們這交易豈非根本就談不成？」

上官小仙嘆道：「所以，這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

葉開道：「所以只好殺了我了。」

上官小仙道：「我並不着急。」

葉開道：「我着急。」

上官小仙道：「你急什麼？」

葉開道：「萬一我忽然又有了力氣，一下子跳起來把你抓住，糊裏糊塗的把你當泥娃娃摔破了，豈非很不好意思。」

上官小仙笑道：「那實在很不好意思，幸好你不會忽然有力氣的！」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你中的針上雖然沒有毒，却有迷藥。」

葉開道：「迷藥？」

上官小仙道：「一種能讓人渾身軟綿綿的迷藥，只有一口氣喝下五斤酒去，才能解得開。」

葉開笑道：「這種藥一定是酒鬼做出來的，恰巧我也是個酒鬼。」

上官小仙道：「不巧的是，這附近連一两酒都沒有。」

葉開的笑又變成苦笑，說道：「你實在不是個好主人，連酒都不爲客人準備一點！」

上官小仙眼波流動，媚笑道：「你應該知道，我一向只餵奶給別人吃的。」

葉開道：「可惜我不是泥娃娃。」

上官小仙笑道：「誰說你不是，我以後就要把你替做我的泥娃娃。」

她笑得雖甜，葉開心裏却已發冷。

若是要做了這個女人的泥娃娃，那種滋味一定比死還難受。

就在這時，他看見楊天走了進來。

× × ×

楊天的臉色很難看，看來就像是個嫉妒的丈夫。

上官小仙皺着眉回過頭，立刻又嫣然一笑，道：「你看來並不像剛殺過人的樣子，你殺過人之後，總是很開心的。」

楊天沉着臉，道：「我實在沒法子開心。」

上官小仙道：「爲什麼？」

楊天道：「因爲我沒有人可殺。」

上官小仙道：「人呢？」

楊天道：「人不見了。」

× × ×

人不見了！

上官小仙皺起了眉，道：「你是說，韓貞不見了？」

楊天道：「是。」

上官小仙說道：「他整個人，都不見了？」

楊天道：「完完全全的不見了，連一根骨頭都沒有留下來。」

上官小仙道：「難道他忽然被個大怪物吞了下去！」

楊天道：「他是自己走的。」

上官小仙道：「你查過了雪地上的脚印？」

楊天道：「查過二遍。」

上官小仙道：「脚印是往什麼地方去的！」

楊天道：「出了梅林，脚印也忽然不見了。」

上官小仙說道：「你沒有到附近去找過！」

楊天道：「找過三遍。」

上官小仙道：「你找不到？」

楊天道：「連一根骨頭都找不到。」

上官小仙道：「地上有沒有別人的脚印？」

楊天道：「還是只有剛才那幾個人的脚印。」

上官小仙道：「只有心姑，丁麟，我，你的脚印？」

楊天道：「不錯。」

上官小仙道：「所以他也不可能是被別人殺了，再架走的。」

楊天道：「絕不可能。」

在地上留下脚印的人，現在都絕不可能到那裏去殺人。

上官小仙沉吟着，道：「他中了毒，只要一走動，立刻就可能毒發殞命。」

楊天道：「不錯。」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們本來都以爲，他絕不敢走動的。」

楊天道：「不錯。」

上官小仙道：「可是，他現在却已走了。」

楊天道：「不錯。」

上官小仙忽然嘆了口氣，道：「但我們却錯了，我們全都看錯了他。」

楊天同意。

上官小仙笑道：「原來他才是所有的這些人裏面，最不好對付的一個。」

楊天也同意。

上官小仙目光閃動，道：「他想必早已看穿這件事有蹊蹺，所以故意假裝中毒，讓別人不防備他，他才好全身而退。」

楊天道：「他的外號叫椎子。」

上官小仙道：「一個人的外號，是絕不會錯的。」

楊天道：「所以無論你外面有多麼厚的殼，他都能椎出個洞來。」

上官小仙沉吟着，緩緩道：「對付這種人，只有兩個法子。」

楊天在聽着。

上官小仙道：「若不能把他拉過來做我們的朋友，就得趕快殺了他。」

楊天道：「可惜他現在已走了。」

上官小仙道：「世上絕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突然一下子完全消失的。」

楊天道：「但是我却找不到他。」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找不到他，並不表示別人也找不到他。」

她走過去拍了拍楊天的肩，微笑着道：「莫忘記還有我哩。」

楊天道：「你要去找。」

上官小仙柔聲道：「你乖乖的陪小葉在這裏等着，我帶糖糖回來給你們吃。」

× ×

楊天坐下來，坐在葉開對面。

他規規矩矩的坐在那裏，看來眞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葉開看看他，忽然嘆了口氣，道：「她說她要帶糖回來給我們吃。」

楊天道：「嗯。」

葉開苦笑道：「自從三歲以後，我就就有吃過糖了。」

楊天道：「哦。」

葉開道：「現在我只想喝點酒。」

楊天道：「你若不想喝酒，那才是怪事。」

葉開笑道：「你的確很瞭解我，我們畢竟是老朋友了。」

楊天冷冷道：「像我這樣的朋友，你幸好還沒有幾個。」

葉開道：「不管你怎麼樣對我，我們畢竟還是老朋友，朋友跟酒一樣，都是老的好。」

楊天道：「你眞的這麼想喝酒？」

葉開嘆道：「你知道，我現在的心情很不好。」

楊天承認：「無論誰遇着你這種事，心情都不會好的。」

葉開道：「心情不好的人，總是想喝點酒的。」

楊天也同意：「除了喝酒外，你的確已沒什麼事好做的了。」

葉開道：「所以你若看在我們是老朋友的份上，就請弄點酒給我。」

楊天考慮着，忽然站起來，道：「好，我去替你找酒，你最好乖乖的在這裏等着，莫要想逃走。」

葉開看着他走了出去，眼睛已亮了起來。

人，總是有人性的。

他對人性忽然又充滿了希望，又覺得楊天這個人並不能算太壞。

楊天居然很快就回來了，手裏提着個大銅壺，份量好像很重。

壺裏的酒就算並沒有裝滿，至少也有五六斤。

葉開喝酒一向很快的，他已決定，就算自己力氣恢復了之後，也絕不向楊天去報復。

一個人若是還肯爲他的老朋友找酒喝，這個人總算還不是不可救藥的。

楊天道：「你沒有逃。」

葉開笑了笑道：「因爲我知道逃不了的。」

楊天道：「很好。」

他放下銅壺，擺在地上。

葉開連站都站不起來，道：「你不能送過來！」

楊天道：「我跟你還是距離遠一點的好。」

葉開嘆了口氣，只好掙扎着，爬過去，湊過嘴去喝了一口。

只喝了一口。

他的臉色忽然變了：「這不是酒。」

楊天冷冷的看着他，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冷冷道：「我們也不是朋友。」

葉開道：「你……你爲什麼騙我！」

楊天道：「因爲我想看看你在地上爬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未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李漳鴻·文
盧　令·圖

辟邪劍（上）

狂風暴雨夜　尋仇慘殺天

月黑！

風高！

濃雲如墨，低低覆壓在大巴山的峰巒上，雲層中金蛇亂閃，耀眼的電光一道緊接一道，隆隆的雷聲，連綿不斷的震撼着整個山區！

狂風呼嘯着掠過了山峯，峽谷，刮得漫山遍野的荒草雜樹發出「嘘嘘」銳响，混合了狂風的吼聲，似乎要把這大巴山區倒翻過來！

這是盛夏季節，暴風雨的前奏！

驀然間，一道閃電自雲間直垂到地面，强烈的光亮照耀得週圍如白晝，景物纖毫可辨。

這是一條荒凉的山谷，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卵石和一條羊腸小徑，通到山谷深處。

此際，在這條小徑上，正有一個頭戴竹笠，身穿一襲灰布長袍的人，肩上扛着一柄連鞘長劍，踏着沉穩的脚步，朝山谷裏走去……

眨眼間閃電消失了，一切復歸黑暗。

那灰袍人只剩下一條幾乎看不見的影子，在黑暗中移動着——

濃雲壓得更低沉！

狂風咆哮得更凌厲！

突然，一陣急驟的敲擊聲，高低錯落地混和着狂風的咆哮，在山谷中廻旋，激蕩……

在這「噗拍拍，噗拍……」的節拍聲中，一縷清越的歌聲，劃破咆哮的狂風，冲霄而起！

「悲天地之不仁兮，以萬物爲雛狗！恨魑魅之兇殘兮，復推波以助瀾……」

又是一道强烈的閃電，照亮了山谷，照着那灰袍人，他正在扣指彈鋏，一面走，一面引吭高歌。

「提三尺之青鋒兮，誓飲邪凶之濁血……」

閃電迅卽消失，黑暗又籠罩了一切，祇有那灰袍人的歌聲，愈發激昂。

「……仰傲於蒼穹兮，惟吾劍以獨尊！呔！」

歌聲乍歇，一聲清叱！那灰袍人的身影倏然一頓，一道電虹隨着龍吟之聲繞身而起，一閃卽滅！

「噗噗」！在灰袍人身後，响起兩下重物墜地的聲音！

「唉！」那灰袍人吐出一聲低沉嘆息，自言自語道：「敢情我的定力愈來愈差了，竟被一段朽木就擾得青鋒出匣，唉！人未老，却已……」

「桀桀……」一陣陰森的怪笑，在黑暗中四面飄來，打斷了灰袍人的自言自語，同時，並有一個冷澀的口音，接口說道：「杜大俠，你人未老，但今夜却已到人生的盡頭！」

灰袍人的身影靜靜的佇立當地，凝神傾聽，待那話聲一落，立卽沉聲道：「是那幾位老朋友？爲何不現身相見，却拿一段朽木相戲？」

「桀桀……！老朋友早就在此地恭候多時了，祇怪你杜大俠自己窮吼一陣，沒把咱們弟兄放在眼裏而已。」嘲笑而又冷澀的話聲剛剛說完，陡聽——

「嗤」一聲怪响，一團茶杯大小的綠色的火燄在夜暗中一閃，亮了起來，在狂風中搖曳不定，那慘綠的光芒下面，彷彿有一個人的影子。

這一團碧綠色的火燄，正擋在灰袍人的去路！

「嗤！嗤！嗤！」緊接着又是一連三聲怪响，在灰袍人的左，右及身後，同時閃亮起三團同樣的慘綠色火燄，每一團火燄下面，都彷彿有一個人影子。

四團綠幽幽的火燄忽然一動，竟一齊冉冉前飛！

在這深山荒谷之中，雷電交加，狂風怒號之下，四周似是幽冥鬼火在狂風中冉冉飄飛，映照得數丈方圓以內，都籠罩着一層慘綠的顏色，這情景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恐怖之感！

但那灰袍人却是屹立如故，身子連動都不曾顫動一下。眨眼間，那四團碧綠火燄已飄到距離灰袍人一丈遠近，倏然

一齊停止不動。

此際，灰袍人已然看得十分清楚，祗見每一團火燄下面，都映照出一個貌相獰惡，長髮披肩，身穿黑長袍，腰帶上斜撇着一柄黑色長劍的怪人！

那一團綠幽幽的火燄就頂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那一張已經够醜惡的臉孔，在這慘綠的光映之下更增幾分恐怖的鬼氣！

每一個人的右手都緊按在劍把上，凌厲的眼神，冷冷地凝視着灰袍人！

他們這樣不言不動的靜立在狂風中，彷彿是黑夜裏突然出現了四具殭屍！

灰袍人目光一掃，沉聲說道：「原來是『五方幽靈』，還有一位，爲何不見現身？」

「嗤」！他的身後綠光乍現，同時響起一個沙啞的口音：「杜大俠剛才那一劍若是多遞出三寸，就可瞧見大太爺了！」

灰袍人響聲入耳，正待轉身的刹那，突覺一縷森寒劍氣襲向他的「靈台穴」！

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的絕招和奇奥的身法都派不上用場，救命全憑超人的靈敏反應和正確迅速的判斷力。在灰袍人心頭警兆一生，身手立起反應，他上半身大反常規的用力急向左一扭，一仰，同時右肘下沉，「嗆」的一聲龍吟起處，電虹乍閃，疾吐！

「嘶」的一聲！三尺青鋒險而又險的緊擦着他的胸衣掠過，衣裂而皮肉未傷，但那冷冽的感覺已直透心脾，血脈爲之一凝！

「嗯！」那從背後突襲的，也是一個頭頂綠火，身穿黑袍的怪人，他一劍刺空，身子朝前一傾，突然嘎聲一哼，渾身一震，前傾之勢陡然一頓！

一柄長劍，深深刺入他的右脅，直沒至劍柄，在他的左腰眼露出小半截寒芒耀目的劍尖！

灰袍人右腕一抽，脚下一滑，倏然倒退三尺，身形一旋，重又面對着擋在路上的怪人，長劍斜指地面，一滴鮮紅的血珠，悄然從劍尖滴落地上！

那中劍之人仍然提着長劍，脚下踉蹌的往前衝了兩步，左手緊按着傷口，張大着嘴，想叫，却發不出半點聲音，一雙眼球幾乎要突出眶子，死死的瞪着灰袍人，突然膝蓋一屈，「砰」的仆在地上，呼出最後一口長氣，寂然不動！

那一團頂在他頭上的綠色火燄，被狂風一吹，「噗」的熄滅了，沒有如泉湧的腥血，沒有駭人的慘叫，也沒有上下翻動的斷殺，就在這麼一刹那之間，一個人的生死就決定了！

那四個靜立灰袍人四週的黑袍怪人，對同伴的慘死竟連瞧也不瞧一眼，甚至臉上的肌肉都不曾顫動一下，仍然是那樣冷冷的凝視着灰袍人。

灰袍人的劍尖開始慢慢的向上移動……

突然，又是一道強烈的閃電從雲層直垂落這荒谷的地面，那強烈的電光耀目難睜，一股硫磺的刺鼻味道，瀰漫空際！

四個黑袍怪人同時把頭一點，頂在頭上的那團慘綠火燄突然飛起，疾如閃電，齊向灰袍人飛射過去……

天地間，那一道强烈的電光倏然消失了，週遭驟然一暗。四個黑袍怪人像幽靈般騰身而起……

眨眼間，四團碧綠火燄已飛抵灰袍人身週不及三尺的距離，慘綠光芒映照着他，只見他猛吸一口氣，身子突然暴縮，高不及三尺，那四團幽靈鬼火掠空而過，恰好在他的頭頂上面匯聚一起。

灰袍人身子暴縮之際，隨即一側一仆，左肩剛一沾地就一連幾個翻滾，遠出數丈以外……

那四團幽靈鬼火似乎被灰袍人身軀移動之勢所引，一聚攏立即往下一沉，登時互相一撞，「轟」的一聲！綠幽幽的火燄頓化熊熊烈火，燃燒範圍廣達四丈方圓！

灰袍人滾動之勢倏止，險而又險的剛剛脫離烈火籠罩範圍，正待挺腰躍起，誰知——

「桀桀……！」夜空中突然爆起一陣獰笑，四道寒光閃電般疾射下來，交織成一幢光幕，灰袍人的身子盡在這光幕之中，但覺森森劍氣直逼眉睫！

灰袍人仰臥地上，在這危機間不容髮之頃，左手突的一揚，頭上的竹笠「呼」的一聲，飛旋而起，迎向罩下來的那一幢光幕……

「察察察察」光幕一陣波動，那頂竹笠登時被絞得粉碎，但那光幕下擊之勢却爲之一頓，一亂……

灰袍人一聲長嘯，就在光幕這一頓一亂的刹那間，身形似電，彈空而起，右臂急揮，長劍八面分張，電虹亂閃，彷彿正月裏的花炮一般，冲霄直上！

夜空中，那獰笑之聲忽然變作一聲驚喝！那一幢光幕倏然聚化成爲一條光柱，直射入灰袍人飛迎上來的劍虹之中，同時，四叢肉眼難辨的寒芒，在夜空中一閃。

「錚錚錚錚」！一陣金鐵交鳴之下，空際射下來的那一條光柱四散分飛，劍虹如電，扶搖直上！

「哎啊！」一聲慘叫！一條黑色人影凌空倒飛三丈「砰」的一聲！摔落地上！

另外三條黑色人影在空中一個翻身，霍地一分，分朝三個方向掠去……

祗聽灰袍人一聲清叱！灰色的身影凌空一旋，劍虹突地掉頭，他身劍合一，電也似射向一條黑色人影的後心！

電虹一閃即至，透心而過，那一條黑色人影只「哎」了半聲，立時了賬！

灰袍人雙足一拳，足尖一蹬這條人影的身子，借勢抽劍倒飛而出，一道電虹宛似空際流星，飛射另一條黑色人影……

那條黑色人影已然在四五丈外飛落地上，正待騰身再起，灰袍人已連人帶劍凌空下擊，只好一咬牙，揮劍一招「五嶽朝天」，湧起一座座劍山，往上迎去！

「錚」！只有一聲劍鳴，電虹與劍山一觸之下，劍山立時化爲烏有，電虹排闥直下，一閃，隨即凝住了！

「啊！」那條黑色人影一聲哀嚎，「噹」一聲，擲了手中長劍，兩手掙扎着往上抬，想抓住灰袍人那一柄刺入他眉心當中的長劍，可是，他的手指剛剛觸及那劍鋒時，灰袍人已抽劍騰身而起，追向那最後一條黑色人影……

此時，那條最後剩下來的黑色人影，已逃向谷口，遠出十丈以外，在夜暗中，他的身影，已淡的幾乎看不見了。

灰袍人身化輕烟，疾逾閃電，兩個起落，就已飛臨那最後一條黑色人影的頭上，一聲清叱：「五方幽靈已去其四，閣下還逃得了，快回身接劍！」

話聲出口，電虹疾落！

那條最後的黑色人影聞聲便知已難逃一命，大吼一聲！霍地止步，大旋身，右臂一揮，長劍迎着飛射下來的電虹撩去！

灰袍人凌空下擊，長劍所化的電虹射落至半途，不知怎地，突然顫了一顫，然後疾射而下……

「錚」！一聲金鐵交鳴，這條最後的黑色人撩出的長劍，終於在頭頂上空三寸之處，將灰袍人的電虹架住了！

灰袍人飄然飄落地上，右臂前伸，堅如鐵石似地掌中三尺青鋒緊壓在對方的長劍上，緩緩下沉……

適時，又是一道閃電自雲中射下，驅開了荒谷中的黑暗！

只見那灰袍人頭上的髮結已略呈散亂，他的臉頰在強烈的電光照察之下，顯得那樣蒼白，兩道入鬢的劍眉飛揚，一雙鳳目閃着懾人心魄的光芒，挺直的鼻樑下面，兩片表露着剛毅的嘴唇抿得緊緊，下頷無鬚，是個年約二十七八，三十不到的壯年人。

他的貌相是如此的英偉，但此刻在他的前額上，却隱隱現出一道指頭粗細的黑紋，直垂到眉心中間，使人看來就有些陰森的感覺。

在那三尺青鋒下面，赫然是那最先出現並擋在小徑中央的黑袍怪人，此時，他那醜惡的臉孔因爲內心緊張而致肌肉顫扭的原故，更是獰怖萬分，豆大的汗珠不斷從額頭滾下來，喉嚨裏發出陣陣輕微的喘息……

顯然，他雖然將灰袍人這凌空下擊的一劍接住了，但，也只是接住而已，他再也無力抽劍，他只有咬牙硬撐……

可是，又能够撐得多久？

他的恐懼而絕望的目光，死死的盯在灰袍人的臉上，忽然，他發現了對方前額上那一道隱現的黑紋，於是，他的嘴角浮起了一絲陰笑，眼神中，恐懼和絕望一齊消失了……

天空中的那一道閃電也就在這時消失了！

黑暗中，響起了灰袍人的聲音：「好！閣下終能接得杜某這一劍，杜某就饒你這一次，但閣下得回答幾個問題。」

黑袍怪人悶笑了一聲，喘息着說：「姓杜的不用假裝大方，你自身難保，怎敢侈言饒老夫一命？」

灰袍人冷哼一聲，沉聲道：「閣下以爲杜某中了你們的幾根『化魄蝕魂針』就不能取你一命？嗯？」

話聲一落，那黑袍怪人的長劍本來是斜架在他頭頂空三寸高處，這時竟然慢慢往下沉落，那壓在劍上的三尺青鋒却漸漸接近他的頭顱……

黑袍怪人的哼息之聲，愈來愈大，手肘，膝彎的關節，也發出輕微的「軋軋」響聲……

灰袍人沉哼一聲冷冷道：「如何？」

黑袍怪人喘着息道：「好吧！」

灰袍人沉聲道：「你們『五方幽靈』平日散發五方，怎知杜某人今夜要經過這『落魂谷』，而齊聚此地等候？」

黑袍怪人道：「老夫弟兄在半月前分別接到一封密函，說你在今夜要到『落魂谷』赴一約會，因此……」

「是什麽人寫的密函？」

「不知道，信上並未具名。」

灰袍人哼了一聲，冷喝道：「你們就相信了？」

黑袍怪人咬牙道：「老夫弟兄對你姓杜的啣恨已久，不得不信！」

灰袍人又是一哼，伸出了左手，沉聲道：「那封信呢？」

黑袍怪人恨恨道：「信在老夫身上，你想老夫交出來除非是把老夫殺了！」

灰袍人沉默了一下，冷冷道：「好，算閣下有種，把解藥拿來！」

黑袍怪人獰聲道：「仍是那一句話，休想老夫拿出解藥！」

灰袍人沉聲道：「你以爲杜某不能殺你？」

黑袍怪人「嘿」然一笑，道：「如果以掃蕩宇內凶邪爲己任的杜仲元杜大俠也要自食其言的話，老夫死也瞑目了！」

灰袍人怒聲道：「杜某雖答應饒你一次但你……」

黑袍怪人陰森森的截口道：「你杜大俠祗是要老夫回答問題，並未要求老夫交出任何東西！」

灰袍人默然半晌，突然一抖右腕，撤回長劍，沉聲道：「閣下可以走了！」

黑袍怪人冷不防壓力一輕，身子不由自已的一晃，忙一沉眞氣，穩定下來，怔了一怔，道：「你眞的讓老夫離開？」

灰袍人冷冷說道：「閣下難道不信杜某？」

黑袍怪人沉默了一下，遲疑的說道：「可是，你體內的……」

灰袍人仰面吁了口氣，道：「生死有命，閣下就不用管了！」

黑袍怪人咬了咬牙，突然抬目道：「老夫身上的解藥雖不便交與杜大俠，但他們弟兄幾個的身上也有，祗是要杜大俠親自動手去拿。」

灰袍人聞言似一愣，隨即輕輕說了聲：「謝謝！」

黑袍怪人沉聲一嘆，默然轉身，一掠而起，但剛一離地，忽又擰身飛落，對灰袍人道：「老夫忽然想起，杜大俠額上的黑紋已伸展到鼻樑，如果延至人中之時，就算服下解藥已無用處，所以，老夫奉勸杜大俠，守信赴約固然重要，但性命却不能不顧，同時，解藥服下之後，全身眞氣就立時渙散，必須經過一個時辰，方能重新滙聚，因此，杜大俠最好就在此地服下解藥，等『化魄蝕魂針』的劇毒化解盡淨，方爲上策！」

灰袍人這時已還劍歸鞘，聞言，雙拳一抱，道：「多謝閣下盛情，杜某自有分寸！」

黑袍怪人搖了搖頭，默然轉身，騰空而起，連閃兩閃便消失在夜暗之中！

灰袍人長長吁了口氣，身子突然晃了一晃，但隨即站穩了，縱身掠到一具倒臥地上的黑袍怪人屍體旁，彎腰伸手在屍體的懷中一陣摸索，果然摸出一隻小白瓷瓶

和一個信封來。

他把信封揣入懷中，然後拔出小白瓷瓶的塞子，把瓷瓶湊在鼻端聞了聞，倒出一顆藥丸，剛要放入口中，忽又停下來，略一猶豫，自言自語道：「生命固然可貴，但我杜仲元豈能作一個失信之人，更何況是生死一搏的大事！」

話聲一落，他把藥丸放回瓷瓶裏，揣入懷中，仰天深深吸了口氣，展開身形，朝谷中疾奔而去……

「噼喇喇」！一聲巨雷響處，巨大的雨點，被狂風刮的滿空翻飛，然後傾盆而下，瀉落地上的冲刷之聲與狂風的呼號，滙成一片，彷彿萬馬奔騰！……

「落魂谷」的盡頭，乃是一片陡峭的山坡，在山坡的半腰有一塊較爲平整的地面，四週松柏雜樹環繞，當中建了座六角茅亭。

風雨交加，亭簷的雨水狂瀉下來，彷彿掛了一道水晶垂簾，在亭前滙成一條小河，沿着斜坡，冲流而下。

忽地，亭簷前的雨簾一分，衝進一條灰色人影，赫然是不顧身中劇毒，拚着性命前往赴約灰袍人杜仲元！

他渾身濕淋淋的彷彿從水裏撈起來一般，衝進亭來，抖了抖緊貼在身上的灰袍，抬手抹了抹臉上的水珠，舉目打量了這茅亭一眼，自語道：「『落魂谷』底，坡上茅亭，應該就是這裏了，大概時間還早吧……」

說至此處，他渾身忽然起了一陣痙攣，咬着牙雙手緊握長劍撐住地面，不使身子倒下來，半晌，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漸漸平靜了。

他低垂着頭，牙齒咬得「軋軋」作響，似乎考慮着一樁嚴重的事情，又過了半晌，他再度抬頭，長吁了一聲，堅決的自語道：「我既已應約而來，死生有命，以後的事就不必理會了！」

他的手指顫抖着從懷中摸出那隻白色小瓷瓶，用力拔開瓶塞，倒出一顆藥丸丟進口中，張口就着簷前雨水呑了兩口，將藥丸咽下腹中，就在茅亭裏緩緩盤膝坐下，那柄連鞘長劍橫擱大腿上，輕輕嘆了口氣，闔上了眼簾……

茅亭外面，狂風吹着暴雨，嘩啦啦地震耳欲聾！

他孤獨的坐在亭裏，動也不動，彷彿成了一尊石像，從他身上，散發出一絲絲淡淡的魚腥氣息，飄浮在空際……

驀然，從亭簷沖刷下來的雨水突地四下飛濺，一條高大的人影「刷」的衝進亭來，一眼發現了盤膝坐在地上的杜仲元，不禁腳步一頓！

暗影朦朧中，隱約可看得出這剛衝進亭來的人，身材魁偉，臉型瘦長，頷下三綹長鬚，頭上戴頂了大寬邊竹笠，直往下滴水，一襲銀灰色勁裝也是濕淋淋的，右肩頭露出一截劍把。

他隨手解下了竹笠丟在一旁，兩道兀鷹一般的眼神，盯在杜仲元的身上，冷冷開口說道：「杜大俠來的倒很早！」

杜仲元連眼皮都沒動一下，淡淡的道：「那裏！祇不過比你唐堡主稍爲先到一步而已。」

被稱爲唐堡主的老者「哼」了一聲，道：「老夫來了，杜大俠連身子都不會動一下，果然是威震武林天下無敵高手的氣派，看來，江湖上的傳言倒是不假。」

其實杜仲元此時一身眞氣已經渙散，根本連站起來的氣力都沒有，但他的個性與脾氣也不服對方這一套，當下，仍然閉着眼睛，淡然道：「亭中地方很寬，唐堡主嫌站着不好說話，儘可找個舒服的地方坐下來。」

這老者來的時候本就懷着一肚子的怒火，入得亭來，眼見杜仲元不理不睬的神態，肚子裏的怒火已經上升到胸口，再一聽這幾句話，那一股怒火登時直衝上頂門，雙目怒睜，重重的哼了一聲，喝道：「老夫約你到此地來，並非想跟你對坐閒聊，起來！面對着老夫，把你我之間的事情作一了斷！」

杜仲元似乎身子動了一下，口氣仍是那樣冷淡：「杜某與閣下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

老者忍不住怒喝了一聲：「放屁！」打斷了杜仲元的話語，也不管對方是否看見，戟指着他，振聲怒叱道：「老夫與你井河不犯，你爲何在江湖上，肆意詆譭老夫？」

杜仲元緩緩張開眼簾，望着怒容滿臉的老者，徐徐說道：「唐堡主言重了，杜某對閣下，批評則有之，却談不上詆譭兩字。」

老者怒喝道：「批評？老夫有什麼讓你批評的？」

杜仲元淡然道：「閣下雖自認介於正邪之間，但有些作爲是否值得批評，閣下心中明白。」

這老者氣得渾身發抖，半晌說不出話來，忽然一抬手，「嗆」的一聲，拔出背後的長劍，指着杜仲元，厲聲喝道：「好！你這無恥匹夫不敢承認，等一下一齊清算……」

話聲一頓，長劍一伸，直指到杜仲元的胸前，厲喝道：「你既對老夫不齒，爲何又誘惑侮辱我女兒，你安的是什麼心？你說！」

杜仲元的身子大大震動了一下，拚力睜着那雙無神的鳳目，緊緊瞪視着那老者，話聲甚爲激動：「什麼？杜某誘惑侮辱了令嬡？誰說的？」

老者持劍的手都有點發抖，厲聲道：「你誘她離家遠遊峨嵋、青城，在山中幹的好事。呸！說出來污了老夫之口，我女兒回家之後，茶飯不思，而你却在江湖上把這事……呸！呸！老夫實在懶得和你這無恥的大俠多說……」他當眞是氣到了極點，連話都氣的說不出來……

而杜仲元却反爲平靜下來，緩緩說道：「唐堡主，杜某與令嬡之間，絕非閣下想像的那般下流，不錯……」說至此處，他略爲提高了聲音：「杜某在峨嵋邂逅令嬡，同遊三月，但均能以禮自持，此情可對天日，惟杜某以天下凶邪尙未誅盡，不敢以兒女之私誤我重責，故而……」

「狡辯！」老者一聲斷喝，聲色俱厲的喝道：「狡辯！你這種人滿口仁義道德，所作所爲，老夫就瞧不順眼，起來，拔出你的劍來，老夫要用你的血來洗清你對老夫的侮辱！」

杜仲元臉上擠出一絲苦笑，淡然道：「杜某肺腑之言，信否任便，但要杜某拔劍，却是碍難從命！」

老者「哼」了一聲，厲喝道：「儒夫！你這無恥的儒夫，你以爲不拔劍老夫就不會殺你？哼！做夢！」

杜仲元的口氣一沉，緩緩道：「閣下，杜某應約而來，無論閣下用何種手段相待，杜某絕不皺眉，但却不容任何侮辱之詞加諸杜某身上……」

「呸！」老者一口濃濃的唾沫吐在杜仲元臉上，厲聲道：「說得好聽！你爲何賴在地上？」

杜仲元此時眞氣渙散，簡直運抬手去揩掉這口唾沫的力氣都沒有，祗好强自忍耐下來，沉聲道：「閣下，你也侮辱得够了，如果閣下眞要和杜某劍下分清白，就請稍安毋躁，候杜某兩個時辰，屆時，杜某絕不令閣下失望。」

「哈哈哈哈！」老者仰面一陣狂笑，「呸！」又是一口唾沫吐在杜仲元另一邊面頰上，獰聲喝道：「老夫以爲你這位威鎭武林的大俠有什麼本事，原來是想拖死狗，等候救兵來救你！哈哈哈哈！」

老者一陣狂笑之後，重重一哼！厲聲道：「告訴你，你少做夢，老夫再說一句，你起不起來？」

杜仲元微微吁了口氣，道：「閣下既然如此想，杜某也就無話可說，閣下看着辦吧！」

老者獰笑一聲，道：「老夫早就看出你無話可說！」口氣一沉，厲聲喝道：「老夫給你最後一個機會，站起來！」

杜仲元沉靜地闔上眼簾，默然不答。

這種態度，使老者更是暴跳如雷，雙目噴火，長髯飛揚，猛地一頓足，厲喝一聲，道：「好！老夫就把你顆這卑鄙、狡詐、無恥、儒怯的心剜出來，看看是什麼色顏！」

話聲一落，右腕一沉，那指向杜仲元咽喉的劍尖下沉一尺，正對杜仲元的胸前「七坎」大穴！

一縷森森劍氣，直逼杜仲元肺腑，頓使他吃驚地睜開眼睛，瞪着停在胸前的劍尖，失聲叫道：「不！不！你不能……」

老者一聲狂笑，獰喝道：「老夫殺人無數，掏個把人心有什麼不能？着！」

喝聲中，右腳踏前半步，右腕一推，劍尖猛向杜仲元的「七坎」穴刺去……

「錚」的一聲！劍尖刺在杜仲元的「七坎」穴上，竟然發出金鐵交鳴，爆出一蓬火花！

杜仲元一聲痛哼，盤膝而坐的身子被這一劍之力震得倒飛而出！「噹啷啷」一聲，擱在大腿上的長劍甩在一旁。

就在金鐵交鳴，火花乍現，杜仲元的身子驟向後仰的一刹那間，他中劍的「七坎」穴下突然電也似地射出三點寒星，一閃……

「哎！」一點寒星直射入老者脖子，他登時如中電殛，右手一鬆，長劍「噹」的掉在地上，雙手緊緊捂着鮮血直冒的傷口，踉跟倒退了兩步，一跤跌坐在地上，喉嚨中發出陣陣痛哼……

另外兩點寒星却射入了老者身後的一根亭柱之中。

「叭噠」一聲，杜仲元身子倒飛八尺，摔落地上，登時昏死過去。

那老者脖子上的傷口經他用手指壓緊了這一會，總算將血止住，但已痛得他渾身發軟，動彈不得，彎着腰坐在地上，呻吟不止……

亭外，風雨交加，雷鳴電閃，老天爺對茅亭裏的這一場悲劇，根本視若無覩！

可是，在茅亭的右側，幾叢矮樹之中却有一雙灼灼的眼睛，在窺視着一切……

過了一會，亭裏的人似乎已沒有什麼聲息發出，矮樹叢中那一雙灼灼的眼睛一閃不見，却「刷」地竄出一條人影，飛撲進亭中……

那老者似被來人的腳步聲一驚，一挺腰，睜着一雙佈滿血絲眼睛循聲望去……

那條渾身淌水的人影沒料到老者尙未死去，不由怔了一怔，隨即一躍到了老者身前！

老者此時已將來人看清楚，眼神一怔，喉嚨裏「嗄」了一聲，口中含糊地哼道：「是你……」

那條人影對老者注視了一眼，身形一晃，轉到老者身後的亭柱下，右手食、中二指猛地插入柱中，用力一拔，「嚓」的一聲！二指中已鉗出一點寒星，身形一閃，回到老者身前，倏地伸出左手托住老者的下顎用力一抬，右手猛然朝前一送……

老者毫不防備之下，被那條人影抬起了下顎，露出了咽喉，「哧」的一聲，那條人影食、中二指鉗着的那一點寒星已硬生生地插進了他的咽喉！

這一下，直痛的老者渾身抽搐，雙手緊緊一把抓住那條人影的衣襟，兩隻佈滿血絲的眼睛睜得大大地瞪視着那條人影，目光中充滿着驚怒，迷惑之色，口中却發不出半點聲音！

那條人影猛力一掙，「嘶」的一聲，衣襟竟被老者硬撕下了一塊，但他也顧不了這些，急急將指頭從老者的咽喉中抽出來，反身後躍……

一道血泉從老者喉嚨的傷口冒湧出來，喉嚨裏一陣「格格」亂響，口中含糊地哼道：「你……你爲什麼……」腦袋一垂，寂然不動！

那條人影轉身撿起老者的長劍，縱到杜仲元身旁，伸劍尖把他的灰袍胸前劃開，「七坎」穴上，露出一個茶杯大小的鋼盒，這才恍然地點了點頭，獰笑一聲，長劍一舉……

「爹！爹爹！你在哪裏？」一陣尖厲的呼喊，突然在狂風暴雨中飄送入茅亭！

那條人影乍聽這呼喊之聲，似是吃了一驚，手中長劍在半空中爲之一頓，突然將這長劍扔在地上，閃身掠出茅亭，再一閃，立時消失無踪。

就在此時，一條纖細的人影疾掠而至，濕淋淋的直衝進茅亭！

「爹！」這條纖細人影，驟然發現那老者，僵伏在地上，驚叫了一聲，飛撲上前，雙手把老者的上半身扶起……

「爹！爹！你怎麼了？啊……」纖細人影一連叫喚了幾聲不見動靜，再仔細一看，不由發出一聲尖叫，大哭起來……

這條纖細人影竟是個少女，她哀哭了一會，忽然止住哭聲，抬起一雙淚眼，四

下一望，目光才一觸及寂然仰躺在地上的杜仲元，她登時又是「啊」的一聲驚叫，慌忙放下老者的屍身，疾衝到杜仲元身旁，蹲下去伸手抄起他的身子，尖叫道：「仲元！仲元！你……」

她似是發現杜仲元的身體並沒有僵硬，也還有溫度，忙閉目側耳貼在他的胸膛上，傾聽了一下，抬起頭來，心中似是放下一塊大石般吁了口氣！

但當她回過頭來，目光觸及老者的屍體時，祇聽她口中的銀牙咬得「軋軋」亂響，低下頭來，望着懷中的杜仲元，似乎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間，那「嘩啦啦」的暴風雨中，挾着一陣隱約的呼喊人聲，遠遠傳來……

她驀地回頭，聽了一下，一咬牙，雙手一抄，將杜仲元的身子抱起來，四下裏一打量，疾衝出茅亭，冒着狂風暴雨，朝右側樹林飛掠而去！

她的身影剛剛消逝，在茅亭左側的一叢野籐蔓草倏地一分，鑽出一條黑色人影，望着亭中輕輕嘆息了一聲！霍地轉身飛掠，像幽靈般一閃無踪！

緊接着一陣雜沓的人聲和脚步踩在泥濘地上的聲音由遠而近，茅亭後背的山上疾衝下一簇人來！

「宗輝！宗輝！」一個身穿勁裝的婦人，領先狂奔，口中不住高聲呼喊……

她身後跟着十幾名黑衣大漢，各人一手舉着已被雨水淋熄了的火把，一手提着各式兵刄，個個像落湯鷄一般。

這一撥人衝進茅亭前面的空地，那勁裝婦人目光一掃，落在仰躺亭中地上的老者身上，登時狂叫了一聲：「宗輝！」脚下一連幾個踉蹌，撲進亭茅，一跤跌坐在老者屍體旁邊，雙手摟起老者的上半身，不住狂亂的呼喚：「宗輝！宗輝……」

那十幾名黑衣大漢，立時散開來，將這茅亭圍住。

「噢！噢！宗輝！你死得好慘……」

那勁裝婦人嚎啕大哭起來……

「姨媽！姨媽！」一條人影疾飛而至，掠進亭來，口中叫了兩聲，脚下猛然一頓，「嗄」了一聲！失聲叫道：「姨丈怎樣了？」

勁裝婦人似乎什麼都聽不見了，只顧緊摟着老者的屍體，哀傷地放聲大哭……

那條人影跺了跺脚，掉頭喝道：「快弄乾幾隻火把，拿進來點上！」

那些黑衣大漢們忙亂地找了幾隻比較淋濕得不厲害的火把，將水擦乾，拿進亭中，擦着了火熠子，將火把點亮了。

茅亭中登時一亮，火光照耀之下，但見那勁裝婦人年約四十，面貌頗爲清秀，背插長劍，一雙眼睛已哭得紅腫起來，淌下來的雨水和淚水把懷中的老者淋的一頭一臉。

那老者雖已死去，但雙目圓睜着，仍然充滿了驚，怒，迷惑的神色！

後來的那條人影，乃是個身穿藍色勁裝，背揷長劍，身材瘦削，臉色蒼白年約二十六七的青年人，他目光閃爍的四下一看，身子似乎震動了一下，隨即走到勁裝婦人身旁，蹲下來親切的叫道：「姨媽！姨媽！你要暫時節哀，看看姨丈是怎樣去世的。」

茅亭中火把一亮之時，那勁裝婦人已止住了哭聲，聞言，點了點頭，睜着一雙紅腫的眼睛在老者的屍體上仔細察看……

很快地就發現了老者脖子上的，和咽喉上的兩處傷口，更是毫無疑問的，那咽喉上面積較大的傷口乃是致命之傷！

可是，這時候傷口四週的肌肉，已經收縮攏來，傷口上只有少許淡淡的血漬，看不出是什麼兵刄或暗器所傷！

勁裝婦人又是一聲哀叫：「宗輝！宗輝！告訴我是誰下毒手，告訴我！告訴我啊……」

老者仍舊圓睜着一雙充滿了驚，怒，迷惑的眼睛，對愛妻的哀叫，是永遠聽不見了！

那藍色勁裝青年皺了皺眉，身形一掠，到了老者身背後的那根亭柱下，拔出長劍，在柱上一陣掏挖，突然叫了聲：「在這裏了！」

他伸出手指在柱中挾出一點寒星，快步走回勁裝婦人身邊，蹲下去手掌一攤，叫道：「姨媽！你看這是什麼暗器？」

勁裝婦人詫然凝目一瞧，只見他掌心上，赫然有一顆比棗核還小，四週稜芒鋒銳，精光閃閃的小巧暗器！不由臉色一變，嗄聲道：「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藍色勁裝青年回身抬手一指那根亭柱，道：「就在那根柱子裏。」

勁裝婦人伸手拿過那顆小巧暗器，拈在指頭上，就着老者屍體的位置，對着那根亭柱比了一比，搖了搖頭沉吟不語……

藍色勁裝少年似乎頗爲失望地掉目四顧，忽然大叫道：「這是誰的劍！」疾掠而起，飛落茅亭的另一邊，俯身拾起一把連鞘長劍，一掠而回，將長劍捧到勁裝婦人的面前，道：「姨媽！你看，這是誰人遺留在這亭中的劍？」

勁裝婦人驟見這柄長劍，登時臉色大變，嗄聲尖叫道：「是他！果然是他！好啊……」

最後這一聲長嚎，充滿着悲哀，憤怒，驚駭，有若中箭哀猿，只聽的那藍衣勁裝青年，毛骨悚然，渾身一顫！

勁裝婦人右手指頭一曲，將那顆小巧暗器緊緊握在掌心，仰面望着漆黑的蒼穹，嘶叫道：「杜仲元！杜仲元！我『廻龍堡』與你誓不兩立，我要將你碎屍萬段，方消此恨！」

她那緊握的右拳中，幾滴鮮血悄然流出來，滴落在老者那蒼白灰敗的臉上，令人更覺森森可怖！

「嘩啦啦」！一道閃電從雲中疾落到地面，强烈的光芒，照着她因過份激動而蒼白的臉孔，更從她的一雙怒睜的眼睛，反射出比電光還要强烈的憤恨和怨毒的光芒！

暴風雨終於消失了，滿天的烏雲也散得乾乾淨淨，蒼穹上繁星閃爍，大半輪明月斜掛在山巔上，柔和的冷光，洒照在羣山之間，顯得那樣清幽，寧靜，安詳！

微微的夜風，拂過林梢，木葉簌簌，彷彿是情人的嘆息！

「唉——」一聲幽長又哀怨的輕嘆，從一處絕崖懸壁上的一個山洞裏飄逸出來，被微風一拂便消散在幽靜的天宇中！

這個山洞正對着澄澈的月華，那清冷

的幽光投射入洞裏，洒在一個身穿淡綠勁裝的少女身上，她正背靠着洞口的石壁，盤膝坐在地上，那美麗絕塵的臉龐，佈滿了疲乏的蒼白，柳眉深鎖，一雙慘淡無神的鳳目，呆呆的望着洞裏一個仰臥在地上的灰袍人。

山洞裏的月光比較暗淡，但仍可看得清楚這個灰袍人赫然竟是杜仲元！

他仰躺在地上，臉色灰敗，雙目緊閉，嘴角間還有一些血漬，胸際起伏的甚爲緩慢而輕微……

山洞裏，充滿一股淡淡的魚腥氣息！

淡綠勁裝少女鼻子聳了兩聳，「唔」了一聲！自言自語道：「看他身上並無傷痕，却又昏迷的這般嚴重，莫非是中了毒？可是，中的是什麼毒呢？……」話聲微頓，粉頸微垂，似是思索着這個問題……

忽然，一陣雜沓的人聲，從絕壁的上面飄送下來，她不禁瞿然一驚，忙將身子一縮，緊貼着洞口，仰起頭來，凝神靜聽着……

「喂，老趙，你朝那邊去幹什麼？」一個破鑼似的嗓子問。

「沒幹什麼，只不過想到懸崖邊上看看。」有人陰聲細氣地回答。

「嘿嘿！」一個粗豪的喉嚨怪笑了兩聲，怪聲怪氣的道：「趙四哥也眞够細心，敢情那姓杜的小子害了咱們堡主不去遠走高飛，却跑到這萬丈懸崖來跳崖自殺不成？」

那陰聲細氣的人回道：「話不是這樣說，你沒聽堡主夫人交待，說那姓杜的小子連劍都沒有拔出來就扔在一邊逃了，很顯明是先被咱們堡主打傷，然後那小子急了，發出暗器傷了堡主就倉皇逃命的，堡主夫人再三說過，那姓杜的既然是受了傷，在狂風暴雨的黑夜裏，相信他也逃不了多遠，要咱們弟兄伙，多留點心四邊搜查一下，……」

那破鑼似的嗓子「呵呵」一笑，說：「老趙說的也是道理，不過，我看那小子既是受了傷，恐怕就不會有那樣大的本事，跳下這萬丈懸崖去躲起來了，老王，你說對不對？哈哈！」

那陰聲細氣的人，似是無可奈何地說道：「好吧！咱們這就到前面那樹林裏去瞧瞧！」

雜沓的人聲漸漸遠去，少女吁了口氣，眼神重又落在杜仲元身上，凝望了一會，忽然一咬牙，站起身來，緊貼着洞口外面的崖壁，緩緩往右側移動……

在她的脚下，原來有一層崖石凸出來，形成一條尺寬的小徑，小徑下面懸空百丈，她就在小徑上小心的移動了兩三丈遠，身子忽然一閃，鑽過了崖壁間的一道狹窄的裂縫裏，一閃而沒。

山洞裏，暗淡的月光斜照在杜仲元身上，他的臉，仍然是那樣難看，一雙鳳目依舊是緊閉着，但胸膛起伏的情形却漸漸加快，微弱的呼吸也變得均勻而有力……

充滿山洞裏的那一股魚腥氣味，愈來愈濃……

又過了一會，只見他身子動了一動，鼻孔裏深深吸了口氣，吃力地撐着身子想坐起來……

可是，他身子剛剛坐起一半，突然「哎」的一聲痛叫！一張嘴巴，「呼」的噴出一大口鮮血，「砰」然倒臥在地上，嘴裏不住喘息着，臉，刷白，白得像蠟！

他喘息了一會，似乎舒服了一些，才又慢慢撐起上半截身子，就在原地盤膝坐着，右手哆哆嗦嗦的懷裏摸一隻小瓶，拔開塞子倒出一顆藥丸，納入口中和着唾液吞服下去，然後將小瓶蓋好放回懷中……

這一連串的動作雖是輕微而緩慢，但已累的他呼吸加快，冷汗沿着鬢脚往下直淌！

他吞下藥丸之後，就閉上眼睛靜靜的休息，臉上一無表情，似乎對自己置身於何處與未來的命運，都漠然無動於衷。

足有半個時辰之久，藥力漸漸發揮出來，他的臉色也顯得有了一絲的生氣，可是，當他試着把一口丹田眞氣加以運轉，却陡然神情一變，鳳目倏睜……

山洞外面，傳來了輕微的衣袂磨擦聲音，緊接着人影一閃，那淡綠勁裝少女去而復返！

「咦！是妳！小翠！」杜仲元大出意外，幾乎就要一蹦而起！

淡綠勁裝少女乍見杜仲元已經坐起身來，並且能够出聲說話，也是驚喜交迸，疾的一步跨入洞中，顫聲叫道：「啊！仲元！你醒過來了！」

兩人就只同時說了這麼兩句話，底下，喉嚨就彷彿被一下子湧上來的千言萬語堵塞住了，竟是癡癡的對望着，再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但在兩人互相凝視的目光裏，却包涵了許許多多說不出來而又無法形容的情感，而這許許多多的情感，却非是第三者所能明白瞭解的！

時間，也彷彿爲他倆人的凝視而停住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杜仲元首先將凝視不動的目光四下一掃，長長吁了口氣，臉上擠出一絲笑意，啞聲道：「是妳把我救到這兒來的？」

小翠點了點頭，「嗯」了一聲，姍姍行近杜仲元，目光忽然觸及他吐出的那一大口淤血，不由心頭一震，變色急道：「你的傷……」

杜仲元搖了搖頭，苦笑道：「不要緊，危險時期已經過去了。」

小翠又是一聲輕「嗯」！柳眉暑舒，道：「那就好！」一面說，一面就在杜仲元面前側身坐了下來。

這種氣氛似乎甚不和諧，杜仲元警覺地輕咳了一聲，含笑道：「妳怎會那樣巧把我救出來，令尊呢？」

這一句問話，登時觸動了她的悲懷，不自禁地「哇」的嚎啕大哭起來……

她這一哭，哭的杜仲元爲之一愣，慌忙伸手扶住她的肩頭，急聲問：「小翠！妳這是怎麼了？」

小翠頭一甩，將杜仲元的手甩脫，霍地轉臉瞪着一雙淚影婆娑的鳳目，看着杜仲元，嗄聲叫：「仲元！你……你爲什麼那樣狠？」

杜仲元聽的又是一愣，茫然說：「我狠？我狠什麼？咦！妳的眼神……」

小翠重重的「哼」了一聲！截住杜仲元的話語，尖聲哀叫道：「你不狠？你爲

什麼要把我爹殺了？你還不狠？」

杜仲元大吃一驚，失聲道：「什麼？妳說我把令尊殺了？」

小翠激動得渾身發抖，尖叫道：「你不承認？唉！爹死得好慘！他老人家的咽喉中了你兩顆獨門暗器『星芒珠』，你還不承認？」

「『星芒珠』！」杜仲元脫口重複了一句，突然「啊」了一聲，似乎想起了什麼，慌忙低頭朝胸口一看。

「唉！」他這一看之下，竟長長的悲嘆了一聲，垂下去的頭顱竟似有千斤之重，再也抬不起來，一身的氣力和精神都彷彿在這一聲悲嘆裏消失，崩潰了！

小翠見他低頭悲嘆不語，又禁不住流下淚來，哽咽着說：「仲元！你……你爲什麼要那樣狠心對付我爹？就算他老人家對你有什麼不好，你也應該看我……」

杜仲元緩緩抬起頭來，吃力地搖了搖頭，沉重的說道：「小翠！令尊不是我殺的！」

小翠聞言一怔，呆呆的望着杜仲元，忽然咬牙道：「事實俱在你還想否認？」

杜仲元凄然一嘆！神色一整，道：「令尊固然是傷在我的獨門暗器『星芒珠』之下，但我敢發誓，那射入令尊咽喉的兩顆『星芒珠』，絕不是我親手發出！」

小翠見他說的這般愼重，不禁又是一怔，訥訥道：「那……那……那兩顆『星芒珠』又怎會將我爹……」

「唉！」杜仲元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這事說來話長……」說至此處，抬目望了望洞口外面的殘月餘暉，繼續道：「小翠！這是什麼地方？妳不在家裏，令堂……」

小翠搖了搖頭道：「我媽這時候正分派堡中高手到處搜你，根本沒有工夫來查問我，至於這山洞，全堡只有我和春燕那丫頭曉得，你用不着担心被人搜到。」

杜仲元長吁了口氣，目注小翠，徐徐說道：「妳還記得我們在遊罷青城分別之後，我親到『廻龍堡』拜見令尊求婚之事麼？」

小翠低垂着頭，輕聲道：「我怎會不記得？不過，那一次雖然是我爹不好，聽了旁人對你的讒言而拒絕了你，但你也不應因此……」

杜仲元急急截口道：「小翠！令尊當日對我的態度你是曉得的，而我當時所表現的風度與所說的話，恐怕妳也不會忘記吧？」

小翠點了點頭道：「你那時候的風度和應對的話語，確實够得上君子之風，但爲什麼過了這許多日子，才對我爹下毒手呢？」

杜仲元又是一聲苦笑，嘆息道：「妳怎的還在口口聲聲，說是我下的毒手？須知，自從我向令尊提親被拒之後，我就立定了主意，要從更多更好的表現來解開令尊對我的誤會，所以在江湖上幾乎席不暇暖，沒料到在一月之前，突然接到令尊一封專函，約我就在今晚到『落魂谷』底山坡上的茅亭一決，說要用我的血來洗清對他的侮辱……」

小翠「哦」了一聲！詫異道：「用你的血來洗清對我爹的侮辱？這是怎麼一回事？」

杜仲元苦笑道：「我也不曉得究竟怎麼一回事，祇好答覆送信的人，請他回報令尊，我準時赴約……」

「唉！」小翠哀怨地叫了聲！一雙淚眼凝望着杜仲元，幽幽地說：「你見到我爹就該好好解釋，就算他老人家脾氣暴躁些聽不進去，你也該忍耐……」

杜仲元又是一聲苦笑，道：「當時我不但忍耐的解釋，更且連手都沒動，祇是令尊……」

「那……那你沒有動手？」小翠忿忿地岔嘴地道：「但那兩顆『星芒珠』又怎會射入我爹的咽喉？」

杜仲元搖頭一嘆，抬手撥開前襟上的裂縫，露出一隻圓形的小鋼盒，指着說道：「那『星芒珠』就是從這鋼盒裏射出去的……」

小翠詫然注視着那小鋼盒道：「這是什麼？」

杜仲元肅容道：「這是先恩師賜我的護心保命之物，盒內藏着三顆『星芒珠』，平時可保護心坎重穴不受傷害，在緊急之時，鋼盒如受劇烈打擊，則三顆『星芒珠』就會彈射出來，沿着打擊力道的方向飛襲……」

小翠指着鋼盒上的凹痕，瞿然道：「你的意思是說我爹的劍刺在這盒子上，而被盒中的『星芒珠』射中？」

杜仲元沉重的點頭道：「事實的確是這樣！唉！嚴格的說來，眞是我雖不殺伯仁，而伯仁……」

小翠重重的「哼」了一聲，打斷了杜仲元的感嘆，忿然道：「你生什麼氣？你既知盒中能發射暗器傷人，爲什麼不讓開！你睜着眼瞧着我爹……」

杜仲元連連搖頭道：「小翠！那時候我體內眞氣已完全渙散，連根指頭都不能動一下，還怎能躲讓？何況令尊那時候怒火頭上，祇想把我的心挖出來，根本就不聽我的警告……」

小翠又是重重一哼！截口道：「你連劍都沒有出鞘，雙方既未曾動手，你的眞氣又怎會渙散？」

杜仲元目光一凝，沉重的說：「這一點說起來的確十分奇怪，就好像老天爺安排好了似的，……」話聲一頓，遂將入谷途中，被「五方幽靈」圍攻及受了「化魄蝕魂針」的暗算，如何力誅强敵，妄用眞力，致劇毒在體內迅速蔓延，雖然獲得了解藥，但爲了準時赴約，沒有立刻服食，直到抵達茅亭之時，實在已無法支持，祇得將解藥吞下，而也就在藥力行開，全身眞氣渙散的緊要關頭，唐堡主適時到達，以及雙方的對話，後來所發生的事情，直到他被唐堡主一劍刺在胸口上，因受不了那强大的撞擊力量而昏死過去爲止，詳詳細細的說了。

小翠全神貫注的聽杜仲元說完，沉思了一會，抬頭道：「那個死剩的『幽靈』沒說出是誰送的信麼？」

杜仲元搖了搖頭，道：「那個『幽靈』倒也是條漢子，不過，我已將那封密函拿了……」一面說，一面伸手入懷中摸出那封密函，却苦笑了笑，道：「只好惜雨太大，連這信也打濕了，恐怕已無法辨認

出筆跡來了。」

小翠把那封濕漉漉的信函拿在手中，小心翼翼地攤展開來，起身走到洞口，就着淡淡的月華凝目細看，祇見信箋上的字已浸得糢糢糊糊，當眞是難以辨認筆跡，遂又摺好交還杜仲元。

她黛眉深鎖，背靠着洞口，仰望蒼穹，默然不語。

杜仲元輕輕嘆息一聲，沉重地說：「小翠！令尊的不幸，我萬分難過和愧歉，因爲事情總算是由我而起，我實在……」

小翠搖了搖頭，轉過身來，一雙充滿哀怨的目光，止住了他的話聲，幽幽地說道：「仲元！如果事實是這樣，那也不能怪你，可是，我媽……唉！我也不知怎樣才好……」

杜仲元苦笑了笑，道：「令堂方面，祇好等將來有機會，或是將那暗中安排此事之人查明的時候，再爲解釋了。」

小翠凄然一嘆：「唉！你不知道我媽，她簡直已把你……」話聲微頓，長長吁了口氣，行到杜仲元面前，側身坐了下去，續道：「不談這些，你的傷勢……？」

杜仲元道：「我體內那『化魄蝕魂針』的劇毒已經完全化解乾淨，祇是被令尊那一劍所受的內傷，恐怕還得調養一些時候才能復元。」

小翠略一沉吟，道：「既然如此，你就在這洞裏養傷就是，飲食我會帶來給你，你大可安心……」

說至此處，倏然住口，霍地掉頭向洞口望去……

祇聽一個淸脆的嗓音輕聲道：「小姐！是我！」

隨着語聲，一條纖細的人影一幌，掠進來一個十六七歲的俏丫環！

小翠一下站起來，急急道：「春燕！有什麼事？」

春燕望了杜仲元一眼，轉對小翠道：「小姐還不快點回去？老夫人正在到處找你哩！」

小翠訝然道：「媽在找我？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春燕瞥了杜仲元一眼，道：「大概就是他的事情吧！」

小翠嬌軀一震，急道：「我媽是不是已經知道……」

春燕搖了搖頭，道：「看樣子是不會知道他在這兒，否則的話，老夫人就不致於把全堡上下鬧得天翻地覆的攪得人人昏頭亂轉了。」

小翠略一沉吟，轉頭對杜仲元道：「你就在這兒安心調養，我回去看看情形再說。」

杜仲元點了點頭，黯然道：「令堂方面，妳還須好好安慰她才是，不然的話，萬一她有了什麼差池，我的罪疚就更是百死莫贖了。」

這幾句話，把春燕這丫環聽的一愣，惑然地望着杜仲元，小翠則幽幽地點了點頭，轉身偕春燕出了山洞，從秘道而去。

杜仲元怔怔地出了一會神，這才輕輕嘆了口氣，緩緩閉上了眼簾，排開一切的雜念，潛心一意地運功調息……

淡淡月華漸漸隱去，一陣黑暗過後，空際慢慢現出了一抹曙色，黎明來臨，天終於亮了……

杜仲元從忘我的境界中醒來，覺得體內的傷勢差不多已好了一大半，祇須再靜養幾天便可完全復合，不由甚爲高興，緩緩振衣而起，行到洞口，深深吸了幾口清新空氣，抖了抖還有些濕潤潤的灰布袍，目光一凝，落在胸口的灰袍前襟上面，兩道劍眉慢慢緊攏了……

他記得很清楚，那唐堡主是一劍刺中他心坎上的保命鋼盒，强大的力道震動了盒內的機簧而射出那「星芒珠」來，那麼，衣襟上就應該是只有被一劍刺破的洞孔而不應該像現在這樣的割裂了一條長縫！

情形很明顯，這條裂縫是第二劍割開的，是不是唐堡主中了「星芒珠」之後，再次揮劍割開的？答案當然是不可能，因爲，就算唐堡主中了「星芒珠」尚不會立即喪命，那麼，就決不會僅僅割開了衣襟一觀究竟而不補上一劍。

最正確的答案，應該是在唐堡主受傷之後，有第三者出現了。但這第三者是誰？爲什麼祇割開了衣襟而不取他的性命？這第三者會不會就是那在暗中安排這場悲劇的人？如此安排，目的何在？

這一連串的問題，困擾着杜仲元，愈想愈覺得難解，直到眼前人影一幌，耳聽小翠的話聲，才把他從沉思中驚醒過來。

小翠詫異地望着道：「仲元，你在想什麼，這樣出神？你的內傷，是不是好些了？」

杜仲元赧然一笑道：「我在想着昨夜的事情……哦！妳家裏的情形怎樣了？令堂是否已經較冷靜一些？」

小翠點了點頭，憂愁地說道：「我媽是比昨晚上冷靜了一些，可是，她心中的恨怒却更强烈了，今早天剛亮就將堡中的人盡數派出去，她發誓就算把整個大巴山倒翻過來，也要把你找着碎……」說至此處，倏然住口，揚了揚手中的一個籃子，笑道：「你肚子大概也餓了吧，我弄了不少吃的東西來，要不要吃一些？」

這時候，杜仲元的確也有了腹中空虛的感覺，遂也不客氣把籃子接過來，返身進入山洞。當他揭開了籃蓋時，不由「呵」了一聲，道：「這麼多！怎吃得完？」

小翠幽幽道：「這幾天家裏一定很忙亂，我怕有時候來不及送飯食給你，所以做的都是可以擺得住的乾粮，當然不是一頓就叫你吃完了的。」

杜仲元一面進食，目光却忽地一凝，詫異道：「小翠，妳的衣服，怎麼還沒有換過來？這樣鮮艷的顏色，而令尊剛剛去世……」

小翠嘆了口氣，幽幽說道：「這是媽的意思，因爲，一來是全堡正鬧得天翻地覆的到處搜索你的下落，沒有時間辦理喪事，二來，媽怕一張揚出去，驚動了爹生前的仇家，就更應付不了，所以要緩個時候。」

杜仲元默然半响，才歉然道：「小翠！這都是我……」

小翠伸手按住了他的嘴，微微搖搖頭道：「仲元，不要這樣自責，最要緊的是你趕快把傷養好，離開這山區，設法把事情的眞相弄明白……」話聲一頓，臉上一派莊肅的神色，一字一字的道：「如果我

參的確是被你那雙保命鋼盒中射出來的「星芒珠」所傷，那就不管你是有心無心，你都不必再到大巴山來了！」

杜仲元默默地點了點頭，沒有開聲。山洞中的空氣一下子就像凝結起來似地，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不知過了多久，小翠慢慢站起來，幽幽一嘆道：「我要回去看看情形有什麼發展，如果沒有事，我再來陪你。」說完，舉步朝洞外走去……

杜仲元忽然喚了聲：「小翠！」

小翠停步回頭，訝然望着杜仲元道：

「有事麼？」

杜仲元沉重地說道：「我剛才想了很多事情，同時令堂說的怕驚動令尊生前仇家那句話，也提醒了我，我似乎感覺到這幾天以內，府上就會有事情發生，所以，妳要特別當心才好！」

小翠怔了一怔，深深的瞧了杜仲元一眼，低低說了句：「謝謝你，仲元！」話落，嬌軀一晃，掠出洞口，一閃而沒。

× ×

六月天，火辣辣的陽光晒的整個大巴山區似乎放在洪爐裏一般，到處熱氣蒸騰，連那舌噪慣了的蟬兒，也都噤聲不響，躲到密密的樹葉裏去了。

這一片樹林盡都是粗可合抱以上的松，杉，柏，及黃桷等撑天大樹，枝柯交纏，密得連半點陽光也透不進來，陰森森的，雖然沒有一絲風，但總比林子外面涼快得多了。

林中，蜿蜒着一條羊腸小徑，通到濃蔭深處。

一陣人聲和腳步聲，打破了林中的靜寂，小徑上現出三條人影……

走在前頭的是一個濃眉大眼，濶面海口，滿腮虬髯，身材魁偉，身穿黑綢勁裝，肩背後露出兩柄精光耀目純鋼短戟的中年大漢。

這大漢身後，跟着一名年約三十，貌相頗爲清秀，腰懸長劍的青衫文士，錯後一肩，乃是一個短小精悍，身穿淡藍勁裝，腰帶上挿着一對判官筆的中年漢子。

這三個人邊走邊說，進了樹林，虬髯大漢立時「嗨」了一聲，怪笑道：「這林子裏倒涼快，咱們歇一會再走。」說着，也不管後面的人是否同意，粗腿一邁，就往左首一棵虬根盤拱三四抱粗的大柏樹下走去。

那青衫文士似乎不大願意地腳步頓了一頓，中年漢子却朝着虬髯大漢「喂」了一聲，叫道：「還有不少路呢！不趁早趕一趕，去得晚了就糟啦！」

虬髯大漢剛剛走到柏樹下，聞言回過頭來，「呵哈」一笑，道：「老三儘管放心，老二的事包在我身上，就算有人比咱們早到也不要緊，誰敢惹咱們『米倉三英』！」話落，人也一屁股坐在一條拱起來的樹根上，舒服地兩腿一伸。

青衫文士和中年漢子祇好也離開小徑，走過去各自選了處舒適的地方坐下來歇腳。

虬髯大漢從腰間的大革囊掏出一隻瓷瓶，拔開塞子，立時一股濃冽的酒香衝了出來，他把瓶口湊近鼻尖深深聞了兩下，這才海口一張，咬住了瓶口，咕嚕咕嚕的喝了兩口！

「嗨！好酒！這才是眞正的百年陳大麯！」他長長吁了口氣，嘖嘖嘴唇讚嘆地說：「老二！來一口，用不着這樣心事重重的，嗯！」

虬髯大漢隨手把瓷瓶往青衫文士面前一遞。後者接過來，祇畧畧沾了沾唇，便將瓷瓶默然遞到中年漢子手裏。

中年漢子喝了一口酒，側着頭道：「大哥！你當眞有把握叫那老太婆把她的寶貝妞兒許給二哥？」

「嘿！她有什麼理由不肯？」虬髯大漢怪叫道：「不要說咱們老二一表人材，就冲着咱們隣居份上她就非答應不可！」

中年漢子點頭道：「話雖然是這麼說，但小弟可以預料得到，在這個時候前去『廻龍堡』求親的人一定不會少，就難保沒有人比咱們二哥……」

虬髯大漢「哼」一聲，怪叫道：「有誰敢動那『廻龍玉女』唐翠湄的腦筋，我『毒手典韋』趙剛，不把他腦袋擰下來才怪！」

話聲方落，忽然一聲長長的「呵欠」從大柏樹的那一面悠然響起！

「什麼人？」中年漢子一蹦而起，喝聲中，人已擰身面對大柏樹，一對判官筆隨手撒出……

虬髯大漢毫未在意的又喝了口酒，把瓷瓶塞好，放回革囊裏去，那青衫文士也祇皺了皺眉頭，身子依然穩坐不動。

又是一聲「呵欠」，大柏樹後面緩緩踱出一名頭挽髮結，年約廿七八的壯年人，劍眉鳳目，貌相英偉，祇是身上穿的那件灰布長袍，前襟破了一條長長的裂縫，幾乎露出胸膛來。

看樣子，十足像個落拓的流浪漢。

中年漢子一抬手，判官筆指着這個灰袍人，厲聲道：「你是什麼人？鬼鬼祟祟躲在樹後想幹什麼？」

灰袍人撇撇嘴，也不理睬，自顧踱近虬髯大漢，冷冷開口道：「『廻龍堡』不用去了，諸位打道回府吧！」

虬髯大漢一擺手，止住了怒撲過來的中年漢子，環眼睨視着灰袍人，怪聲道：「爲什麼？」

灰袍人冷冷道：「不爲什麼，諸位可知道這幾天人家『廻龍堡』發生了什麼事情？」

虬髯大漢「嘿」一聲，笑道：「原來是爲了這個，誰不知道大前天唐老頭被人宰了！」

灰袍人「哼」了一聲！道：「諸位既已知道，就不該在這個時候去擾人家。」

中年漢子在一旁怒喝道：「你是什麼人？竟管起咱們『米倉三英』的事來！」

灰袍人冷冷道：「你別管我是什麼人，在情在理，諸位都不該在這個時候到『廻龍堡』去。」

虬髯大漢突然哈哈大笑道：「朋友！你這話就大錯特錯了，咱們就是要趁這個時候去，不然的話，在平日他們唐家會把咱們放在眼內嗎？」

灰袍人鳳目中厲光一閃，冷聲道：「這樣說來，諸位是有心趁火打刦，乘人於危了？」

虬髯大漢似乎被對方的眼神所懾，竟

然徐徐站起身來，沉聲道：「不錯！你朋友是否不服氣？」

灰袍人「哼」了一聲，道：「諸位此舉，任何人都會不服氣，豈獨是我！」

虬髯大漢仰天一陣狂笑，笑聲中，魁偉的身軀突然一擰，一側，右手一翻，陡見精光電閃，背上的一柄短戟已綽在手中，順勢往前一送，笑喝道：「去你的不服氣！」

他狂笑，欺身，拔戟，出手突襲，一氣呵成，祇不過眨眼之間，精光耀目的戟尖已到了灰袍人的胸前……

這灰袍人似乎有些弱不禁風的樣子，被短戟所帶起勁風吹得飄然往後飛去……

也就是說，虬髯大漢這電掣一戰，依然相距灰袍人胸前數寸連衣襟也未沾上。

虬髯大漢獰喝一聲道：「好身法！躺下！」

喝聲中，突聽那柄短戟中「卡」的一響，戟刃疾然脫離鋼桿，「嘶」的電射而出！

這一殺着顯然大出灰袍人意料之外，逼得猛地一吸胸膛，硬將胸膛與戟尖的距離又增加幾寸，然後突的一扭腰，上半身急往後一仰，「嗤」的一聲！月牙般的戟刃以毫髮之差，劃胸而過，在他的衣襟上劃了一條橫的裂縫！恰與原有的那條垂直裂縫相交，成了一個十字！

灰袍人避過這致命一戟，更不停頓，腳下一旋，人已閃電般欺近虬髯大漢身側，左掌如刀，斜劈而出！

虬髯大漢十拿九穩的認爲對方已難逃死刦，誰知眨眼間戟前已失去敵人蹤跡，方自一錯愕之際，「叭」的一聲！右肩如受千斤巨斧一擊，登時痛澈心脾，一聲慘吼，身不由己的蹌踉直往前冲……

那青衫文士悶聲不響，長身疾起，長劍悄然出鞘，一縷電虹，直射灰袍人左側脅背……

灰袍人一擊得手，眼角突見電虹一閃而至，身後銳風襲體中，耳聽那中年漢子憤怒的喝叱之聲，在這兩面受敵的危急情況之下，救命全憑本能的反應，他想也不想，眞氣暴提，肩不搖，腿不曲，一式「旱地拔葱」，身形筆直上升兩丈……

「錚」然一聲金鐵交鳴！青衫文士與中年漢子因目標驟失，一時收勢不及，長劍與判官筆頓時撞在一起爆出一蓬火花！

灰袍人凌空一個翻身，左掌如開山巨斧，「直劈華山」，挾雷霆之勢朝中年漢子頂門上擊下！

中年漢子猶在睜大眼睛四下搜索，那青衫文士已疾衝過來，右肩猛然一撞，將中年漢子撞得倒飛八尺，左掌一翻，天王托塔之勢，全力往上一登……

「噗！砰！」一輕一重兩下響聲中，灰袍人倏忽上升數尺，向後飄飛尋丈，悠然腳落實地！

中年漢子雖然先被青衫文士撞開，免了頂門開花之厄，但身子仍被灰袍人的掌緣餘勁掃中，一個踉蹌，「噗」的跌坐地上！青衫文士匆促間與灰袍人對了一掌，祇震的氣血翻騰，幾乎站立不住，忙以長劍撑地穩住身子，但一條左臂已軟軟的垂了下來，動彈不得！

灰袍人深深吸了口氣，抖了抖袖子，緩步行了過來，口中冷冷道：「念你三人平日尚無大惡，你們回家去吧！」

青衫文士眼中閃爍着怨毒的惡芒，凝注灰袍人，緩緩地吸了口長氣，眼看對方已近前不足六尺，突然一抖右腕，長劍脫手擲出，飛射灰袍人下腹！

空際，銳嘯刺耳，虬髯大漢已將插在左肩的一柄短戟擲射而至！

灰袍人一聲冷笑！身形微閃，隨手一抄，將射向下腹的長劍抄在手中，隨手往上一撩……

「錚」的一聲暴響！火花四濺，一柄短戟登時被長劍震飛，斜落數丈以外，插入一株樹幹中！

灰袍人跨前兩步，長劍直指青衫文士的咽喉，冷冷道：「你們走是不走？」

那虬髯大漢左手捫住已經折斷的右臂，一掠而至，虬髯蝟張，環目怒睜，厲喝道：「『米倉三英』認栽，朋友留下萬來！」

灰袍人緩緩垂下長劍，掃了三人一眼，沉聲道：「在下杜仲元！」

「嗄！」青衫文士與虬髯大漢詫呼一聲，俱不禁凜然退了兩步！

虬髯大漢目注杜仲元，沉聲道：「原來閣下是『辟邪劍』杜大俠！咱們今日栽得不寃，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姓杜的，咱們後會有期！」

話落，掉頭對那尚自趺坐地上的中年漢子叱道：「還賴在地上幹嗎！起來，咱們走！」說走就走，他當先踏下小徑，大步往林外走去。

青衫文士怨毒地盯了杜仲元一眼，伸右手扶起中年漢子，跟隨着虬髯大漢，出林而去。

杜仲元望着三人遠去的背影，口中喃喃自語道：「怪不得這三天都沒有看到她，原來唐堡主去世的消息已傳出去了！」

說着，他低頭尋思了一會，仰首望天，自語道：「這幾日內，前往她家擾鬧之人必然很多，杜仲元呀！唐堡主雖不是直接被你所殺，但她家却因此而受到的迫害，你豈能坐視？」話聲微頓，側頭一想，又道：「對了！我那把『辟邪劍』落在『廻龍堡』中，也必須取回才是。」

想到了劍，他目光一垂，望了望手中奪自青衫文士的長劍，掂了掂，微微一笑，道：「這柄劍還不錯！」

他方一邁步，忽然劍眉微皺，沉吟道：「可是，她母親不知究竟，恨我刺骨，我又怎能公然到她家去？……唔！除非這樣，祇好暫時委屈一些了！」

他心中已有所決定，話聲一落，身形已飛掠而起，逕朝樹林深處投去，一閃而逝……

× ×

雄踞大巴山深處，廻龍坳中的「廻龍堡」，這幾天來，由於堡主「乾坤一劍」唐宗輝的突然被殺，唐夫人悲憤恨怒之下，堡中高手齊出，發誓卽使倒翻整個大巴山也要搜出嫌凶「辟邪劍客」杜仲元來碎屍萬段，而在愁雲慘霧之中更弄得鷄飛狗跳，人仰馬翻！

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唐堡主被殺的第三天，廻龍堡竟接二連三的來了幾批不識趣的訪客，更增加了唐夫人極嚴重的困擾。

（未完）

半世英雄

駭世神功刦法場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土地公房羽與徒魯小福往土地廟找尋金旭，惜來遲一步，金旭已被殺害，房羽只好前往五老會，聽聽五老會對岳鶴和景慧卿的審判。十一月十五日是五老會審判岳鶴、景慧卿的日期，屆時由獨眼神僧主審，因一切對岳鶴有利的證據均被兇手事先毀滅，使得岳鶴百詞莫辯，審判宣告終結，在五位副會主會商定罪之際，土地公房羽仗義執言，指出兇手可以長繩繫鈎抛向對崖，重登鬼堡湮沒證據，九龍老人表示有此可能，但獨眼神僧反對房羽的推理說法，房羽指稱並非全無可能——

獨眼神僧默然不語。

土地公道：「如果神僧認為可能，那麼岳鶴也就可能不是兇手。」

獨眼神僧道：「抱歉，本會不能因『可能』二字而判岳鶴無罪！」

土地公道：「對，但貴會也不能就此判他死罪，老漢的希望是：在眞相未明之前，貴會可將他拘押，等查明眞相之後，再作判決，以免鑄成大錯。」

說完，一拱手，坐了下去。

於是，五位副會主又開始低聲商談起來。

過了約莫一刻時，五位副會主似乎已有決定了，獨眼神僧再度站起道：「本會經過一番慎重研討後，現判決如下……」

聲調一沉，繼道：「岳鶴已承認冒用其師之名誘騙五老前往鬼堡，亦承認準備放火燒死五老，而經本會派人前往查証結果，已証明五老確係死於火燒，再者岳鶴於殺害五老之後，在終南山曾有畏罪拒捕的行為，此點亦可証明五老確係死於他之手，雖然他曾提出幾點辯解，但均無眞憑實據，本會實難採信，故本會決定判他死罪，立即處死！」

話聲一頓，接着道：「景慧卿協助岳鶴殺人，罪無可逭，但念其非元兇，從輕發落，處終身監禁！」

幾位旁聽的武林高人聽了這判決，似感意外，登時紛紛議論起來。

岳鶴早料到他們會判處自己死罪，故不感意外，但聽到他們判處景慧卿終身監禁，不由得心中大怒，面上抽搐着，冷笑着一字一字道：「小可剛才說過了，景姑娘只不過接受小可的要求，帮忙小可破壞吊橋而已，一切應由小可負責，你們憑什麼判她終身監禁？」

景慧卿一跺足，叫道：「鶴弟，跟這些老糊塗是沒有話好說，咱們跟他們拚了吧！」

岳鶴道：「不，由小弟來拚，姐姐不要動手！」

話聲中，人已一縱而起，朝長案後面的獨眼神僧猛撲過去！

原來，他和景慧卿在被帶進五老會廳之前，原扣在手上的鐵環已被除下，只在腳上繫一對結着鐵鍊的腳鐐，因此他們現在雙手可動，雙腳也可跳，就只無法奔跑，但他們並不打算逃走，只想拚命，故爾說幹就幹。

景慧卿也最恨獨眼神僧，也向他飛撲過去。

獨眼神僧顯然未料到他們竟敢在廳上動起手來，一時有些不知所措，大喝道：「來人，快制止……」

話未了，仰身暴退。

「砰！」

岳鶴一掌擊落，雖未打中他，却將他的一張精美的坐椅擊得粉碎，斷碎的木條如爆炸般迸飛而起！

天鶴道人、冷面觀音、九龍老人和三白先生當了數十年的副會主，也是首次看到犯人在廳上撒野，這實在是一件胆大妄為的暴動，由於事出意外，四人一時也為之呆住，瞪目結舌而望，好像看到了世上最奇怪的事情，竟未起身出手抓人。

岳鶴一擊未中，雙腳在長案上一點，身形再度向獨眼神僧電射過去。

似乎，他決心拚死這個態度不公正的神僧。

景慧卿對三白先生最無好感，她見岳鶴已鬥上獨眼神僧，故於縱上長案時，玉手倏探，向三白先生臉上拍去。

三白先生大叫道：「反了！反了！」

身形一仰，人椅皆翻，一個筋斗翻出尋丈開外！

五位新掌門人大為憤怒，一齊站起怒喝道：「快把他們拿下來！」

站在廳上的十多個執行武士立時包圍上去，個個刀劍出鞘，準備圍擒。

九龍老人大叫道：「不許動手，這是五老會廳，不是殺人場所，由神僧和三白先生對付就行了！」

十多個執行武士一聽此言，便未加入攻擊，只將四面團團圍住，提防岳、景二人逃出。

其實岳鶴和景慧卿均無逃命的打算，因為他們腳上繫着腳鐐，自知絕不可能逃下五老峯，他們現在只想拚命，拚掉一個够本。

因此岳鶴如瘋似狂，緊緊纏住獨眼神僧不放，只攻不守，殺手連施，把個獨眼神僧攻得手忙腳亂！

不過，獨眼神僧畢竟是武林著名人物，他一開始雖現慌亂，過了數招之後，已漸漸穩住陣脚，變得有攻有守了。

再打數十招，岳鶴反落下風。

因為論功力和經驗，他都不及獨眼神僧甚多，再加上脚繫脚鐐，行動不便，久戰之下，自然不敵了。

景慧卿的情形也一樣，她一陣搶攻無效，已反被三白先生所壓制。

土地公看得十分着急，他有心帮助岳、景二人，但是心裏明白自己一旦出手，九龍老人、天鶴道人、冷面觀音和那五位新掌門人絕不會坐視，自己一人之力豈是他們八人之敵，故只有坐着乾着急，而一籌莫展。

魯小福却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見岳、景二人已呈强弓之末，忍不住跳起來道：「景姑娘莫慌，我來助妳一臂之力！」

說着，便要撲上去。

土地公一把抓住他，硬將他推回座椅，喝道：「不許亂來，這也是你撒野的地方麼！」

魯小福脹紅了臉，抗聲說道：「可是師父你看，再不出手，他們兩人就要輸了呀！」

一句話剛說完，忽見景慧卿已倒在地上！

原來，三白先生一脚勾中她脚鐐上的鐵鍊，將她絆倒地上，緊接着駢指疾下，點中了她的軟麻穴。

魯小福頓足道：「你看！你看！」

土地公罵道：「看什麼！你個不知死活的小毛頭，這兒可不是終南山，你給我乖乖坐着，再敢蠢動，打斷你的狗腿！」

三白先生點了景慧卿的軟麻穴後，隨向在場的執行武士一揮手，說道：「帶她下去！」

兩名執行武士應聲上前，一人抓一胳臂，就把景慧卿拖出去了。

岳鶴大叫道：「姐姐！姐姐！」

雙足一頓，直縱過去。

獨眼神僧冷笑道：「回來！」

手一探，正好抓住了岳鶴雙脚之間的鐵鍊，猛力一掄，再重重的摜在地上！

岳鶴頭部受到重重的一撞，登時昏迷過去了。

土地公拍手大笑道：「好功夫，獨眼神僧之名，果然名不虛傳！」

獨眼神僧面上發紅，老羞成怒道：「房老施主，若是看不順眼，不妨劃下道兒來！」

土地公搖頭笑道：「老漢不傻呢！在這地方跟你動手，老漢將被控擾鬧公堂，這個罪名老漢担當不起！」

獨眼神僧冷冷一笑道：「那就閉住你的嘴巴，少在這裏嚕嗦！」

土地公笑道：「老漢還要嚕嗦一句，五老會向以公正嚴明著稱，今日你們明知岳鶴罪嫌不足，却要判他死罪，這已失去了公正嚴明的立場，五老地下有知，恐怕也要搖頭嘆息了！」

獨眼神僧不再理睬，轉頭對一干執行武士大喝道：「把岳鶴送到法場，準備行刑！」

「是！」

兩名執行武士上前扶起岳鶴，其餘執行武士在旁護衛，一行人走出五老會廳，往法場而來。

外面，是一片頗為寛廣的空地。

執行武士將岳鶴扶到法場中央時，五位副會主和五位新掌門人亦隨後而至。

幾位旁聽的武林高人對五老會這次處理案件的方法似甚為不滿，除土地公師徒之外，沒人留下觀看行刑，都一逕下山去了。九龍老人覺得氣氛不對，便向那五位新掌門人低聲道：「五位掌門人，今天情形有些不對，我看最好不要立刻處死岳鶴，免得發生意外。」

武當掌敎一塵道人冷冷道：「五位已當廳判決，豈可臨時更改？」

九龍老人道：「老朽與冷面觀音均反對立刻處死岳鶴，可是神僧他們三人…」

武當掌敎一塵道人截口道：「既已判決，就不要更改了！」

九龍老人頓了頓，微嘆道：「五老的慘死，雖然極為不幸，但是五老會的宗旨為懲奸罰惡，寧縱毋枉，萬一殺錯了人，如何向天下人交代？」

白鶴派新掌門人摩天將軍徐範接口道：「岳鶴為殺害五老兇徒已無疑問，本會沒有殺錯人！」

九龍老人凝容一嘆道：「老朽是為貴五派名譽着想，並非有意袒護岳鶴……」

少林新掌敎至善禪師神情嚴肅地道：「包老所謂為敝五派的名譽着想，是何意思？」

九龍老人道：「本會今日若急處死岳鶴，便是有一種『報仇』意味，是不？」

至善禪師頷首道：「五老被他所害，難道不該報仇？」

九龍老人道：「但既有『報仇』的意味，就等於承認當年五老確是殺害他父親的人了。」

至善禪師道：「五老當年並未去過北雁蕩山，此事有案可查。」

九龍老人道：「但外人却不一定肯相信。」

至善禪師道：「包老既有異議，剛才何不在廳上說？」

九龍老人道：「老朽與冷面觀音，剛才均反對立刻處死岳鶴，但本會規定，若有三人同意，其餘二人，便不得反對，所以……」

至善禪師打斷他的話道：「判決已定，說也沒用了！」

九龍老人道：「不，假如你們五位掌門人願意的話，仍可更改，因爲本會是你們五派組成的，你們有權推翻判決。」

至善禪師搖頭道：「不對，敝派等雖可左右五老會，但此案與一般案件不同，敝派等若加以干涉，必遭武林人非議。」

語聲微頓，又道：「這也就是剛才在審訊中我們不發一言的原因，我們將五老被害的事交由五老會全權處理，五老會判他有罪，他就有罪，判他無罪，我們亦無異議，如今包老要我們推翻判決，如何使得！」

九龍老人聽了這話，便不敢再多言，只有暗暗嗟嘆。

這時，行刑諸事已準備妥當，只等岳鶴甦醒，便要下令處斬了。

獨眼神僧見岳鶴遲遲不醒，即命令一名執行武士提來一桶冷水，往岳鶴臉上潑下。

岳鶴這才悠悠甦醒過來。

獨眼神僧怕他再反抗，又命一名執行武士點了他的軟麻穴，然後上前問道：「岳鶴，現在你就要被處死，你有何遺言要交代？」

岳鶴不語。

獨眼神僧道：「你沒話要說？」

岳鶴忽然慘笑道：「話倒是有的，就只怕你們無法做到……」

獨眼神僧道：「你不妨說說看！」

岳鶴道：「你們認定我是殺害五老的兇手，我已無話可說，但我應該可以請求你們追查當年殺害家父的兇手吧？」

獨眼神僧道：「可以。」

岳鶴道：「那麼，我就請求你們追查殺害家父的兇手，爲家父報仇。」

獨眼神僧道：「好。」

岳鶴道：「抓到了兇手，你們如何處置他們？」

獨眼神僧道：「他們冒充五老殺害令尊，罪大惡極，亦當處斬！」

岳鶴道：「如他們供認五老也是他們殺害的呢？」

獨眼神僧道：「那是不可能的。」

岳鶴道：「萬一可能呢？」

獨眼神僧道：「那麼，本會將承認對你判決錯誤，貧僧將引咎辭去副會主之職位。」

岳鶴道：「如此而已？」

獨眼神僧道：「你想怎樣？」

岳鶴道：「我要你死！」

獨眼神僧冷笑道：「哦？」

岳鶴道：「你身爲五老會副會主，如殺錯了人，就該自殺以向天下人謝罪。」

獨眼神僧面色變了變，沒有回答。

岳鶴道：「你無此勇氣麼？」

獨眼神僧一時不知如何作答，沉默片刻之後，才迸出一聲冷笑道：「你說的這些，其實全是廢話，貧僧敢說今日對你的判決絕對無錯！」

岳鶴道：「萬一錯了呢？」

獨眼神僧道：「沒有萬一之事！」

岳鶴冷冷一笑道：「出家人原應慈悲爲懷，你却以置我於死爲快，莫非有人給了你什麼好處？」

獨眼神僧大怒道：「呸！死到臨頭，你還敢胡說！」

岳鶴突然哈哈大笑道：「笑話，死到臨頭之人，還有什麼畏懼？還有什麼不敢說？告訴你，你這樣迫不及待的要處死我，明眼人一看即知內有隱情，你一定受了某些人的賄賂！」

獨眼神僧暴跳而起，厲聲道：「劊子手何在！」

「來了！」

一名彪形大漢應聲而至。

這個劊子手身材雄壯如牛，光着上半身，胸口長着黑毛，模樣極是粗獷。

他手握一柄明亮的大砍刀！

獨眼神僧喝道：「動手！」

說着，退開數步。

劊子手探掌抓起岳鶴，讓他面朝西方跪着，然後舉起了大砍刀！

這時，岳鶴只覺渾身發冷，身上的血液似都停止流動了。

死，是人人害怕的，但是現在他的感覺是悲憤多於恐懼，他爲未能爲父報仇而悲憤，也爲母親的未來而傷心，想到母親未來的日子，他就心如刀割，十年前父親的遇害，對母親已是個嚴重的打擊，如今她唯一的一個兒子——自己，又將離她而去，這個打擊如何使她忍受得了？

一念及此，他的眼淚不禁掉了下來。

而一瞬間，站在他左後方的劊子手，手中大砍刀已然高高舉起——

「殺！」

驀地，一聲雄渾無比的暴喝響起，有如一記脆雷打落峯巔上！

這聲暴喝，其實比雷聲還要響亮，幾乎震破了在場之人的耳鼓！

是劊子手發出的麼？

不，暴喝來自前方，它像一顆挾着雷霆萬鈞的巨石，陡然打到劊子手的耳邊！

劊子手如受重擊，狂叫一聲，扔下大砍刀，跳起尋丈高，然後直墮而下，雙手捂着耳朵，痛苦的倒在地上打滾起來！

五位副會主和五位新掌門人，以及所有在場的人，也被聲浪震得耳鼓發鳴，心跳氣急，幾至窒息，臉上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

全場死靜了足有盞茶工夫，才聽到有一人大叫道：「天外怪叟來了！」

全場之人，這才如夢初醒！

不錯，是天外怪叟魯巴公到了！

普天之下，只有他能夠發出這種震人心弦的聲音，這是他獨步天下的「天牛神功」！

他這種「天牛神功」所發出的吼叫，不僅能夠震破人的耳鼓，而且可以殺人！

這次，他「攻擊」的對象是劊子手，但他無意殺死劊子手，因此劊子手只被震破耳鼓，受傷倒下而已。

他是從峯下石級走上來的。

聽到他的吼叫，再看他的人時，你更會感到意外，他的身子並不像他的聲音那樣雄壯，他全身瘦骨嶙峋，瘦削的面上滿佈皺紋，頭髮和鬍子白花花的，身上穿的衣服又破又髒，像個窮困潦倒的鄉巴佬！

令人吃驚的是：他居然把他的「坐騎」抗上峯巔來了，他的「坐騎」是一條水牛！

他抗着那條一千多斤重的水牛，走上峯巔，却像抗着一包棉花那樣毫不吃力。

土地公看了哈哈大笑道：「我說魯老兒，牠到底是你的坐騎？或則你是牠的坐騎？」

天外怪叟輕輕的把水牛放下，這才笑答道：「沒辦法，笨牛不上山，我老人家又離不開牠，只好把牠抗上來了。」

土地公笑道：「你若遲到一步，你的徒弟便要去見閻王啦！」

天外怪叟笑嘻嘻道：「不會，我老人家替他算過命，他可以活到九十九歲！」

岳鶴料不到師父會及時趕到，不禁喜極而泣，叫道：「師父，快來救我！」

天外怪叟笑道：「別慌，你是死不了的！」

說着，舉步向他走過去。

獨眼神僧一個箭步跳出，攔住了他，沉容道：「魯老施主，令徒殺害五老，已被本會判處死刑，你若出手救他，便是與本會爲敵！」

天外怪叟停住腳步，笑吟吟道：「今天打算與五老會爲敵的，恐怕不止我老人家一個，你抬頭看看吧！」

獨眼神僧舉目一望，頓時色變了。

原來，就在這時，又有七人走上峯巔，他們正是剛才在五老會廳旁聽，後來聽到五老會宣判岳鶴死罪，即含怒離去的武林高人！

現在他們又回來了，顯而易見，他們已準備助天外怪叟一臂之力，要刧法場！

獨眼神僧面色變得極爲難看，沉聲道：「哼，這是什麼意思？」

天外怪叟含笑道：「他們認爲五老會對小徒的審判有缺公正，因此要協助我老人家救人！」

獨眼神僧冷笑道：「五老會乃是天下武林公認的一個聯盟，誰敢與五老會爲敵，便是與天下人爲敵！」

天外怪叟面上一直掛着笑容，道：「你的意思是說：五老會即使倒行逆施，也不准人過問？」

獨眼神僧冷峻地道：「五老會斷事公正，何倒行逆施之有！」

天外怪叟道：「是非不分，妄殺無辜，便是倒行逆施。」

獨眼神僧道：「令徒殺害五老，罪証確實，何謂是非不分？」

天外怪叟道：「你看見了麼？」

獨眼神僧道：「令徒已承認準備殺害五老，後又拒捕不來本會解釋，這已可証明他是殺害五老的兇手！」

天外怪叟道：「小徒欲殺五老，是要報殺父之仇，他既敢使用我老人家之名邀請五老前往鬼堡，如眞殺了五老，絕無不敢承認之理，這樣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怎配當副會主？」

獨眼神僧神色冷然道：「本會經過詳細查証審問，自認不會判錯！」

天外怪叟道：「你認爲沒判錯，那是你的事，我老人家今天却要帶走小徒！」

說罷，舉步而上。

獨眼神僧面容一沉道：「魯老施主請止步！」

天外怪叟笑道：「你動手好了！」

腳下毫不停滯！

天鶴道人，冷面觀音，九龍老人，三白先生及五位新掌門人一看到這種情形，情知一場惡戰已難避免，立即一迎上前，準備迎戰了。

當中的至善禪師沉聲道：「魯老施主眞要蠻幹不成？」

天外怪叟一看他們一起上來，便又住足笑道：「蠻幹的是五老會，不是我老人家！」

笑容一斂，冷冷道：「讓開！」

獨眼神僧十人巍立不動！

準備協助救人的七位武林高人，這時也一齊走上去，雙方已到劍拔弓張之勢！

土地公一推徒弟魯小福，說道：「小毛頭，去替魯老兒看住那條水牛，爲師也要湊個熱鬧！」

說罷，拄杖而前！

天外怪叟冷冷一笑道：「我老人家再說一次——請讓開！」

獨眼神僧十人仍是巍立不動！

天外怪叟陡地雙臂一振，厲吼道：「滾開！」

這一聲吼叫，較之剛才那一聲「殺」更爲驚人，它像一股無堅不摧的狂飆，對着獨眼神僧直捲過去！

原來，他運行「天牛神功」所發出的吼叫，比一般「獅子吼」厲害得多，而且聲浪有如掌風，要「攻擊」哪一方就「攻擊」哪一方，站在其他方向的人可不致遭殃，端的神奇無比。

獨眼神僧十人雖然早已運功防備着，但是耳鼓仍感一陣劇痛，又如受到巨震一般，登時踉蹌倒退下去。

天外怪叟長笑一聲，身如怒矢而起，倏然越過他頭上，落到他們身後，探掌抓住岳鶴的背衣一提，身形再度射起，提着岳鶴倒縱回來。

一去一回，竟在瞬間完成！

獨眼神僧十人怒吼一聲，一齊向前撲來！

土地公及七位武林高人疾迎而上，雙方頓時大打出手，展開一場激戰……

天外怪叟提着岳鶴縱退數丈，雙腳落地時，立即運指解開岳鶴受制的軟麻穴，接着蹲下去抓起岳鶴腳上的鐵鍊運力一扯，只聽「叮！」然一响，鐵鍊竟被他一扯而斷，他隨即附耳向岳鶴說了幾句話，然後一推岳鶴的肩膀喝道：「快去！」

岳鶴頓如脫籠之鳥，振翼疾飛，朝山下飛奔而去。

天外怪叟舉目一望土地公八人與獨眼神僧十人的激戰，覺得土地公八人短時間內不致落敗，於是雙足一頓，身如天馬行空，一飛五六丈，落到五老會大門前，發掌震開守門武士疾衝進入。

過了約莫一刻時，只見他拉着景慧卿由五老會奔出，一直拉着她奔到峯邊石級，才放開她的手道：「快去吧！」

景慧卿腳上的鐵鍊也被他扯斷，她匆匆向他一望，隨即飛奔下山，追趕岳鶴去了。

天外怪叟笑了笑！一拍手道：「好了，不要打了，我老人家有話要說！」

土地公八人見救人的目的已達，亦不願戀戰，閑言一齊倒縱退下。

獨眼神僧十人却不肯就此罷手，緊迫上前，大喝道：「別走，你們九人都不准下山！」

天外怪叟迎上前，笑嘻嘻道：「你們要留人，就留我老人家好了！」

獨眼神僧「哼！」的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本會留不住你？」

天外怪叟笑道：「你們不留我，我也要自動留下來。」

獨眼神僧暴聲道：「好，你有胆量把五老會的人全殺了，才是英雄本色！」

天外怪叟搖頭笑道：「你聽錯我老人家的意思了，我老人家是說願接受五老會的處罰，承担一切責任！」

獨眼神僧冷笑道：「是麼？」

天外怪叟道：「我老人家對於這個五老會，一向就很尊重，可惜這次對小徒的判決錯誤，逼得我老人家非動手救人不可，爲了表示我老人家對貴會的尊重，現在就以人換人，你們把我囚禁起來吧！」

土地公道：「魯老兒，你開玩笑？」

天外怪叟正色道：「不，我老人家早就決定這麼做，爲了不使五老會鑄下大錯，我救走小徒和景姑娘，又爲了尊重五老會，我老人家願替小徒和景姑娘受罪！」

話聲微頓，繼而微笑道：「如果貴會認爲我老人家一人不能抵償他們兩個，那麼就包括我老人家那條大笨牛好了。」

獨眼神僧眼睛一轉，問道：「這話當眞？」

天外怪叟點頭道：「絕非戲言！」

獨眼神僧道：「你願代替令徒死？」

土地公忽然哈哈大笑道：「虧你還是五老會的副會主，這話，說得太不明是非了！」

獨眼神僧轉望他怒問道：「貧僧哪一點不明是非？」

土地公笑道：「貴會認爲有罪的是岳鶴，該殺的也是岳鶴，如果貴會可以接受『代人授首』的建議，豈非是非不明，黑白不分？」

獨眼神僧聽得面上一紅，道：「貧僧只不過這樣問他一句，並無接受他代徒受罪之意！」

土地公道：「但魯老兒的意思，你顯然還聽不明白，他的意思是願受貴會囚禁，好讓他徒弟岳鶴去追殺父及殺害五老的眞兇，可不是要代替岳鶴受刑！」

獨眼神僧移目回望天外怪叟問道：「是這樣麼？」

天外怪叟點頭笑道：「正是，你們可以把我老人家囚禁起來，直到小徒緝獲兇手爲止！」

獨眼神僧似覺這個辦法不錯，乃回對四位副會主和五位新掌門人問道：「諸位以爲如何？」

少林至善禪師沉吟道：「這個得商量商量……」

說着，轉身走去。

獨眼神僧等九人知他要與大家私下商量一番，當即舉步跟去，十個人走出數丈外，就聚在一塊交頭接耳起來。

天外怪叟也乘這時候將岳鶴的去處告訴了土地公等人，最後笑道：「今天很感謝諸位鼎力相助，但願還有報答一天！」

土地公笑道：「別說俗氣話！」

天外怪叟聳聳肩，說道：「還有一點，小徒年輕不懂事，今後還望諸位多多敎導他。」

土地公道：「這一點你老兒倒可放心，不過令徒如有你協助，緝獲兇手就容易多了，你老兒何必把自己當作人質交給五老會呢？」

天外怪叟苦笑一下道：「這是對五老會的尊重，我老人家闖蕩江湖數十年，自問尚無污點，不願蒙上恃技欺壓五老會的罪名。」

土地公向站在附近商量的獨眼神僧十人瞥了一眼，低聲道：「老漢有一種感覺，五老會似已變了質……」

天外怪叟道：「噢？」

土地公道：「尤其是那個獨眼神僧，他對令徒的審訊態度甚不公正，老漢覺得他很可疑！」

天外怪叟道：「他可能因五老被害，心情激動而失去了冷靜，若以其過去的爲人來看，倒不失爲是一位公正嚴明的佛門高僧。」

土地公正想再說時，只見獨眼神僧十人已商議完畢，走了過來，乃住口未再開腔。

獨眼神僧十人走到他們跟前，仍由獨眼神僧發言道：「本會決定接受魯老施主的要求，但時間以一年爲限，一年之後，令徒如未能緝獲眞兇，本會仍將維持原判，擒他回來正法！」

土地公提出抗議道：「一年的時間哪裏够？要是兇手逃到關外去，光是走路，來回就得花上數月工夫，何況現在還不知兇手爲誰呢！」

獨眼神僧以堅定的語氣道：「五老遇害，爲一非常事件，如不趕快結案，必影響到本會的威望，故本會只能給一年的時間，多了不行！」

天外怪叟點頭道：「好好，一年就一年，今天是十一月十五日，到明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小徒如未能擒獲兇手，貴會要怎麼處置悉聽尊便就是，不過我老人家有三項要求，還望貴會答應。」

獨眼神僧道：「請說。」

天外怪叟道：「第一，在這一年之內，貴會不得干擾小徒，須給小徒充分的自由。」

獨眼神僧道：「可以。」

天外怪叟道：「第二，如小徒查出兇手，要是兇手人多勢衆，小徒無力擒他，貴會須派人幫助他擒兇。」

獨眼神僧道：「這也可以。」

天外怪叟道：「第三，貴會要把我老人家當作何種人看待，我老人家都不在乎，但是萬萬不可虐待我老人家那條牛！」

獨眼神僧微微一笑道：「畜生無知，本會虐待牠幹麼！」

天外怪叟道：「不但不能虐待，而且要善加照顧，我老人家獲釋那天，要給牠秤一秤，瘦了一斤，唯貴會是問！」

獨眼神僧道：「這倒難了，一條一千多斤重的牛，瘦一斤或重一斤是常有的事呀！」

天外怪叟道：「重一斤不妨，瘦一斤絕對不行！」

獨眼神僧感到可笑，向正在附近吃草的那條水牛望了一眼，問道：「牠現在有幾斤重？」

天外怪叟道：「一千三百五十六斤九

兩！」

獨眼神僧笑道：「老施主秤過麼？」

天外怪叟點頭道：「不錯，上山之前，我老人家特地秤牠一下，是一千三百五十六斤九兩。」

獨眼神僧道：「貧僧當派專人照顧牠，該吃草的時候就讓牠吃草，該喝水的時候就讓牠喝水便了！」

天外怪叟道：「每隔三天，還要替牠刷洗一次。」

獨眼神僧眉頭微皺，畧現不耐道：「還有呢？」

天外怪叟笑道：「沒有了！」

他轉對土地公八人一拱手，含笑道：「諸位，可就此下山，恕我老人家不相送了。」

土地公八人還了一禮道：「魯兄請保重！」

他們再向獨眼神僧十人行了一禮，對剛才的行爲畧表歉意，即一起下山而去。

× ×

岳鶴逃下五老峯後，一路飛奔，一直跑到山中名勝之一的佛手岩下，才停住了脚，躲入佛手岩下的一面岩石後面，蹲伏了下來。

這是魯巴公指示他的藏身之處，他對恩師武功極具信心，知道他老人家必能救出景慧卿，而與景慧卿一起到此會合。

果然，約莫等候了一刻多時，便見景慧卿由山中飛奔而至，他見附近無人，立即現身喊道：「姐姐，小弟在此！」

景慧卿一見到他，也很高興，欣喜萬萬分地道：「鶴弟，姐姐還以爲見不到你了呢！」

絕處逢生，姐弟倆情不自禁的擁抱起來！

兩人默默的相擁了一會，景慧卿才感到不好意思，紅着臉輕輕推開岳鶴，羞笑道：「令師來得眞是時候……」

岳鶴道：「可不是，他老人家若是遲到一步，小弟的頭顱就要落地了！」

景慧卿道：「令師的『天牛神功』果然厲害，我被押返地下密室中，都聽到他那兩聲吼叫。」

岳鶴笑道：「他老人家前面那一聲『殺！』是對劊子手而發的，劊子手當場被震破耳鼓，受傷倒了下去，後面的那一聲『滾開！』則是對付獨眼神僧十人，也把他們震得七顛八倒！」

景慧卿道：「那個劊子手恐怕要變成聾子吧？」

岳鶴道：「是的，他耳鼓已破，今後永遠聽不見了。」

景慧卿道：「他老人家的神力也眞驚人，居然一下就把鐵鍊扯斷了。」

岳鶴低頭看看還扣在脚上的那副脚鐐，說道：「咱們得想辦法將這脚鐐除掉才行……」

景慧卿道：「等下令師一到，他大概可設法替咱們除掉。」

岳鶴問道：「姐姐逃下來時，他們還在打？」

景慧卿道：「是的，不過我聽見令師說『大家不要打了，我老人家有話要說』，不知他老人家要同他們說些什麼。」

岳鶴愉快的笑道：「家師武功蓋世，他一人就可獨鬥兩三位掌門人物，雙方若繼續打下去，家師等九人必勝無疑！」

景慧卿道：「那協助令師的七位武林高人，你認不認識？」

岳鶴搖頭道：「不認識。」

景慧卿道：「武林中畢竟不乏正義之士，等下咱們得好好謝謝人家一番。」

岳鶴道：「當然。」

兩人說到這裏，一齊在岩石後面坐下，景慧卿接着道：「那獨眼神僧最可恨，他好像跟咱們有着深仇大恨似的，竟一口咬定你是殺害五老的兇手。」

岳鶴道：「這可能是那五位新掌門人授意的，五老之死，對他們五派的威名是個嚴重的打擊，他們認爲趕快將小弟處死，即可挽回面子。」

景慧卿沉思有頃，微微冷笑道：「我却有另一種想法……」

岳鶴問道：「什麼？」

景慧卿道：「他們五位副會主，可能有人想升爲正會主，控制五老會！」

岳鶴道：「這似乎不大可能，五老會是由少林，武當，黃山，白鶴，靑蓮五派組成的，五老死後，接任正會主的應是如今的五位新掌門人。」

景慧卿道：「這可不一定，五位新掌門人聲望不及他們五位副會主，而且正會主一死副會主升任乃是順理成章之事。」

岳鶴道：「那麼，姐姐懷疑五老之死是……」

景慧卿道：「難道不可能？」

岳鶴搖頭道：「小弟認爲不可能！」

景慧卿道：「說說你的看法。」

岳鶴道：「假如他們五位副會主有篡位的意圖，那麼他們十年前就可動手，何必等到今天呢？」

景慧卿道：「爲何在十年前，就可動手？」

岳鶴道：「因爲他們如是殺害五老的兇手，也就是殺害先父的兇手，而他們在十年前下手殺害先父，用意應在嫁禍五老，是則他們應在先父死後即興風作浪，推翻五老的地位才對。」

景慧卿道：「當初殺害令尊，目的可能不在嫁禍。」

岳鶴道：「不然是甚麼？」

景慧卿道：「或許別有原因……」

岳鶴道：「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殺害先父者另有其人，也就是說先父之死及五老之死是兩回事，他們後來生起篡位的野心，便與殺害家父的兇手勾結，要求那兇手把五老殺了，使他們能够升爲正會主，而他們也幫兇手一個忙，判我死罪，爲兇手除去後患。」

景慧卿點點頭道：「這頗有可能。」

岳鶴道：「現在就看他們會不會升爲正會主，如果他們升爲正會主，而且不是出於五派新掌門人的心甘情願之下，那麼他就有可疑了。」

景慧卿道：「不錯——哦，你看，他們趕來了！」

岳鶴抬目一望，只見土地公師徒和那七位拔刀相助的武林高人已在附近的山徑上出現，却不見恩師在內，不由心頭一震道：「奇怪，家師怎不在裏面？」

一面說，一面起身迎出。

土地公等人曾見他和景慧卿由岩石後面走出，乃快步趕了過來。

岳鶴向他們作了一揖，急問道：「房老前輩，家師怎麼沒下來？」

土地公道：「令師不來了。」

岳鶴面色大變道：「家師怎麼了？」

土地公笑道：「沒事，沒事，你先不要緊張，讓老漢慢慢告訴你……」

他一指那七位拔刀相助的武林高人，問道：「這七位武林前輩，你認識麼？」

岳鶴恭敬道：「還請老前輩引見。」

土地公乃為他一一介紹，原來七人都是名頭响亮的人物，一個是稱雄東海的東海帮主程六安，一個是南荒遊俠鍾璜，一個是西藏俠王古影，一個是北方武林以腿聞名的三脚羅漢葛萬里，一個是中原一絕鐵傘客司馬如龍，還有兩個是孿生兄弟，陰陽雙劍龔左與和龔右與！

這七人，岳鶴均曾聽恩師道及，都是白道上享有盛名的奇人，當下必恭必敬的一一禮拜，說道：「多謝七位老前輩拔刀相助，晚輩沒齒不忘！」

東海帮主程六安笑道：「岳世兄莫客氣，我等聽說你是『劍君子岳一實』的後人，就斷定你絕不是殺害五老的兇手，故敢出手救你。」

岳鶴感激地道：「諸位老前輩肯信晚輩無辜，晚輩感激之至。」

南荒遊俠鍾璜接口笑道：「如果五老確為你所殺，老夫也敢說五老必有取死之罪，因為令尊的為人，是天下同道所深知的。」

岳鶴道：「晚輩敢對天發誓，確未曾下手殺害五老，那是別人幹的。」

西藏俠王古影道：「我與令尊雖未謀面，但就憑『天外怪叟』肯收你為徒這件事，就可知道，你不是一個胡作胡為的青年。」

三脚羅漢葛萬里接着道：「我們願協助你追查眞兇，你可知誰是殺害五老的嫌疑人物？」

岳鶴道：「晚輩現在只想找到兩個人，一個是古堡主人神拳鄧盛龍，一個是黑面妖童車順安，如能找到這兩人，也許就可知道誰是殺害五老的兇手。」

三脚羅漢葛萬里道：「好，我們就協助你尋找這兩個人，如果找到了呢？」

土地公道：「那就『請』他們來五老會一談。」

岳鶴一怔道：「這怎行？」

土地公微笑道：「可以的，現在你再去五老會的話，他們也不會為難你了！」

岳鶴發楞道：「為什麼？」

土地公道：「因為令師已與五老會妥協，他代替你接受五老會的囚禁，要讓你去追緝兇手。」

岳鶴大驚道：「五老會答應了？」

土地公頷首道：「是的。」

岳鶴惶聲道：「如今家師呢？」

土地公道：「已留在五老會。」

岳鶴跳起來道：「這不行，世上那有師父代徒弟受罪之理！」

說着，拔步便欲趕回去。

土地公拉住他道：「別忙，你先聽老漢一句話！」

岳鶴用力想掙開他的手，叫道：「不，晚輩不能連累他老人家受罪，非回去救回他老人家不可！」

土地公緊緊拉住他不放，沉聲道：「你不能先聽老漢一句話麼？」

岳鶴聽了只得停止掙扎，悲慼一嘆道：「好，老前輩說吧！」

土地公道：「令師在五老會中，絕不會受苦，五老會的人也絕不敢傷害他，他代替你受囚禁，目的就是給五老會一個人質的保証，好讓你專心去追緝兇手，一旦你緝獲兇手，五老會自然會立刻釋放他，因此你不必為他代你受過而難過。」

岳鶴道：「萬一找不到兇手呢？」

土地公道：「五老會已答應給你一年的時間，在這一年當中，你如能緝獲兇手，自然無事，萬一不能，你再回來換回令師不遲。」

岳鶴道：「一年？」

土地公道：「是的，一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只要你努力去找，必然會有結果。」

岳鶴道：「但是家師却要在五老會中受苦一年，這叫晚輩怎能安心呢！」

土地公道：「令師乃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蓋世高人，五老會絕不敢虧待他，這一點你放心好了。」

岳鶴道：「晚輩還得去見見他老人家，否則於心不安。」

說罷，又要動身。

土地公拉住他不放手，搖頭道：「不必了，令師已交待清楚，他要你立即下山，除非必要，一年之內不許再上五老會，你現在回去看他，只有挨罵的份兒！」

鐵傘客司馬如龍開口道：「令師這樣做是對的，因為五老會乃是天下公認的武林盟主，任何人均須尊重它，而不應以武力去反抗它，如果你想救出令師，最正確的方法就是趕快找到眞兇，同時也替你自己洗脫罪嫌。」

岳鶴被說動了，長嘆一聲道：「晚輩只是感到慚愧不安，為了個人的事情，却累害恩師受苦……」

土地公道：「你如想報答令師，就趕快去把兇手抓來，為令師爭一口氣。」

岳鶴點頭毅然道：「好，晚輩一定要在一年之內抓到那兇手！」

東海帮主程六安道：「你說若能找到神拳鄧盛龍和黑面妖童車順安，即可查出兇手為誰？」

岳鶴道：「是的。」

東海帮主程六安道：「好，我們七人各住一方，正好可以協助你找一找，神拳鄧盛龍是著名人物相信不難找到他……」

大家又商談一會，立即動身下山。

一行十一人當天行至牯嶺，在街上酒樓餐叙一番，東海帮主程六安七人即先告辭，逕自走了。

岳，景二人及土地公師徒打算在牯嶺住一宵，故繼續在酒樓上坐談。

土地公問道：「你準備如何着手偵查兇手？」

岳鶴嘆道：「毫無綫索可循，晚輩實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土地公道：「老漢供給你一個綫索，只是不敢保証一定有收穫。」

岳鶴道：「什麼樣的綫索？」

土地公即由懷中掏出前在金旭身上找到的銀票，遞給他道：「就是這個，五千兩銀子！」

岳鶴接過看了看，驚訝道：「房老前輩，小可目前還有錢用，不需要——」

土地公哈哈大笑道：「你弄錯了，老漢是個窮土地，那有錢可送你！」

岳鶴不解的問道：「不然，這張銀票是假的不成？」

土地公笑道：「是眞是假，要等到了洛陽與記錢莊才能分曉！」

岳鶴迷惑道：「怎麼說？」

土地公道：「這是老漢從金旭的屍身上找出來的，他身上藏有這張銀票，實甚可疑，說不定是兇手給他的一筆酬勞。」

岳鶴神色一振道：「你老是說：他受兇手收買，替兇手辦事，然後兇手便給他這五千兩銀子？」

土地公點頭道：「正是，他把你的『五老會箋』交給兇手，兇手便把這張銀票交給他。」

岳鶴道：「若然如此，兇手為何又要殺死他呢？」

土地公道：「情形大概是這樣的：兇手給他這張銀票之後，獲悉老漢將去九宮山找他，為了怕他供出一切，便先趕去九宮山將他殺了。」

岳鶴道：「兇手殺了他之後，為何不收回這張銀票呢？」

土地公道：「這張銀票，他是收藏在腰帶內的，兇手可能忘了收回，或則一時找不到，以為他未帶在身上，故未深究，把他的屍體移入棺中後，即行離去。」

岳鶴道：「你老的推測若然不錯，那麼要查出兇手的姓名似乎不難了！」

土地公道：「也不一定很容易，但値得趕去一試就是了。」

岳鶴收下銀票道：「好，小可明日便往洛陽走一趟，但願能查出兇手的姓名來歷。」

土地公道：「這張銀票只可在洛陽與記錢莊領錢，所以如是兇手給的，兇手本人多半住在洛陽，你們到了那地方，行動最好小心一些，不要反為兇手所乘。」

岳鶴道：「是的，小可這位義姐頗識易容術，我們入城之前，可再改變一下面貌。」

土地公道：「如果查出兇手的姓名住址，千萬不要輕舉妄動，最好先通知五老會派人馳援，五老會已答允令師的要求，一旦查出眞兇時，願協助你擒拿兇手。」

岳鶴道：「不，小可要親自擒拿兇手，絕不依靠五老會。」

土地公道：「這却為何？」

岳鶴道：「小可對五老會沒好感！」

土地公微微一笑，道：「因為他們判你死罪？」

岳鶴道：「可以這麼說，你老不以為他們對小可的審判有失公允？」

土地公道：「那位獨眼神僧確實不大公正，不過這也怪不得他，因為你提不出有力的証據足以證明你不是殺害五老的兇手。」

景慧卿冷笑道：「就因提不出有力的証據，就可判人死罪麼？」

土地公道：「所以，老漢說他有些不公正……」

景慧卿道：「只怕別有原因呢！」

土地公微愕道：「甚麼原因？」

景慧卿道：「兇手的勢力如已伸入五老會中，獨眼神僧之硬要入人以罪也就不足為奇了！」

土地公面色一變道：「景姑娘這話可不能亂說，他們五位副會主再怎樣不法，也不致為兇手所收買！」

景慧卿淺淺一笑道：「五老會為天下武林一體承認的盟主聯會，五位正會主的地位，也就成為練武人夢寐以求的寶座，你老不以為他們五位副會主很想登上正會主的寶座？」

土地公搖頭道：「這是萬無可能之事，五老會之成立，乃以少林，武當，黃山，白鶴，靑蓮為基石，當初聘請獨眼神僧五人為副會主，是因看中他們五位無門無派，可替五老會承辦一些五派不宜處理之事，若論他們的地位，只比執行武士高一級而已，他們絕不可能升任為五老會的正會主。」

景慧卿道：「話是不錯，但人心不足蛇呑象，也許他們並不以担任副會主為滿足。」

土地公道：「他們即使有意奪位，五派也不會答應的。」

岳鶴道：「房老前輩，小可有個不情之求，不知你老能否答應？」

土地公道：「你說說看，老漢能力所及，當不使你失望。」

岳鶴道：「小可有一種感覺，五老會中似有兇手之人潛伏着，如今家師被囚禁其內，恐怕不大安全……」

土地公道：「你要老漢留在五老會保護令師的安全？」

岳鶴道：「是的，小可知道這個要求太過份，不過若無人留會監視，家師恐將遭害。」

土地公想了想，頷首道：「好，老漢明日即回五老會，要求與令師同居一室，以防令師為歹徒所乘，我想這個要求五老會是不會拒絕的。」

岳鶴起身長拜道：「麻煩你老，小可先此謝罪！」

土地公扶他起來，笑道：「不用客氣，今日之事，老漢也要負點責任，些須小事，何足掛齒！」

× ×

第二天，土地公帶着小徒弟魯小福再上廬山五老峯，岳鶴和景慧卿則趕回九江，從客棧中取回坐騎，即動身直奔洛陽而來。

走了半月，又到潼關。

這裏，是岳鶴的「五老會箋」被竊的地方，因此他對這潼關沒有好感，但因入城之時，天已黑暗，故兩人只得在城中住宿下來。

在客棧中盥洗吃食已畢，兩人都還睡不着，乃一起出客棧，在熱鬧的街道上溜蹓起來。

潼關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擊華山故以為名，地當秦晉豫交通之衢，為入關正道，關城斜建山坡下臨黃沙，形勢甚壯，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跌入卞紅娘陷阱，被她所擒，交由秦嶺七傑押赴太原，途中被萬飄萍主婢攔擊，秦嶺七傑掃數被殲，王岩也恢復自由，萬飄萍將其父下落，及她闖蕩江湖的事向王岩說出，並邀請王岩加入黑衣帮，同爲正義而奮鬥，王岩經過一晚的考慮，終於接納了萬飄萍的要求，入帮日期和儀式則俟萬飄萍稟告帮主後決定。王岩調息復原後，與萬飄萍先後往太原趕去，王岩俟萬飄萍走後繼續上路，那日抵達太原，在一酒樓上，瞥見江湖異人金鈎李獨坐一隅，王岩在他對面坐下吩咐小二送酒菜來——

✻✻✻✻✻✻✻✻✻✻✻✻✻✻✻✻✻✻✻✻✻✻✻✻✻✻

原是神仙侶　雙雙獵雲中

店伙恭身道：「是，是，大爺一共是幾個人？」

「一個不行麼？」

「行，行，小的這就去交待。」

店伙退下去了，他才轉頭瞧向那金鈎老人。

一張繃得緊緊的老臉，嵌着一對殺機四溢的怒目，正一瞬不瞬的向他逼視着。

「你是向老夫找碴來的？」

「啊，那有這回事，咱們素昧平生，是嗎？」

「那很好，你換個地方吧。」

「怎麼，這兒被你包了？」

「包不包都是一樣的。」

「此話怎講？」

「因爲他們知道老夫是誰。」

「哦，瞧不出閣下竟然如此威風，不過這張桌子大得很，閣下何不讓人一分！」

「讓人一分？哼，你叫了十二個菜，簡直是要喧賓奪主，將老夫擠出去了。」

「沒有這回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下叫的酒菜，閣下也可以享用。」

「甚麼？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小子乳臭未乾，竟敢跟老夫稱兄道弟起來！」

「這有什麼稀罕，咱們何妨結個忘年之交。」

「呸，你也配！」

「啊，閣下定是大有來頭之人了，何不說出來讓在下長點見識。」

「哼，你瞧不見老夫這對金鈎？」

「瞧見了，這不過表示閣下有點財富罷了，在下要買一對金鈎，也不是什麼爲難之事。」

「你當眞不知道老夫是誰？」

「當然囉，否則何必浪費許多唇舌。」

「金鈎李就是老夫。」

「金鈎李？啊，對不起，原來是李老前輩，咳，這下糟了，在下的未婚妻子，不對在下反臉才怪。」

「嗯，你那未婚妻子，倒還知道尊敬老夫，看在她的面上，老夫饒你一次就是。」

「前輩饒恕在下沒用，我那未婚妻子絕不饒我。」

「不要緊，你說老夫叫她不要追究，她必然會放過你的。」

「那只有更糟，我與她的婚約可能都要成爲泡影。」

「爲什麼？」

「咳，因爲她最恨的是自私之人……」

金鈎李呆了一呆，終於想通了王岩所說的含意，忽然一聲暴吼，隔着桌子就向王岩的肩頭抓去。

王岩向後一仰，連人帶長櫈一起移後三尺，道：「別忙動手，這兒不是一個打架的地方，前輩如有興趣，咱們不妨到城外較量較量。」

金鈎李長身而起道：「好，你跟老夫走。」

王岩道：「前輩請。」

他們一先一後，向城外放足狂奔，片刻之間，已到達一片樹林之前。

他們雙方的距離，約莫一丈遠近，王岩還未奔到林邊，忽然抖手一揮，一縷寒光閃電般向金鈎李喉際射去。

金鈎李身形一側，大喝一聲道：「小子，你竟敢暗算老夫！」

王岩道：「前輩不要誤會，你先回頭瞧瞧。」

金鈎李扭頭一瞥，只見一條奇毒無比的小紅蛇，被手叉子釘於樹幹之上，他與樹幹之間，相距不足三尺。

他目瞪口呆的楞了半晌，才回頭咳了一聲道：「咱們不必打了，老夫認栽。」

王岩道：「不打可以，認栽大可不必，因為這紅蛇的主人是晚輩的仇家，前輩受到襲擊，只是池魚之殃罷了。」

金鈎李道：「池魚之殃？哼，如果不是你這一手叉子，老夫不躺上個三天兩天才怪，這樣吧，你適才叫了許多菜沒有吃，咱們來個杯酒言歡可好？」

王岩暗忖，此人雖是自私一點，仍有一股豪放之氣，可見江湖繪聲繪影不見得是眞實的。

於是，他哈哈一笑道：「當然可以，不過銀子必須前輩代付。」

金鈎李也狂放的一笑道：「別將老夫看得那麼自私，一句話，吃塌了天有老夫頂着，快取下手叉子咱們走。」

王岩一面取下手叉子，一面笑着道：「前輩不找這小紅蛇的主人了？」

金鈎李道：「他早就逃了，找他有什麼用？」

王岩道：「晚輩說的不是現在。」

金鈎李道：「那還用說？老夫睚眦必報，這暗算之仇勢非報復不可。」

王岩道：「前輩知道她是誰？」

金鈎李道：「不知道。」

王岩道：「她名叫卡紅娘，是一個擅使蛇虫，而長於用毒的女人。」

金鈎李道：「這就難了，老夫生平不跟女人相鬥，這個仇應該怎樣報呢？」

王岩道：「報仇之事慢慢的來，咱們還是先喝兩杯再說。」

金鈎李說道：「說的是，走吧，小夥子。」

這一雙氣勢洶洶，準備生死相搏的老少，已經引來不少瞧看熱鬧之人，誰知被卡紅娘從中一攪，他們竟然化干戈為玉帛，更進而杯酒言歡起來了。

瞧不成熱鬧可不要緊，但如果有那麼心存叵測之人，難免會大失所望。

因此，當王岩與金鈎李返回城中，經過瞧熱鬧的人羣之時，他雙目流轉，作了一次迅速而冷靜的觀察。

這時他心頭有了底，太原之行，並不是完全白費。

在天香樓酒，這雙老少豪飲着，笑談着，像歡若平生似的。

忽然，金鈎李瞧着王岩道：「小夥子，願不願交老夫一個朋友？」

王岩道：「願意，只怕有點高攀。」

「你不怕你那未婚妻了？」

「怕，不過我發現前輩不是一個自私之人。」

「唉，你說錯了，我確是自私，不過你放心，今後絕對不會再自私了。」

「哦，前輩怎麼會忽然轉變的？」

「老夫此次出山，原想找幾個談得來的朋友，誰知飽受冷眼，竟沒有一人願意接近老夫，這都是自私的結果，老夫還能不改麼？現在病急亂投醫，交個毛頭小夥子也是好的。」

王岩哈哈一笑道：「前輩總算找對了，當今之世，除了晚輩，很難找到一個可交之人。」

金鈎李道：「怎麼說？」

王岩道：「晚輩年歲雖輕，可是大有來頭，無論是官方或民間，幾乎每天都有人在尋找晚輩。」

金鈎李問道：「他們為什麼要尋找於你？」

王岩道：「說出來前輩也許不信，他們是要晚輩的頸上人頭。」

金鈎李啊了一聲道：「你一定是一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大盜了，否則他們怎麼會要你的頸上人頭呢？」

王岩道：「天壞王郞豈是殺人放火之人，這般人只是居心叵測罷了。」

一頓接道：「晚輩浪跡江湖，居無定所，隨時隨地都有丟掉生命的可能，如此多采多姿，豪邁刺激的生活，除了晚輩別無他人，前輩選擇朋友，不正是找對了目標？」

金鈎李掀鬚一笑道：「老夫言出如山，你縱然是無惡不作的強盜也交定你了，不過，你小子的仇人還眞個不少，這間酒樓之上，最少已有四位。」

王岩道：「不錯，樓上四個，樓下可能要加上一倍，前輩能不能幫晚輩一個小忙？」

金鈎李道：「沒有問題，這般人交給老夫就是。」

王岩道：「晚輩不是懼怕他們，是想抓幾個問問他們的出身來歷。」

金鈎李道：「怎麼，連他們是誰你都沒有摸清？」

王岩道：「就因為晚輩的仇家太多，要摸清他們的來歷，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金鈎李道：「你要我怎樣？」

王岩道：「待會請前輩幫個忙，不要讓他們溜掉就行。」

金鈎李道：「這個簡單，你準備在那裏動手？」

王岩道：「動手的地點，最好是不要驚擾別人，不過晚輩對此陌生得很，前輩可知道甚麼地方最為適宜？」

金鈎李道：「據老夫所知，出北門向東拐，約莫二十餘里，有一個形似葫蘆的山谷，咱們將那些兔崽子誘往谷中，老夫將谷口一堵，不就是甕中捉鼈？」

王岩點頭道：「好主意，前輩酒夠了沒有？」

金鈎李道：「辦正事要緊，不够咱們改天再喝，喂，伙記，算賬。」

結賬下樓，他們按預定計劃逕奔北門，出城向東拐，不到二十里，一個險惡的山谷已遙遙在望。

王岩忽然腳下一窒，道：「不好，晚輩肚子不舒服，要找個地方方便一下。」

金鈎李面色一紅道：「左邊有一片樹林，快去吧。」

王岩道：「可是，晚輩有點害怕。」

金鈎李道：「怕甚麼？靑天白日，難道還會有鬼怪不成！」

王岩道：「前輩忘了咱們是幹甚麼來的了？咱們身後還跟着十幾二十個敵人，晚輩方便之時，如若讓他們闖來，不管有沒有危險，總是一件尷尬之事。」

金鈎李道：「這不要緊，老夫替你擋住他們就是。」

王岩道：「那不成，這樹林如此之密，簡直像個八陣圖似的，他們要藉草木掩

護接近晚輩，當眞有點防不勝防。」

金鈎李道：「你說該怎麼辦？」

王岩道：「只好委屈前輩一下，當晚輩方便之時請守在晚輩身側。」

金鈎李面色一變，說道：「胡說，那怎能……」

王岩劍眉一挑，右手急吐，猝然扣着金鈎李的腕脈，口中哈哈一笑道：「這有甚麼要緊，你又不是一個女人！」

金鈎李估不到王岩會突然出手，腕脈被扣，面色再度一變。

終於，他勉強的點點頭道：「好吧，算是老夫自找晦氣，記住，小子，你這是侮辱尊長……」

王岩左手倏飛，連點金鈎李兩處穴道，然後鬆開他的手腕，一把抓着他那飄拂胸際的美髯道：「這部鬍鬚眞箇可愛，勿怪美髯公關帝當年要以紗囊護着他的鬍鬚了。」

金鈎李沉聲喝問道：「做甚麼？你敢侮辱老夫！」

王岩道：「誰說的，王某出道江湖時日雖淺，對武林前輩一向都尊重得很。」

金鈎李道：「那你為甚麼如此對待老夫？」

王岩道：「因為你不是武林前輩，我自然不能尊敬於你。」

金鈎李怒喝道：「老夫四十年前便已成名江湖，怎能不是武林前輩？」

王岩哼了一聲，五指微微用力一甩，金鈎李的面頰之上，忽然現出意想不到的奇跡。

他那美麗的鬍鬚，被王岩一把連根拔落，掉落鬍鬚之處，竟瞧不到半點血漬。

因為他的鬍鬚原本就沒有根，而是粘上的。王岩掂了一下掌中的鬍鬚，冷冷道：「怎麼說？卡紅娘。」

是的，她的確是卡紅娘，一個喜愛玩蛇的狠毒女人。

對王岩，這是她又一次悲慘的失敗，因而她雙目如火，恨不得一口將他吞下去似的。

「算你行，姓王的，要殺要剮，老娘絕不哼出一聲。」

「像妳這麼美麗的可人兒，我怎捨得殺剮於妳，不過……王某對調理壞人卻有極高的興趣。」

卡紅娘撇撇嘴，接着雙目一閉，給他來個不加理睬，臉上的神色，顯得頑強之極。

她這一發橫，王岩倒有點難於處理。

像她這等狠毒的女人，王岩絕無一絲憐香惜玉之心，他如若要她死，只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

但他僕僕千里，為的是甚麼？既已抓到一個重要的敵人，又怎能隨意將她毀去呢？

依王岩的猜忖，卡紅娘不僅已被那陰謀者所收買，卡綠珠的被擄，八成是卡紅娘出賣的。

為了援救卡綠珠，為了想知道陰謀者究是何許人物，卡紅娘縱有一千個該死，他也不便傷害於她。

但，瞧她那毫不在乎的態度，要問出實情必須花費一番手腳。

現在前有埋伏，後有追兵，這女人心有所恃，她怎肯與自己眞心合作？

那麼，為今之計，只好挾着她闖出險地再說。

於是，他健臂一伸，將卡紅娘挾於脅下，接着騰身而起，斜刺裏向山區奔去。

虧得他當機立斷，所作的決定也極端正確，如若稍作因循，他與卡紅娘就別想活着離開了。

因為他剛剛縱身躍起，一陣強勁無比的箭雨，已射向他立身之處，他縱然能够閃避，卡紅娘也必定難以倖免，生死之機，眞個間不容髮。

撲進山區他不敢稍作停留，將輕功展到極限，向崇山峻嶺之間奮力狂奔。

終於，他擺脫了追逐者，但距離太原，怕不已在百里之外了。

百里山路，算不了甚麼，問題是天色已近黃昏，他連太原的方位也告迷失。

他將卡紅娘放置一塊草地之上，縱目四眺，對四週隱約的山峯，再加一番詳細的辨識。

最後他廢然一嘆，只得放棄趕回太原的打算。

「謝謝你，少俠……」

卡紅娘已恢復了她迷人的面貌，蓮步姍姍，向王岩身旁緩緩走來，雖然她還是一身金鈎李的打扮，仍有一股令人迴腸盪氣的魔力。

王岩冷冷道：「不必。」

「唉，這般人的心腸，竟是如此的歹毒，如若不是少俠，我早已喪生在亂箭之下了。」

「他們是誰？」

「我會告訴你的，但……」

「怎麼，還有條件？」

「不，天色已漸昏暗，咱們必須先找一個防禦野獸蛇虫的棲身之處。」

「哼，玩蛇的女人還會害怕蛇虫？」

「少俠如若解開賤妾的穴道……」

「好主意。」

「我知道少俠不會答允的，所以要找一棲身之處。」

卡紅娘的要求是合理的，王岩自然不便拒絕，經過一番尋找，總算被他們找到一個十分隱蔽的山洞。

王岩弄來一些枯草讓卡紅娘歇息，並以石塊堵住洞口，一切就緒，才坐了下來道：「該妳說了。」

卡紅娘道：「我餓了，一個飢腸轆轆的人，那裏還有氣力說話。」

王岩兩手一攤道：「這可難了。」

卡紅娘道：「不難，只要少俠相信賤妾，咱們就可獲得可口的食物。」

王岩道：「妳認為我能够相信妳？」

卡紅娘道：「咱們目前是患難與共，少俠應該相信賤妾才是。」

王岩道：「可惜在下沒有那份雅量，也不認為是在患難之中。」

卡紅娘微微一笑道：「少俠武功智慧都非常人所及，不過你太小看賤妾了。」

王岩心頭一凜，他知道這個毒惡的女人必非恫嚇之言，他一面暗中凝功戒備，神色上仍絲毫不動的道：「這叫做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咱們現在離開山洞還來得及。」

卡紅娘道：「少俠一點就透，智慧之

高果然超人，其實如若不是栗子已帶着蛇兒包圍了這個山洞，我怎會告訴少俠！」

王岩身形一晃，一把扣着卡紅娘的酥肩道：「當眞麽？姑娘。」

卡紅娘道：「自然是眞的了，否則賤妾怎能說明咱們患難與共呢？」

王岩道：「我還有點不太明暸。」

卡紅娘道：「少俠還有甚麽地方不明暸的？」

王岩道：「姑娘何不在王某不防或睡熟之時招呼蛇兒下手？現在弄得同歸於盡，姑娘豈非太過不值！」

卡紅娘道：「人生百年，難免一死，能够與天壞王郎併骨山洞，卡紅娘還有何求？」

此時無數毒蛇，已由洞口石隙游了進來，同時洞外傳來栗子的聲音道：「娘！你在裏面麽？」

卡紅娘道：「在，妳先將它們喚出去，娘正在跟王少俠親熱呢。」

栗子道：「知道了，娘。」

在一陣異聲之後，洞中毒蛇已半條不存。

但那不甘寂寞的玩蛇女人，卻賣弄起風情來了。

「少俠，你揑痛我了，你要怎樣我都會答允的，但你要憐香惜玉一點。」

王岩勃然大怒，幾乎想加上幾分眞力，揑碎她的肩骨，但他知道這是與事無補的，毀了她必會引來毒蛇的羣攻。

因而，他强忍着，同時放開手道：「勿怪有人說女人的心甚於毒蛇，王某總算開了眼界。」

卡紅娘幽幽道：「無論賤妾如何歹毒，對少俠你可是一片眞心。」

王岩冷冷道：「在下對蛇腥最爲厭惡，姑娘的錯愛實在無福消受。」

卡紅娘道：「少俠誤會了，賤妾雖是喜愛蛇虫，平時卻只帶着青兒紅兒，如今兩條靈蛇都被少俠所誅，賤妾已然一無所有了。」

王岩冷哼一聲道：「還有那條大蟒呢？牠是姑娘的蛇丈夫，在這般時辰，牠應該盡牠保護妻子的責任才對。」

卡紅娘面色一變，半晌，忽然幽怨的嘆息一聲道：「大蟒只是一條蠢物罷了，少俠怎能對賤妾這般輕侮？唉，一個難耐寂寞的女人，玩玩蛇虫，應該值得同情的，何況賤妾守身如玉，迄今仍保持清白之身，少俠如果不信……」

這個玩蛇的女人，此時花容慘淡，淚滿粉頰，如果她說的不是眞話，她必是一個値得稱頌的天才演員。

天壞王郎豪氣奔放，是一個鐵錚錚的人物，但他的缺點就是見不得女人的淚水，那一滴一滴的珍珠，都好像滲進他的心坎裏似的。

因而，他歉然道：「對不起，姑娘，請原諒在下的失言，不過，天涯何處無芳草，以姑娘艷絕塵俗的容貌，應該很容易找到美滿的歸宿的。」

卡紅娘唏噓一聲道：「少俠，你忘記自古紅顏多薄命了，以家姊的才智，也落得痛苦終身，殷鑑不遠，賤妾又怎能不將婚事視爲畏途！唉，賤妾年華虛度，已臨到女人悲哀的年歲了，偏偏此時，又碰到了少俠……」

王岩心頭一凜，急扭轉話題道：「令姊的際遇，實在值得同情，姑娘可知道她現在那兒？」

卡紅娘忽然雙眉一挑，那迷人的秀目中射出兩縷憤怒的火燄，說道：「賤妾正在查訪，相信不久必可水落石出。」

王岩哼了一聲，目光如電，冷冷盯着卡紅娘道：「當眞麽？姑娘，據在下所知，令姊行蹤隱秘，武功機智均非常人可及，要想擄刦於她，將是一件十分困難之事，她是怎樣遭人暗算的，姑娘知道麽？」

卡紅娘目光一垂，說道：「少俠是疑心賤妾了，唉，咱們姊妹情深，何況還有我娘……」

她語音未落，洞外忽然噓聲四起，噓聲之中，還夾着一陣嬌叱之聲，王岩方自一怔，栗子的聲音又傳了進來。

「娘……」

「發生了甚麽事？」

「有三個人闖進來了。」

「是誰？」

「他們身着黑衣，武功驚人，一時還瞧不出他們的身份。」

「先用蛇兒圈住他們。」

「已經圈住了。」

「好。」

卡紅娘語音一落，回頭瞧着王岩道：「原來少俠還伏有奇兵，他們是誰？」

王岩道：「王某一個獨來獨往，那裏會有甚麽伏兵，也許他們是過路的，姑娘不要傷了無辜之人。」

卡紅娘略作沉思道：「少俠說的不無道理，不過防人之心不可無，只好暫時委屈少俠一下。」

她語音一落，再撮口發出一聲異嘯，洞口石隙之中，立卽竄入數十條形狀獰惡的毒蛇。

那些毒蛇在卡紅娘的嘯聲指揮下，圍着王岩的四週佈成一圈蛇陣，蛇頭並擧，好像躍躍欲試似的。

佈好蛇陣，卡紅娘才微微一笑道：「少俠只要不動，牠們不會傷害你的，否則，不管少俠的武功如何高明，只要被牠們任何一條咬上一口，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王岩面色一變，眞想一掌結果這個陰險的女人，但他沒有，小不忍則亂大謀，他不想跟卡紅娘同歸於盡。

卡紅娘得意的一笑道：「我知道少俠是聽明人，但不得不提醒你一點兒，還有，賤妾穴道受制，行動大爲不便，少俠何不人情做到底，勞駕替賤妾解開。」

王岩哼了一聲道：「好吧，王某認栽。」右掌急揮，駢指輕點，刹那之間，完成了一項得意的傑作。

卡紅娘大吃一驚道：「姓王的，你在玩甚麽花樣？」

王岩道：「替妳解穴道嘛，這有甚麽不對？」

卡紅娘道：「分明穴道已經被掌力拍開，你爲何又加上兩指？」

王岩道：「妳不是說過防人之心不可無麽？這是跟妳學的。」

卡紅娘銀牙一挫道：「姓王的，你放明白點，除了你，外面可能是姓萬的丫頭

，一命換四命，卡紅娘並不怕你！」

王岩道：「這就瞧你的了，王某並不想各走極端。」

卡紅娘道：「你到底在我身上動了甚麽手脚？」

王岩道：「妳聽到過搜魂指麽？其實妳不必害怕，身中搜魂指的人，並不妨碍施展武功，只是在七七四十九日的此際，咳，有點難受罷了。」

卡紅娘嬌軀一震，豆大的冷汗立卽暴了出來。

相傳搜魂指是一海外異人所創，中指之人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後，經脈會逐步閉塞，首先是髮毛脫落，其次是週身皮膚裂開，跟着手足關節脫落，手指足指一個一個的掉了下來，直至四肢均無，才毒血攻心，所受的痛苦，雖陰曹地府也找不出如此慘烈的酷刑。

但那海外異人已百餘年未嘗出現江湖，武林之中也從未聽到他有過傳人，卡紅娘狡詐如狐，她自然不能不防着王岩是虛言恫嚇。

一陣沉默之後，卡紅娘忽然格格的大笑起來，因爲她已運功試過，任何一處經脈，均無絲毫不適的感覺。

笑聲一停，她已彈身躍出蛇陣之外，跟着面色一寒道：「天壞王郎不好鬥，卡紅娘也不太好纏，如果我會叫你嚇住，就不必再闖江湖了。」

王岩道：「我說的是眞話，妳不信也無可奈何。」

卡紅娘道：「好啦，咱們不必浪費時間了，我去將萬家丫頭弄來，好讓你們親熱親熱。」

王岩長長一吁道：「姑娘如認爲王某是虛言恫嚇，妳何不瞧瞧自己的指尖！」

瞧瞧指尖，這是輕而易擧之事，王岩語音一落，卡紅娘的目光已向指尖掃去。

這一瞧，她竟然面色大變，那豐滿迷人的嬌軀，忍不住像篩糠般的顫抖起來。

她那纖纖十指，原本塗着鮮艷無比的鳳仙花汁，此時却每一指尖黑色隱隱，連鳳仙花汁也變作醬紫之色。

現在她信了，雙目緊緊盯着王岩，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她忽然面色一霽道：「王少俠果非常人，但，你怎麽習得搜魂指的？」

王岩道：「這個麽，請恕在下不便奉告。」

卡紅娘道：「好，算你贏了，你解除搜魂指，我放你們離開。」

王岩道：「很公平，但在下要先見到萬姑娘。」

卡紅娘道：「可以，少俠請。」

她揮開毒蛇，推掉堵住洞口的石塊，與王岩先後走出山洞，只見遍地蛇虫，滿山均是，那等聲勢，實在令人觸目心驚。

萬飄萍與蕭氏姊妹正在十丈之外，她們的四週圍着數不清的蛇虫。

女人是最怕蛇的，何況萬頭攢動，爲數如此之多！

不過，她們並不是平凡的女人，此時置身險地，倒顯得沉靜無比。

兩柄長劍，一條丈二紅綾帶，三個身手不凡的少女，擺成一個可攻可守的三角式的防綫。

栗子在洞外不遠之處，正悠閒的玩着一條金色小蛇。

此時月掛樹梢，萬籟俱寂，這片隱隱青山，予人一種超俗的寧靜。

這夜景是美麗的，可惜那些翻滾蠕動的蛇虫，將美感破壞得點滴不遺。

王岩與卡紅娘剛出山洞，那邊蕭氏姊妹已高興得叫了起來。

「王少俠！快替咱們趕走這些毒蛇，這般腥味咱們實在消受不了。」

王岩道：「好的，妳們不要動，我這就請卡姑娘高抬貴手帮咱們一個小忙。」

卡紅娘道：「可以，你先解除我身上的搜魂指。」

王岩道：「姑娘這是强人所難了，我解了妳的搜魂指，咱們怎能逃出這萬蛇大陣？」

卡紅娘道：「如若我收了蛇陣，你不解除搜魂指呢？」

王岩冷冷道：「天壞王郎豈是失信之人，姑娘久走江湖應該知道王某不是一個輕諾寡信之人。」

卡紅娘道：「好，我相信你，栗子，將蛇兒遣走吧。」

栗子道：「遵命。」

一陣婉轉的竹哨之聲，在這寂寂空山之中響了起來，王岩聽不出栗子吹的是什麽，但蛇虫如響斯應的走得半隻不剩。

萬飄萍帶着蕭氏姊妹奔了過來，蕭玲玲一振掌中長劍，就要給栗子一點顏色，王岩伸手一攔道：「讓她們走吧，咱們不能失信於人。」

同時屈指連彈，解除了卡紅娘所中的搜魂指，然後哼了一聲道：「咱們今日兩不相欠，姑娘如果繼續爲惡，希望不要再讓王某遇見。」

卡紅娘恨恨的道：「下次遇見姑奶奶絕不饒你，咱們走着瞧。」語音一落，逕與栗子飛奔而去。

王岩待卡紅娘去遠，才關切的對萬飄萍道：「萬姑娘受驚了，妳怎麽找到這兒來的？」

萬飄萍道：「你在天香酒樓與金鈎李痛飲，咱們就在樓下監視幾個形跡可疑之人，後來……」

萬飄萍忽然面色一紅，後來怎樣，似乎不方便說出來似的。

王岩道：「卡紅娘竟然會化裝金鈎李，在下幾乎被她矇混過去。」

蕭玲玲撇撇嘴道：「後來你怎麽發現的？」

王岩道：「這個麽，因爲她是一個女人。」

蕭玲玲一怔道：「因爲她是女人？」

王岩道：「不錯，女人可以扮做另一個女人，却不能扮做一個男人。」

蕭玲玲道：「王大俠逾說逾奇，小婢不懂。」

萬飄萍瞪她一眼道：「蠢材，這有什麽不懂的，女人無論怎樣裝扮，在先天上就缺少男人那睥睨江湖的氣質，只要稍微留神，就不難發現她的破綻。」

王岩哈哈一笑道：「萬姑娘果然蘭質慧心，一言中的，不過除此之外，女人還有一項不能改扮男人的缺點。」

蕭玲玲道：「還有甚麽？」（未完）

奇情中篇小說

攝魂鈴（上）

醉仙樓主·文
盧　令·圖

巧笑勾人魄　醇酒斷人腸

以道家的說法，一個人精神力量的組成，有三魂七魄，三屍九虫，上中下二十四路正神，除此而外，尚有灶君司命，以及個人生生世世所結的善惡因緣，這些正邪神道，主宰着人的思想與行動，如果一個人失去了這些那就是毫無思慮的白痴。

一個人的金錢可以散失，名譽可以受損，體軀可以受折磨，但魂魄絕不可被別人攝走，假如一個人的魂魄也被人攝走，那就生不如死。

可是當今江湖之上，就出現了這麼個神魔，專以一隻小小的銅鈴，攝取人的魂魄。

這個人是誰？沒有人知道。

這個人生得什麼樣子？也沒有人見過，因此大家都叫他攝魂鈴。

誰聽得鈴聲，靈智頓失，好厲害的魔頭。

也有一種傳說江湖上有兩個攝魂鈴，一眞一假，一邪一正，因此鬧得風風雨雨，武林中人人自危。

×　　×

這是一座荒僻的小鎭，在這座小鎭上，整年難見到幾個過路的行旅客商，幾十家破落戶，却偏偏有一間小小的鷄毛店。

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這間鷄毛店是三年不開市，開市吃三年，偏偏今兒它就開了市，店中到了三個不速之客。

第一個是走方的郎中，藥箱，虎撐，串鈴，這三樣行頭是他的吃飯傢伙，當然少不了。

第二個是江湖術士，右手持着報君知，左手拿着一枝竹桿，挑着一塊長長的白布，上面寫着四個大字！

「鐵口論命」。

第三個是冬烘先生，這先生可透着古怪，郎中術士本來是行走江湖的，而這位冬烘先生不在書房中敎書，却也獨個兒跑出來浪蕩，這不是奇怪麼？

你不看到麼？他那酒糟鼻子透着紅，八字鬍兒泛着白，更奇的是那一頭枯髮，活活像一把亂草。

這三個人同坐在一張桌子上，原因不是他們先認識，而是說這間鷄毛店祇有一張桌子，雖然是剛剛用水洗過，但那桌面的積垢，刮下來仍可肥二畝田。

他們不但吃着一樣的菜，黃花生還喝着一樣的酒，二鍋頭。

這種地方來了這樣的三個人，已經够怪了，更怪的是這三個人邊吃邊談笑自若，傍若無人，而且談的不是國事民情，山川之勝融會起來祇有四個字，風花雪月。

虫入鳳中飛去鳥
七人頭上長靑草
大雨落在横山上
朋友半邊不見了

這四句話，不是正代表着風花雪月四個字麼？

祇要是人，不管他是男人還是女人，就脫不了這四個字的糾纏。王孫公子走馬章台，販夫走卒涉足烟花，名商大賈留連勾欄，他們是爲了什麼？說穿了，風花雪

月。

深閨少女爲它思了春，閨房美婦爲它出了牆，出家和尙爲它犯了戒，爲什麼？風花雪月。

酒糟鼻子的冬烘先生，把酒狂飲，朗聲一笑道：「說實在的，老朽不常在外面走動，對於北地胭脂，江南佳麗，知道的並不多，你倆久歷江湖，定然胸蘊極富，盼能有以敎我。」

噹地一聲報君知，那江湖術士道：「談到天下聞名的風月場所，老朽知道的祇有一處。」

冬烘先生酒糟鼻一湊，紅得泛了光說：「請敎！」

江湖術士道：「秦淮風月。」

冬烘先生道：「兄台說的想是金陵了，那地方王氣所鍾，六朝金粉，當然是名不虛傳不同凡响了。」

走方郎中笑了笑道：「除去秦淮而外，老朽也曾到過一個地方，算得上是天下聞名。」

冬烘先生道：「請敎？」

走方郎中道：「揚州。」

冬烘先生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二州雖然極江山名士之勝，但談起風月來，遠不及揚州的廿四橋頭。」

走方郎中道：「不錯！」

冬烘先生從懷中掏出一條長方形的紫檀木，向桌上一拍，發出拍地一聲大响笑道：「除此而外不知兩位尙有什麼見聞？」那塊方木是體罰學子的戒尺。

江湖術士道：「有！」

冬烘先生道：「什麼地方？」

江湖術士道：「這個地方猶勝於金陵揚州兩處，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它就設在陰山鬼峽之中。」

冬烘先生奇道：「以一個風月場所，設在深山大澤之中，已是天下少有，設在這樣險絕奇險的地方更是天下少有了。」

江湖術士道：「因爲這個風月場所，與衆不同。」

冬烘先生的酒糟鼻湊起來了，眨眨眼說：「有什麼不同？」

江湖術士道：「談姿色，這地方的女人最美，談風情，這地方的女人最騷，談武功！這地方的女人最高。」

走方郎中喝了口酒笑道：「這位兄台愈說就愈奇了，怎地風月場中的女人也會武功？」

冬烘先生道：「會武功的女人老朽也曾聽說過，如古代的公孫，紅綫，聶隱之流，不但會武，而且武功很高，她們可全是一流巾幗英雄，名動古今的俠女。」

江湖術士道：「老朽所說的這些會武功的女人不但不是英雄俠女，更是以姿色騙人，遇上的輕則喪財，重則喪命。」

冬烘先生搖頭道：「老兄愈說愈奇了，這樣的風月場所，有誰敢去招惹。」

江湖術士道：「你不招惹她們也不行，她們會送上門來。」

冬烘先生吃了一驚！來了，果然是來了，一陣鸞鈴聲響，至店門口驀然止住，半响後走進一個少女，那女子着一身火紅的衣衫，胸部高高挺起，右手持着一條黑色的馬鞭，美！的確是够美，何況還化了粧！這荒村野店，來了這樣的俊俏人物，

不但令人驚奇，更令人叫絕。

冬烘先生搖頭擺腦的朗聲唸道：

臉擦杭粉迷魂藥
唇點朱紅攝魂丹
三寸金蓮勾死鬼
白綾裏脚招魂幡

當今江湖之上，武林之中，能招人魂魄的，除去那攝魂鈴而外，恐怕就是美麗的女人了，有誰見美麗的女人不失魂落魄的。

冬烘先生洋洋得意的念着，突然拍地一聲廻空大響，黑色鞭梢飛處，捲去了他的頭巾。

冬烘先生抱頭大叫：「不得了啦，殺了人啦。」

紅衣女子雙眉一挑道：「當着女人的面前談女人，你不怕爛了舌頭麼？」

走方郎中狂飲一杯笑道：「美是够美了，祇可惜太辣了些。」

江湖術士道：「辛酸苦辣，各有所好，老朽我麼，就喜歡帶點刺激。」

冬烘先生道：「我寧可一輩子不見女人，也不喜歡辣的，那刺激簡直使我受不了。」

紅衣女子冷哼一聲道：「如果你喜歡甜的，甜的馬上就到。」果然又聽到一陣鸞鈴聲响，眨眼間從外走進個黃衣女子，胭紅的臉蛋，豐滿的嬌軀，更赤着兩隻白藕似的膀臂，你說甜麼？她眞够甜，不但笑口常開，而且是春意襲人。

紅衣女子冷哼一聲道：「糟老頭子，你不是喜歡甜的麼？她是我們那裏有名的甜姐兒。」

甜姐兒的確够甜，不但生得甜，笑得更甜，她說：「那位爺台喜歡甜的，小妹有的是甜情蜜意。」

冬烘先生站起來一揖道：「姑娘！小生這廂有禮。」

甜姐兒甜甜的一笑說：「不管你是小生還是老生，既是這樣關顧我，小妹就得先敬上一杯才是。」蓮步輕移，柳腰微扭，萬種風情的在冬烘先生大腿上坐了下來，提壺斟滿了一杯。

冬烘先生朗聲笑道：「謝謝娘子！」正待舉杯，忽發現杯中有一條黃色小虫，在彎曲的轉動。

冬烘先生呀地一聲驚叫說：「這酒吃不得，這是什麼東西？」

甜姐兒笑道：「這是馬黃，牠的體質最柔，你聽說過柔情蜜意麼，蜜是甜的，你既是喜歡甜的，當然也該喜歡柔的。」

冬烘先生搖搖頭道：「吃不得！」

甜姐兒又笑了，她說道：「怎地吃不得？」

冬烘先生道：「這種東西吃下去會在身體裏面繁殖，專吸人血，武功再高的人，也無法活下去。」

甜姐兒突然咯咯嬌笑起來，嬌軀震蕩，猶若花枝在隨風擺舞，嫵媚之極。

紅衣女子冷哼一聲道：「最醇的酒醉起來最厲害，涵養最好的人，發起脾氣來最兇，最柔最甜的東西，也最有毒。」

江湖術士連連點頭道：「有道理，因此老朽寧可喜歡辣的，也不喜歡甜的。」起身向紅衣女子走去。

紅衣女子冷冷的道：「請坐！」

江湖術士道：「老朽告坐。」

紅衣女子道：「不用客氣！」素手一翻，打在江湖術士的臉上，發出一聲清脆的大响。

江湖術士一楞說：「姑娘？」

紅衣女子冷哼道：「你不是喜歡辣的麼？這就是辣的滋味。」

走方郎中哈哈大笑道：「看來甜的辣的都不是味道，老朽我麼？到寧肯喜歡酸的。本草云，酸者能放能收，走筋入肝，更助消化。」

甜姐兒笑道：「那可眞給你要對了，有一個酸的馬上就到，她是我們那兒有名醋娘子。」

走方郎中道：「原來你們的人都有一個外號，不知那位紅衣姑娘又叫什麼？」

甜姐兒道：「紅辣椒！」

此際門外有人嬌聲狠道：「你這個老不死的，你既喜歡酸的，爲什麼，又跟甜的說話？」

聲了人至，是一個着青衣的女子，論容顏，不在二女之下，只是醋勁十足，說她是個醋娘子，一點也不過份。

走方郎中道：「老朽行走江湖，以醫道爲生，雖然不喜歡甜的辣的，爲了濟世活人，有時還得用上一用。」

醋罈子怒道：「用藥則可，用人則不可，你給我死過來。」素手一翻，已抓着郎中的右耳，向自己面前直扯。

江湖術士與冬烘先生同時鼓掌大笑起來。聲猶未了，那三個女子，同時以極快的身法掠出門外，傳來一陣嬌滴滴的聲音道：「三位若有餘興，可來陰山鬼峽找我姐妹。」接着一陣鸞鈴聲响，由近而遠，終於聽不到了。

冬烘先生嘆道：「這甜姐兒，醋娘子，紅辣椒，大概就是老兄適才所說的那風月場所出來的了？」

江湖術士道：「不錯！」

冬烘先生道：「這地方到眞是奇妙得很，老朽到想去見識一番。」

走方郎中道：「說得不錯，那地方除去酸的！甜的！辣的！不知還有什麼？」

江湖術士道：「祇有七個字，可以代表。」

冬烘先生道：「那七個字？」

江湖術士道：「五味調和百味香。」

冬烘先生大笑道：「有趣！有趣！這樣說來，老朽越發要前去走一趟了。」

走方郎中道：「看你那文質彬彬的樣子，不怕將一把老骨頭散在那裏麼？」

冬烘先生搖頭擺腦的道：「死則死矣！寧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走方郎中大笑道：「兄台既有興趣，老朽極願相陪。」

江湖術士道：「兩位都願意去，老朽就不得不捨命陪君子了。」

冬烘先生叫道：「店家，結賬！」

那店家慢騰騰的走了出來，僅是個十四五歲，滿頭瘡疥的小夥子，大環眼，朝天鼻，鼻尖向上一翹說：「三位合計是三十三兩白花紋銀。」

冬烘先生跳起道：「什麼話，我老頭子在東家課讀之時，一年束修，也不過三十六兩紋銀，在你這裏吃了些花生，一壺酒，就要三十三兩，你這不吃人麼？」

小夥子大環眼一翻道：「小店是三年不開市，開市吃三年，如果按照正常規矩做生意，我們就混不下去了。」

冬烘先生道：「不行，最多我祇能給你一兩銀子。」

小夥子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冬烘先生的酒糟鼻子罵道：「好啊！原來你們這三個老不死的想白吃白喝，那可不成。」

冬烘先生氣的將紫木戒尺向桌上一拍，大叫：「反了！反了。」

江湖術士噹地敲了一下報君知，走方郎中將串鈴搖得震天價响，口中大叫着：「專醫疑難雜症，包管藥到病除，着手成春。」

小夥子朝天鼻一湊怒道：「我把你這個草藥郎中，做買賣也得看場合，酒賬未清，你這兒窮叫什麼？」

走方郎中道：「不做買賣那裏有錢來結酒賬。」

小夥子道：「原來你身邊沒有錢就想吃酒，更是存心白吃了。」

走方郎中罵道：「放屁！我們走江湖的是身在江湖，吃在江湖，總不能從家中帶錢出來闖蕩。」

小夥子道：「你要想在這裏賺錢，豈非做夢，任你叫破嗓子，也撈不着一分銀子。」

走方郎中一笑道：「如果你酒賬免付，老朽我就不叫了。」

小夥子頭一昂，說：「別做夢！」

噹！地一聲報君知，那江湖術士叫道：「打卦！算命，合婚！擇日！看氣色！推流年，手相面相，不靈免費。」

小夥子道：「這地方是酒店，不是買賣場所。」

江湖術士道：「你一定要錢，我們不做買賣怎行。」

小夥子叫道：「好啊！原來你們三個人都沒有錢？」

冬烘先生道：「胡說！我身上本來是有三十六兩銀子，結果在半路上給扒手扒了。」

小夥子叫道：「那還不是等於沒有一樣？」

冬烘先生道：「所以你得開開方便之門。」

小夥子怒道：「什麼話，我又不是大姑娘，開什麼方便之門，要想不給酒錢，祇有一個辦法。」

冬烘先生道：「什麼辦法？」

小夥子頭一昂說：「上官府！」

冬烘先生雙手連搖說：「免談！免談，我老頭子一生到過了不少衆香國，芙蓉城，綺紅堆裏，就是進不得官府。」

江湖術士哈哈大笑道：「你到是人老心不老，越老越風流。」

小夥子道：「其實官府也有官府的好處。」

走方郎中道：「進了官府尚有什麼好處？」

小夥子道：「不用你們煩神賺錢，絡身有穿有吃。」

冬烘先生大叫道：「不行！不行，我活了這把年紀，尚未吃過牢飯。」

小夥子大環眼一翻怒道：「不行就得給錢。」

江湖術士叫道：「錢！錢！錢！你這一生就沒有看過錢麼？」

小夥子叫道：「什麼話，沒有錢怎麼吃飯，沒有錢怎麼穿衣，沒有錢怎麼討老婆生孩子，傳種接代。」

冬烘先生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道理！有道理！」

小夥子道：「既然有道理，就得拿錢來。」

此際店門外一聲嫩笑道：「要錢還不容易，這不就來了麼？」三人抬頭看去，見門外進來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生得柳眉粉面，雖然是男子裝扮，却帶着一身娘娘氣。

他將手中小布包向桌上一放說：「這是他們三位的酒菜錢。三十三兩，一文不少。」

小夥子一笑說：「謝了。」

冬烘先生道：「尚未請敎這位小兄弟貴姓。」

那年輕人笑道：「你不是說到過不少的芙蓉城，衆香國麼？我就是從衆香國，芙蓉城，綺紅堆裏鑽出來。」

冬烘先生面孔一板道：「年紀小小的就向那種地方鑽，眞是不學好，老夫當年像你這樣的年紀，正在十載寒窗，準備科舉呢。」講完後又一笑低聲道：「你說的那衆香國在什麼地方？」

年輕人道：「陰山鬼峽。」

三人同時一楞，陰山鬼峽，又是陰山鬼峽，他們默默的對看了一眼，眞的跟那年輕人走了。

× ×

這是什麼地方？沒有人知道！這地方叫什麼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麼來的？更沒有人知道！

冬烘先生嘆了口氣道：「兩位，我們是怎麼來的？」

走方郎中道：「你忘了，我們是跟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來的。」

江湖術士道：「你說錯了，是我們自己昏了頭，才到這種鬼地方來。」

冬烘先生道：「不錯！是我們自己昏了頭，天下那麼大，爲什麼偏會向這地方鑽。」

走方郎中道：「這眞是個鬼地方，三間東倒西歪的茅草房子，幾張破爛的桌子，更看不到一個鬼影子，這那像是人住的地方。」

江湖術士道：「你又說錯了。」

走方郎中道：「我那裏錯了？」

江湖術士道：「如果這裏不是人住的，怎會有桌子，椅子，床鋪。」

走方郎中道：「至少這裏已很久沒有人住了。」

江湖術士道：「你又錯了，我們三個不是人是什麼？」

走方郎中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這人那麼陰沉而有趣，專門喜歡拔栥根！拔底子，吹沙灰找裂爲縫。」

冬烘先生乾咳一聲道：「現在不是抬槓子的時候，我們得想辦法解決問題。」

江湖術士死板板的冷聲問道：「什麼問題？」

冬烘先生道：「我們總不能在這種地方呆上一輩子，這樣不被悶死，也會被餓

死。」

江湖術士道：「這地方有什麼不好，不但風光明媚，水秀山青，還有酸的！甜的！辣的！」

冬烘先生道：「我就不相信這地方眞是什麼風月場所？」

江湖術士道：「你怎麼知道。」

冬烘先生用手摸摸酒糟鼻子道：「就憑這三間破爛房子，連兩個人都住不下，怎麼會是風月場所。」

江湖術士道：「怎麼你也學會說錯話了，我們現在就住着三個人。」

冬烘先生道：「我不跟你抬槓子，我認爲那小伙子將我們引來，此中一定有什麼陰謀。」

江湖術士道：「你又錯了，我們既不是江湖名士，更不是富翁大賈，他欺騙我們做什麼？又怎會對我們有什麼陰謀？」

冬烘先生叫道：「你這個人是怎麼說的，怎麼說話光挑別人的毛病？」

江湖術士仍是冷板板的道：「我是實話實說，不是挑毛病。」

冬烘先生道：「好！你說說看，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走方郞中道：「你認爲這裏眞的是陰山鬼峽？」

江湖術士道：「陰山鬼峽！」

江湖術士道：「不錯！」

走方郞中道：「何以見得？」

江湖術士道：「因爲那小子要我們來的地方，就是陰山鬼峽。」

冬烘先生道：「你就那麼相信他。」

江湖術士道：「我們與他無怨無仇，他又爲什麼要騙我們。」

走方郞中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眞是天眞的可愛，那小伙子根本不是小伙子，明明是個大姑娘。」

江湖術士道：「你以爲我不知道，他耳尖上還穿着孔，天下那有小伙子還戴耳環的。」

走方郞中道：「所以她的話我們不能相信。」

江湖術士道：「你又錯了，正是因爲這樣我才相信她。」

走方郞中一楞說：「爲什麼？」

江湖術士道：「只有風月場所，才找不出男人來，所以才用女人改扮。」

冬烘先生乾咳一聲：「可是他將我們引來此地做什麼呢？」

江湖術士道：「風月場所的目的，不外是金錢。」

冬烘先生道：「我們有錢麼？」

江湖術士道：「也許她們可以從我們身上賺到另外一筆錢。」

此際門外有人一聲嬌笑，說道：「這一次是你說錯了，我們不是爲了錢，是爲了人？」

冬烘先生指着自己的酒糟鼻子道：「就憑我們這三個老不死的？」

門外走進一個女子，却是甜姐兒。她甜甜的一笑說：「不錯。」

冬烘先生大笑道：「那眞是有趣得很，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美麗的姑娘，看上糟老頭子的。」

甜姐兒道：「說起來一點也不有趣，因爲我們這兒酸的太酸了，甜的太甜了，辣的太辣了，年青的小伙子那一個受得了，祇有你們這些糟老頭子見得多，看得廣，雖然年紀大些，但涵養都很好，因此酸一點，甜一點，或是辣一點，你們都不會在乎。」

冬烘先生叫道：「有道理。」

甜姐兒道：「所以說我們爲了人。」

走方郞中道：「這樣一來，你們得倒貼。」

甜姐兒又笑了，她不但笑得甜，而且那樣子也很甜，甜得使冬烘先生春懷大放。甜姐兒道：「我們這兒有的是銀子，貼上一點也窮不了。」

冬烘先生道：「既是有銀子，爲什麼不給我們飯吃，這就叫做倒貼麼？」

甜姐兒道：「當然有，不但有飯有菜，還有酒。」

成年人不吃酒的，那眞太少了，因此甜姐兒一提到酒，三個人都樂了，走方郞中叫道：「有酒菜就得端上來。」

門外又有人一聲嬌笑道：「這不是來了麼？」一個全身青衣的少女，端着一盤酒菜進來，她是醋罈子。

江湖術士道：「怎地你們都來了，只差了紅辣椒。」

醋罈子道：「喲！幹嘛！才兩個時辰未見面，就那麼戀戀不捨的，難道你還沒被她打够麼？」

江湖術士道：「打是情，罵是愛，這有什麼關係。」

甜姐兒又笑了，他說：「看不出你那死板的樣子，還是個多情種子呢。」

江湖術士道：「多情總比無情好。」

醋罈子道：「每個男人都像這樣多情，天下就沒有女人會吃醋了。」

冬烘先生笑了。走方郞中也笑了，連一向死板板的江湖術士也跟着笑了。

×　×

這酒是上好的陽河大麯，這菜全是山珍異味，雖然是就地取材，但在大城市裏，拿高價錢都買不到。

冬烘先生道：「這酒裏沒馬黃吧。」

甜姐兒素手在他面頰上捏了一下笑道：「喲！怎麼跟你開了一次玩笑，你就永遠記着。」

冬烘先生嘆道：「這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醋罈子笑了，她笑起來總令人感到有些酸溜溜的味道，此際門外一陣的皮靴聲，一個紅衣女子，手持黑色蛟皮馬鞭走了進來，她是紅辣椒。

江湖術士冷板板的說：「我以爲妳不來了。」

紅辣椒道：「你想我麼？」

江湖術士道：「有那麼一點點。」

紅辣椒得，得，得走到他身邊，素手一翻，又在他面頰上打了一下。

走郞方中道：「好响！」

冬烘先生道：「這辣椒味道不錯。」

紅辣椒笑了，笑得火辣辣的說：「這酒菜祇是給三位點點心，可不要吃得太飽，晚上我們院裏還要給三位接風洗塵。」

江湖術士道：「姑娘們的院子在什麼地方？」

紅辣椒道：「從這茅屋向後轉，走幾百步就到了。」

江湖術士道：「晚上的菜，少放些辣椒。」

紅辣椒笑了，醋罈子也笑了，甜姐兒笑得更兇，這三個女人就這樣笑着離開了茅草房子。

走方郞中嘆道：「這三間破房子，也可以擺下酒宴招待佳賓。」

江湖術士冷冷的道：「你說錯了，我們根本不是佳賓。」

走方郞中白了他一眼，說：「老兄貴姓？」

「江湖術士，你呢！」

「走方郞中！」

冬烘先生笑起來說：「有趣有趣，原來兩位的姓氏都古怪得得很。」

江湖術士道：「你呢？」

「冬烘先生。」

「你的名字豈非也很古怪。」

「不是古怪的人，豈會到這種古怪的地方。」

走方郞中道：「你是說，這地方很古怪？」

冬烘先生道：「不錯！」

走方郞中道：「一個風月場所，有什麼古怪的？」

冬烘先生道：「風月場所不古怪，怎麼會設在這種陰風朔朔的深山之中。」

走方郞中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不知她們那座院子叫什麼名字？」

江湖術士道：「叫斷腸院。」

走方郞中道：「你以前來過麼？」

江湖術士道：「你又說錯了，我沒有來過。」

走方郞中道：「沒有來過，你怎麼知道？」

江湖術士道：「你該知道我們走江湖的，不但是身在江湖，吃在江湖，一切的視聽言動，都在江湖之上。」

走方郞中道：「不錯！」

江湖術士道：「所以說，我也是聽來的。」

冬烘先生道：「斷腸院！斷腸院，據我所知，天下能令人斷腸的東西，祇有兩種。」

走方郞中道：「那兩種？」

冬烘先道：「一種是毒酒，一種是相思。」

走方郞中道：「這院子盡是女人，當然是相思令人斷腸了。」

江湖術士道：「不錯！」

走方郞中道：「奇怪！好像你對這裏知道的不少。」

江湖術士道：「也是聽說的。」

走方郞中道：「在她們未來請之前，我們何不偷偷的去看看。」

江湖術士道：「不行！」

走方郞中道：「爲什麼不行？」

江湖術士道：「因爲那院子四週，埋滿了機關。」

走方郞中道：「也是聽說的。」

江湖術士道：「不錯！」

走方郞中一搖串鈴叫道：「道聽途說之言，未必眞實。」

走方郞中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說：「不信你就去試試。」

走方郞中一提虎撐，身形如風飄電掣的一般，竄出茅屋之外。那身功夫連一個一流高手，也無法跟他相比。

冬烘先生搖頭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想不到他還會武功，看來功夫還不錯。」

江湖術士冷笑道：「這就叫做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

冬烘先生道：「他這一去，不知吉凶如何？」

江湖術士道：「有驚無險。」

冬烘先生摸摸發紅的酒糟鼻子：「這話怎麼說？」

江湖術士道：「她們將我們引來，當然是有目的的，但這目的決不是爲了要我們的命。」

冬烘先生道：「不錯！我們跟她們可以說素不相識，無怨無仇，當然不會要我們的命。」

江湖術士道：「所以我說他此去有驚無險。」

冬烘先生道：「他的武功這樣高，難道還會受驚？」

江湖術士說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冬烘先生道：「看來這座斷腸院也不簡單。」

江湖術士道：「當然不簡單？」

冬烘先生微笑道：「老兄對每件事情，都觀察得如此入微，想也是深藏不露人物吧？」

江湖術士道：「我麼！打卦算命看相的。」

冬烘先生對他看了半晌，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我知道你是誰啦。」

江湖術士一楞，說道：「你知道我是誰？」

冬烘先生道：「暫時保密行麼？」

江湖術士道：「當然行，只是你既然瞧得出我是誰，你自己當然也不會是簡單的人物。」

冬烘先生道：「你猜呢？」

江湖術士道：「那得要搜搜我腹中的江湖譜。」

冬烘先生道：「什麼叫做江湖譜。」

江湖術士道：「我行道江湖很久，凡是江湖上的知名之士，我都知道個大概，因此我要好好的想一想，看看那一位知名之士的那副德性跟你相仿。」

冬烘先生一笑，說道：「那你就不用想了，萬一想起來，我這糟老頭子就無可遁形。」

江湖術士道：「其實我已經想起來了，只是我跟你一樣，暫時保密。」

冬烘先生道：「你到這裏來一定有目的吧？」

江湖術士道：「當然有。」

冬烘先生道：「總不會是眞的爲紅辣椒。」

江湖術士道：「紅辣椒有什麼不好，麻麻辣辣的才够刺激。」

冬烘先生哼了一聲，說道：「違心之論。」

江湖術士冷笑道：「你呢？」

冬烘先生道：「我麼，到是的的確確爲了甜姐兒才來的。」

江湖術士道：「難道你這不是違心之論。」

多烘先生笑了起來。突然眼前人影急閃，那走方郎中已進了草屋說：「好險！好險！」

江湖術士道：「怎麼樣？」

走方郎中道：「一陣毒弓差點沒要了我的老命。」

江湖術士道：「現在，你總該相信了吧。」

走方郎中苦笑了一下。

多烘先生道：「那院子大不大？」

走方郎中道：「大！大極了。」

多烘先生說道：「你能說得詳細一點麼？」

走方郎中道：「這一座院子是沿着山坡建築，高矮層次分明，前後共有八個階梯，每一個階梯約有二三十間房屋，其中亭台樓閣，曲徑廻廊，極盡華美。」

多烘先生道：「在這樣的幽深的山境，要起這樣大的一座院子，需要化多少人工。」

江湖術士道：「有錢能使鬼推磨，祗要有銀子，什麼事情辦不成。」

多烘先生道：「話是不錯，但她們得要化多少銀子。」

江湖術士道：「除去化銀子而外，尙有一個法子。」

多烘先生道：「什麼法子？」

江湖術士道：「用强權！」

多烘先生嘆道：「除去用强權跟銀子而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在深山之中起這麼大的一座亭院。」

走方郎中道：「從這一點看起來，這座斷腸院的確不太簡單。」

江湖術士道：「要是普普通通的風月場所，就不會設在這陰山鬼峽來。」

多烘先生道：「不錯！」

江湖術士道：「因此，我們目下能成斷腸院的座上客，這也是畢生難逢的好機會。」

多烘先生道：「也不錯。」

江湖術士道：「因此不管這裏有多麼驚險，我們都得好好的享受一番。」

走方郎中道：「享受什麼？醇酒！美人！」

江湖術士道：「不錯！」

走方郎中說道：「如果酒中放了斷腸散，美人使得你斷腸相思，你還要不要享受？」

江湖術士道：「寧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走方郎中「噹！」地一聲敲了下報君知說：「有趣！有趣！有趣極了。」

江湖術士冷板板的說：「酒色之好，乃人之常情，這有什麼好有趣的？」

走方郎中道：「話是不錯，但居然有人爲了酒色，連命都不要了，豈非有趣得很？」

江湖術士道：「如果你還想要命，就不應該到這種地方來。」

走方郎中冷冷一笑，說道：「來了，又怎麼樣？」

江湖術士道：「來了，就別想活着出去。」

走方郎中雙手抱頭將舌頭伸得好長。

× ×

這地方的酒更醇，這地方的美人更多，這地方的房子更是亭台殿閣，美侖美奐，這不是別的地方，斷腸院。

在這地方吃酒的人，還是那三個，江湖術士，走方郎中，多烘先生，但陪酒的却更多了，不但有酸的，甜的，辣的，還有辛的，苦的！鹹的！

苦的叫苦娘娘，動不動就泫然欲淚，哀哀動人，辛的叫辛妞，說起來總是帶着刺似的，使人聽得受不了。

甜姐兒當然是陪着多烘先生。

醋罈子當然是陪着走方郎中。

紅辣椒更不用說，是陪着江湖術士，可是陪歸陪，江湖術士半邊臉兒已被她打得透紅，這紅辣椒眞是辣，辣得使人受不了。

苦娘娘與辛妞無人可陪，祗有倒酒挾菜的份兒。

多烘先生舉杯狂飲，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無酒等明朝，一杯酒在手，能消萬古愁，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三杯通大道，一斗入自然，但得酒中趣，方爲醒者傳，舉杯邀明月，把酒向青天，壺裏乾坤大，杯中日月長，可千萬不要酒入愁腸愁更愁，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江湖術士冷冷的道：「如果不能化作相思淚，這裏就枉稱爲斷腸院了。」

紅辣椒素手急翻，在他臉上打了一下道：「你說什麼？」

江湖術士摸摸臉道：「我是說這地方的女人不但美麗，而且多情，所以才有人甘願得了斷腸相思。」

辛妞叫道：「喲！你何不乾脆說這地方的女人最妖艷，最迷人，豈不是更好聽些。」

江湖術士道：「姑娘言重了。」

苦娘娘哭着臉道：「本來嘛，風月場合的女人，有幾個是好東西。」說着！說着，涙珠兒竟沿着腮子向下滾。她好像這一生已受盡了委屈，受盡了折磨，一開口就要哭。

女人總歸是女人，不管她是愛笑愛哭，或是愛撒潑，總有她一種特殊的美感。

醋罈子妙目一翻道：「喲……這是幹嘛，沒有男人讓妳陪，妳就哭凄凄的？」

苦娘娘經她這一說，涙珠兒更多。

此際，門外有人傳話說道：「院主駕到。」

聽說院主駕到，辛的不辛了，苦的不苦了，辣的也不辣了，她們對這院主，似乎都異常尊敬，一個個肅然起立，這時從門外走進四個綠衣女童，年紀總在十三四歲，接着一陣環珮叮噹，走進一個絕色女子，她的美，無法以筆墨形容，她一進了門，這些辛的，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全都黯然失色。

那女子發出銀鈴似的一陣嬌笑道：「荒山下院，難得三位大俠光顧，當眞是蓬蓽生輝了。」

多烘先生掏出紫檀戒尺，向桌上一拍，道：「當不起！當不起！老朽我麼，祗是個教書匠。」

走方郎中一搖串鈴道：「專醫疑難雜症，莫不藥到病除，着手成春。」

江湖術士！他敲了一下報君知，道：「打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不靈免費。」

那女子嬌笑道：「三位也太謙虛了，誰不知那攝魂鈴，追魂尺，喪魂鑼，是當今武林中的三大奇俠。」

多烘先生一楞道：「誰是攝魂鈴？」

走方郎中道：「我！」

多烘先生道：「誰是喪魂鑼？」

江湖術士道：「我！」

多烘先生道：「誰又是追魂尺。」

甜姐兒一笑道：「你！」

多烘先生指着自己發紅的酒糟鼻子說：「我！我是追魂尺，我曾經追過誰的魂魄來？」

甜姐兒道：「這該得問你自己。」

多烘先生道：「不錯！這該得問我自己，可是我自己連姓什麼都忘記了。」

院主一聲嬌笑道：「這並不稀奇，有些人連他的祖宗十八代都會忘記的！」

多烘先生道：「院主說得不錯，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這個糟老頭子至今不但未成過家，而且還沒有孩子，不但沒有孩子，還將孫子就誤了，一脈香烟，由我而斷，此不等於將祖宗十八代都忘記了麼？」

院主道：「那你就得成個家才是。」

多烘先生搖頭嘆了口氣道：「難難難，這種年頭，人心不古，男盜女娼，視爲當然之事，一切以色聲貨利爲依歸，有錢的立時成爲夫妻，無錢時頓又成爲陌路，更不知眞情爲何物，如果討這種女人，還不如打一輩子光桿。」

院主柳眉微揚，說：「那也不見得，你要知道珍貴的東西，常常埋在深草瓦礫中，名媛俠女，也有出身風月場所的。」

多烘先生嘆道：「那是什麼時代，這是什麼時代，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從前愛人才，現在愛錢財，不管你長得多醜，年紀多大，讀沒讀過書，但祗要有銀子，無論你看上誰，都能討得來。」

院主道：「那也不見得，現在雖世風日下，但有些女孩子仍是千金難動心。」

走方郎中笑道：「千金動不了心，萬金總可以了吧？」

院主道：「不管你用多少錢，也難打動她的心。」

多烘先生道：「那麼要用什麼東西才能打動她的心呢？」

院主道：「祗有一個字，情字，誰對她的情感最濃，她就能跟着誰。」

多烘先生乾咳一聲道：「不知這位姑娘是誰？是甜姐兒，還是妳？」

院主抿嘴一笑說：「都不是！」她本來是國色天香，這抿嘴一笑，更洋溢着一種特殊的媚態，瞧得人心中發癢，女人對男人的笑，有好幾種，有的爽朗一笑，表示她對你既無眞情，也無惡感，有的朝着你無聲而開朗的笑笑，表示她對你的印象還不錯，但絕不是私情，有的抿嘴一笑，這種笑容最簡單，但藏在她胸腹中的東西也最多，如果坦誠的掏出來，將會使人眞個消魂。

多烘先生道：「如果是院主的話，我極願付出最甜，最眞，最濃的情感。」

院主又笑了，她說：「就憑這一句話，我得好好的敬你一杯。」

多烘先生道：「這酒中不會有斷腸散吧？」

院主道：「有！」

多烘先生舉起酒杯，向地上潑去，立時現出一片藍藍的火光。

院主道：「我沒有欺騙你吧？」

多烘先生道：「不錯！所以這杯酒我不敢領情。」

院主道：「我斟一杯使你能够領情的酒。」邊講邊用原來的酒壺又重新斟了一杯。

多烘先生皺皺眉說：「這可是同樣的酒？」

院主道：「但這酒裏沒有斷腸散。」

多烘先生道：「妳以爲我會相信。」

院主又舉杯潑在地上，這一次沒有藍的火燄，到有一陣濃烈的酒香鑽入鼻端。她倒完之後，重又斟了一杯。

多烘先生道：「這一杯也沒有？」

院主道：「沒有！」

多烘先生舉杯一飲而盡。

走方郎中道：「奇怪！同樣的一把酒壺，怎可以倒出兩樣的酒來？」

院主道：「這壺有名字叫陰陽壺。」

走方郎中道：「一邊有毒，一邊沒有毒？」

院主道：「不！兩邊都有毒，只是毒性不同，一邊使人昏迷一邊使人斷腸。」

走方郎中道：「多烘先生喝的是昏迷酒？」

院主道：「不錯！」聲才出口，多烘先生的身形，已向地上倒去。

江湖術士嘆道：「一把小小的酒壺！竟藏着這許多的奧妙。」

院主道：「不但是酒壺，菜盤子裏也有。」

走方郎中道：「我們吃了昏迷藥？」

院主道：「不錯！只是菜中的迷藥較輕。」

走方郎中道：「妳要讓我們昏迷不知有什麼目的？」

院主一笑道：「想留住三位俠駕。」

走方郎中笑道：「這裏有的是醇酒美人，妳就是不留我們，我們也不想走。」

院主道：「這裏的醇酒有毒，美人更有毒。」

走方郎中，正想再說些什麼，忽然感到一陣頭昏目眩，與江湖術士先後倒了下去。

× ×

酒色兩個字，其本性就是迷人的東西，如果再用些手段，那就更迷人了，這三個人先後被迷倒在斷腸院中，而同時又被送進一間小小的石牢。

這石牢並不太大，僅能容三人躺身，裏面不但潮濕，還不時發出一股怪味道，乍嗅起來，令人欲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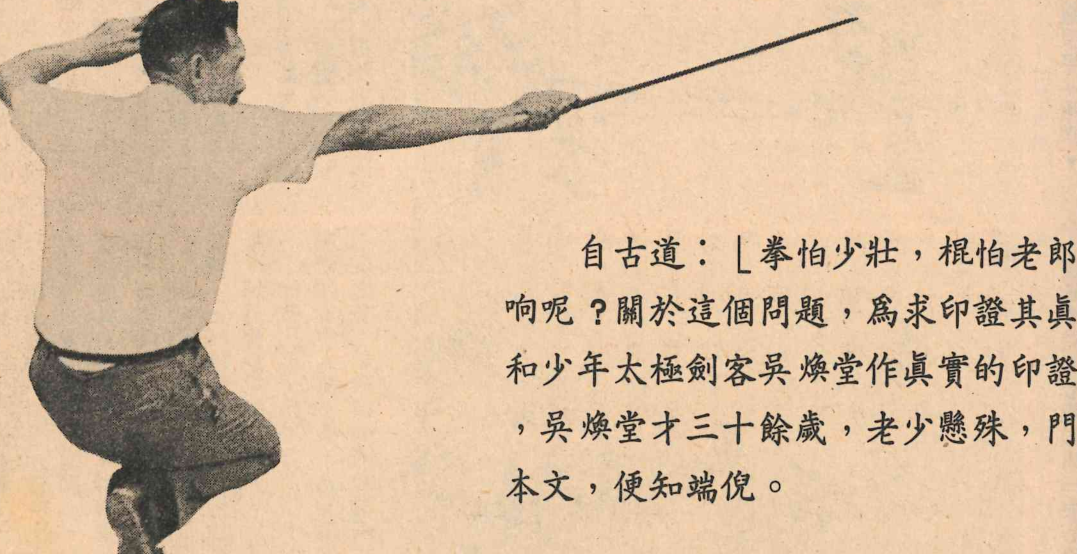
多烘先生與走方郎中兩人的嘴角上在泛着白沫，祗有江湖術士在剛進石牢之時，便已醒轉過來，其實他並未被迷倒，祗是用一種特殊的手法，避過酒菜之毒。同時掏出兩粒特製的解毒藥丸，放入多烘先生與走方郎中的嘴裏。

半晌之後，兩人分別醒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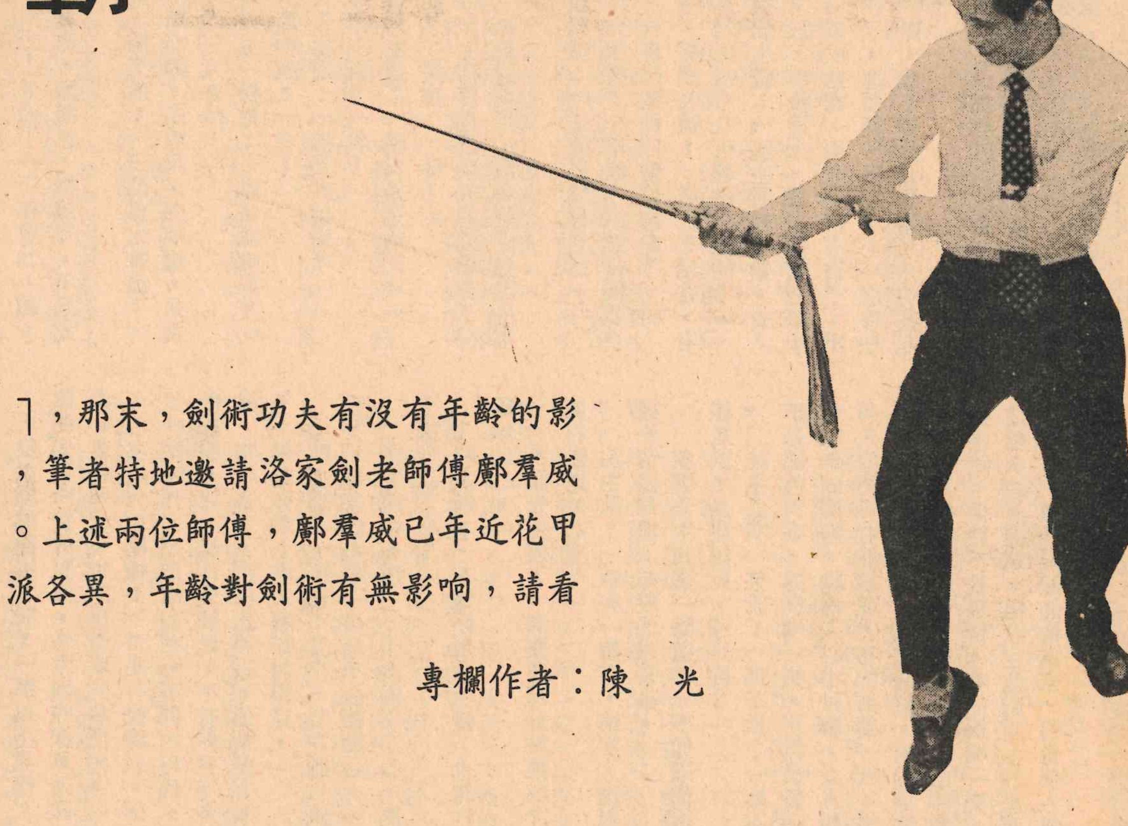
（未完）

兩劍雙雄互爭霸





圖左：鄺群威「犀牛望月」的招式。



圖右：吳煥堂「力扛華山」之招術。

自古道：「拳怕少壯，棍怕老郎」，那末，劍術功夫有沒有年齡的影响呢？關於這個問題，為求印證其眞，筆者特地邀請洛家劍老師傅鄺羣威和少年太極劍客吳煥堂作眞實的印證。上述兩位師傅，鄺羣威已年近花甲，吳煥堂才三十餘歲，老少懸殊，門派各異，年齡對劍術有無影响，請看本文，便知端倪。

專欄作者：陳　光



本文「兩位名師劍術爭雄」，是在香港一個武林名宿的壽筵上開端的，因為當時到賀的嘉賓有峨嵋，青城，喇嘛，北少林，與及洛家劍術，太極劍術等六大門派的名家師傅，年紀最輕的是吳煥堂，但他的太極劍術以兇悍著名，這當與他年青力壯，胆氣雄豪有關。

上述這六大派門之武術，除了指掌功夫，拳法之外，俱以劍術著譽武壇。

在這盛大的壽筵席上，六大門派的敎頭，聚在一起，閒談中少不免談到武術方面，有一位攝影記者半開玩笑的道：「俗語有說拳怕少壯，棍怕老郎，我瞧劍術功夫亦不例外，因為劍雖是比棍短，但畢竟有兵器在手，不致拳拳到肉！」

但話未說完，在座一位年青的師傅却反對這個觀點，他認為「棍怕老郎」，是指七尺二長的單頭棍，由於棍長七尺二，可以使對方不容易有機會打到自己身邊來，反之，却可以利用棍長能及遠，在對方未打到來之前，卽已點到對方身上去，所以才有棍怕老郎之術語，但劍是中型的兵器，尤其是現代的劍，長僅兩尺多些，其及遠之程度，遠不及七尺二長之單頭棍，所以，劍術功夫，還是年青力壯之人佔優勢，年老氣力衰弱，無論如何，也過不鬥年青人。

但在座的老師傅，認為這位年青敎一講得太過肯定。

於是為這個問題，引起少壯的敎頭與年老一代的師傅發生激烈辯論，越講越多人參加這個辯論，筆者靈機一觸，便想到與其空言爭論，何不挑選兩位老少的高手劍客比武，來一個切實的印證其眞，因此，筆者便選定了鄺羣威和吳煥堂作劍術爭雄，徵求他兩位作兩個回合的決鬥，並請他二人用眞劍上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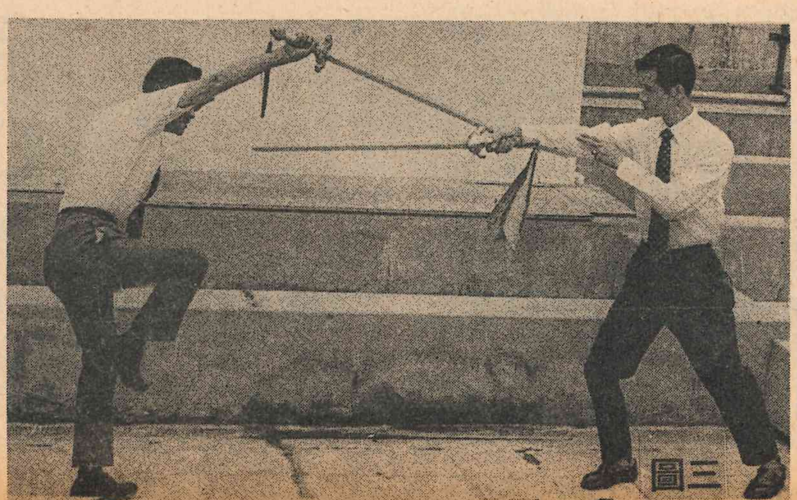
各門各派的武林人，都本「我武維揚」的傳說觀念，因為中國武術是講究眞實性的，為了藝業精純，不但與同門切磋，更不惜與派外之人印證，以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何況他們俱知這輩一向抱提倡國術之宗旨，所以立刻約定比武之時間與及地點。

香港武林人士，尤其是成名的敎頭，對藝業方面，異常認眞，不止鄺羣威吳煥堂兩位師傅應約前來，其他曾參加辯論這個問題的武林人，亦如時到達，濟濟一堂，以下便是鄺羣威和吳煥堂比劍之後之實情。

因為此次比武，參觀的武林人士頗多，有好幾位是武林名宿，屬於掌門人身份。自然，鄺羣威吳煥堂亦有同門師友前來觀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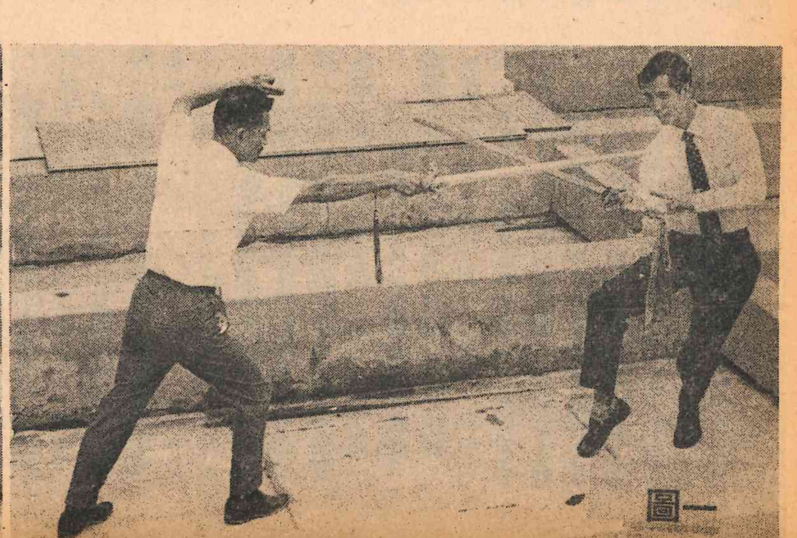
圖一，站在左方的鄺羣威師傅，雖然老而彌健，精神飽滿，但他唇上蓄鬚，頭髮亦開始有些禿髮的現象了，反之，右方的吳煥堂，英姿爽飄，恍如玉樹臨風，年少俊秀。

但是，鄺羣威雖然上了年紀，鬥志甚盛，才宣傳比武開始，他便仗劍使出「仙人指路」的劍招，向吳煥堂胸前刺去。吳煥堂以「移身小跳」的靈活步法，往後一縱，脚走「寒鷄步」，右腕往上一翹，施展「力扛華上」的招式，硬接來招，登時鏗鏘一聲，金鐵交鳴。









圖一：鄺群威用「仙人指路」搶攻。
圖二：鄺群威之「古月沉江」招式。
圖三：鄺群威的「上提攔」招術。

太極劍法，着重於變化，講究連消帶打，投瑕抵隙這一套搏擊方法，因此，兩劍交柯刹那間，吳煥堂的「寒鷄步」便落實，變爲前弓後箭步，而身形也向前一直，手中長劍，便化招爲「金鶯鎖喉」，疾向鄺羣威咽喉刺去，其快如電。

可是，鄺羣威的洛家劍術，二十年來，揚名省港澳，名震武壇，衆皆欽仰，香港中國國術總會主辦之「中國武術觀摩大會」，便聘他老人家表演劍術，以饗嘉賓了。

洛家劍術，以輕靈矯捷著稱，唯其如此，不惜走險搏殺，所以儘管對方劍刺咽喉，他身形微向下仰躲避，間不容髮，因爲他要爭取出招快速，搏殺走險，施展他洛家劍術的「古月沉江」，只聞戛一聲，他的劍已刺到吳煥堂之右脚脚背去，實行險中求勝，爭取主動如圖二。

鄺羣威的「古月沉江」，本是虛招，查實他的實着是「上提攔」，身形一變，步法便異，左脚直立，右脚往上一提，形爲「金鷄獨立」如圖三。

圖片顯示得清楚，鄺羣威這一招「上提攔」，不但變化快速，而且姿勢美妙之極，博得觀衆掌聲如雷。

此次比武，雖不是公開，但武林人士與新聞界中人却不少，光是攝影記者便有七位之多，爭取拍攝精彩鏡頭。

因爲鄺羣威這一招「上提攔」，旨在刺吳煥堂持劍之右腕，迫使吳煥堂棄劍服輸。

但是，吳煥堂之劍術乖巧之極，他持劍的右腕往下一沉一翹，手中劍便向上直竪如圖四。

圖四：吳煥堂之「倒竪天竿」招式。

吳煥堂這一招劍術，名爲「倒竪天竿」，用力甚猛，轟然一聲巨响，不但招架住對方的劍刃，而且還乘勢起脚如圖五，踢中鄺羣威的腹部，使鄺羣威站不住樁，身形向後倒。



圖五：吳煥堂起脚用「懷心腿」踢出

不用說，這一個回合，是吳煥堂勝了，而且贏得乾凈俐落。

× × ×



圖六：吳煥堂之「金鶯鎖喉」劍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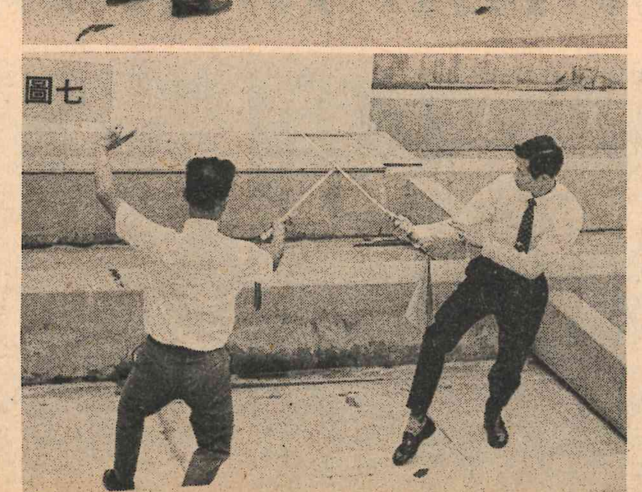
經過休息三分鐘之後，第二個回合又宣布開始。

因爲這次比武，只決鬥兩個回合，等如象棋比賽方式，輪流先着。

第一個回合，鄺羣威首採攻，現在第二個回合，便輪到吳煥堂先亮招了。

吳煥堂勝了第一個回合，第二個回合開始，他便以「金鶯鎖喉」的招術，向站在左方的鄺羣威咽喉刺去如圖六。

鄺羣威錯犯一個回合，「大意失荊州」，這一回他再不敢托大了，連忙身形往右一側，先避過了對方的鋒芒，穩紥穩打的使出洛家劍術的「橫數星辰」招，錚一聲，利用劍尖三寸，挑架對方的劍刃如圖



圖七：鄺羣威的「橫數星辰」招式。

七。

但是，吳煥堂雖然年青，却是見過世面的武士，他先後曾參加過在星加坡市舉辦的東南亞第一屆國術邀請賽，在台北市舉行的國內外青年國術擂台賽，所以年紀雖輕，搏擊的經驗却豐富，何況他和鄺羣威是拳友，稔知鄺老師傅的洛家劍術老練呢，因此，他一見鄺羣威施展「橫數星辰」之招術，便已看出鄺羣威這一着是穩中求勝了，因此，當鄺羣威舉劍往上挑架他劍刃時，他身形便往後一偏，脚走「寒鷄步」，提防鄺羣威反攻了。

劍術功夫，最要緊是講勢，等同奕象棋，如果彼此之功力旗鼓相當，開局輸了形勢，便是下風，不容易扭得轉劣勢了，現在吳煥堂便有此情形，儘管他圖七在之身形步法已變得很穩，早有提防，但鄺羣威經了第一個回合，爲了他在武壇之榮譽，志在必勝，所以他立刻低樁跪下，快速絶倫的化招爲「犀牛望月」如圖八，仗劍疾刺吳煥堂胸前。



圖八：鄺群威之「犀牛望月」招式。

要知他們之比武場地，並非一片平坦，而係受了地形之長方格的短牆所限，此時此際之吳煥堂，已瀕於短牆之邊緣，在鄺羣威快速襲擊之下，他是來不及跳過短牆的，他當時之處境，唯一辦法就是拚着兩敗俱傷，因爲他如果能够使戰局兩敗俱傷，在這一個回合鄺羣威就不能算贏，換句話說，他就能保持第一個回合之獲勝紀錄，因此，他拚着被刺中之危險，身形不變，以爭取時間上之快速，右腕一翻，便使出「倒掛金鈴」的險招，一劍削下，企圖削斷鄺羣威的右臂如圖九。

圖九：吳煥堂的「倒掛金鈴」招式。

他們此次比武，用的全是鋒利得很的眞劍，吳煥堂這樣搏命，觀衆俱爲之駭然，担心會打出人命。

但是，鄺羣威已經勝劵在握，那肯搏命，立刻身形陡起，連消帶打的使出洛家劍的「畫眉齊光」的絶招，仗劍疾刺吳煥堂之前額如圖十，儘管吳煥堂躲避得快，趕忙低頭一躲，避過來劍，不致被刺中前額，但敗局已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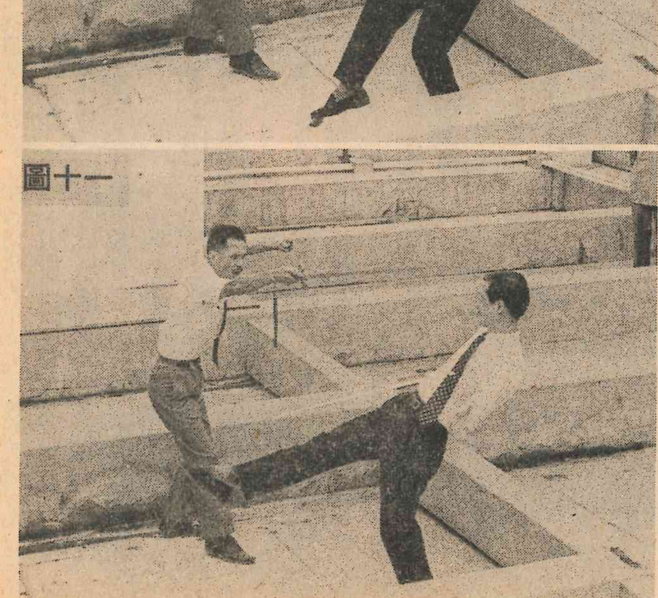
圖十：鄺群威用「畫眉齊光」招式。

吳煥堂之敗，是敗在身後已靠近短牆，在對方的快速狂攻猛襲之下，他無暇跳過短牆，形同窮困一隅，後無退路，圖十一顯示得很清楚，他已經被迫到退無可退，只好右脚離地，左脚曲膝而立，儘管使身形往後仰。

鄺羣威迫到對方無路可逃，心情得意，擘大口發出勝利的長嘯，宛如鬥蟀一樣，打勝的蟀，振翅長鳴。

第二個回合，比武至此吳煥堂已經無法還招，勝負之局已成，不能不服輸了。

綜合上述兩個回合之情況，在場的六大門派劍客，一致認爲在劍術方面，因爲有利劍在手，老的不會受年齡之影响。



圖十一：吳煥堂被迫，已遲敗局之情形。

峨嵋劍鬥少林刀

中國武術，刀要猛，劍要柔，猛是兇，柔是險，所以武林術語，「刀如猛虎，劍似遊龍」，厥為此故。

圖左：陳卓英的「滄海騰蛟」劍招。
圖右：李雲通之「玉龍抖甲」刀法。

劍術功夫，即以我國而論，基本的招術則一，但運用方面，南北劍術卻不完全相同，無他，這由於南北的地理氣候不同，人的個性亦異，甚至人的身材亦不一樣，所以拳術功夫，南派抑或北派，一望便知，甚至南方的人演北派的拳術，如果年代經遠的話，亦可以看得出。

舉一個例子，中國的少林拳術，其始也，根本是一樣的，這是嵩山北少林的拳法，但李唐之後，南傳福建，儘管福建的南少林之拳法，是由北少林的寺僧一脈相傳，但經過了若干時代之後，原先一脈相傳的少林拳法，便漸漸因為地理氣候環境，與及人的性情而生變化。這個原因很簡單，在北方地區，地廣人稀，地方平坦而

圖一：陳卓英之「玉步登雲」招術。
圖二：陳卓英之「滄海騰蛟」招式。
圖三：陳卓英的「移形換位」招式。

三

四

遼闊，人也高大，適宜於「長拳大馬」，其拳法便大開大闔，氣勢雄豪，但南方地區，人多地狹，而人的體質也多數矮細，由於這個原故，為了適應地方狹窄，不宜於「長拳大馬」，祇合嬌捷靈活，尤其是現在香港之武館，不祇寸金尺土地方狹窄，甚至樓底也低，低到連十英呎也不够，但數千年傳統下來的長兵器如單頭棍，春秋大刀等武術，師傅却不能不傳授給徒弟，於是便由於地方限制，「因」住施展了。

要知單頭棍，春秋大刀等長兵器，根本是要大開大闔的，為了「因」住地方施展，作為師父的，便不能不「因」住地方之空間，而將招式的原來距離，加以修改。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經過若干代的相傳下去，那末，徒子徒孫演出來之招式，便與原來的北方招式有所不同了。

劍術功夫亦有此情形。中國原先的劍術，本創道家，但是，越傳越廣，再加上外來的武術例如佛教，喇嘛之類的滲雜，便取長補短，各自形成門派了。即以劍之本身而論，北方人用劍，因為他身材高大，手長脚長，而練武的地方亦遼闊，於是劍長三尺，南方的人體質多數矮細，使用三尺長的劍便不順手了，於是為了這個環境，劍之長度便短，短到二尺三、四寸。

劍的長度短了，於是，其演出之招式的動作，便與原本的又長又重的劍不同，因此，中國北方的劍術如「達摩劍」，「天山劍」術，其大開大闔的動作，便與南方的「靑城劍」術，「峨嵋劍」術，「武當劍」術都有所不同了，所以嚴格的說，劍術也有南派，北派之分，不過人們祇說南派北派拳術，很少人講南派，北派劍術而已。

據陳卓英師傅說，南方人用劍短而精，無可否認，在靈活方面，的確比北方人嬌捷得多。至於招式之花樣，即以本門之峨嵋劍術而言，着重嚴謹，可能不及北方人之大開大闔好看，但在實用而言，決不會比北方差，這是可以斷言的，現在本人與李雲通師傅切磋，用的全是峨嵋劍術，而峨嵋劍術的訣竅，是以靈活快速為主，切忌呆滯。自然，功夫之優劣，那是學者本人的造詣程度與及平時是否肯下苦功，因為家家都有絕招本領，派派都有巧妙的功夫，問題是學者能否學得精純而已。

劍術有南北之分，刀法又如何呢？

關於這個問題，據李雲通師傅說，刀之形式，如果以單刀而論，南方人所用的與北方人一樣，因為單刀的本身，根本比劍短，而厚薄之重量，大致是一樣的，無可諱言，北方人比南方人之體格較為高大，力氣也多數較南方人雄豪，所以北方人用刀，力氣雄豪的，用大砍刀，或九環大刀等。目的就是加重它的重量，以配合自己之體力發揮，至於招式方面，以本門的少林刀法而言，南少林與北少林，是一樣的。

劍有南北之分，刀無南北之別，那末，南派劍術與北派刀法，在搏擊方面，實用如何？請看看下列各圖，便不難獲知端倪。

圖一站在右方的是李雲通師傅，他沉刀而立，並不擺椿，而左方的陳卓英師傅，一開始就以「平步登雲」之招術，作出橫擊的部署，無可否認，他之身形步法是異常靈活的，所以在一瞬之間，他便已化出「滄海騰蛟」的招術，仗劍疾刺李雲通如圖二。但李雲通並不因對方招術快速而恐懼，他揮刀往上一舉，使出「朝天一炷香」之招式，便已將來劍擋住，但峨嵋劍術的確是變化快速的，才接招，陳卓英翻身一轉，使出峨嵋劍術的「移形換位」招術如圖三，使李雲通來不及反擊。但是，陳卓英身形一轉，便已使出「靑蛇入洞」的絕招，仗劍疾刺李雲通之胯下了。

陳卓英之劍招奇詭得很，變化又快如閃電，所以李雲通迫得以「猛虎跳澗」的刀法招架如圖四。

無可否認，李雲通這一招的「猛虎跳澗」實在係倉忙招架，但這種情形，祇是一剎那間而已。圖五陳卓英再撲上前來，以「后羿射月」招術，劈面一劍向李雲通刺去。來勢雖然兇猛，但李雲通已恢復原本的沉着了，祇一刀擋出，便已架住來劍。儘管陳卓英鬥志甚盛，身形一轉，鷂起兔落的「腕底一翻」，李雲通一刀煞落，便已將來劍架住，使陳卓英無法得逞。

比武至此，雖然的未分出勝負，但時間所限，却已是一個回合了，雙方祇好握手言和。

五

圖四：李雲通用「猛虎跳澗」刀法。
圖六：陳卓英的「橫量滄海」劍招。
圖五：陳卓英之「后羿射月」招式。

六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琴殘劍斷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麥亮宇與芮詩純聯袂前往大鵬莊，不料來遲一步，大鵬莊主裘天雄父子家人悉遭人殺害，麥亮宇在莊中搜出一名年青兇手，正欲追問，都青年兇手已被同黨殺死，麥亮宇追出莊外，截獲一老者，施展點穴手法要向他迫供，詎那老者竟服毒自戕，找尋殺人主兇的線索遂告中斷，差幸芮詩純在青年兇手背上取得那自戕老者所發柳葉刀，此刀爲四川唐門特製，麥亮宇遂偕芮詩純前往四川唐家，抵埗後麥亮宇往敲門說要見主人，門內人答稱主人不見客，麥亮宇要求會見總管──

＊＊＊＊＊＊＊＊＊＊＊＊＊＊＊＊

千里征塵求鴛夢　萬丈雄心要揚名

門內人冷聲說道：「不必通報了，我就是……」

麥亮宇道：「如此總管請開開門。」

門內人──總管說道：「不行。」

麥亮宇雙眉微微一挑，道：「總管不肯開？」

總管說道：「此門關閉於五年前，從未開過，門鎖已經生了銹。」

麥亮宇神情不由一怔！問道：「爲何關閉那麼久？」

總管冷冷道：「這是唐家的事情。」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在下請問，尊府共有幾座門？」

總管道：「三座。」

麥亮宇道：「在下該在那一座門請見總管？」

總管道：「三座門都是一樣，都不能開。」

麥亮宇道：「爲什麼？」

總管冷冷地道：「告訴過你了，這是唐家的事情。」

麥亮宇雙眉一挑又垂，道：「你們唐家的人進出怎麼辦？」

總管道：「這有什麼怎麼辦，很簡單，在家裏不出門就是了。」

麥亮宇道：「在家裏不出門，吃的喝的和日常用品又怎麼辦？」

總管道：「那更簡單，由商人直接送來。」

麥亮宇道：「可是又怎麼進去呢？」

總管道：「能够丟的就從外面丟進來，不能走的就由石獅子脚旁的一個洞口塞進來。」

「哦。」麥亮宇沉思地口中輕「哦」了一聲，沒有立刻接話。

總管却是語聲一頓又起地說道：「少年人，你該可以走了。」

麥亮宇朗聲說道：「總管原諒，在下不能走。」

總管聲調倏地一冷道：「你不走要想怎樣？」

麥亮宇道：「在下跋涉千里趕來四川，不能就此徒勞，必須一見唐老夫人。」

總管沉聲說道：「老夫人不見客。」

麥亮宇道：「但是在下這個客人應該



例外，老夫人不見也得見。」

總管道：「你一定要見老夫人？」

麥亮宇道：「在下非見不可。」

總管突然冷聲一笑道：「好吧，老夫人正在大廳上，你有本領就自己進去見她好了。」

麥亮宇道：「總管要在下强闖？」

總管道：「你有胆破門强闖，就只管破門强闖便是，不過，我可得先告訴你，只要門一破，我便會立刻傾盡全力出手對付你！」

麥亮宇兩道劍眉一軒，道：「包括用毒？」

總管冷聲一哼道：「不錯，也包括淬毒暗器。」

麥亮宇道：「謝謝總管提醒在下。」

話聲一頓即起，說道：「總管請小心留神，在下要破門强闖了。」

話落，抬手一掌推出，「砰」的一聲巨响，兩扇黑漆大門立被他掌力震開，一抬腿跨了進去。

他這裏剛跨進門內，立見一股强勁的掌風挾着三點藍芒電疾射到。

三點藍芒分上中下三路，取的是他眉心，心窩，小腹三處要害。

唐家的暗器手法，果然高明，名不虛傳，就憑這一掌三暗器也就足以令人心驚胆凛的！

麥亮宇心中早已有備，他雙眉微挑，口中一聲冷笑，左袖一拂，三點藍芒立被拂向一旁射去，右掌飛快地抽出一掌迎上總管那股掌力。

「砰！」的一聲，總管立感微微一震，腳下不禁後退了一大步，心中十分驚凛地暗忖道：「這白衣少年是何來路？好雄渾的掌力……」

其實她又怎知，這還是麥亮宇掌下留了情，這一掌只用了七成功力，如是再加一成，她內腑必然立被震傷吐血當場。

大廳門正對着大門，距離約有十丈左右，這時唐家祖孫三代都齊集在大廳內。

唐老夫人居中高坐，身後垂手肅立着四名年約四十開外，從小在唐家長大的青衣侍婢，右邊坐着兩位中年美婦人，一位年近四十，一位只有三十出頭的年紀。

年近四十的是唐夫人，年輕的是二夫人「巫山玉女」朱怡芬。

左邊坐着一個長髮披肩，黛眉美目，瑤鼻檀口，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女，一個十四五歲劍眉星目，相貌英俊的青衣少年和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

少女是唐夫人的長女唐秀容，小女孩名唐小芬是二夫人「巫山玉女」的愛女。

青年名唐天威，是唐夫人所出，是唐家的獨子，也是眼下唐府中唯一的一個男人。

麥亮宇破門進入，總管盧珍出手一掌三暗器無功，全被震退受挫的情形，大廳內的唐老夫人等人全都看得十分清楚。

唐老夫人雙眉不由微皺了皺，朝唐夫人說道：「燕君，別讓盧總管再出手攔阻他了，妳去請他進來吧。」

唐夫人本名方燕君，聞言立即點頭應了一聲，離座掠身出廳揚聲說道：「盧總管不可出手。」

總管盧珍一掌受挫，正待二次出手，聞聲連忙收勢後退了三步。

唐夫人目視麥亮宇含笑說道：「麥少俠，老夫人請少俠入廳相見。」

話落，側身擧手肅客。

麥亮宇沒有開口說話，神情洒脫地點頭一笑，擧步從容直朝大廳走了過來。

他走來看似從容，其實每一跨步竟遠達丈外，由大門到大廳間十丈左右的距離在他腳下只不過七步多點兒，便已到達。

這情形，只看得唐夫人等全家上下個個目射驚色，心頭暗暗震凛不已。

麥亮宇步入大廳，他雖然從未見過唐老夫人，但是星目一瞥之下，已知當中坐着的即是唐老夫人。

於是，他神色立即一肅，朝老夫人抱拳拱手一揖，說道：「在下武林末學後進麥亮宇拜見老夫人。」

唐老夫人含笑欠身擺手說道：「不敢當，少俠請少禮，請坐。」

麥亮宇點頭笑道：「謝謝老夫人。」

話落，立即跨步在右邊靠廳門處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唐老夫人再次欠身爲禮的說道：「適才蒙少俠對盧總管掌下留情，老身這裏謝謝了。」

麥亮宇也欠身拱手還禮道：「老夫人太客氣了，在下實在不敢當，盧總管那一掌三暗器，若非在下早有防備，在下只怕已經躺在大門口了。」

這話雖然是客套奉承之言，但是唐老夫人却聽得心中很受用，微微一笑說道：「少俠眞會說話。」

話鋒一頓，倏然凝目問道：「少俠今年貴庚？」

麥亮宇不由的微微一怔！答道：「十七。」

唐老夫人雙目忽地一睜，奇采飛閃地說道：「少俠十七歲的年紀，武學功力就有如此高絕的成就，看來該可稱得上是當今天下武林第一人了。」

麥亮宇道：「老夫人太誇獎在下。」

唐夫人目光倏又一凝，問道：「少俠要見老身有何指教？」

麥亮宇正容說道：「在下有件事情要向老夫人請教，並請老夫人賜予指點。」

唐老夫人道：「什麼事情？」

她口裏在問，其實心裏早就明白了麥亮宇的來意，因爲在昨天之前，她就得到了消息通知。

麥亮宇微一猶豫道：「老夫人，這大廳內方便麼？」

唐老夫人微微一笑，說道：「眼下這大廳之內都是我唐家子孫，沒有什麼不方便的。」

麥亮宇目光一瞥老夫人身後垂手肅立的四名青衣侍婢道：「她們四位？……」

唐老夫人接口說道：「她四個從小在我唐家生長大，也和我唐家子孫一樣，少俠有什麼事情，只管放心請說好了。」

麥亮宇沒有再說什麼，抬手自懷內取出了那把布包着的柳葉刀，朝前遞了過去，說道：「老夫人，請先看看這布包裏的東西。」

唐老夫人問道：「裏面是什麼？」

顯然，她是明知故問。

麥亮宇道：「看看就知道了。」

唐老夫人示意二夫人朱怡芬自麥亮宇手裏接過布包轉交過來，她打開布包，神色立現驚異地脫口說了聲：「柳葉刀！」旋即雙目一凝，望着麥亮宇問道：「少俠此刀何來？」

麥亮宇道：「請老夫人先告訴在下，此刀可是唐家之物？」

唐老夫人頷首坦然承認道：「不錯，此刀不但是我唐家之物，而且是老身獨門之物。」

麥亮宇道：「既是老夫人獨門之物，那就請老夫人告訴在下，曾將此刀傳給了什麼人？」

唐老夫人搖頭道：「老身從未傳給過什麼人。」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老夫人此刀共有多少把？」

唐老夫人道：「十二把。」

麥亮宇道：「現在何處？」

唐老夫人道：「已經全部遺失了。」

麥亮宇道：「什麼時候遺失的？」

唐老夫人道：「五年之前。」

麥亮宇道：「在什麼地方？」

唐老夫人道：「就在本宅之內。」

麥亮宇道：「是如何遺失的？」

唐老夫人道：「偸盜。」

麥亮宇星目倏然凝注地道：「這話實在？」

唐老夫人臉色微微一變，說道：「老身已經這麼一大把年紀了，少俠應該相信老身。」

麥亮宇道：「並非在下不相信老夫人，而是老夫人所言實有矛盾可疑之處，第一，唐家以用毒與精擅各種毒藥暗器威震天下武林，府中上上下下無一庸手，老夫人一身武學功力更非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所能望其項背者。」

語聲微頓了頓，接說道：「以此，放眼當今天下武林，有什麼人敢那樣大胆輕捋虎鬚，前來府內偸盜老夫人的獨門柳葉刀，又有什麼人有那份功力能耐？」

這話不錯，是理。唐家並非一般武林之家，放眼天下，有什麼人能暗入唐家偸盜而不被唐家發覺？

麥亮宇說的雖然有理，但是唐老夫人却有她的解釋，微微一笑，說道：「少俠說的雖然有理，但是少俠也應該明白，武林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當世武林武學功力高過老身的高人不知凡幾，就以少俠一身所學功力而言，老身如果沒有看錯，只怕已不在老身之下。」

這話，也是實情。

麥亮宇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這麼說來，老夫人所言皆是實情，也不知道那偸盜之人是何許人了？」

唐老夫人搖頭說道：「老身如是知道，豈會放過那賊，不加追索討回。」

話鋒一頓，凝目問道：「少俠此刀何來，能予詳告麼？」

麥亮宇當下便將「大鵬莊」的經過情形，摘經扼要的述說了一遍。

唐老夫人聽後，除了搖頭輕嘆了口氣以外，竟默然沒有接話。

麥亮宇臉色神情忽然一肅，說道：「老夫人，我忽然感覺到老夫人心中好像有着某種隱情顧忌，所以……」

「所以」怎樣？他沒有說下去，一雙星目却灼灼如電地射視着唐老夫人，像似要射穿唐老夫人的肺腑似地。

唐老夫人心神不禁暗暗一震！但神色却强自鎭定地搖了搖頭，淡然一笑說道：「這可能是少俠因心中懷疑而生的感覺，事實上老身心中十分坦蕩得很，也絕無什麼顧忌隱情。」

「哦……」麥亮宇眨了眨星目，道：「老夫人心中既然沒有什麼隱情顧忌那就算了。」

語聲一頓，倏然長身站起，抱拳拱手一揖，說道：「在下就此告辭，打擾府上靜居，無禮冒犯之處尙請老夫人原諒。」

唐老夫人含笑欠身擺手說道：「少俠別說客套話了，老身並不是個不講事理之人，柳葉刀如不是老身獨門之物，少俠怎會無端跋涉千里找來寒舍，倒是老身未能提供一點綫索帮助少俠，心中很是過意不去。」

說鋒一頓即起，又道：「請恕老身不親送少俠了。」

麥亮宇淡然一笑，轉身邁步出廳外。

他腳下剛跨出廳外，心中忽然想起了什麼地，突然停步回首說道：「在下名叫麥亮宇，日後老夫人如有什麼困難需要在下帮忙効力時，只要着人找窮家帮弟子通知在下一聲即可。」

唐老夫人心中不由微微一動，凝目問道：「少俠和窮家帮是朋友？」

麥亮宇含笑地點了點頭，未再說話，轉首邁步瀟洒地往外走了出去。

他一出大門，等在門外的芮詩純立即問道：「怎麼樣？」

麥亮宇微一搖頭，沉聲說道：「白跑一趟。」

解開了馬韁繩，二人各自飛身上馬而去。

×　　×

盧珍總管關上了大門，唐老夫人心頭這才微鬆的長吁了口氣。

唐天威忽然眨動着一雙星目，望着唐老夫人說道：「奶奶，以威兒看，這位麥大哥武功既高，人又很正派，您老人家爲什麼不……」

唐老夫人臉色倏地一沉，截口叱說道：「威兒，不准你多話，你小孩子懂得什麼！」

唐天威被叱，俊臉上立時顯出一片不高興的神色，說道：「不管什麼事情，奶奶總說威兒是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不讓威兒說話，好像威兒永遠長不大似地。」

唐夫人連忙叱說道：「威兒，你怎麼可以和奶奶頂嘴！」

唐天威忽地一昂頭道：「娘，孩兒這並不是和奶奶頂嘴，孩兒說的是理。」

唐夫人正要再開口叱喝，唐老夫人却突然抬手一擺，攔阻地說道：「燕君，妳別開口。」

語聲一頓，望着唐天威神色温和地說道：「威兒，奶奶問你，你今年多大？」

唐天威心中微微一怔，但旋即明白唐老夫人所問之意地挺了挺胸脯，答道：「過了年就是十六歲了。」

唐老夫人點頭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說，過了年你就是大人了，是不是？」

唐天威點頭說道：「是的，威兒已經不能算小，奶奶也實在不該再將威兒當小孩子看待了。」

唐老夫人笑笑道：「你要奶奶把你當大人看待可以，不過，做大人的條件，做大人的英雄豪氣，你有麼？」

唐天威雙眉倏地一揚，說道：「威兒當然有，否則焉配是唐家的子孫，又怎配做一個七尺昂藏鬚眉，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

他說來話聲朗朗，臉色神情一片正肅，威儀凜人，確有大人之風。

他這番說，這種神情氣概，直看得唐老夫人和唐夫人方燕君，二夫人朱怡芬，與及那四名中年青衣侍婢等人，全都不禁雙目異采飛閃，心中不住暗自點頭。

唐天威似是話未盡興，也似是突被激發了他心底潛在的「英雄豪氣」，竟然語聲一頓又起，接着說道：「那位麥大哥只不過十七歲的年紀，就已經揚名天下，威震武林，令那老賊對他畏懼害怕，他是人，威兒也是人，他能揚威天下武林，威兒自然也能。」

唐老夫人聽得不禁雙眉飛揚地哈哈一笑，道：「威兒，你很有志氣，不愧是我們唐家的好子孫，但願你今天的豪語來日能成為事實，重振我們唐家在武林中的聲威，揚眉吐氣！」

唐天威朗聲說道：「奶奶您請放心，威兒決不會得辜負您老人家的期望的！」

唐老夫人含笑點頭說道：「如此甚好，不過，你要眞想將來能揚威天下武林，那你就必須好好的努力勤加用功，現在你去練功房用功去吧。」

唐天威星目眨了眨，忽然提出要求地說道：「奶奶，我想請奶奶准許姊姊和我同去練功房練功，可以麼？」

唐夫人立刻搖頭說道：「不可以，你練的功夫你姊姊怎麼能練。」

唐天威道：「娘，我只是想讓姊姊和我過手喂喂招，您請放心好了，凡是祖規不允許姊姊學的武功，孩兒決不會讓姊姊學的。」

唐老夫人忽然轉向唐秀容說道：「容兒，妳就陪妳威弟去練功房給他喂喂招吧，不過，你要記住，不可違犯祖規，知道麼？」

唐秀容連忙站起嬌軀，俛首恭敬地說道：「容兒遵命。」

唐天威和唐秀容二人出了大廳去後，二夫人「巫山玉女」朱怡芬美目霎了霎，忽然望着唐老夫人含笑說道：「婆婆，您不覺得有點古怪麼？」

唐老夫人不由微微一怔！問道：「什麼古怪？」

二夫人道：「威兒突然要求准許讓容兒陪他去練功房練功的事情。」

唐老夫人道：「妳認為這會有什麼古怪？」

二夫人搖搖螓首道：「媳婦只是覺得威兒此舉必有用意，可能要搗什麼鬼。」

唐老夫人問道：「妳想他可能會搗什麼鬼？」

二夫人沉思地說道：「媳婦這就不知道，媳婦只是心中有那麼個感覺而已。」

唐夫人忽然站起身子，說道：「婆婆，媳婦去看看去。」

唐老夫人抬手一攔，道：「妳想去看什麼？」

唐夫人道：「去看看他們，要搗什麼鬼？」

唐老夫人擺手說道：「妳不必去了，就是去了也不可能看出個什麼來的。」

唐夫人眉鋒微皺地道：「可是……婆婆，威兒萬一搗出什麼亂子來，那怎麼得了。」

唐老夫人含笑說道：「燕君，你只管安心的坐下好了，威兒他縱然想搗什麼鬼，也搗不出什麼亂子來的。」

唐夫人眉際又皺了皺，但是她不能不聽老夫人的話，無可奈何，只好默默地坐了下去。

× ×

唐天威唐秀容二人進入了練功房，這間練功房裏裝設着各種練功用具，陳列着各種兵刃和各種暗器，琳瑯滿目，可以說是「無奇不有」。

唐秀容今天可算是開了眼界了。

因為她雖然是唐家的女兒，是唐天威的嫡親胞姊，可是這間練功房在唐家的祖規上却是女兒們的禁地，十七年來，她還是第一次進入。

進入練功房內，唐天威他並沒有當眞的練功或是要唐秀容和他過手喂喂招，却悄聲向唐秀容問道：「姊姊，妳覺得麥大哥那個人怎麼樣？」

唐秀容神情不禁愕然一怔！問道：「威弟，你問這做什麼？」

唐天威微微一笑道：「我自然有我的道理。」

唐秀容眨眨美目道：「什麼道理？」

唐天威道：「我要姊姊先告訴我對他的看法？」

唐秀容問道：「是關於那一方面？」

唐天威道：「武功和人品氣宇等。」

唐秀容微一沉思道：「他武功氣宇都很不凡。」

唐天威道：「人品呢？」

唐秀容黛眉微微一皺，道：「威弟，你要求奶奶准許我陪你到練功房裏來，就是為了要問這些話麼？」

唐天威笑笑道：「這只是開場白，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唐秀容美目一凝，問道：「另外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唐天威說道：「請姊姊先回答我的問話。」

唐秀容無可奈何地說道：「他人品也很不俗。」

唐天威道：「姊姊喜歡他不？」

唐秀容嬌靨兒不禁一紅，瞪目嬌嗔道：「威弟，你在胡說些什麼！」

唐天威倏地正容說：「姊姊，小弟這可是正經話。」

唐秀容道：「你這算是什麼正經話，這種話要是讓別人聽見，那多難爲情。」

唐天威道：「妳只管放心好了，在這間練功房裏講話最安全不過了，決不會有別聽見的。」

唐秀容冷聲道：「我不喜歡他。」

唐天威道：「姊姊這是眞心話？」

唐秀容道：「不喜歡就是不喜歡，這當然是眞心話，還有什麼假心話的。」

唐天威眨眨眼睛，說道：「但是小弟却有點不相信姊姊這確實是眞心話。」

唐秀容道：「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我說的是不是眞心話，與你又有何關？」

唐天威忽又正容說道：「姊姊，妳如果眞不喜歡他便就算了，如果喜歡，小弟自有……」

「自有」什麼？却沒有說下去，故意把尾音拖得長長的。

唐秀容不禁凝目接問道：「有什麼？威弟。」

唐天威緩緩說道：「自有妙策。」

唐秀容道：「什麼妙策？」

唐天威淡淡地道：「算了，姊姊既然不喜歡他，又何必多問。」

唐秀容道：「說出來聽聽也不行？」

唐天威搖頭道：「不行。」

唐秀容眨眨美目道：「如果我喜歡他呢？」

唐天威道：「如果我喜歡他，這句話不能通過。」

唐秀容道：「你要我怎麼說，才能通過？」

唐天威笑笑道：「我要聽姊姊的眞心話。」

唐秀容道：「如何才算是眞心話？」

唐天威道：「喜歡就喜歡應該說得十分干脆，『如果』那兩個字必須劃除。」

唐秀容默然沉思了刹那，無可奈何地說道：「好吧，我喜歡他，這可以吧。」

唐天威道：「可以是可以了，不過我還得再問問，姊姊這話可是從心底發出來的。」

唐秀容點頭說道：「是從心底發出來的。」

唐天威說道：「如果我能安排一個讓他和姊姊和我在一起的機會，姊姊認為如何？」

「那當然好。」唐秀容嬌靨神色先是一喜，旋忽黛眉一皺道：「這可能嗎？」

唐天威正容說道：「小弟有把握。」

唐秀容說道：「也就是你的什麼『妙策』？」

唐天威點頭道：「小弟心中已經計劃好了。」

唐秀容凝目問道：「是怎樣的一個計劃？」

唐天威忽然把臉貼近唐秀容的耳朵，低聲說出了他的計劃。

唐秀容聽得不禁美目大睜，嬌靨神色微變地搖頭道：「威弟這絕對不可以。」

唐天威道：「為什麼不可以？」

唐秀容黛眉微皺地說道：「威弟，這種事情可不是鬧着玩兒的，要是走不出去，那可就……」

唐天威接口說道：「姊姊妳只管放心，我這計劃保險能够成功。」

唐秀容沉思地道：「可是日後呢？日後怎麼辦？奶奶那方面？……」

唐天威道：「奶奶那方面，一切有我担當。」

× ×

第二天天色明亮時分，窮家幫當地分舵奔出了兩匹健馬，馬背上是兩個滿臉油泥的小叫化，往東飛馳而去。

第二天日上樹梢的時分，唐家上下全都起來了，唯獨沒有見到唐天威和唐秀容姊弟二人的影子。

於是，唐夫人進入了唐天威的房內，房內根本沒有唐天威的人影，却在書桌上發現了唐天威的留柬，上面只有一句話，「威兒和姊姊找麥大哥去了。」

這張留柬，在唐老夫人和二夫人「巫山玉女」朱怡芬看過以後就燒掉了，沒有第四個人看到過這張留柬。

於是，唐家傳出了消息，唐天威姊弟失踪了。

八天之後，斜陽夕照時分。

安徽鳳陽城內，故「斷劍鬼見愁」歐陽大俠的府第門外來了兩匹健馬，馬背上正是那兩個滿臉油泥的小叫化。

他二人，也正是唐天威和唐秀容。

姊弟二人望着那黑漆剝落的大門，眉鋒微皺地遲疑了一下，隨即拋蹬離鞍躍下了馬背。

唐秀容牽着馬，唐天威則跨步走上石階，舉手敲了門。

俄頃之間，門裏傳出了一個嬌柔的聲音問道：「是誰敲門？」

唐天威朗聲答道：「窮家幫弟子。」

大門開了，開門是「墨綠雙鳳」之一的碧蘭。

碧蘭目光上下打量了唐天威一眼，問道：「小兄弟有什麼事？」

唐天威星目一眨，道：「請問芳駕是什麼人？」

碧蘭道：「我是本宅的下人。」

唐天威道：「主人可在？」

碧蘭點頭說道：「在，小兄弟要找主人？」

唐天威搖頭道：「在下是來找另外一個人的。」

碧蘭問道：「小兄弟要找誰？」

唐天威道：「麥大哥麥亮宇。」

碧蘭笑說道：「小兄弟，你們二位請進來吧。」

唐天威邁步跨進門內，唐秀容立即牽着馬隨後走了進去，將馬拴在門旁邊的柱子上。

碧蘭關好了大門，便朝二人說道：「二位小兄弟請跟我來。」

在後廳中，唐天威姊弟見到了麥亮宇，麥亮宇望着二人問道：「二位小兄弟找我何事？」

唐天威微微一笑，道：「麥大哥不認識小弟麼？」

麥亮宇雙眉不禁微微一皺，搖頭道：「小兄弟，請恕在下眼拙。」

唐天威笑說道：「麥大哥，請派人帶小弟去洗個臉，洗過臉，麥大哥便能認識小弟了。」

麥亮宇立即朝碧蘭說道：「鳳姨，就麻煩妳帶二位小兄弟去後面洗洗臉吧。」

碧蘭點了點頭，立刻帶着唐天威姊弟往後面而去。

梅仙目送着唐天威姊弟二人的背影去後，忽然望着麥亮宇問道：「三弟，你看出來了沒有？」

這話問得似乎有點沒頭沒腦，麥亮宇神色不由愕然一怔！道：「看出什麼？大哥。」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獲得厤金甲的報告，知道蔡火陽和三絕秀才葛中天都來了洛陽，曾在各書院中出現過，申無害裝扮成中年富紳模樣，前往書院，從妓女小杏花及小貴妃口中套問出蔡火陽已往函谷關，而葛中天則似落脚一間醬園，申無害爲確定這一消息，又走到另一書院，用銀彈手段，買通院中伙記錢四爲他探聽葛中天行踪。此刻葛中天適在先前申無害剛離去的那間書院，聽妓女小杏花的報告，知天殺星在打聽他的下落，忙離開書院，剛出門口便撞見錢四，葛中天叫住他，並自懷中掏出一個紅包——

＊＊＊＊＊＊＊＊＊＊＊＊＊＊＊＊＊＊＊＊＊＊＊＊＊＊＊

半瓶神仙樂　一干鬼見愁

葛九爺打賞，一向都是銀子，因爲在這位葛九爺身上，根本就找不出一枚既累贅而又容易弄髒衣服的青錢來！

他估計這個紅包至少也有二兩銀子。

就算二兩吧！也不錯了。

有了這二兩銀子，他正好把那十五兩成錠的銀子，存入銀號生息，而拿這二兩銀子做賭本，再跟那些贏過他錢的傢伙，好好的放手拚一拚。

俗語說得好：財往旺處流。

說不定就像他剛才說的那樣，從此一帆風順，手氣好轉，節節升高，一兩變十兩，十兩變百兩，買田買地，蓋瓦房，討老婆……

不，不，那多沒出息！

他如果有了足够的本錢，應該還幹老本行，開一家像「金谷」或「杏花」這樣的書院。

像現在院子裏的一些姑娘，他連摸一把都不肯，眞他媽的氣人。

到了那個時候，嘿嘿，他奶奶的，你們這些娘兒瞧着吧，誰被我錢老四看上了眼，算誰走運——

錢四想到得意處，腰幹兒不由得又挺直了些。

他挺直了腰，目光亦隨之抬高，就在這一瞬間，錢四忽然意外地發覺一件十分洩氣的事。

葛九爺手上那個紅包，不知打從什麼時候起，業已失去踪影！

葛九爺不但已經收起了那個大紅包，人也一聲不响的正向車廂中跨去，錢四目光一直，心中相當不是滋味。

咦！這算什麼子玩藝兒？

新春年頭，已經拿出來的紅包，還作興再收回去？

他怔呆在那裏，恨得牙癢癢的，但又不敢形諸聲色，不過，他也有他出氣的方法。

他已含好一口口水，只等車簾放落，便準備將這口口水，朝着車屁股啐過去。奶奶的！我姓錢的喊點子不靈，兇起人來，可靈得很，這一口口水吐過去，管叫你他媽的一年不得順遂！

葛九爺人進了馬車，車簾却沒有立卽放落，他轉過身來，手一招道：「錢四，你上來，我有話跟你說！」

錢四一楞，突然間一切都明白過來。

×　　×

馬車徐徐駛出了巷子口。

葛九爺臉色陰沉，兩眼望着自己的脚尖，似乎正在默默地思索一件什麼事。

這種肅穆的氣氛，使錢四感覺很不舒服。

他剛才的自信心，漸漸開始動搖。

葛九爺化錢大方固然是人人都知道的

事，但大家同時也知道另一件事，這位葛九爺有着一身上佳的武功！

這位葛九爺爲什麼會有那麼多化不完的銀子？這些銀子都是什麼地方來的？人人心照不宣。

葛九爺沒有在開元寺這一帶殺過人，但這並不表示這位葛九爺的武功不足以殺人。

如果這位葛九爺一旦獲悉他錢四已跟那位田大爺聯成一氣，正在暗地裏設計對付他葛某人這位葛九爺會輕易饒過他嗎？

馬車轉入胡姬街，繼續向西門馳去。

葛九爺忽然抬頭道：「錢四，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錢四連忙挪出半邊身子，露出一臉恭謹之色道：「葛爺，你太客氣了，你有什麼差遣，只管吩咐就是！」

葛九爺點點頭道：「我很高興聽你這樣說。」

錢四義形於色道：「我錢四——」

葛九爺輕輕一咳，打斷他的話頭道：「我想托你留意一個人。」

錢四陪着小心道：「是的。」

這是他的聰明處。

他必須力持鎮定，在對方說破之前，裝做一無所知，這樣才能掩飾他跟那位田大爺事先已有勾搭。

葛九爺接着道：「這個人姓田，約莫四十來歲，中等身材，擧止大方，衣着攷究，你只要見着了這個人，絕不難一眼就認出來。」

錢四露出全神貫注的神氣，點點頭，沒開口，他知道葛九爺的話還沒有說完。

葛九爺道：「這個姓田的今天剛剛來過杏花書院，現在已經離去，在這三兩天內，說不定還會來，你替我留意一下，若是發現這樣一個人，不管他去的是哪一家，你就馬上替我送個信……」

他稍稍沉吟了一下，才又接着道：「這樣吧，你就替我趕去丁二醬園，跟丁二說一聲好了！」

錢四偏着面孔，雪雪有聲的吸了口氣，裝出認眞思索的樣子。

葛九爺跟着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又道：「這裏是五十兩銀子，你先拿去，等找着了這個姓田的，我還有重賞！」

五十兩銀子？我的媽呀！

錢四心頭通的一聲，如嚇下一顆鐵丸子，幾乎給震蕩得喘不過氣來。

但他並沒有馬上伸手去接那張銀票。

他仍在思索。

剛才他思索完全是裝出來的，如今則是眞正的在思索，思索這個彎兒如何拐過來，如何拐過來才能不着一絲痕迹？

終於，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他緩緩轉過臉來道：「葛爺說這人姓田？」

「是的。」

「約莫四十來歲？」

「是的。」

「中等身材？」

「是的。」

「擧止大方，衣着攷究？」

「是的。」

錢四忽然滾身離座，跪了下去道：「小人要向葛爺討個重賞！」

葛九爺眼中一亮道：「你是說你看到過這個人？」

錢四道：「是的，小人突然想起來了，葛爺說的這個人，他目下就歇在金谷書院！」

葛九爺道：「眞的？」

錢四道：「千眞萬確！」

葛九爺道：「你不會看錯人？」

錢四道：「絕對不會！」

葛九爺道：「這人也自稱姓田？」

錢四道：「是的，那時候是癩頭小孫在堂子口當班，小人正好一覺睡醒，從裏面走出來，我聽得淸淸楚楚的，小孫在向那人一口一聲的喊着：『田爺這邊請，田爺這邊請——』」

葛九爺道：「歇在幾號房間？」

錢四道：「不，去的是西跨院，至於歇在西跨院的那一個房間裏，小的就不怎麼淸楚了！」

葛九爺點點頭，一面從懷中又掏出了兩張銀票，用指甲彈了彈，說道：「我葛九爺一向說話算話，這裏一共是三張銀票，一張五十兩，兩張一百兩，合計是二百五十兩正！」

錢四磕了個頭道：「謝葛爺！」

葛九爺先抽出一張一百兩的銀票道：「這一百兩，是賞你報信有功，另外這一百五十兩，也歸你得，不過，你得答應爲我辦件事！」

錢四道：「葛爺只管吩咐。」

葛九爺道：「這件事情說起來很簡單，你得想個法子，替我把這個姓田的留下來，只要留到掌燈時分就可以了。」

錢四道：「小人一定照辦！」

葛九爺道：「你打算怎麼個留法？」

怎麼個留法呢？錢四心裏有數，關於這一點，根本用不着他費腦筋。

那位田大爺最後說得明明白白：過了今天，還有明天。這無異說，他已準備在金谷書院長住下來。在這種情形下，別說只留到掌燈時分，就是留到明天這個時候他也辦得到！但是他不能說出內情。

同時，他也不能把事情說得太容易。

他既然收下人家一百五十兩銀子，就得使這件事情辦起來，有這筆數目的價值，才能叫化錢的主兒，化得心甘情願！

所以，他想了想，才愼重其事地道：「小人打算……」

葛九爺不等他話完，截口道：「用不着你打算了，我這裏有個現成的辦法，你只須照我吩咐去做便可穩保萬無一失！」

錢四眨着淌水的眼睛道：「葛爺若有現成的辦法，當然更好。葛爺有個什麼現成的辦法？」

葛九爺微笑着，從袖筒裏取出一個小藥瓶，笑笑道：「就是這個辦法！」

錢四瞪大了眼睛道：「蒙汗藥？」

葛九爺笑道：「神仙散！」

錢四有點迷惑道：「什……什麼，叫……叫神仙散？」

葛九爺笑道：「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服下了這種神仙散，就會像神仙一般快樂，酒菜吃起來會更香，女人看起來會更美麗！」

他當然不會說出這種神仙散的另一種好處：它可以使一個人的武功像雪溶於水

一般消失於無形！

錢四眨眨眼睛，忽然似有所悟地點頭道：「我懂了！」

葛九爺笑道：「你懂了嗎？」

錢四傾身向前，世故地低低笑着道：「葛爺想叫他來個爛醉如泥！對吧？」

×　　×

申無害今天酒興似乎特別好。

他除了那個先來的桂英姑娘，另外又叫了兩個，這兩個姑娘，一個叫金葉，一個叫昭君。

三個姑娘輪流敬他的酒，他一概來者不拒。

以致錢四走進來的時候，他醉眼惺忪，竟把錢四錯認作院子裏拉絃子的琴師。

他摟着那個叫金葉的姑娘，大而化之的一擺手：「好！來一段。」

金葉輕輕推了他一把，笑道：「田爺，您認錯人啦，他是錢四啊！」

申無害茫茫然一楞道：「錢四？誰是錢四？」

錢四連忙走過去哈腰陪笑道：「田爺，您醉了吧？」

申無害噴了口酒氣，道：「醉了？笑話！你說大爺醉了，你敢不敢跟大爺乾三盅？」

錢四哈腰笑着道：「田爺海量，小人不敢！」

申無害點點頭道：「這還像話。」

三個姑娘見他醉態可掬，全忍不住掩口吃吃而笑。

申無害瞪着惺忪醉眼，又道：「你說你是誰？」

錢四道：「錢四。」

申無害道：「你是錢四，我呢？」

錢四道：「您當然是田大爺！」

申無害閉上眼睛，喃喃道：「你是錢四？我是田大爺？啊哈，對，對，對，我記起來了，你是錢四，我是田大爺！」

錢四忍笑道：「完全對，小人是錢四，您是田大爺！」

申無害忽然面孔一楞，眯着眼縫道：「葛九爺怎麼說？」

錢四脫口道：「葛——」

他一個葛字出口，忽然猛烈地咳嗽起來。

「咳遏！」

「咳遏！」

「咳遏！」

這陣咳嗽來得很突然，聲音也很特別，每一聲咳嗽，都像在喊着一個與「葛」字相近的「磕」字。

使人根本分不淸他在咳嗽之前，曾經說過甚麼。

「對不起，小人已好幾天沒睡好覺，剛才又在外面吹了一點風……咳遏……咳遏……」

他這番小心，其實是多餘的。

因爲申無害隨隨便便問了這麼一句之後，沒有等他回答，就將面孔轉去另一邊，向那個叫昭君的姑娘打着酒呃揮手道：「替錢四爺擺個座位！」

錢四暗喊一聲僥倖，趕緊接着道：「不敢當，不敢當，田爺喝酒，那有小人的座位！」

申無害轉過臉來道：「你不賞臉？」

錢四無可奈何，只好一旁打橫坐下。

申無害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你說你是小人，我是大爺，對不對？」

錢四道：「對！」

申無害道：「小人該不該敬大爺一盃酒？」

錢四道：「該！」

申無害道：「你敬了沒有？」

錢四道：「還沒有！」

申無害道：「爲甚麼還不敬？」

錢四道：「小人剛剛坐下來，現在就要敬大爺了。」

那個叫昭君的姑娘，忙將自己用的一隻盃子讓出來，立時爲兩隻盃子都添滿了酒。

錢四端起酒盃道：「小人借花敬佛，敬田爺一盃，先乾爲敬！」

說着，雙手護住盃子，頸子一仰，一口氣喝乾了那盃酒。

申無害剛將酒盃端起，忽又放了下來道：「酒已經冷了，我不喝冷酒。」

昭君擧起酒壺，用手摸了摸道：「是的，冷了，我拿去爐子上温一温。」

申無害打着酒呃，擺手道：「用不着你去！」

昭君不覺一怔道：「不然誰去？」

申無害指着錢四，又打了個酒呃道：「他—他去，你們是這裏的姑娘，他是這裏的小人，小人比姑娘，又差一級，這—這是小人的事！」

錢四正苦沒有機會施放葛九爺交給他的那瓶神仙散，聞言正中下懷，於是連忙站起身來，從昭君手上接過酒壺道：「是，是，田爺說得對，温酒是小人的事。」

火爐子在屛風後面，屛風後面有一張炕床，火爐子就生在這張炕床底下。

跨院裏的這幾個廂房，都是爲有錢的闊客，特別設計的，一桌酒席喫完，炕也烘暖了，酒醉飯飽之餘，客人和姑娘，隨時可以上床。

只要有銀子，一切都是現成的。

錢四雖已三天三夜沒睡覺，手脚仍然俐落之至，他一轉過屛風，便以靈巧的動作，將半瓶神仙散，掃數傾入壺中。

酒只一會兒就温好拿回來了。

錢四替申無害斟了一盃，也替自己斟了一盃，因爲葛九爺在臨分手時，已傳授他一個妙訣。

如果申無害一定要他再喝一盃，他將毫不遲疑地擧盃奉陪。

屆時，他只須將盃子微微歪一下就行了。

那樣一來，一盃倒下去的地方，便將是他左邊的袖筒，而不是他的嘴巴。

他在進來之前，已將這個動作，反覆練習了好幾次，做起來果然一點困難沒有，他剛才喝第一盃酒，以雙手護盃，便是爲了想留給別人一個印象，他一向喝酒，都是這樣喝的。

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就連這麼一點小麻煩，申無害也替他省下了。

當他斟完了酒，正待要去端酒盃時，申無害伸手一攔，道：「不，不，你已喝過一盃了，男子漢，大丈夫，說話算話，我田大爺處事一向講究公平，說過一盃，就是一盃，你已經喝過一盃，就用不着再

喝了！」

錢四自然樂得遵命。

申無害端起酒盃。

錢四眨着眼皮，心頭不禁有些緊張，直到他眼看着申無害將一盃酒倒入口中，喉頭骨結滑動了一下，一顆心方才放落下來。

但他仍怕一盃酒力道不够，當下忙又斟了一盃道：「來，無變不成敬意，小人再敬田爺一盃！」

申無害仰臉長長吐出一口酒氣，搖搖頭道：「不用了，一盃就已經够了！」

錢四暗忖道：「是呀，一盃就够了，葛九爺也這樣說過，我何必一定要敬第二盃呢？」

於是，他站起身來，深深打了一躬道：「謝田爺的酒，如果田爺沒有甚麼吩咐，小人這就告辭了！」

申無害揮揮手，示意他可以離去。

但那隻手剛剛揮動了兩下，忽然拍的一聲，打在桌子上，人也跟着向桌子上伏了下去。

桂英姑娘道：「不好，田爺醉了。」

金葉姑娘道：「我來點燈。」

昭君姑娘一把拉住錢四道：「錢四，你別忙走，你氣力大，來帮我們把田爺扶到炕上去。」

×　×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

風更大了。

書院中各處都已點上燈火，前院兩廂，琴聲悠揚，笑語不絕，入夜以後，這家金谷書院的生意似乎更好了。

錢四從西跨院中走出來時，幾乎跟迎面走來的一個人撞個滿懷。

這也不能怪他，已經三天三夜未曾闔過眼皮，就是鐵打的，也熬不住，好在他脚下走得還不急，一發覺有人擋住去路，總算及時刹住脚步。

就在他準備向後退出一步，以便看清對方是誰時，一隻强而有力的手，已經搭上他的肩頭。

他只好在那人下巴底下勉强仰起面孔，當他看清來人是誰之後，不禁微微一呆道：「葛……葛九爺？」

葛九爺冷冷低喝道：「聲音輕點！」

錢四連忙應了一聲是。

葛九爺注目道：「有沒有照我吩咐去做？」

錢四點點頭。

「下在酒裏？」

「是的。」

「他喝了沒有？」

「喝了。」

「喝了幾盃？」

「一盃。」

「你有沒有看着他喝下去？」

「有。」

「已經醉倒？」

「是。」

「現在誰在裏面陪着他？」

「桂英姑娘。」

葛九爺鬆開手，點點頭道：「好，沒你的事了，找個地方，好好的去玩個痛快吧！」

×　×

西跨院裏，靜悄悄的，一片沉寂。

從前面大院子裏隱隱約約傳來的笑語之聲，彷彿來自另一個遙遠的世界。而在這裏，有的只是抖峭砭骨的寒風，冰凍的水池，斑駁的殘雪，和吞噬了一切的迷濛夜色。

葛九爺從角門中走進來。

步伐很輕，但很穩定。

他走進來時，脚底下沒有一點聲音，輕靈得有如一頭狸貓，但神態擧止之間，仍然從容自若，這時就算有人看見了他，也必會將他錯認作是從大院子偶而出來透透空氣的雅客，而不會想到一場可怕的慘劇，已隨着這位雅客的脚步，來到了這座跨院。

跨院裏只有一個房間有燈光。

燈光非常暗弱，映在貼了紅福字的窗櫺上，就像一小灘被雨水冲淡了而在微微漾動的血漬。

葛九爺在假山陰暗處停下脚步。

他面對着那個有燈光透出的房間，從袖筒裏徐徐抖出一支鐵筆，一面傾聽着房中的動靜。

房間裏除了濁重的呼吸，沒有一絲聲息。

葛九爺臉上浮起了滿意的笑容。

過去這兩年來，他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爲了煉製這種化功丹，他不知跑穿了多少雙鞋底，爲了試驗它的效藥，更使他忍心犧牲了好幾個要好的朋友。

如今，這一天他終於等到了！

「好哇，小子！在杏花書院，你叫小貴妃陪酒唱曲子，到了金谷書院，你又叫桂英陪你睡覺，便宜算讓你小子佔盡了。現在呢？嘿嘿！現在你小子總該知道你家葛九爺的厲害了吧！」

他冷笑着，緩緩轉過身去，揚起手臂，掌心微微向下一壓，身後那排廂房屋頂上，立即如巨鷹，飛落四條身形。

當先一人，正是那位劍宮總管，無情金劍艾一飛！

無情金劍身後，是三名面目陌生的中年漢子，從三人衣着上看來，這三人顯然並非劍宮劍士。

三人中間的那個漢子，面色枯黃，顴骨高聳，眼窩深陷，身材又高又瘦，一件大棉布袍子，虛虛蕩蕩的就如同披在一根竹桿子上。

他手上拿的，也是一根竹桿。

不知是否就是他的兵器？

在這漢子左首的一個漢子，臉色也不怎麼好看，不過，這漢子却有一張討人喜歡的英俊面孔，一雙眼睛也特別有神。

至於站在高瘦漢子左首的一個漢子，長相就叫人不敢恭維了。

這漢子臉胖得像個南瓜，一個鼻子大得出奇，而鼻子上面的一雙眼睛，却又小得出奇。

兩隻小眼睛跟着一個大鼻子，看上去就像玩童們信手揑出來的一個泥娃娃，不倫不類，滑稽可笑。

這兩個漢子手上都沒有兵刃。

四人身形落地，無情金劍第一個開口道：「葛大俠敢肯定這姓田就是天殺星那小子？」

三絕秀才葛中天微微一笑，面有得色道：「是與不是，馬上就知道了。」

那個高而瘦的漢子接口道：「那就過去搭出來看看啊，既然小子已經醉得人事不省，一身武功也沒有了，還有甚麼好等的？」

三絕秀才就像沒有聽到他的話一般，抬頭四下望了一眼，又轉向無情金劍道：「帶來多少人？」

無情金劍道：「二十六個。」

三絕秀才葛中天道：「都佈置好了沒有？」

無情金劍道：「都佈置好了，只要眞是姓申的那小子，一萬兩黃金的票子，艾某人隨時雙手奉上！」

葛中天輕咳了一聲道：「這個用不着忙。」

他頓了一下，像想起甚麼似的，忽又問道：「聶老前輩怎麼沒有來？」

無情金劍輕輕哼了一聲，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這位劍宮大總管，一聽提起天絕老魔，好像有着無限委屈，但是，即使在背後，他似乎仍然不敢對那老魔頭輕易出口批評。

葛中天馬上也發覺到這一點，他解嘲似的又咳了一聲道：「這也難怪，如今捉這小子，如同捉一隻死蟹一樣，以他老人家的身份，自然提不起興趣來……」

那個大鼻小眼醜漢子有點不耐煩道：「葛兄如果對那瓶化功丹不太具有信心，不妨實說，那小子是眞的着了道兒也好，假裝的也好，別說還有艾老總帶來的一批劍士，就單憑咱們九疑三兄弟，也不担心那小子翻出掌心去，如今，人手齊全，却儘在這裏吹風窮泡，我苗大頭可有點受不了。」

葛中天聞言忙道：「好，好，四位請在這裏等一等，小弟這就過去叫門，現在裏面的那個姑娘，名叫桂英，小弟認得她，等小弟把她喊出來問一問，你們就會相信了。」

那個高而瘦的漢子道：「這小子不比常人，在沒有揣摸清楚之前，葛兄要小心一點才好。」

葛中天笑着點點頭，表面上好似非常感激對方的這份關切之情，其實肚子裏一肚子的三字經！

他要早曉得會有今天這種好機會，爲了壯胆起見，當初只約一個蔡老兒，就好了！

要帶上這三兄弟幹甚麼呢？

如今可好，多了這三兄弟不算，由於三兄弟事後建議，說天殺星如何如何可怕，賞金事小，保命事大，仍以多約幾個帮手爲宜，他一時拿不定主意，竟又聽任三兄弟分頭去請來金狐管四娘，雙鳳姐妹，以及穿心劍公孫俠，和閃電刀辛文立等多人。

這幾人目前雖然不在城裏，但是，大家已有約定在先，只要逮住天殺星那小子，不管誰的功勞大，一萬兩黃金，一律照人數分配。

本來他跟蔡老兒，一人可分五千兩。如今呢？一萬黃金却要勻作十份！

奶奶的，想想眞寃。

尤其令人着惱的是，這些傢伙一個比一個狠，一個比一個辣，等事情過去了想來個黑吃黑都辦不到！

他想着想着，一隻脚不知不覺的，已經踏上了台階，這才使他驀然一下驚覺過來。

他站下了。

稱英雄充好漢的年歲已經過去了，追魂杖林木森那厮說得不錯，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房中除了呼吸之聲，仍然不見一絲動靜。

他定定神，輕聲喊道：「桂英！」喊了一聲，沒有回應，他畧爲提高聲浪，又喊了一聲。

這一次有回應了。

「誰呀？」

是桂英的聲音。

聲音畧帶沙啞，似是恍恍惚惚的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葛中天道：「是我。」

桂英道：「錢四？」

葛中天道：「不，是我，葛九爺。」

「誰？」

「葛九爺。」

「葛九爺？」

「是的！」

房中輕輕一啊，接着是一陣倉促的披衣聲，燈光也跟着明亮起來。

葛中天低低接着道：「別怕，桂英，我知道你有了客人，這沒有甚麼關係，你穿好衣服出來，我只要跟你說幾句話就行了。」

隔不多久，房門打開，桂英帶着一臉惶惑不安之色，雙手掩着衣襟，從房中瑟縮地走了出來。

無情金劍等人一見房門打開，立刻跟着一起圍攏過去。

桂英抬頭看到院子裏竟有着這許多人，不禁微微一呆，當場僵在那裏，半步也走不動了。

葛中天迎上一步道：「沒有關係，桂英，這幾位都是我的朋友。我問你，裏面那個姓田的，是不是喝酒喝醉了？」

桂英牙齒打戰道：「是……是的。」

葛中天道：「醉得很厲害？」

桂英道：「是的。」

葛中天道：「自從上了床，就一直沒有清醒過？」

桂英道：「是的。」

葛中天道：「錢四剛才來過？」

桂英道：「是的。」

葛中天道：「來幹甚麼？」

桂英道：「來敬了田爺一盃酒。」

葛中天道：「接着田爺就醉了？」

桂英道：「是……是啊，都是錢四那盃酒敬壞了事。田爺喝了他那盃酒，馬上就醉倒了。」

葛中天哼了一聲道：「這個錢四眞是可惡透了。」

他掉過頭來，朝無情金劍等人眼色一使，意思好像說：現在諸位還有甚麼疑問沒有？

無情金劍面無表情地頭一抬，接口問道：「這姓田的一共喝了多少酒？」

桂英道：「不多。」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爲誅除殺父仇人戚承昌，探知戚承昌刻正榮任熱河侍衞營總管，遂化名林子清前往熱河，途中無意中拯救了被强徒攔途截刧的福邸格格，獲得一紙介書，榮任侍衞營第一大隊的二領班，適黑龍潭逃返的辜鴻生向戚承昌報告發現百花帮的人，混來熱河，戚承昌因凌君毅是福邸格格派來的人，對他特予青眼，要他承担偵查百花帮的人行踪動靜，並命辜鴻生等全數聽他指令行事，凌君毅在鎭上發現母親，以傳音入密囑他母親不可妄動後，即晚往晤辜鴻生，辜鴻生恭敬地向他請示——

****

行宮驚諜影　虎口走蛟龍

林子清淡然一笑，忽然壓低聲音說道：「統帶把這件案子，交給兄弟來辦，兄弟有幾件事，特來向辜兄請敎。」

「請敎不敢。」辜鴻生道：「林兄有甚麼事，兄弟知道，自當向林兄面報。」

林子清笑了笑道：「辜兄，咱們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兄弟要請敎的是辜兄在統帶面前，曾說在路上遇上幾撥百花帮的莠民，不知辜兄在何處遇上的？共有幾撥，是些甚麼人？」

辜鴻生道：「兄弟在出關的第二天中午，在金溝屯附近，遇上一老一少，和兩個姑娘，那老少二人，兄弟並不認識，但那兩個姑娘，兄弟却還認識。」

林子清問道：「她們是甚麼人？」

辜鴻生道：「林兄看過兄弟的報告，自然記得，榮敬宗，凌君毅從青龍潭救出二男三女，兄弟遇上的這兩個姑娘，就是從青龍潭救出來的，好像一個姓唐，一個姓祝。」

林子清心中一動，暗道：「他說的一老一少，那是祝文華和唐少卿了。」

一面微哂道：「那也未必是到熱河來的了，哦，他們可曾看到辜兄麼？」

「沒有。」辜鴻生接着道：「兄弟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打過尖，上馬走了，兄弟怕被他們認出，因此不好跟着上路，就在金溝屯歇脚，到得傍晚時光，兄弟又發現了一撥人。」

林子清噢道：「那是甚麼人？」

辜鴻生道：「那是兩個瘦老頭帶着一個少女，三人坐的是騾車，也在金溝屯過夜，那丫頭，兄弟認識，叫做温婉君，是嶺南温家的人，擅使迷藥，兄弟就是被這丫頭的迷藥迷倒，才成擒的。」

林子清道：「辜兄後來還遇到甚麼人麼？」

辜鴻生道：「沒有了，因爲兄弟第二天就趕到熱河了。」

林子清微微一笑，說道：「辜兄只在

路上看到幾個姑娘，怎知道她們是到熱河來的？再說幾個年輕姑娘，也做不出甚麼事來。」

辜鴻生肯定的道：「是的，她們是到熱河來的，兄弟雖然只遇上這兩撥人，但兄弟猜想，這幾個姑娘來了，凌君毅一定也來了，那姓凌的是反手如來的徒弟，武功高强，是個十分扎手的人物。」

林子清道：「百花帮和黑龍會有樑子，那是屬於江湖尋仇，但他們沒有到熱河來的理由。」

辜鴻生看了林子清一眼，欲言又止，但終於說道：「林兄，你也許不清楚，他們到熱河來的目的，可能是要找統帶尋仇來的。」

林子清驚奇的道：「這些江湖莠民，居然敢找統帶尋仇，噢，他們和統帶有甚麼仇？」

辜鴻生道：「林老哥有所未知，當年的黑龍會，原是反清復明的叛亂組織，曾有一批大內高手，在黑龍會附近遇害，那時戚統帶已是大內三等侍衞，奉命查辦此案，勸兄弟等人歸降朝廷，因而破了黑龍會，後來朝廷正式任命戚統帶爲黑龍會監督，兄弟也升了管帶。」

林子清心中暗道：「原來當年出賣黑龍會，也有你一份，這就該殺了。」

但他却故意裝作聽得微微一楞，抱拳道：「原來辜兄早在二十年前，就跟統帶了，兄弟失敬得很。」

「豈敢？」辜鴻生臉上飛過一絲得意之色，謙遜了一句，接道：「林兄試想那百花帮太上，既是鐵老會主的女兒，破了黑龍會，豈肯放過戚統帶？」

林子清輕哼一聲道：「難道他們還敢在熱河造反？」

這一趟，在他來說，原是例行公事，戚承昌既然派他偵辦「莠民」，他自然得先和辜鴻生取得連繫，而且也要辜鴻生證明他今晚的行蹤。

但他和辜鴻生這一席談話，却獲得了兩件寶貴的資料：

第一，辜鴻生是當年幾個喪心病狂，領先投降清廷，出賣黑龍會的內奸之一，大概榮敬宗也不知內情，才會放了他。

第二，是辜鴻生只在金溝屯遇上祝文華，温一峯兩撥人，對他們的行蹤，並不詳細。

兩人談了一會，林子清就站起身道：「時間不早，兄弟該告辭了，爲避免對方注意，我就住在東昇客棧後進，這件案子，統帶責成兄弟和辜兄兩人負責，辜兄如果發現甚麼情況，隨時和兄弟連繫。」

「這還用說？」辜鴻生跟着站起，一臉誠恐的說道：「林兄是統帶身邊的人，也是兄弟的上司，兄弟一切唯林兄之命是遵。」

林子清走到門口，辜鴻生還要相送。

林子清道：「辜兄留步，咱們別露了形迹。」

說完，隨手替他帶了上房門，揚長出門而去。

回轉客棧，初更已過，林子清熄去燈火，迅快的脫下長袍，轉身一個箭步，掠近後窗，輕輕推開窗戶，穿窗而出，把窗門掩上。

然後長身掠起，施展「天龍馭風身法」，宛如一縷輕烟，穿房越脊，一路朝北飛掠。

不大工夫，「避暑山莊」巍峨宮牆，業已在望。

林子淸悄悄躍落暗隅，藉着民房暗陰，避開正面，走到較爲偏僻之處，四顧無人，就以極快身法，奔到牆下，一提眞氣，身子直拔而上，悄無聲息的登上宮牆。

他熟記了行宮侍衞營的方向，目光迅快一瞥，此處正是通向侍衞營的一條寬闊石板路，兩邊古木參天，是最好的隱蔽所在。

只是距離宮牆，少說也有十數丈遠，中間還隔着一道三數丈寬的「御溝」。他無暇多想，目光一轉之際，雙脚已在牆頭上盡力一點，身如抄水紫燕，凌空斜斜平飛而下，一下就掠過了小河。

足尖再點，身形騰空而起，只一閃，便已撲上山麓，隱入樹林之間，迅快攀登上樹，提吸一口眞氣，踏着樹梢而行。

也差幸他踏着樹杪，在樹林上空掠過，才發現這條石板路上，每逢轉折之處，都有侍衞營的弟兄崗哨。

而且還有三個人一組的禁軍巡邏隊，沿着每一條路，巡弋而過。

行宮總究是皇帝住的地方，不論皇帝有沒有來，例行的防衞，還是相當嚴密。

林子淸在樹杪上飛行，不慮被人發現，而且，也毫無阻礙，不過盞茶工夫，便已轉過山腰，行到侍衞營一爿大院子的後面。

居高臨下，目光朝四下迅快一掃，身形跟着飄飛而下，掠過一片空曠的荒地，脚尖輕點，飛身上屋。

侍衞營住的都是平房，佔地極廣，前後共有三進，好在林子淸白天來過，約畧可以辨認。

他在夜色掩蔽之下，以最快的身法，直奔戚承昌書房。

敢情承平已久，侍衞營的老爺們，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會潛入行宮裏來，形式上雖有崗哨，實際上，警覺之心已懈。

因此，他一路深入，幾乎如入無人之境。

書房北窗，是一片數畝大的花圃，因爲書房是戚承昌的治事之處，機要所在，這片花圃，還圍着圍牆。

林子淸就飄落在小園裏，然後側身閃近窗下，點破窗紙，凝目審視。

此刻已經快近二更，書房中自然不會有人。

林子淸悄悄打開窗戶縱身穿窗而入。

他目能夜視，自然毋須多看，迅快的掠近戚承昌坐的那張錦披高背椅旁，目光轉動，案上不見辜鴻生的那帙「報告」，這就輕輕在椅上坐下，伸手拉開抽屜。

就在這一瞬間，耳中突聽一陣「嗒」「嗒」輕响，高背椅中，忽然突出三道鋼箍！

一道分從左右脅下穿出，箍住胸膛，一道分從腰股間穿出，箍住了腰際，第三道却分別箍住了脚踝。

當然，左右靠手上，也突出來兩隻手銬，但林子淸的手在開抽屜，並沒有擱在靠手上，是以未被銬住。

這一下，事出倉猝，林子淸不由的猛吃一驚！

抽屜拉開了，辜鴻生的那帙「報告」，就在抽屜之中。但林子淸已被鐵箍緊緊的箍在高背椅上，除了雙手，全身都已動彈不得！

只要空出雙手，還能行動，林子淸就不懼無法脫身。

最糟糕的是鐵箍突出之際，敢情觸動機關，椅子背後的壁上，忽然响起一陣急驟的搖鈴之聲！

黑夜之中，萬籟俱寂，這警鈴聲响，自然全營可聞。

這一來，豈不是驚動了整個侍衞營，不消多時，他們就可聞聲趕來！

林子淸心頭大急，雙手用力一扳，扣在胸前的鐵箍，竟然分毫不動，心知是精鋼所鑄。

一時那敢怠慢，右手一抬，迅快掣出短劍，貼着胸腹揮下，但聞「錚」「錚」兩聲，兩道鐵箍應劍而斷，林子淸堪堪站起！

只聽書房裏間，响起一聲洪亮的大喝：「大胆叛逆，竟敢闖到行宮裏來了。」

棉帘掀處，戚承昌身穿短褂，紥袂，手提一柄游龍劍一閃而出，直向林子淸撲來。

林子淸心頭大急，左手凌空一掌，迎着戚承昌拍出，右手短劍迅疾朝扣着脚踝的鐵箍揮下。

又是「錚」「錚」兩聲，鐵箍應手砍斷。

戚承昌果然不愧是侍衞營的統帶，身手非凡，他撲來的人，及時發覺林子淸這一記掌風，勁急無儔，威力極强，身在半空，忽然劍交左手，右掌及時迎擊而出，身形一偏，矯若游龍，已經閃避開去。

兩股掌風，乍然一接，响起一聲蓬然輕震，林子淸同時感到戚承昌這一掌，雖在凌空發掌，居然和自己平分秋色，並未稍遜，心頭也暗暗感到驚凜。

這時但見火光驟亮，戚祿手擎一盞孔明燈，從裏間奔出，一道燈光，直向林子淸照射過來。

戚承昌雙目精光暴射，直注視着林子淸，怒哼一聲，問道：「小子，你是甚麼人？」

林子淸道：「你不用問我是誰。」右手緩緩朝辜鴻生的那帙「報告」上按下。

正因這份「報告」，關係着許多人，若是讓戚承昌往上呈報，必然後患無窮。

戚承昌看他伸手朝抽屜中取去，只當他要竊取這份「報告」，心頭大怒，喝道：「放下。」

身形一晃而至，右手揮處，劍光如鍊，橫掃過來。

這一劍，劍光流轉，隱挾絲絲劍風，林子淸身前所有致命大穴，幾乎全在他劍影籠罩之下。

雖是一劍，實則包含着幾個變化。

林子淸不退不讓，左手一揮，短劍寒芒四射，同樣幻起一片繚繞青光。

兩人劍風相盪，聲如裂帛，雙劍交擊，登時响起一陣驚心動魄的鏘鏘劍鳴。

一招之間，宛如電光石火，但兩人已經接連交換了三劍。

就在此時，一道森寒的劍光，從戚承昌胸腹間劃過。

戚承昌一生之中，從未遇上這等奇奥的劍法，心頭大駭，急忙吸氣收胸，往後暴退，胸腹間衣衫已被林子淸劍鋒劃破了三尺長一條。

林子淸一劍逼退戚承昌之際，突聽耳邊响起一個極細的聲音說道：「林兄速退，再遲就來不及了。」

聲音極輕，林子淸一時無法分辨此人是誰？

戚承昌臉色鐵靑，長劍當胸，厲聲道：「你是凌君毅。」

只有反手如來的門人才會左手發劍。

林子淸朗聲道：「不錯。」

話聲出口，突然劍先人後，化作一道白光，閃電般穿窗而出。

戚承昌雙眉陡竪，大喝一聲：「你還往那裏走？」縱身追來！

但就在他撲近窗下之時，突聽有人輕喝一聲：「打！」

一蓬銀針，像雨絲般飛洒過來。

要知從林子淸誤觸機關，到他穿窗而出，說來好像已有很多時光，其實只是戚承昌從臥室趕出，和林子淸對了一掌，一劍的工夫。

戚承昌耳中聽到那聲「打」字，一蓬銀針撲面射下，他久經大敵，立即揮手打出一記掌風，身子暴退八尺。

這時門外兩個值崗的侍衞，才手持鋼刀，匆匆奔入。

三隊的大領班，也聞警趕來。

戚承昌暴跳如雷，一手提劍，大聲喝道：「你們這些飯桶，還不給我快追！」

×　　×

林子淸穿出窗外，只見後園牆頭上，站着一個白衣書生，朝自己連連招手，耳邊同時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林兄快上來，可循原路退出。」

林子淸先前還以爲是自己一路的熟人，此時雙方相距不遠，這白衣書生竟是素未謀面之人，心頭不覺一怔，問道：「兄台……」

白衣書生截着道：「你不用多問，快些走吧！」

林子淸道：「你……」

白衣書生連連揮手道：「快走，我不要緊。」

話聲出口，身形陡然飛起，口中喝了聲：「打！」揮手發出一蓬銀針，直向窗口打去。

林子淸無暇多說，長身縱起，在牆頭上再一點足，掠過一片草地，迅快竄上樹林。

回頭看去，那白衣書生早已不見蹤影，但見七八條黑影從戚承昌書房屋上掠起，朝和自己相反的方向追去。

林子淸心頭明白，那是白衣書生逸去的方向，他似是故意把敵人引開，好讓自己離開此地。

他如果對行宮路徑不熟，决不會爲了救自己，而自投羅網。

對了，他說過：他不要緊。

這人會是誰呢？

林子淸心中想着，脚下絲毫不停，仍然施展「天龍馭風身法」，一路踏着樹杪而行。

侍衞營雖然起了一陣大亂；但白衣書生說的沒錯，林子淸循原路退出，這條路上，居然草木不驚，毫無動靜。

他順利的退出行宮，一路不敢停留，回到東昇棧後進，人不知鬼不覺的從後窗而入，脫下靴子，拉過一條棉被，蒙頭而睡。

心中兀是惦記着那白衣書生，不知他是否已經離開？

自己和他素不相識，他怎知自己姓林（凌）？

正在思忖之際，突聽一陣脚步聲及門而止！

只聽店伙的聲音說道：「林爺就住在這間房，大概已經睡熟了，小的給你叩門試試。」

接着就聽門上起了「剝落」之聲，店伙的聲音低叫道：「林爺，林爺，你老醒醒。」

林子淸含糊的問道：「什麼人？」

店伙道：「你老的一位朋友，有急事找你。」

他話聲未落，只聽吳從義的聲音接道：「林兄，是我，老吳。」

「老吳？」林子淸一躍而起，開出門去，睡眼惺忪，但一瞧到是吳從義，不覺雙目猛然一睜，急急說道：「會是吳兄，這麼晚了，吳兄趕來，可有什麼事麼？」

吳從義似是急的不得了，一下閃入房中，說道：「裏面出了事，戚老特地要兄弟趕來，請林兄快去一趟。」

林子淸隨手抓起長袍，披到身上，吃驚的道：「裏面出了什麼事？」

吳從義道：「戚老等着，咱們路上再說吧。」

林子淸點頭應「好」，兩人匆匆走出，林子淸要店伙牽出青鬃馬。

吳從義也是騎馬來的，兩人翻身上馬，一路朝行宮馳來。

路上，吳從義約畧告訴了他，今晚有人潛入侍衞營之事只是他知道的並不多。

林子淸担心白衣書生的安危，故作吃驚道：「會有這等事，不知那人逮住了沒有？」

吳從義道：「不知道，統帶不迭的催兄弟趕來請二領班回去，那人好像並未逮住，大家正在分頭搜索之中。」

林子淸聽的心頭不禁一動，暗道：「聽他口氣，莫非戚承昌已懷疑到自己身上不成？哼，自己只是不便在行宮侍衞營裏，把他殺死，因爲這樣一來，必然會惹出許多麻煩，眞要被他識破行藏，憑侍衞營這些鷹爪，又豈能困得住自己？」

思忖之際，兩匹馬已經馳近宮門，兩人翻身下馬，急步從邊門而入。

進入宮門，形勢就顯得不同，禁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個個都已刀出鞘，弓上弦，如臨大敵一般。

吳從義也不再說話，領着林子淸，加緊脚步，朝侍衞營而來。

戚承昌的書房裏，燈火通明，但却靜悄悄的，只有戚承昌滿臉怒容的坐在一張大圈椅上。

宮裏出了事，幾個大領班，二領班自

然全出動了。

林子清走到書房門口，腳下一停，口中說道：「屬下林子清到。」

戚承昌道：「請進。」

林子清，吳從義相繼走入。林子清欠身道：「統帶召見屬下，必有吩咐。」

戚承昌一擺手道：「你坐。」

林子清依言在他邊上一張椅子坐下。

在統帶的書房裏，自然沒有吳從義的坐位，統帶也沒叫他出去，他只好垂手站在林子清的身後。

戚承昌問道：「營裏今晚鬧刺客的事兒，你已經知道了？」

林子清欠身道：「屬下在路上，已聽吳領班說了個大概。」

戚承昌冷嘿一聲，伸手一指案頭，說道：「你過去看看。」

林子清依言走了過去，故作失驚道：「統帶坐椅給人毀了。」

戚承昌道：「兄弟這張椅子，是京裏一個巧匠所製，內按機括，除了兄弟，任何人坐上去，都會被鐵箍箍住，不想凌君毅這小子運氣不錯，他人被箍住了，雙手却並未箍住，這要換了旁人，這鐵箍是百煉精鋼鑄成的，怎麼也無法脫身，那知這廝身上，佩着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刄，居然把四道鐵箍削斷了……」

話聲一落，接道：「你去打開抽屜瞧瞧。」

林子清依言拉開抽屜，目光一抬，朝戚承昌望去，這是向他請示之意！

抽屜打開了，你有什麼吩咐？

戚承昌道：「你看看辜鴻生的那份報告，有何異樣？」

林子清看了一眼，道：「屬下看不出什麼異樣來？莫非有人把它換了包？」

戚承昌道：「你翻一頁看看再說。」

林子清依言伸手翻去，那知看去依然完整的「報告」，指尖一觸，立成碎粉，不覺驚詫無比，失聲叫道：「這是怎麼回事？」

戚承昌冷然一笑道：「這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純陽功』，功能爍金燬石，和玄門『三昧眞火』，『三陽神功』，差相彷彿。」

林子清道：「凌君毅是少林門下？」

戚承昌道：「他是反手如來的徒弟，反手如來曾在少林寺待了二十年之久，據說數百年來，少林寺無一人能兼通七十二藝中數種以上的人，但反手如來，却精通十數種之多。」

林子清抬目道：「辜鴻生的這份報告，既已全毀，是否要他再寫一份呢？」

戚承昌點頭道：「不錯，這就是兄弟要你來的原因之一，辜鴻生的報告被毀，辜鴻生本人，自然也有被殺以滅口的可能，目前他的處境，已經十分危險；但也許凌君毅他們，尚不知道他落脚之處，目前第一件事，你要他再寫一份報告來，並令一隊一班的弟兄在天亮之後，喬裝各式人等，住進隆記客棧，暗中予以保護，咱們也不妨以他爲餌……」

話聲未落，只聽一陣脚步傳了進來，接着就聽到一隊大領班裴福基的聲音說道：「屬下裴福基，費世海告進。」（費世海是第三隊的大領班）

戚承昌抬頭道：「進來。」

裴福基，費世海相偕走入，兩人看到林子清，一齊點了點頭。

林子清趕忙站起，躬身道：「屬下見過二位大領班。」

戚承昌沒待兩人開口，問道：「你們搜查的結果如何？」

裴福基躬身道：「屬下搜索是勤政殿，太和殿，以迄東來閣一帶，均無奸細蹤影。」

戚承昌目光一轉，朝費世海，問道：「那白衣人掩護凌君毅，是朝西逸去的，你們可曾追上了？」

費世海尷尬的道：「屬下從太乙閣，晚香亭，一直搜到蒼石都沒有敵踪……」

戚承昌不待他說完，憤怒的道：「難道他們會插翅飛了不成？」

只聽門口又有人說道：「屬下霍如龍告進。」（第二隊的大領班）

戚承昌喝了聲：「進來。」

霍如龍走進書房，戚承昌就劈面問道：「你也沒搜到奸細，對不？」

霍如龍低下頭，應了聲「是」。

「砰！」戚承昌一掌擊在茶几上，怒吼一聲，說道：「你們都是些飯桶，叛黨已經鬧到咱們營裏來，他們只有兩個人，你們出動了幾十個人，包抄圍捕，居然連人家一點影子，都摸不到，你們還有臉來見我？」

三個大領班被他罵得面面相覷，誰也不敢開口。

過了半晌，還是裴福基躬着身道：「回統帶，據屬下看，凌君毅和那白衣人，對行宮路徑似是極爲熟悉，他們從蒼石一帶逸去，正是地勢最冷僻，也是咱們防範最弱的所在，只要翻過後山，已是郊外，那裏雖然駐有一營禁軍，但遇上能高來高去的江湖人，實非他們所能阻擋。」

他輕輕一語，就把沒搜捕到奸細的責任，推到了禁軍頭上。

林子清聽得暗暗好笑，但臉上却是不敢絲毫流露。

戚承昌口中輕輕「唔」了一聲，徐徐說道：「費世海，你派一班人，駐到蒼石一帶去，因爲那裏地勢偏僻，另一方面，也因山後駐有禁軍，使咱們在防衞上，有了疏忽，你告訴禁軍營的陸管帶，加強戒備，不可疏忽。」

費世海兩足一併，口中恭敬地「喳」一聲。

戚承昌沉吟道：「我看那白衣人多半是百花帮主牡丹，只是他們何以會對宮裏的路徑，如此熟悉呢？」

「牡丹！」林子清心頭不覺一凜。

裴福基驚奇的道：「統帶認爲那白衣人是女的麼？」

戚承昌一手撚鬚說道：「凌君毅退出之時，兄弟正待跟踪追出，聽到他喝了聲『打』，他雖然故意把聲音壓得極爲低沉；但如何瞞得過兄弟？那明明是女子口音，再說他打出來的是一蓬梅花針，此種暗器，多半是婦女使用之物，而且此人身形極爲苗條輕靈，可能就是百花帮帮主。」

林子清經他一說，心中不禁暗暗驚奇，回想昨晚情形，戚承昌經驗老到，說的沒錯，白衣書生身材苗條，口音清脆，確

然不像男子。

當然，他知道白衣書生絕非牡丹，而且她也決不會是自己認識的姑娘。

那麼她是誰呢？

戚承昌拍着茶几，續道：「不管他們是什麼人，咱們熱河城，可不是黑龍會，任由叛黨猖獗，我限你們三天之內，把凌君毅和那白衣人抓到，最少也要給我查出他們行蹤來。」

「喳！」三個大領班除了應「喳」，沒有二話。

戚承昌回頭來，說道：「林兄可以走了，有兩件事，由你負責，第一是暗中保護辜鴻生的安全，要他儘快再寫一份報告，第二是查明客棧胡衕幾家客棧裏，有無形迹可疑的人？」

林子清道：「屬下遵命。」

躬身領命便自退出。

戚承昌又道：「吳從義，你快去要班上弟兄，改扮改扮，天亮之後，務必分別住進隆記客棧去，告訴他們不能讓人家瞧出破綻來，還有，他們不准在客棧裏，三五成羣的聚賭，酗酒，誰要違令，我就砍了他們腦袋。」

吳從義站直身子，連聲應「是」，正待退出。

戚承昌又道：「慢點，你去傳令之後，立卽回來，我還有後命。」

吳從義又應了聲「是」，匆匆往外走去。

戚承昌回顧了三個大領班一眼，道：「你們也可以去休息一會了，天亮之後，全給我出去踩踩盤，對了，你們記着，我已命林子清負責偵查客棧，你們只要給我全力偵查民房就好。」

霍如龍懷疑的道：「統帶……」

戚承昌揮揮手道：「不用多說，你們只要照我的話去做就好，但得記住一點，不可打草驚蛇。」

三個大領班不知統帶葫蘆裏賣什麼藥？三人同聲應「喳」，行了一禮，一齊退去。

不多一會，吳從義傳了令回來，躬身道：「統帶還有什麼吩咐？」

戚承昌抬目道：「我問你，你方才到東昇客棧去的時候，二領班是否在房裏睡覺？」

吳從義愕然應道：「是，是。」

戚承昌又問道：「是店裏伙計領你去的？」

吳從義道：「是。」

戚承昌又道：「是你敲的門，還是伙計敲的？」

吳從義道：「是伙計敲的。」

戚承昌道：「二頭班睡的很熟？」

吳從義道：「是的，但伙計敲了兩下，二領班就來開門了。」

戚承昌道：「你有沒有到他房裏？」

吳從義道：「二領班叫屬下進去。」

戚承昌又再問道：「他和你說了些什麼？」

吳從義道：「二領班支走了伙計，就問屬下有什麼事？屬下說是你老請他來一趟。」

他把方才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戚承昌聽的只是點頭。

吳從義惶然地道：「屬下有什麼不對麼？」

戚承昌微微一笑道：「沒有，我只是想知道二領班是否够機警？他奉派到東昇客棧去，不能洩露了咱們這裏的身份，所以我要仔細問問，沒什麼，你可以去了，不過我問你的這些話，你不准洩漏半句，知道麼？」

吳從義連聲應「是」，才行退出。

戚承昌背負雙手，自言自語的道：「這麼說，倒是我多疑了。」

× ×

林子清出了行宮，一路策馬馳行，這時不過四更左右，街上並無行人，馬匹跑的極快，不多一會，就已回到東昇客棧。此時伺候馬匹的小厮尚未起來，一名店伙看到他回來，立卽從店堂裏趕出，接過馬去。

林子清回轉房中，剛一跨進房門，突然發覺房中有人，心頭不由一怔，隨手掩上房門，立卽壓低聲音問道：「誰？」

他話聲未落，黑暗中已經有人一閃而出，低聲道：「是兄弟丁嶠。」

林子清已經看清潛入房中的果是喬裝老蒼頭的丁嶠，不覺也驚道：「丁兄此時前來，不知有什麼緊急之事？」

丁嶠道：「凌兄這時候才來，你去了那裏？」

林子清道：「在下剛從行宮裏來，天亮之後，侍衞營卽將有人大事搜索，丁兄不宜在此久留。」

丁嶠道：「老夫人已經遷居到城外白雲庵去了，只是不放心凌兄，特遣兄弟前來，給凌兄報訊，戚承昌是行宮侍衞營的統帶，如在行宮裏遇害，事情就會鬧大，因此要凌兄千萬不可在行宮下手……」

林子清笑了笑道：「娘也太操心了，這道理我懂，不然，今晚我就斃了他。」

丁嶠道：「兄弟是給凌兄報訊來的，戚承昌家眷不在此地，但有一外室，住在西城顧家花園，他十天之中，至少有五天在那裏留宿。」

林子清奇道：「丁兄如何知道的？」

丁嶠笑了笑道：「兄弟是聽帮主說的，百花帮有一名花女，叫做迎春，就在那裏當使女。」

「迎春」，這名字林子清並不陌生，當日在「絕塵山莊」的貴賓區「蘭苑」，伺候他的就是迎春。

林子清輕輕歎息一聲道：「百花帮眞是神通廣大。」

丁嶠說道：「天快亮了，兄弟也得走了。」

林子清道：「哦，丁兄，有一件事，你回去問問牡丹姑娘，昔年山東總督國泰有一個師爺，叫做陰世判官錢君仁，據說就匿居在熱河，不知她知不知道？兄弟一連查訪了多日，都沒有他的下落。」

丁嶠點頭道：「兄弟記下了，一有消息，兄弟自會再來報知。」

說完，一手拉開房門，閃身而出。

丁嶠走後，林子清在床上調了一回息，天色已經大亮。他開出門去，那名青衣使女早已在門外伺候，看到林子清起來，立卽送上臉水伺候着林子清梳洗完畢，又送來了早餐。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大顯神功，用暗勁把酒杯發出，擊向一棵大樹，將隱藏樹上的一名刺客震傷摔地，刺客自料決無生望，乃呑毒自戕，七王爺目睹岳秀不但智慧絕高，武功也臻化境，不惜紆尊下交，與岳秀兄弟相稱，並請他就任江南七省總捕頭之職，臨別堅囑岳秀三日後往王府，七王爺走後，胡正光一再重托岳秀，應以王爺安全爲第一，以免引起寃獄，岳秀本對胡正光有些輕藐，聽了他幾句話後，不禁觀感一變，關心地向胡正光進言，要他愼防宵小，並說如可能，自會在暗中保護他——

天胆傳假旨　忠心護眞王

胡正光微微一笑，道：「在下多謝岳世兄了。」

岳秀一回頭，道：「楊總捕頭，咱們也該回去了。」

楊晉應了一聲，抱拳拜別了胡正光，和岳秀並肩而出。

直到離開了應天府，楊晉才突然想到，很久沒有見到了楊玉燕，不禁一呆，道：「岳世兄，玉燕呢？」

岳秀突然擧手互擊三掌，發出一聲輕嘯。

但見人影閃動，一身男裝的楊玉燕，如飛而至。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岳大哥，都被你料中了，果然——」

搖搖頭，岳秀低聲說道：「咱們回去吧？」

三個人趕回楊晉的家，直進書房，落了座，岳秀才笑對楊晉道：「大人，令嫒是一位很精明的人，也是一位很好的帮手，可惜，楊大人未能早予重用！」

楊玉燕笑一笑，道：「爹一直把我看作孩子嘛。」

岳秀的神情，突然間變的很嚴肅，緩緩說道：「妳見到了什麼？」

楊玉燕道：「見到有人暗中追踪七王爺。」

岳秀點點頭，道：「進入王府中？」

楊玉燕道：「他們有三個人，分成三路，一個進了王府，一個向西行去，一個向東行去。」

岳秀道：「你沒有被他們發覺麼？」

楊玉燕道：「我很小心，而且，保持了很遠的距離。」

岳秀歎口氣，道：「看來，他們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

楊晉惑然道：「岳老弟，這是怎麼回事？」

岳秀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陰謀，多虧令嫒從中帮忙，使我證實了自己幾點想法！」

楊晉道：「什麼陰謀？」

岳秀道：「整個陰謀的詳細內情，我還無法瞭解，但七王爺的處境，似已經危險萬分了。」

雖然，還不大明白什麼事，楊晉已經

緊張的站了起來，道：「岳老弟，這是大逆不道的陰謀，咱們得保護七王爺，何況，你們已經義結金蘭……」

岳秀呼一口氣，接道：「希望他能平安的渡過今夜。」

回頭望了楊玉燕一眼，道：「楊姑娘，去準備一些吃的東西……」

明明剛吃過東西不久，岳秀突然又要吃點東西？個中自然有文章，但楊晉沒有點破。

岳大哥想吃東西，而且，聽口氣，似乎要她燕姑娘親自下廚，心中那份高興，差一點笑了起來，起身奔向廚下。

果然，楊姑娘走了之後，岳秀低聲說道：「去通知胡大人一聲，要他明天大早趕到王府——」

楊晉道：「說些什麼？」

岳秀道：「有機要大事奉陳……」

楊晉接道：「這個，有碍難……」

岳秀道：「我寫一封信，裝入一個十萬火急的黃袋之中，你要同行，無論如何，驚動七王爺，就算要鬧出事情，也要見到七王爺。」

楊晉道：「岳老弟，在王府中鬧事，是立刻殺頭的大罪，只怕不太妥當吧！」

岳秀道：「一切由我承當，你多帶幾個捕頭，……」

楊晉苦笑一下接道：「你不去麼？」

岳秀道：「去，不過，我不是岳秀，我是你帶領的一名捕頭。」

楊晉道：「不行！只要你去，事情就好辦多了。」

楊玉燕送上了精美的夜點，岳秀大吃大喝，不停的讚好，聽得楊姑娘臉上不斷泛現出笑容。

第二天，岳秀一早起身，楊姑娘已備好精美早餐。

楊晉看在眼裏，心知愛女動情已深，暗暗發愁。

因爲，岳秀一直是那麼瀟洒，以楊晉那對神眼，也瞧不出岳秀是否知道楊玉燕一片痴情。

但他看出來，兩人相處的不壞，至少，岳秀不討厭玉燕姑娘。

岳秀從懷裏拿出了兩封信，交給了楊玉燕，道：「今天，譚二公子可能趕到，胆叟朱奇和頑童唐嘯，也可能回來，把這兩封信交給他們。」

楊玉燕接過信，瞧了一眼，收入袋中，道：「你們要出去？」

楊晉道：「我和岳少俠到衙門裏瞧瞧，很快回來，妳要多多小心。」

楊玉燕心中也有點懷疑，但她却沒有多問。

岳秀易容改裝，換過了一身捕快衣服，直奔應天府。

胡正光沒有詳細問明內情，但聽說是岳秀的主意，立時，穿了朝服，帶着三十個精選的捕快，趕奔王府。

王勝，張晃，一行隨行，數十四健馬護着一頂八抬轎，直奔王府。

這時，天色才亮不久，東方剛剛送出來耀眼的太陽。

王府的守衞，先擋了駕，根本就不肯通報。

也許有岳秀作主，胡正光下了轎子，直趨大門外面，道：「我有千萬火急的要事，晉謁王爺，你們幾個門衞，也敢攔住麼？」

門衞竟然是全不買賬，說是，從沒有人這麼早來朝王府，晉見王爺，你如有急要公文，留下來交給我們，轉呈上去。

冷哼一聲，胡正光道：「如能轉呈，我也不會這麼一大早趕來，帶的可能是聖旨，快去給我通報，再要無禮取鬧，我就下令逮捕問罪。」

四個王府的門衞，那裏會把一個應天府承放在心上，雖然，胡正光，領得是一品巡撫銜，但七王爺的官爵太大了。

但胡正光抬出了聖旨，倒是把四個府衞給嚇住了，七王爺的官位再大，但也要跪拜。

一個年紀較大的門衞，大約是四人中的頭兒，怔了一怔，道：「你眞的是奉了聖旨。」

胡正光心頭一凉，差一點出口否認，但想一想是岳秀出的主意，岳秀也跟着來了，天大的事情，自然有岳秀頂着，不禁胆氣一壯，道：「不錯，本官奉旨而來，面見王爺。」

四個府衞又商量了一陣，兩個人飛快的飛報入府，留兩個擋住了胡正光等不准進去。

平常時日，借給胡正光十八個胆子，他也不敢這麼胡言亂語，但有岳秀頂缸，使他的胆子大了很多。

但想到七王爺很可能從熱被窩裏爬起來接旨，自己要了這樣大一個噱頭，實在是有些胆寒，忍不住連連回頭望岳秀。

每一次，和岳秀目光相觸，胡大人似乎就得了不少的勇氣。

聖旨降臨，七王爺也急如星火，立刻吩咐大廳接旨了。

兩個門衞傳出了話，胡正光帶着岳秀，楊晉，進入王府。張晃和王勝，帶着幾十個捕快守在王府門外。

行到大廳門口，胡正光不自禁兩腿發軟，不是岳秀伸手扶了他一把，說什麼，他也上不去廳前台階。

進入大廳，七王爺已迎上了來，道：「先迎聖旨，後叙官位。」

胡正光道：「下官奉到的是密旨。」

七王爺一怔，道：「密旨，胡大人，你在鬧……」

突然間，一個細微而清晰的聲音，鑽入了兩耳中，道：「大哥，是小弟的意思，先摒退左右，小弟有事奉告。」

聽到了岳秀的聲音，七王爺一腔怒火，頓化烏有，一揮手，道：「都退出廳去，我要迎接聖上的密旨。」

十二排身後的府衞，應聲退了出去。

岳秀低聲道：「這可能是欺君之罪，不過，小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爲了掩人耳目，大哥還得委屈裝作接旨的模樣。」

七王爺笑一笑，沒有說話，但却依照着岳秀的話，裝出了接旨的模樣。

早已安排好的過場，大家裝模作樣一番，胡正光也眞的取出一卷黃綾，展讀一陣交給七王爺，這才還拜下去行了大禮。

裝作是裝作，但落在外人的眼中，却是禮數週全，一點不假。

七王爺坐了主位，胡正光坐一側相陪，楊晉站在大廳門口處，岳秀却站在胡正光的身後。

表面上看去，是七王爺在和胡正光低聲交談，但事實上，却是岳秀和七王爺說話。

岳秀先開口道：「昨宵王兄歸來，小弟暗中派人保護，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發覺了應天府外，早已隱伏了三個夜行人追踪王兄。……」

七五爺哦了一聲，接道：「有這等事，我那四個抬轎的都是心腹護衞，他們竟然是全無所覺。」

岳秀道：「那說明了，追踪的人，都是第一流的高手，也可能王兄那四個護衞，早已經被人收買了去。」

七王爺震動了一下，道：「兄弟，那三個追踪我的人，都到了何處？」

岳秀道：「三個人分成三路，一個向東，一個往西，一個跟着你進了王府。」

七王爺呆了一呆道：「進了王府。」

岳秀道：「不錯，也是小弟不安之處，由蘭妃之死，事情發展的光怪陸離，但最後的指標，却指向了王府……」

沉吟了一陣，接道：「也許有很多別的原因，小弟不願多問，但王兄目下的處境，似是危險萬分，因爲，王兄夜入應天府的事，似乎已被他們知曉，王兄和小弟相交的故事，也可能被他們發覺，照說，他們還不致立刻閙，對王兄下手，但恐他們發覺事情太多，可能改變主意……」

七王爺接口道：「你是說他們會加害我。」

岳秀道：「小弟斗胆妄言，此並非不可能，他們交出兇手，本存有暫作忍耐的用心，但却突然把兇手刼走，那說明了他們已改變了主意，王兄萬金之軀，決不能受到傷害。」

七王爺點點頭，歎息一聲，道：「你這麼一說，我倒也想起近月來，府中有很多不對勁，但又無法說出那裏不對，兄弟，他們把人手，藏在王府中，那是很大胆的設計，也是很可怕的設計，當眞的全不把我放在心中了。」

岳秀道：「單是把人手隱入王府，還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整個陰謀計劃，都在王府中策動進行。」

七王爺苦笑一下，道：「這眞是胆大妄爲到極點了。」

岳秀道：「王兄，照小弟的看法，王府中陰謀，顯然已和江湖的力量結合，小弟不敢說，王府中的人，已全被人收用，但至少，敵對的力量，很可能比忠於王兄的力量龐大些，大內侍衞宮中，派在江南的人手，雖已被王兄調入了王府中一部份，這些人却未必能關顧全局，也可能被人收用，因此，小弟越想越不對，才請胡大人假借密旨，晉見王爺，本該晚一些來，但小弟覺着那可能會使他們動疑，從中阻擾，激出奇變，一大早趕來王府，使他們大出意外，也容易相信，希望大哥不要見責才好。」

七王爺道：「兄弟，我感激還來不及，怎會見責？」

岳秀道：「胡大人對王兄的安危，十分關心，甘心冒充身携密旨而來，聽說這是抄家的大罪。」

七王爺點點頭，目光轉到胡正光的身上，道：「正光，你有這份心情，十分難得，別說有我兄弟作主，就算沒有他作主，你有這番用心，小王也一樣感激。」

胡正光拜伏於地，道：「王爺金枝玉葉，怎能受到傷害，臣冒萬死而來，還希王爺珍重。」

七王爺雖然英明，但高帽人人愛戴，伸手扶起了胡正光，道：「卿家這番忠心，小王自知惜愛，快快請起來吧！」

胡正光又一個叩拜，才緩緩起身站在一側。

七王爺目光轉到岳秀的臉上，低聲道：「兄弟，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要裝的像一些，奉旨到府，立刻動身，咱們先到應天府去。」

七王爺道：「好！一切都聽你安排，我要不要帶幾個心腹護衞同行。」

岳秀道：「我看最好不要帶。」

七王爺笑一笑，道：「聽你的，兄弟，咱們這就走。」

胡正光有些訝異的望望岳秀，他想不到，手綰江南七省一半王土大權的七王爺，對岳秀竟如此尊重，不但是言聽計從，而且是不折不扣。

就這樣，七王爺在胡大人和應天府總捕頭保護下，準備離開王府，未帶一個護衞，一個親隨。

王府的水總管，跑的一身汗，在大門口處趕上了七王爺，一撩袍，拜伏於地，道：「王爺，金軀玉體，坐不垂堂，怎的輕離府第，不帶一兵一卒。」

七王爺倒也會做戲，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道：「你起來，胡正光帶有密旨，小王已經過目，我有要事趕辦……」

水總管人雖站了起來，但却哈着腰，接道：「王爺，就算是十萬火急的金牌提宣，但王爺也不能隻身離府，帶一些府衞，護從才是。」

七王爺道：「由應天府中人保護我也是一樣，慢則三五日，快則一兩天，我就回來了，府中事，你要多費點心了。」

水總管道：「府中的事，奴才自會處理，只是，王爺隻身單人離府，叫人放心不下……」

目光一掠胡正光，接道：「應天府，你好大的胆子，王爺是何等身份，你竟敢蠱惑他隻身離府，你可知道，這是什麼罪名？」

岳秀只看了水總管一眼，就未多看他，靜靜的站在胡正光的身後。

此時暗施傳音之術，道：「胡大人，頂他幾句。」

聽到是岳秀的聲音指點，胡正光胆子一壯，道：「水總管，這是朝廷旨意，七王爺的吩咐，我這小小的應天府，只有聽命行事的份，總管大人錯怪下官了。」

水總管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

忽然間，應天府胡正光像吃了熊心豹胆一樣，竟然敢頂撞起自己，這倒使水總管有些意外。

七王爺揮揮手，對水總管道：「你先回去吧！我不能久留，夫人那邊，你去通知一聲，詳細內情，回來後，我會對她說明。」

這麼一吩咐，水總管憋了一肚子悶氣

，却也無法發作，只好連連躬身道：「奴才遵命，王爺多多保重。」

七王爺未再多言，帶着胡正光在楊晉等護擁之下，登上轎子，直奔應天府。

楊晉得到岳秀指示，和王勝，張晃，各帶五名捕快，分別監視各處要道，看看是否有人追踪。

大約晨光太早，竟無追踪的人。

轎入了應天府，七王爺立刻喝令停轎，掀簾而出，道：「岳兄弟，這是怎麼回事？」

岳秀說道：「小弟担心大哥的安危，故而設下了這麼一個圈套，把大哥接出王府。」

七王爺神情很輕鬆，道：「那樣嚴重麼。」

岳秀道：「這就叫關心則亂，照說三五日，不會出事，但他們如是知道了我和王爺數度會面，可能會提前改變。」

胡正光低聲道：「王爺，岳兄，請到書房中談，下官已叫他們備了早點，請王爺進用。」

當先帶路，直入書房。

岳秀吩咐兩個捕快，楊總捕頭一回來，立刻請他進入書房。

進房落座，書童奉上早點，胡正光立刻揮手，示意書童退下。

七王爺望望一身朝服的胡正光，笑道：「你去換換衣服再來。」

胡正光應了一聲，欠身而退。

七王爺回望着岳秀笑道：「兄弟，是不是對你那位王嫂懷疑。」

岳秀抹去了臉上藥物，隨手取過桌上的布巾，擦擦臉，突道：「大哥這麼問，小弟就斗胆直言，到目下為止，似乎是各方徵候，都集中指向王嫂夫人。」

七王爺垂下頭，歎口氣，道：「按說時，她不會，因為，她乃先臣遺後，何況，其父，仍是當朝封疆大吏。」

岳秀沉吟了片刻，道：「王嫂可是當年開國功臣，常遇春常大將軍之後？」

七王爺點點頭，道：「他是常侯第六代玄孫女。」

岳秀道：「王嫂的令尊，是……」

七王爺道：「大將軍常顯，現統率大軍數十萬，駐守長安，屏拱西北，甚受當今倚重，小兄，這番姻緣，也是由王命促成。」

岳秀凝神思索了一陣，然後說道：「大哥，小弟還想多問幾句話，但又怕有所不妥……」

七王爺接道：「你盡管問吧！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和嫂夫人相處的是否很融洽。」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道：「怎麼說呢！不算好，但也不算壞，怎麼，兄弟，你可是對她懷疑？」

岳秀道：「大哥，我想先瞭解一下，王府中的內情，目下，小弟不敢隨口亂說，對那個有所懷疑……」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大哥，王嫂夫人身側，可有兩個老媽子？」

七王爺道：「四個！兩個是由她娘家帶來，兩個是府中原有的人。」

岳秀道：「有兩個叫銀姥，鐵姥的人，王爺是否知道？」

七王爺道：「她有四個老媽子，但怎麼稱呼，我就不太清楚了。」

岳秀笑道：「王爺，很久未到內宅了吧？」

七王爺道：「是，一年多快兩年了吧！不過，我們每月總有兩次同桌共餐。」

岳秀哦了一聲，道：「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一個結果呢？」

七王爺苦笑一下，道：「兄弟，這句小兄很難啓齒，但你既然問了，小兄也不能不說了。」

岳秀道：「大哥如是不便深言，答兄弟兩句就行了，不過，這件事很重要？」

七王爺道：「話是這麼說，但你一提，我也覺這件事很重要！」

岳秀道：「是不是為了蘭妃？」

七王爺道：「蘭妃並非是重要原因，原因，還是在你王嫂身上。」

岳秀奇道：「王嫂身上……」

七王爺歎口氣，道：「是的！她不喜歡男女間事，所以，他倒希望廣置妃妾，但女人很奇怪，她雖希望我廣置妃妾，但她又不希望我太寵愛她們，我對蘭妃太寵愛了一些。」

岳秀輕輕歎息一聲，默不作聲。

七王爺皺皺眉頭，道：「兄弟，你怎麼了？」

岳秀道：「大哥，嫂夫人應該是第一個被懷疑的人，但小弟却又無法具體的說出什麼？」

七王爺道：「你的意思是……」

岳秀道：「深入一點探查，我覺着，嫂夫人要你廣置妃妾以代己，不合情理，至少，她不能算一位賢淑的妻子……」

七王爺說道：「兄弟，你好像言未盡意。」

岳秀道：「大哥，我不能隨口輕言，我要找出原因，查出證據。」

七王爺說道：「你是否早就已胸有成竹？」

岳秀道：「小弟心中倒有一個計較，但不知大哥的意下如何？」

七王爺道：「說說看，兄弟，只要有點道理，小兄無不遵從。」

岳秀說道：「最安全的辦法，就是兄弟改扮作王兄的模樣，重回王府，以查變化！」

七王爺笑一笑，道：「很好的辦法，兄弟，但不知還有沒有第二個辦法？」

岳秀道：「有！第二個辦法是，仍由王兄的原來身份，回到王府，兄弟，扮作王爺的僕從，追隨身側。」

七王爺道：「第二個辦法，雖然危險一些，不過，小兄倒可親身經歷一下，瞭然一些內情。」

岳秀微微一笑，道：「小弟也覺着第二個辦法恰當一些。」

七王爺微微一笑，道：「大內侍衛宮中調入王府中幾個侍衛，現在專伺保護我的責任。」

岳秀道：「他們有幾個人？」

七王爺道：「總共有十幾個人，兩個一等侍衛，四個二等侍衛，三等侍衛大約十個人吧！」

岳秀道：「這些人，怎會突然被大哥

調入王府中去呢？」

七王爺道：「不瞞你兄弟說，自蘭妃被殺之後，小兄，也覺着王府中人，有些靠不住，所以，小兄才把侍衞宮人調入王府。」

岳秀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七王爺道：「不過小兄對王府中的情形，還是不太瞭解！」

岳秀道：「王府中的情形，是很複雜，而且，咱們也不能憑臆測辦事，必需得查出證明。」

七王爺道：「好！兄弟，照你的意思辦。」

岳秀微微一笑，道：「好！不過，要委屈你大哥幾日，暫時避開幾日。」

七王爺說道：「要我避開幾日，為什麼？」

岳秀笑道：「我是說，你要暫時離開王府幾日，小弟為大哥安排一下！」

七王爺道：「還要安排什麼？」

岳秀道：「再回王府，我們不但要保護你大哥的安全，而且，還要在你王府中，查出陰謀所在。」

七王爺道：「你的意思是——」

岳秀道：「小弟希望安排幾個人，在大哥的身側，以便能分工合作。」

談話之間，胡正光和楊晉，魚貫行了進來。

七王爺望了兩人一眼，道：「你們坐……」目光又轉到岳秀身上，道：「都是些什麼人？」

岳秀說道：「自然都是江湖中人，不過，小弟可以保証，這些人，都是忠信之士。」

七王爺道：「你是不是也到王府中去呢？」

岳秀道：「小弟自然要去……」

七王爺點點頭，接道：「成了，只要你也去，就照你辦法辦。」

岳秀道：「大哥，還要委屈你，和他見見面，江湖上，不乏忠義之士，他們不太會趨炎赴勢，但他們却滿懷仁俠之心，大哥如若能對他們推心論事，必可獲得他們的忠心相護，這些人，比你由侍衞宮中的人，可靠多了。」

微微沉吟了一陣，七王爺道：「好吧！你察看我應該見些什麼人？你酌量着辦就是。」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也許小弟我的要求有些過份，咱們得先談好見面的條件！」

胡正光從來沒有想到過，南七省中，有一個人，敢和七王爺這樣講話，不禁一皺眉頭說道：「岳兄，這話，就不太對了，七王爺是什麼身份，怎麼能和人談條件呢？」

岳秀道：「禮賢下士，才能使士動心，那些人，既不拏皇粮俸銀，也不求一官半職，士為知己死，必得先遇知己，才肯赴湯蹈火，如若我大哥擺着七王爺的架子和他們見面，那還不如不見的好。」

胡正光一張臉，嚇得變成了蒼白的顏色，不知是害怕呢？還是生氣，全身有些發抖。

七王爺回顧了胡正光一眼，笑道：「江湖人，不論什麼官位，身份，結交朋友，自然要推心置腹，岳兄弟說的不錯，要見他們，就得和他們平行論交。」

胡正光一欠身，道：「王爺賢明。」

七王爺笑一笑，道：「岳兄弟，你說清楚，要我怎麼樣對他們？」

岳秀道：「大哥，小弟只能說籠絡人心這句話，你要怎樣對他們，那要大哥自己看着辦了。」

七王爺點點頭，道：「好吧！咱們幾時見他們？」

岳秀道：「這個，小弟別作安排，目下另有一件事，倒要大哥決定一下。」

七王爺道：「什麼事？」

岳秀道：「小弟想從應天府的捕頭中，選一個和王爺相貌近似的人，在金陵外出現兩次……」

七王爺道：「那又為什麼呢？」

岳秀道：「擾亂敵人的耳目，要他們認為王兄確已離開金陵辦事了。」

七王爺笑道：「你想的很週到。」

岳秀說道：「選三十名精幹的捕快，再由城衞營中，調集二百名精騎，沿途保護。」

七王爺道：「好！一切都照你的意思作主吩咐就是。」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哥答應了，咱們就立刻準備。」

胡正光道：「可要找應天府步騎統領來一下。」

岳秀道：「不用了，最好不要太多的人知曉內情……」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要麻煩你胡大人一次了。」

胡正光道：「岳大俠吩咐。」

岳秀道：「不敢當大俠之稱，麻煩大人，陪那位假王爺同行一趟。」

胡正光道：「可以。」

說辦就辦，在岳秀策劃下，胡大人陪着七王爺在王勝，張晃帶領的三十名捕快，二百鐵騎護衞之下，中午時分，離開了應天府。

七王爺青衣小帽，在岳秀和楊晉保護下，却回到楊府中去。

家中住了一個七王爺，楊晉心頭上像壓了一塊千斤巨石。

十二名精幹的捕快，分扮成各種不同的身份，圍着埋伏在楊府四週。

楊玉燕已恢復了女兒之身，負責守護七王爺的居室。

楊晉是裏裏外外跑，到處查看。

岳秀却是很輕鬆，在一間靜室內打坐調息。

天色入夜，譚雲和胆叟，頑童，先後歸來。

在岳秀授意下，楊晉又約了江湖浪子歐陽俊和墨龍王召。

二更天，楊家大廳上，擺了一桌很丰盛的酒席，但四週却閉窗垂簾，不使廳中燈火外洩。

二更前，王召和歐陽俊趕到了楊府。

看廳中酒席，歐陽俊不禁一皺眉頭道：「楊大人，請客吃飯早該打個招呼，咱們却吃飽了才來，豈不可惜這桌酒席。」

楊晉道：「不是我作東……」

王召接道：「那是什麼人作東，怎在你楊兄家中請客。」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與郝金堂被困地室，擬撬開通往儲糧倉的出口，正值雙飛劍常洛到來，請託郭長風爲他撮合林百合的婚事，當助郭長風逃出紅石堡，郭長風應允後，約定翌日黃昏依計行事。郭長風在和郝金堂退回地室時，暗中作了手脚，使得郝金堂在無意中跌入他的陷阱，被反鎖在一間石室中，郝金堂大吵大叫，郭長風安慰他，並無惡意，只是防他起歹心在休息時加以暗害，迫得暫將他關閉。翌日，郭長風告知郝金堂林百合已抵堡外，郝金堂要他設法，阻止林百合進堡，郭長風不以爲然——

＊＊＊＊＊＊＊＊＊＊＊＊＊＊＊

迷宮困猛虎　火海走蛟龍

郭長風道：「她們要進內堡，必須要通過吊橋，只要吊橋放落，我就可以脫身了。」

郝金堂冷冷一笑，說道：「這是你一廂情願的夢想，事實絕對沒有如此簡單的，秦天祥若準備放落吊橋，豈會不全力戒備？」

郭長風道：「他有他的關門計，我有我的跳牆法。到時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過，老當家，你自己也得先作一番打算。」

郝金堂道：「我怎麼樣？」

郭長風道：「你得另想脫身的辦法，咱們或許要分道揚鑣了……」

郝金堂大驚道：「不！郭老弟，你可不能撇下我不管！」

郭長風道：「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打開鐵門，決不會讓你永遠關在地道裏。」

郝金堂道：「不祇是打開鐵門，你得帶我一齊離開紅石堡，咱們有約在先，要走得一同走……」

郭長風道：「咱們的約定，只是在離開紅石堡以後，你說出香羅帶的秘密，我給你香羅帶，並未約定誰應該帶誰一同離開。」

郝金堂遑然道：「可是，你親口答應過，咱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難道你忘了嗎？」

郭長風笑道：「我沒有忘記，本來，我也是要帶你一同走的，無奈現在情形有了變化，跟你同行，我會受到連累，自己也脫不了身。」

郝金堂道：「我還可以助你應敵，怎說會連累你呢？」

郭長風道：「因爲你樹敵太多，不僅秦天祥師徒欲得你甘心，正在外堡的林百合主婢，也對你含恨入骨，我若帶你同行，就好像揹着一條臭魚，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會有蒼蠅跟來。」

郝金堂聽了這話，頓時心慌意亂，哀告道：「郭老弟，不管怎麼說，咱們總算是共過患難的朋友，我縱有一千個不對，畢竟也帶你進入紅石堡，助你見到了林元暉，如今情勢危急時，你忍心丟下老朋友不顧麼？」

郭長風道：「我要顧你，自己就可能脫不了身，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郝金堂急道：「郭老弟，你能帶林元暉同走，何在乎多我一人？再說，我只要跟你行動，並不須你照顧，果眞到危急的時候，我會自己設法突圍求生，決不連累你們。」

郭長風想了想，道：「你一定要跟我同走，須依我三件事。」

郝金堂毫不猶豫道：「別說三件，三十件我也依你。」

郭長風道：「第一件，現在開始，你必須事事聽我吩咐，不准有絲毫違抗。」

郝金堂道：「好！我答應，只要能脫身離開紅石堡的話，我當然照你的吩咐行事。」

郭長風道：「第二件，你必須將隨身兵刃和暗器全部交給我保管，並且由我點閉你的啞穴，直到離開紅石堡以後，再解開穴道，發還武器。」

郝金堂一怔，說道：「這却爲了什麼？萬一途中發生變故，我也可相助一臂之力……」

郭長風道：「不必，咱們要想離開紅石堡，只有智取，不能硬闖，如果鬧到須要動手的情況，那就脫不了身了。」

郝金堂又道：「那我記住不動手就是，又何必交出兵器，閉住穴道？」

郭長風道：「老實告訴你吧，我閉住你的啞穴，是怕你隨便開口，破壞了我的計謀，要你交出兵器，是防你存心不良，對我暗算，現在你懂了嗎？」

郝金堂無可奈何地嘆口氣，道：「原來你是不相信我？其實——」

郭長風道：「其實這也是爲了大家都好，試想，我若在全神應付秦天祥的時候，又要分心防你暗算，豈非兩蒙其害？」

郝金堂廢然道：「好吧！我答應你，還有第三件是什麼？請一併說出來吧。」

郭長風道：「你能答應這兩件事，足証具有誠意，第三件你一定更會同意。」

郝金堂道：「請說！」

郭長風道：「第三件，我想要你一樣小小的信物。」

郝金堂道：「什麼信物？」

郭長風道：「什麼信物都行，譬如閣下隨身携帶的用物，或者君山麒麟寨的令箭之類，只要能代表是你老當家給的都可以。」

郝金堂詫道：「你要去作何用途？」

郭長風道：「老當家莫非忘了我的職業？一個以殺人爲業的殺手，貪圖的是什麼？」

郝金堂說道：「難道是你是想索取代價？」

郭長風笑道：「正是，幹咱們這一行的，殺人要錢，救人也要錢，如果我能帶你安全逃離紅石堡，等於救了你一條性命，要點代價，並不過份吧？」

郝金堂聽了，眞是又好氣，又好笑，冷哼兩聲，道：「算我倒楣，你說吧，要多少代價？」

郭長風道：「代價多寡，須視經過難易而定，目前我只想取得一份信物，等脫身之後，才能計算確實數目，換句話說，現在你只承認欠我一次救命之恩，將來我憑信物向你索取報酬，你須不能拒付。」

郝金堂道：「萬一你到時漫天叫價，我付不出來，却怎麼辦？」

郭長風道：「放心，我不會那麼心狠手辣，代價一定要值得你的性命，而且你一定能付得起，否則，成了『呆賬』，吃虧的還是我自己。」

郝金堂道：「罷！罷！罷！我都答應了。」

郭長風道：「大丈夫一諾千金。老當家，你可是有身份的人，千萬別反悔？」

郝金堂大聲道：「知道了，你快開門吧！」

郭長風取鑰匙開了鐵門，却只將門拉開一條縫隙，說道：「請先交出兵刄和暗器！」

郝金堂無奈，只好解下長劍和鏢囊，忍氣呑聲，從門縫中遞了出來。

郭長風道：「還有信物，也請一併賜下。」

郝金堂俯首貼耳，又遞出一面「麒麟令牌」。

郭長風這才笑着啓開鐵門，道：「老當家，酒菜在此，敬請慢用，我得去安排脫身之計，暫時失陪了。」

說完，由另一道鐵門揚長而去。

這時郝金堂，簡直比一隻鬥敗的公鷄還不如，面對香噴噴的酒菜，却失去了食慾。

他的胃部，早已被忿恨塡滿了，然而，除了在心裏暗暗咒罵之外，再也沒有反抗餘地，因爲他既無鑰匙，又失去兵器，雖離開地道，仍舊等於被囚禁在石室內，今後命運，已經完全操在郭長風手中……

× ×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郭長風重又回到石室，手裏抱着一捲布帶和兩套衣服。

當他發現酒菜仍然原樣未動，不覺詫道：「老當家，你不是餓了嗎？爲什麼不吃呢？」

郝金堂搖搖頭，道：「我忽然不想吃了。」

郭長風道：「你最好勉强吃一點，從現在起，咱們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東西吃。」

郝金堂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咱們要離開地道，移到另外一處行動比較方便的地方，隨時準備過吊橋。」

郝金堂道：「莫非秦天祥答應接林百合到內堡來了？」

郭長風道：「正好相反，那老傢伙六親不認，說什麼也不肯爲外孫女兒開放吊橋，我和常洛商議的結果，決定仍按原計行事。」

郝金堂道：「你是指放火燒糧倉？」

郭長風道：「不錯，秦天祥也想到這一步，現在正調集武士，準備把存糧分散，這時候，堡中戒備畧鬆，咱們必須趁機離開地道。」

郝金堂道：「離開地道，又去何處藏身呢？」

郭長風道：「這個你不必問，趕快吃飽肚子，換上這套衣服，照我的吩咐行事，一切我自有安排。」

郝金堂道：「既然如此，食物可以帶着，別就誤了正事。」

捧起酒罎，猛灌了幾大口，將肉脯和饅頭塞進懷裏，便匆匆換衣改裝。

兩套衣服都是武士裝束，兩人各穿一套，束上頭巾，臉上再抹些黑灰，大體看來，已經掩去本來面目。

郝金堂道：「這捲布帶又是作什麼用的？」

郭長風道：「先帶在身邊，到時自有妙用。」

郝金堂不再多問，揣好布帶，隨郭長風轉入另一間石室，却見室中放着兩隻紮妥的蔴袋。

郭長風道：「蔴袋裏裝的是林元暉和羅老夫子，都已被我點了穴道，你抗着他們跟我來。」

郝金堂皺眉道：「你眞要帶他們一同走？」

郭長風道：「我費盡辛苦，爲的就是林元暉，當然要帶他同走，羅老夫子雖然無關重要，必要時，或許可以當作護身符，也不能輕易放棄。」

郝金堂忽然心中一動，道：「這是說，萬一危急時，咱們寧可犧牲羅老夫子，決不捨棄林元暉？」

郭長風道：「不錯，等一會離開地道，咱們各揹一個蔴袋，混進搬運存糧的行列，往堡門方向走，你負責羅老夫子，由我親自揹着林元暉。」

郝金堂道：「可是，兩隻蔴袋看來一般模樣，怎知那一隻裝的羅老夫子？那一隻裝的林元暉？臨時弄錯，豈不糟糕？」

郭長風道：「這很容易分辨，你只須記住，袋口打一個結扣的是羅老夫子，打兩個結的，就是林元暉。」

郝金堂伸手一摸，兩隻蔴袋袋口的結扣，果然各不相同。不禁笑道：「原來你已經做了記號，這就不會弄錯了。」

口裏說着，却暗中將打兩個結扣的解去一個，又將打一個結扣的加多了一個。

郭長風在前面領路，居然一點也沒有發覺。

不多久，行抵另一間石室，只見旋形梯上，插着一支點燃的信香。

郭長風停步道：「咱們就由這兒出去，我在前，你在後，一切舉動行止，你必須依照我的榜樣行事，譬如我轉彎，你就跟着轉彎，我臥倒，你也跟着臥倒，懂了嗎？」

郝金堂點頭道：「懂了。」

郭長風又道：「從現在開始，咱們不能交談，也不能有任何手勢聯絡，所以，我得閉住你的啞穴。」

郝金堂道：「我決不開口就是了，又何必點閉穴道……」

郭長風道：「不行，這是咱們約定的條件，等危險期一過，我會替你解開的。……來！先把林元暉交給我。」

郝金堂雖然不情願，也只好依言行事，默默將那打了兩個結扣的蔴袋，遞給郭長風。

郭長風仔細檢視袋口結扣無誤，便駢指點了郝金堂腦後「啞穴」，揹起蔴袋，登上了螺旋梯。

郝金堂身爲君山麒麟寨總寨主，偌大年紀，像這樣被人制住穴道同行，只怕還是平生第一遭，心中忿恨，自屬難免。

不過，他總算還有一點值得自慰，那就是蔴袋的掉包，無疑已經成功了。

他知道，郭長風不惜冒生命之險，進入紅石堡，目的就爲了要救出林元暉，如今，林元暉却落在自己掌握中，只要能控制林元暉，就不怕郭長風不就範，且等平安離開了紅石堡以後，再好好淸算今天這筆賬……

不是嗎？郭長風利用壁上暗記，使他被囚地道，受盡屈辱，現在，他也以牙還牙，讓郭長風吃一次暗虧，這眞是一報還一報，天意要他出一口怨氣了。

想到得意處，郝金堂幾乎忍不住想笑，肩上蔴袋的重量，也彷彿輕了許多……

梯頂暗門虛掩，門外也無人把守，不用猜，準是雙飛劍常洛吃裏扒外，暗地做了手脚。

郭長風閃身出了暗門，抬抬手，郝金堂也緊隨而出，兩人一前一後，躡足繞過左邊一座石屋，細辨方向，竟然已在堡門附近不遠。

這時，約莫午夜光景，整個紅石堡一遍漆黑，不見光亮，但隱約可以望見，堡門兩側正併肩排列着十餘名武士，人人長刀出鞘，屹立黑暗中，爲首一人，錦衣寬袍，腰懸銀劍，赫然就是紅石堡堡主，「金丹銀劍」秦天祥。

郝金堂不覺倒吸一口凉氣，心裏暗想道，秦天祥親自率領十八鐵衞把守堡門，任何人也休想偸越雷池，我倒要看看郭長風有什麼妙計飛渡吊橋？

郭長風身體緊貼屋角，蔴袋仍然揹在肩頭上，紋風不動，就像一尊石人。

郝金堂也只得依樣葫蘆，摒息而立，心中却像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惴惴不安。

就這樣靜靜等待了頓炊之久，忽然，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

郝金堂心裏狂跳，急忙提聚眞氣，功凝全身，若非郭長風仍然屹立如故，幾乎忍不住想轉身奔逃了。

脚步聲由遠而近，不多一會，已到石屋前，原來是一隊武士，約有四五十名，每人肩揹着一隻蔴袋。

走在最前面，正是「雙飛劍」常洛。

顯然，這是一支搬運存粮的隊伍，從他們進行的方向看來，分明準備把粮包運向西南角的安全地方存放。

運粮隊伍由常洛率領，時間又選擇在子夜，全堡戒備，不燃燈火，秦天祥更親自鎭守堡門……種種跡象，都顯示這是一次經過嚴密計劃和佈置的行動。

郝金堂看得心驚肉跳，緊緊捏着兩把冷汗。

他們站立的位置雖在石屋的暗陰下，附近却並無可供掩蔽的東西，運粮武士若由屋角通過，只要任何人偶一回顧，就會發現二人立身之處。

隊伍漸行漸近，剛轉過屋角，「雙飛劍」常洛突然身子一閃，退出隊伍外，一面揮手，一面低聲催促道：「快一些！一個緊跟一個，別這樣懶洋洋地，你們瞧瞧堡門那邊，連堡主也親自坐鎭，還沒休息咧！」

他站在屋角，恰好擋住武士們的視線

，隊伍加速而過，誰也沒注意常洛身後躲着兩個人。

武士們才過完，常洛輕咳一聲，立刻加快腳步，越衆前行。

就在這時，郭長風已由暗影中閃出，同樣揹着蔴袋，加入了運糧的行列。

郝金堂也如法泡製，變成運糧隊伍的最後一名武士。

隊伍繼續前行，由堡門附近不足十丈處通過，誰也沒有發覺行列中多了兩人。

郝金堂暗暗輕吁了一口氣，心想：姓郭的小子，果然胆大心細，叫人不能不佩服……

一念未已，突聽有人驚呼道：「不好！粮倉起火了！」

隨着驚呼聲，果見堡中東北方，燃起一片火光。

運粮的武士們紛紛停步張望，隊伍頓形紊亂……

雙飛劍常洛快步奔向堡門，焦急地道：「粮倉起火，一定是郭長風在搗鬼，要不要弟子立即率隊赴援……」

秦天祥一擺手，道：「不必！咱們一亂，正好上了他的當。」

常洛道：「可是，倉內的存粮，怎麼辦？」

秦天祥冷冷道：「讓它燒掉了，咱們有這四五十包粮食，還能維持三五天，等到這些粮食吃完後，姓郭的也餓得差不多了。」

回頭對一名武士吩咐道：「去告訴應長老，傳令各自緊守崗位，不准救火，違令者斬。」

武士應諾一聲，如飛而去。

秦天祥又向常洛道：「你只管先運粮去，安頓之後，留一半人守護，其餘一半人再回去救火，行動不妨快些，但不必慌亂。」

常洛點點頭，急忙揮手喝道：「繼續往前走，不許回頭張望，快！」

武士們各自揹起蔴袋，快步前奔，越過了堡門……

郭長風趁隊伍移動的刹那，抱着蔴袋就地一滾，翻落堡牆邊的水溝中。

郝金堂毫不怠慢，也緊跟着滾進了水溝。

堡牆邊的水溝大約有一尺多深，足可藏人，每隔十餘丈，設有排水的渠孔，也達尺許見方，但洞孔上却裝着鐵柵，用來攔阻雜物。

郭長風沿溝匍匐而行，不片刻，便爬到堡門右側一個排水洞口，一伸手，將洞口鐵柵取了下來，敢情那鐵柵早被撬鬆。

然後，探首洞外，仔細查看一遍，低聲對郝金堂道：「快把那捲布帶給我。」

郝金堂取出布帶，遞了過去。

郭長風將布帶從中撕成兩段，一段還給郝金堂，一段自用，將布帶兩端，分繫在蔴袋和自己腰部。

同時，示意郝金堂也同樣繫好。這才先將蔴袋由洞口緩推出堡牆外，接着，自己也鑽了出去。

牆外有一排凸石，正好可容一人落腳，因此，蔴袋便必須懸吊在室中，由牆上望下去，峭壁千仞，深不見底，偶一失足，那必然是粉身碎骨，連屍首也找不到。

郭長風絲毫不敢大意，一隻手緊緊提着懸在半空的蔴袋，一隻手運足功力，五個指頭全深嵌進堡牆石縫內，然後小心翼翼，一步步貼着牆面，向堡門移動。

郝金堂雖然也依樣而行，早已心悸喉燥，冷汗遍體，提着蔴袋的那隻手，更是隨時準備切斷布帶，明知蔴袋中的林元暉對自己關係重大，一旦危急時，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所幸牆外漆黑無光，堡門內的秦天祥和十八鐵衞，都被粮倉失火分散了注意，誰也想不到牆外有人。

堡門兩側，各有一根巨大的圓形石柱，石柱之間，便是那座聳立着的吊橋，控制吊橋起落的鋼索和絞盤機關，都設在石柱內。

兩人步步驚心，足耗了頓炊之久，才抵達右側石柱外，但郭長風並不想潛入機關房，只畧作調息，又繼續繞過石柱，移向吊橋下的座基。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最後終於平安抵達吊橋下，兩人拉起蔴袋，斜靠在橋下縱橫交錯的鐵架上，混身虛脫，幾乎再也使不出一點力氣了。

這時，紅石堡中突然又響起一片驚呼，有人大聲叫道：「不好啦！新搬的粮倉也起火了……」

呼叫聲中，有人在叱斥，有人在奔跑，人聲、火光，亂成一片。

郭長風和郝金堂，却在紛亂聲中無力地閉上了眼睛。

他們實在太疲倦了，竟把那又冷又硬的橋架，當作了舒適的床……

× ×

醒來時艷陽當空，已是第二天早上。

堡中餘燼猶未熄滅，仍有殘烟繚繞，只見內外二堡牆頭上，旗幟時昇時降，忙碌非常，分明正在互通訊號。

兩人藏身吊橋下，利用橋面掩蔽，雖然不慮被發現，却不能隨意行動。

郭長風解開郝金堂的啞穴，低聲道：「你在紅石堡住過，認不認識他們旗號通訊的意義？」

郝金堂搖頭道：「旗號複雜得很，必須受過特別殊訓練的人才懂，外人怎會認識。」

郭長風道：「可是，你每次由堡門出入，一定見過『放落吊橋』的號誌，對不對？」

郝金堂道：「自然見過。」

郭長風道：「好！你現在注視看看，他們是不是正準備放吊橋？」

郝金堂探頭看了一會，道：「不是的，我記得每次放落吊橋的時候，兩邊旗台上都會昇起一面紅色旗幟，直到吊橋收起，紅旗才會降下。」

郭長風凝目望去，果然未見紅色旗幟，不覺嘆口氣道：「看樣子，秦天祥是存心跟咱們耗上了。」

郝金堂道：「你怎麼想到秦天祥會放下吊橋？」

郭長風道：「昨天我和常洛整整忙了一天，在每一個粮包內都藏了火種，現在堡中存粮已燒得精光，幾百人同時斷炊，他不放橋由外堡接濟粮食，難道讓堡中的人全都餓死？」

郝金堂想了想，道：「如果他們決定挨上幾天餓，咱們怎麼辦？」

郭長風道：「我想不會的，秦天祥縱能熬得住三兩天不吃東西，數百名武士都不見得還能熬，何況，堡中還有不會武功的女眷。」

郝金堂道：「萬一秦天祥橫心呢？」

郭長風聳聳肩，道：「那咱們也只好跟着挨餓了。」

郝金堂心念電轉，沒有再開口，却暗暗挪動身子向後畧退，跟郭長風保持了一丈左右距離。

郭長風似乎並未注意到他的異樣舉動，自顧的解下布帶，纏繞在吊橋上，結成了一簡單的「吊床」，然後，抱着蔴袋，仰面躺下，好像是決心作長期困守的準備了。

郝金堂也仿照行事，編帶爲「床」，默默躺下休息。

兩人各據一隅，仰望藍天白雲，狀似安閒，其實各人都在想着各人的心事。

不知不覺間，紅日已經移向中天。

郭長風忽然喃喃自語道：「浮生偷得半日閒，如果再有一壺美酒，幾件佳餚，那就太好了。」

郝金堂默然不語，心裏却自冷笑。

過了一會，郭長風又道：「沒有美酒，有一盞茶也不錯，再來幾個饅頭或者大餅，也不比佳餚差不多少。」

郝金堂仍然不答腔，閉目假寐，就像沒有聽見。

郭長風一翻身坐了起來，啞聲道：「老當家，我記起來了，你懷裏不是還有沒吃完的肉脯和饅頭嗎？」

郝金宝道：「怎麼樣？」

郭長風道：「這可是咱們的救命東西，你我分而食之，至少還能吃個半飽……」

郝金堂冷冷道：「對不起，這是屬於我的一部份，你最好少打主意。」

郭長風笑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分甚麼你的我的，來！快些拿出來……」

郝金堂截口道：「不行，這是我忍着飢餓節省下來的東西，自己尚且捨不得吃，你倒想檢現成便宜？」

郭長風道：「你不顧平分，只給我一個饅頭，難道也不肯嗎？」

郝金堂笑道：「別說饅頭，連饅頭皮也休想，咱們這樣乾熬硬耗，不知要到什麼時候爲止，這點食物，我自己還嫌不够，那有餘物分給你。」

郭長風道：「老當家，你可要想想清楚，咱們縱能偷渡過吊橋，還須應付外堡那一關，如果我餓得半死，你能單獨闖過去嗎？」

郝金堂哼道：「能否闖得過去，那是以後的事，現在誰有食物，誰才有活命的機會。」

郭長風道：「別忘了，這一份食物，還是我分給你的……」

郝金堂道：「也是我苦苦哀求才得到的，你若想求我分給你，除非也答應我一個條件。」

郭長風道：「你是要我交還兵刃和暗器？」

郝金堂冷冷道：「還得加上那條香羅帶。」

郭長風搖頭笑道：「這條件太苛刻了，咱們曾經有約在先，你必須用香羅帶的秘密來交換。」

郝金宝說道：「現在我拒絕跟你交換，你想要食物，就交出羅帶，否則，只有等着被餓死，兩者之中，任憑你選擇一條路。」

郭長風說道：「如果我既不願交出羅帶，又不甘心餓死，而用强硬搶你的食物呢？」

郝金堂立刻挺身坐起，冷笑道：「只怕由不得你了，你若敢動手，我就先斃了林元暉，咱們再同歸於盡。」

郭長風道：「林元暉？」

郝金堂道：「不錯，你沒有想到吧？昨夜我已經將蔴袋掉包，你的袋中是羅老夫子，這隻蔴袋裏，才是你一心想救的林元暉。」

郭長風搖頭道：「我不信。」

郝金堂道：「不信你可以解開蔴袋仔細看看。羅老夫子是不會武功的人，在袋裏悶得太久，也該讓他透透氣了。」

郭長風道：「這話也有道理，反正現在已不需要蔴袋，解開就解開吧。」

說着，解開了袋口繩結。

郝金堂正等他揭露謎底時，準備好好奚落他一番，誰知蔴袋解開，結果却大出自己意料之外。

蔴袋裏竟然正是林元暉。

郭長風笑道：「老當家，現在該你也解開蔴袋仔細看看了，羅老夫子是不會武功的人，在袋裏悶得太久，該讓他透透氣啦！」

郝金堂面色慘變，匆匆解開身邊蔴袋，裏面果然是羅老夫子。

這一氣，幾乎當場昏倒。

郭長風吃吃而笑，說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老當家應該想到，這林元暉既是我一心想救出紅石堡的人，我怎會讓他輕易落在別人手中？」

郝金堂恨恨地一哼，道：「姓郭的，你且慢得意，縱或沒有林元暉，也休想我會分一點食物給你，我要親眼看你被活活餓死！」

郭長風哂道：「我若指望你分給食物救命，那才眞會被活活餓死哩！你瞧，這是什麼？」

探手從蔴袋中取出一個大包，打開來，裏面不僅有整隻的燒鷄，成塊的肉脯，雪白的饅頭，還有一大壺美酒。

郝金堂又氣、又恨、又驚，臉色鐵靑，再也說不出話來。

郭長風笑着道：「老當家請想想看，我費盡心機要使紅石堡斷粮，自己豈能不預先準備食物？這包東西，四個人若省些吃，足够維持五六天，如果老當家和羅老夫子不算在內，則可吃上十天半月，有了這段時間，紅石堡的吊橋，應該已經放落了。」

微頓，又接着道：「不過，你雖不仁，我却不願無義，只要老當家不再堅持索取香羅帶，我仍然歡迎二位同來分享，老當家意下如何？」

郝金堂氣餒盡失，低頭無語。他已經處處落在下風，事事被對方搶着先機，除了「低頭」，還能再說什麼……（未完）

蛇丐彎喇叭故事之四

小平·文
盧令·圖

薔薇公主(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明末期間，盜賊蠭起，烽烟四處，古鰲漁村發生了怪誕離奇的青年們失踪案件，首起自銅匠孔四全偕妹孔秀娟身上，事緣孔氏兄妹往賞薔薇花，被一老管家引往府邸爲公主彫刻銅具，翌日孔秀娟醒來，發覺置身荒山，其兄從此失踪，隨之鄉民陸續失踪，大都被一名老管家無故追債後失踪的。梁晶奉命化裝爲老漁民到來偵查，也爲老管家引往荒山落入陷阱。鄉民孟律接到警耗，那晚其妻將他綑在柱上，由二隣人相陪，但至天明，孟律却在衆人監視下似輕烟般消失無踪——

＊＊＊＊＊＊＊＊＊＊＊＊＊＊＊

抽絲剝繭曙光現

且說梁晶陷落在網袋中後，仔細研究了這網袋的結構，知道這是山區獵人捕捉野獸時，常用的一種網袋。它平鋪在地上，用泥土，樹葉，稻草什麼的掩蓋在上面。袋口有一根寬緊活絡的繩子，纏住在大樹的橫椏枝上。另外一根繩子把大樹的橫枝拉向地面，通過樹根上一個滑輪，扣住在網袋底下一個靈活的機關上。只要觸動這個機關，繩子就滑脫開去，大樹的橫枝，也就往上彈去，恢復它的原狀，同時它就把網袋吊了起來，而網袋中獵獲物的重量，促使網袋口緊緊收縮起來。於是網袋就被懸吊在半空中了。網袋中的人或動物愈掙扎得厲害，袋口就收縮得愈緊。

棋差一着全盤輸

如果，梁晶身上帶着利器，割破了網袋，很快就能恢復自由。偏偏他身上未帶利器，便不得不耐着性子，用牙齒來咬網袋了。他整整耗了一夜工夫，才把堅韌的網袋，咬出一個大窟窿來，恢復了他自己的自由。

早晨，在鮑明達焦急的等待中，梁晶回到了家裏。

「唉，老表兄，你怎麼啦？我正在担憂你也失蹤了！」鮑明達從椅上跳起來歡迎他。

「老表弟，你不必爲我担憂，如果，我不離開這個古怪的古鰲鄉，終有一天我也會失蹤的。所以，我的失蹤已在我意料中，並不值得担憂。鄉長莫祈福怎麼樣？」梁晶一邊說，一邊把自己修飾了一下，不使他的化裝露出破綻來。特別是他那些花白假鬍鬚。

「我給他送了一點銀子去，塞住了他那張貪而無饜的嘴吧。」鮑明達輕描淡寫地說。事實上爲了籌借五両銀子，已忙得他渾身是汗。

「給了他多少？」

「不多，五両。」

「好，待我空閑一點，和他算帳。」

「昨晚你到那裏去了？」鮑明達迷惑地問。

梁晶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照你這樣說，難道這個平陽口音的老總管果眞是魔鬼嗎？」鮑明達臉上現出不可掩飾的迷茫神色。「他不但跑得比你快，還會飛——像鳥一樣會飛！」

「在我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之前，暫且就把這個老總管當作魔鬼看待吧，我起初以爲……」梁晶的言語未畢，消息傳來了。

「孟律失蹤了！」秦坤奔來告訴他們。「他是一點一點失蹤的，腦袋最先失蹤，隨後是臂膀，隨後是身體，隨後他完全失蹤，變成了棉被。」

他們飛快地趕往鰲尾灣去。那個親眼目睹者——牛太豐有聲有色，淋漓盡緻地向他們描繪了孟律消失無踪的情景。他們也傾聽了失蹤者的妻子，連哭帶講的敍述，其中還嵌着一些俏皮的言語，諷刺牛太豐與常安心兩人的貪婪。與此同時，他們也聽到了牛皮氏的滿腹牢騷。

在回家的途中。

鮑明達問梁晶：「老表兄，你看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天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梁晶茫然地說，「我的頭腦裏除了迷霧之外，什麼也沒有！」

兩人默默地走着。

「我們去找孔秀娟談談。」梁晶猛然提議。

不久，他們在孔秀娟和他母親的接待下，走進了她們的屋子，分賓主坐定後，就開始了他們的談話。

「秀娟姑娘，你所遭遇到的，總究是夢？還是事實？」梁晶向她提出了一個難題。

「茶館老闆談永富曾經說：我所遭遇到的情況，不可能是事實，因爲世界上根本沒有鬼神。他說，這只可能是我被薔薇的花香醉倒，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但是，我覺得我的哥哥不會在夢中裏失蹤的，是不是？」

「是啊，你的哥哥失蹤是事實啊，」鮑明達說。

「因此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解釋：既然我哥哥失蹤是事實。那末，我遭遇到的，當然也是事實。」孔秀娟語氣堅定說，「至於，我總究遇見了什麼——人？還是鬼？那我也說不上來了。」

「你仔細想想，再找一些有力的根據出來。」梁晶建議。

「如果是夢，那第二天我一定會感到飢餓。可是，那天的晚上，我吃了許多魚呀，肉呀，熊掌呀什麼的，第二天我非但不餓，還有飽的感覺，嘴裏呢，還留有酒氣。」

「那個平陽口音老總管跟你們同桌用晚膳，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什麼特殊的標記？」

「雙眉粗黑，鼻梁很塌。」孔秀娟回答。

「還有嗎？」

孔秀娟沒有回答，咬着嘴唇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

好久，好久，她突然說：「我發覺他的白鬍鬚的某些鬚根七翹八豎，好像不是從皮膚裏長出來的，當時，我曾感到有點驚奇，後來，也就把它忘懷了。」

「這是假鬍鬚！因爲黏得不好，所以某些鬚根翹起來了。」梁晶摸一摸自己的假鬍鬚，興奮地說：「你再仔細想想，他還有什麼特徵？」

室中肅靜無聲。孔秀娟再一次跳進深沉的回憶中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她在桌子上碰了一下說：「我想起來了，他的右耳朵邊上有一個小小缺口。」

「眉毛粗黑是化裝出來的，但這是破綻，既然是銀鬚白髮，就不該有濃黑的眉毛。左耳朵上的小缺口與塌鼻子倒是眞的，因爲他沒法掩蓋它們。」梁晶頓了一頓又說：「你是不是看出昨天在孟律家裏的那個老總管的右耳朵邊上也有一個小缺口呢？」

「你呢？」孔秀娟反問。

「我沒注意，我和他的距離，始終隔得很遠，所以無法認清他的面貌。」

「昨天我未曾想到他的耳朵上還有一個缺口，」孔秀娟說，「但是，我看到他那種打扮和他手裏提的燈籠，再加上他濃黑的眉毛和塌塌的鼻子，就認出他是個萬惡的老賊來了。」

「你是否偶然有興去玉蒼山觀薔薇花？」梁晶問。

「每年薔薇花盛放之時，我總是叫哥哥四全陪着我一同去看花的。因此可以說，這已成爲我的習慣了。」

「嗯，嗯，嗯，」梁晶沉吟不語。

「如果根據孔秀娟所遭遇到的事實而論，」鮑明達現着一種迷惘彷徨的神色說，「那老總管旣用魚，肉，熊掌等實際物質來欵待她，這就是說，老總管是人，不是鬼。然而，那些起坐室，書房，朱漆大門，白銅門環，在第二天早晨化爲烏有，以及他們所給的白銀變成紙錠，這就是說，老總管，薔薇公主等都不是人。總究他們是人？還是什麼？」

「這個問題，留待事實來說明吧！」梁晶說着從椅上站了起來。

他們從孔秀娟家裏告辭出來，漫步向那條鬧街走去。在路上有一個三十多歲，經紀人模樣的漢子對鮑明達淡淡地招呼了一聲，擦肩而過。

梁晶首先注意到這個人塌塌的鼻子，接着，他的眼光射往那人的右耳朵上去，出於他的意料，看見那人的右耳朵邊恰巧有一個小小的缺口。

「這人是誰？」梁晶輕輕地問。

「藥舖老闆易劍樹。」

「他用平陽口音講話嗎？」梁晶問。

「他是平陽城裏人，自然也用平陽口音講話。」

「他的藥舖開設多久了？」

「那家藥舖本來是屬於一個姓袁的，三個多月前，易劍樹從城裏到古鰲鄉來，盤下了那家藥舖，做起藥舖老闆來了。可是他整天在茶館裏喝茶，在酒店裏喝酒。好像藥舖不是他開設的一樣。」

「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工夫，他就是平陽口音，手提燈籠的老總管，」梁晶輕輕地告訴鮑明達，「不過，眼前時機尚未成熟，還不能打草驚蛇哩！」

接着，梁晶與鮑明達在茶館裏呆了半個時辰。從茶館老闆談永富的嘴裏瞭解到

，銅匠中有甚，南貨店老闆的胞弟秦福生，木匠邢金虎，程超云，裴阿梧，都曾經和易劍樹一同喝過茶，而且還是易劍樹請客的。

他們又往酒店裏去用了午膳，同時也探到一些消息。據那酒店老闆模糊的追憶，記得易劍樹也曾請過這五個失蹤的人喝過酒。在喝酒之後，他們就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遺憾是，酒店老闆終日半醒半醉，他所提供的消息，是不足爲憑的。但至少，可以認爲所有的失蹤案，都跟藥舖老闆易劍樹有密切的關係。

特別是銅匠孔四全的失蹤，他的嫌疑最重。

他們兩人回到家裏後，鮑明達由於昨天向薛醫生借的二兩人參還沒有還，所以往薛醫生家去還人參了。

梁晶把自己投入紊亂的思想波濤中。

他想把許許多多不可理解的神秘問題，找出合理的答案來。然而他的努力，始終受到了孟律這件不可思議的失蹤案的牽制，而歸於失敗。

當他在這些無法理解的問題波濤中，淹得透不過氣來時，毅然一躍而出，拿起笛子，吹起「百鳥朝凰」來，藉以排遣胸中的昏悶。

在曼妙悅耳，百鳥爭鳴的笛聲中，鮑明達從薛醫生家回來了。

他看見鮑明達那張啼笑皆非的臉蛋，意識到又發生了什麼新的變卦。

「老表弟，有新鮮花樣嗎？」梁晶放下了笛子問。

鮑明達吁了口氣說：「據薛醫生告訴我，昨天下午他在藥舖老闆家裏跟易劍樹奕棋。他們一共奕了五局，易劍樹連輸五局，所以留薛醫生吃夜飯，飯後，又繼續奕了三局，一直到三更多，薛醫生輸了一局，易劍樹才放他回家去。然而，醫生和藥舖老闆交朋友，這是很平常之事，但是，這個事實攪亂了我們的思緒，它等於一團泥漿，把我們一缸將要澄清的泉水又攪渾了。」

「薛醫生這個人可靠得住嗎？」梁晶問。

「他們世世代代定居在古鰲鄉，世世代代都是醫生。古鰲鄉每一個人都肯担保薛醫生是個誠實可靠之人。」

「嗯，這意思說，昨天在孟律家裏出現的那個平陽口音塌鼻子總管，以及我追逐的那個老總管，不是藥舖老闆易劍樹，而是另外一個人了。因爲易劍樹從昨天下午起，到三更止，一直跟薛醫生在一起奕棋，所以他不可能再在別的地方出現。是不是？那末，出現在孟律家裏，和我追逐的那個老總管又是誰呢？現在這失蹤案中，有了兩個塌鼻子老總管了，哈，哈，眞眞令人耐思！」梁晶說着，一邊使勁地捻着他的手指，一邊又把自己扔進沉思中去了。

鮑明達反剪着雙手，在屋中踱來踱去。他們兩人，都在努力澄清一缸渾濁的泥漿水。

他們的思緒，被街上嘈雜的喧鬧打斷了。

須臾，鮑評急促地從街上奔回來，大叫大嚷。

「阿爸，徐家伯伯，失蹤不見的秦福生回來了，可是他已變成一個瘋子，不認得自己的家，也不認識自己的妻子與兒子，只是在街上瘋瘋癲癲做着各式各樣的怪動作，說着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語言。」

梁晶和鮑明達奔到街上，只見雜貨舖老闆的兄弟秦福生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手裏拿着一根竹竿，一忽兒在空中揮舞，一忽兒在地上劃着什麼，嘴裏含糊不清地唸着莫名其妙的詞句。

秦福生的妻子尤氏手足無措，睜大眼睛望着發了瘋的丈夫，咕嚕着。

「現在叫我怎麼辦？叫我怎麼辦？觀世音菩薩……」

秦坤揪住了秦福生的衣服，連哭帶喊地說着：「阿爸，阿爸，你認識我嗎？我是阿坤啊，我是阿坤啊，我是你的兒子啊，阿爸，阿爸，你怎麼啦……」淚水一直在這孩子的眼睛裏湧了出來，濕透了他大片的衣襟。

「阿坤阿爸，你不認識你，我也不認識我，他也不認識他，大家不認識大家，太上老君姜太公認識那些魔鬼，哈哈，你是魔鬼，我也是魔鬼……你要喝雨……雨……雨……喝雨……喝……茶喝……酒……」秦福生說着喪失了理智的瘋話。

鄉民們議論紛紛地駐足圍觀。

鮑明達與幾個隣人把秦福生拖拖拉拉地拖進了房子。

梁晶叫秦福生的妻子尤氏去請薛醫生來治病。

不久，年逾半百的薛醫生來了，他診過脈後，拿出幾顆鎮靜神經的藥丸給病人服用。

秦福生服藥之後，安安靜靜進入了睡鄉，薛醫生也拿了診金走了。

尤氏給瘋人換去身上破爛不堪的衣服時，發現他背上有一條鞭痕，然而，僅僅只有一條，此外，全身並無其他的傷痕。使她驚奇的是，他的每一個足趾甲上，都用針刻劃着三個字。她叫鮑明達與梁晶來觀看。

他們兩人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刻劃在十個足趾上的字蹟弄清楚，抄寫了下來。它們是：

「一見如，二目昏，三思而，四面受，五顏六，六神無，七顛八，八仙過，九死一，切莫放。」

「這好像是三字經，」尤氏說，「它說些什麼呢？」

「我不懂，一定要用些心思去研究。但這是個秘密，並且有關秦福生的性命，你們千萬別聲張出去。」鮑明達善意地警告尤氏，他說完和梁晶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了。

這幾天連連續續發生的怪事，使鮑明達的頭腦像灌了鉛汁一樣沉重。

他一邊吸着旱烟，一邊煩躁不安地問：「老表兄，你知道不知道，誰把這二十個字刻劃在秦福生足趾甲上？是不是易劍樹？」

「這是秦福生自己刻上去的，」梁晶倚在門框上，凝望着高遠的藍天與飄浮着的白雲說。

「眞是一個瘋子！把字刻劃在足趾甲

。但是你怎麼知道是他自己刻的？」鮑明達茫然地問。

「如果是別人刻的，字蹟一定背對着他。現在字蹟個個都面對着他，這說明是秦福生自己刻上去的。而且，他刻字之時，還未曾發瘋，不過也近乎瘋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懦怯的秦福生，經不起魔鬼們的恐嚇與迫害，在他神經失常之前，曾經用這三十個字，代表某些重要事物，秘密地刻在自己的足趾上，以免遺忘。但他終於瘋了，魔鬼們見他瘋了，把他當作垃圾般丟棄出來。這就是他能脫險回來的原因。事實上，他是不在失蹤之列的。他的失蹤是個誤會。」

「那末，這三十個字，代表着一些什麼重要事物呢？」

「簡直莫名其妙，」梁晶開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不論把它湊成多少字一句，三字一句也好，四字一句也好，五字一句也好，都沒有什麼意義。你知道不知道，這秦福生平日在文字上喜歡弄些什麼玩意兒？」

「喔，我想起來啦，」鮑明達說，「他在講話時，喜歡用一些縮脚韻。譬如說：『城隍老』，『黎山老』，『兩全其，風和日，影踪全，無與倫，』實在就是說城隍老爺，爺者父親也。黎山老母，母者母親也。兩全其美，風和日麗，影踪全無，無與倫比，即美麗無比也。」

「好吧，讓我們來看看這三十個字的縮脚韻，」梁晶說，「一見如故（故），二目昏（花），三思而（行），四面受（敵），五顏六（色），六神無（主），七顛八（倒），八仙過（海），九死一（生），切莫放過，這樣就成了：故花行敵色主倒海生過。還是毫無意義！」

「也許根本就毫無意義。」鮑明達拚命吸着旱烟。

梁晶呢，他還在苦思這三十個字的意義。他一忽兒望着碧天銀雲出神，一忽兒在室中繞圈子，一忽兒捻他的手指，一忽兒坐在椅上閉目養神。終於，他找到了這三十個字的意義。

他對鮑明達說：「一見如故：指魔鬼們在茶館中邂逅了失蹤人，親熱得像至親好友一般。二目昏花：指失蹤人看見了大量銀子，心動神搖了。三思而行：指失蹤人再三考慮後，跟隨魔鬼走了。四面受敵：指失蹤人被魔鬼包圍起來，方知上當。五顏六色：指魔鬼們用軟功硬功威脅失蹤人。六神無主：指失蹤人不知所措了。七顛八倒：指魔鬼們把失蹤人倒懸起來，用鞭抽打。八仙過海：指魔鬼們把失蹤人送出海去。九死一生：指失蹤人冒險逃出魔窟。切莫放過：指不能放過這般魔鬼。這三十個字的意義是有了，它說明了失蹤人失蹤前後的九個程序。但是，它既未指出魔窟在那裏？也未說明魔鬼們是些何許樣人？嘿，眞要命，這有什麼用呢？」

「老表兄，這些失蹤案，把我折磨得快要發瘋了，」鮑明達霍地從椅上跳了起來說，「讓我們到海邊去透透空氣散散步吧！」

他們兩人在海濱欣賞了太陽落入海中的瑰麗景色，大自然的風光，洗去了他們幾天來的煩惱。

隨後，在暮色蒼茫中迎着晚風緩緩地走回家去。

當他經過一家漁民的院子時，從竹籬笆外望進去，看見屋子裏正在舉行婚禮。新娘頭上披着方巾，這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

可是新郞戴着一個紙糊的假面具，這是梁晶從未見過的。

「老表弟，這兒的新郞爲什麼戴着假面具拜堂成親？」

「這是我們這兒漁民的特殊風俗，新郞戴假面具，象徵男女兩家世代的幸福。」鮑明達解釋，「據說很久很久以前，古鰲鄉有一個勇敢英俊的年輕漁人和一個美麗的漁家姑娘互相狂熱地愛戀着。但這青年漁人恰巧是女方父親的世代寃家。姑娘知道她的父親將竭力反對他們兩人的婚事，而且還可能引起兩家親友們的激烈械鬥。所以這聰敏的姑娘就費了三天三夜工夫，親手用魚皮做成了一個非常精巧，非常逼眞的假面具。她把面具送給她的情人，命他暫時改姓換名，戴了面具向她父親求婚。那父親果然允許了親事。不久，那青年又戴着魚皮假面具跟姑娘拜堂成親。

「但是，第二天就被好管閑事的人們揭破了這個秘密。那個固執得像水牛似的父親，大發雷霆，冷酷無情地把一對新婚夫妻雙雙拋入海中。不知過了多久，有一天，父親率領全家大小揚帆出海捕魚，突然遇上了狂風暴雨，把父親與兩個兒子捲入海中，正在危急之時，有一艘小漁船疾馳而至，船上一個年輕漁人奮不顧身地跳入海中，把父親與兩個兒子陸續救上了小船。那父親發現救命恩人不是別人，正是過去被他拋入海中的女婿與女兒。

「於是，這鐵石心腸的父親，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把世代的宿仇舊恨，全拋到九霄外。從此兩家永遠和和睦睦，共同過着寧靜而又幸福的日子。所以，這兒的漁民或者非漁民，在舉行婚禮之時，多數還採用這一個非常古老的特殊儀式。特別是婚姻的雙方父母的感情不甚融洽之時，更喜愛採用這個儀式。不過，誰也不會製造逼眞的魚皮假面具，因陋就簡，就用普通紙糊面具來代替了。」

「這儀式很古老，甚至有點別扭，然而意義倒很深長。」梁晶和鮑明達邊談邊走。這時，那個藥舖老闆易劍樹像一個鬼魅似的，在他們背後一閃而逝。

× × ×

東方的天空剛剛露出一些朦朧的晨曦，院子裏的大公鷄就吹响了黎明的號角，小鳥們，輕盈地躍上微微抖動着的枝梢，在薄紗似的晨霧中，吱吱喳喳地淸歌妙舞起來。

梁晶與鮑明達從屋子裏出來呼吸新鮮空氣，看見秦福生坐在石階上，雙眼直瞪着，好像兩顆桂圓核，獨自在那兒痴笑，笑了一陣又是一陣，彷彿有無窮無盡可笑之事似的。

秦坤奉了母親之命，在背後緊緊看住着他。

他那瘋癲的程度，似乎比昨天稍微好了一些，但也好不到那裏去。

他的妻子尤氏端了一碗粥給他，他就

狼吞虎嚥起來，一連吃了三碗，還像沒吃飽似的。尤氏不給他，他也不爭，似乎早已吃飽。

他用袖子在嘴上一抹，開始用筷子在地上劃字，嘴裏還在咕囉着。

梁晶與鮑明達兩人，悄悄掩到他的背後，看他劃字。但劃來劃去，僅僅劃着『一見如，二目昏』，六個字。後來，又劃了一個三字，可是三什麼，他怎麼也劃不出來了。

不言可喻，秦福生已把過去的一切全都忘懷了。如果還記得一些的話，那也少得可憐。

但是，梁晶却在秦福生含糊不清的咕囉中得到了一些綫索。他輕輕拉着鮑明達回進屋子。

桌上擺着熱氣騰騰的麵條，鮑評站在桌子的旁邊，望着麵條嚥唾沫，却不敢先吃。

「小饞猴，等不及了嗎？」鮑明達瞪着他的兒子說，「坐下來，慢慢吃，別讓這些沸滾的麵條燙爛你的肚腸。」

早膳後，鮑評趁他父親不注意時，像陣旋風似的，奔向街上去了。

當鮑明達要找他做些雜務時，早已無影無踪了。

脫離童年時代還不挺久的梁晶，微微笑着，體驗到每一個孩子都有着大同小異的頑皮經歷。他對氣呼呼的鮑明達說：「老表弟，別找你的兒子了，他是不會失蹤的，還是聽我談談三十個字的秘密吧。」

「好吧，你說，」鮑明達說，「那小猴崽，丟給人家，也沒人要，我怕他失蹤才怪！」

「老表弟，秦福生在地上劃『一見如，二目昏』六個字，大概你也看到了吧？」梁晶問。

「是啊，他劃來劃去，只劃這六個字。」鮑明達說。

「他的嘴裏也在唸這六個字，你聽見嗎？」

「是，我聽見了。」鮑明達回答。

「但是，在我聽起來，他唸的不是『一見如』，而是『易劍樹』，」梁晶解釋，「這意思說，這三十個字，不僅代表失蹤人的遭遇，還代表着魔鬼們的姓名。當然，這些字，同音不同義，甚至音也不完全相同。然而，無論如何，這是一條重要的綫索。現在，我唸出這三十個字的聲音來，你，老表弟，把這些字的含義拋開，只聽它們的音，聽聽看，其中是否還有你所熟悉的人名？」

「好啊，你唸吧！」鮑明達說。

梁晶唸了幾遍之後，鮑明達果然又聽出一個熟人的姓名來了。他興奮而又激動地說：「七顚八，就是戚典柏，他是易劍樹藥舖中的股份老闆，外地人，三個月前，跟隨易劍樹同到古鰲鄉來的。」

「這就證明我的推斷沒有錯，」梁晶說，「這三十個字中的二十七字，代表着魔鬼集團中九個惡魔的姓名。至於『切莫放』意思是切莫放過這九個惡魔……」

他們正在談論之時，鮑評又大叫大嚷地從街上奔回來了。

「阿爸，徐家伯伯，我給你們探得了重要消息……」

「什麼重要消息，快說！」鮑明達對他兒子瞪眼睛。

「方大通的孫子瑰寶，在昨夜二更多天，被那平陽口音，塌鼻子的老總管刼奪去了……」

「這消息，你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梁晶問。

「從茶館裏聽來的。大家都在談論『這個消息』」。鮑評的臉上泛起一種神秘之色，「這還不算……」

「不算，便怎樣？」鮑明達焦躁不耐地問。

「孟律的兒子銀寶，也是在昨夜三更多天，被平陽口音，塌鼻子的老總管刼奪去了……」

「噯，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鮑明達情緒激動地說，「事態已從暗中的拐騙誆誘，發展到了明目張胆的擄架搶奪了，這還了得！這還了得！」

「老表弟，別太激動，激動無濟於事。」梁晶竭力抑制着自己激動的感情。「我們到他們家裏去，把這兩件擄架案，問問明白，再作計較。」

他們匆匆急急的趕到方大通的家裏，只見方大通的老妻與大媳婦哭得像淚人兒似的。

任何一個心如鐵石的人，見了也會心酸落淚。鮑明達盡力安慰了她們一番，隨後，問起孩子被刼的經過情況。

「昨夜二更多天，我家二媳婦坐在床邊做針綫生活，瑰寶已在床上睡着了，」方大通的老妻講述。「忽然，她聽得明瓦窗吱嘎一響，轉扭身子，抬頭觀看，只見那個萬惡的老總管，手裏拿着亮晃晃的鋼刀，從窗口跳了進來。我家二媳婦嚇得渾身戰慄，想叫喊，却喊不出聲音來。

「那惡魔心狠手辣，把她推倒在上，挾起床上的孩子，跳出窗口就跑。

「我家二媳婦被推倒在地上，見他搶走了孩子，才拚性捨命地叫喊起來。

「我跟我家大媳婦與隣居們聽得了呼救聲，趕到我二媳婦房中時，那個惡魔已挾着瑰寶，在街上狂奔。隣居們非常熱心，也非常勇敢，在後緊緊追趕，但這惡魔奔跑如飛，誰也追不上他。轉瞬之間，就去得無影無踪了……」

「你家二媳婦——孩子的母親，沒在家裏，到哪裏去了？」鮑明達問。

「她爲了這件事，今天一早，到她娘家去商量辦法了，」方大通的老妻說。

鮑明達向他們表示，他將盡力想法把所有失蹤的人，不論孩子還是大人都找尋回來。隨後，告辭出來，往鰲尾灣孟律家走去。

孟律的妻子孟李氏失去了她的兒子，猶似失去了她的心肝或肺胃似的。嗓子哭啞了，眼睛哭腫了，淚水幾乎可以把她滅頂。那種悲傷的樣子，簡直無法形容。

據她說：昨夜三更多天，她和她的銀寶都已睡得很濃。突然，她在睡夢中聽得兒子的哭聲，睜開眼睛一看，只見那個萬惡的老總管已挾了她的兒子跳出窗口去了。她尖聲叫喊起來，可是左隣鷄販子常安心，右隣香燭店老闆牛太豐，這兩個自私自利的傢伙，都躲在屋子裏唸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一個也不敢出來追趕那個惡魔

，她急急穿好衣服，拿了一柄菜刀追出去，可是這個惡總管已不知去向了。

鮑明達除了安慰她之外，還答應她，把她的丈夫與兒子找尋回來。

回到家裏後，鮑明達跟梁晶商量對付魔鬼的辦法。

「老表弟，你預備怎樣對付他們呢？」梁晶問。

「把藥舖老闆易劍樹抓起來，送到平陽縣衙門去，並由孔秀娟，方家二媳婦，孟李氏等人作見証，控告他『拐騙人口，擄架兒童』兩大罪狀。」

「平陽縣瘟官不准詞狀，不受理這案子，你便怎樣？」

「我邀集這兒所有的漁民，直接跟易劍樹展開鬥爭。」

「我不反對你這樣做，」梁晶說，「可是，在你實行之前，我想，把這案子的內幕，向你解釋一下……」

「什麼？」鮑明達情緒衝動地說，「這案子的內幕你早已瞭若指掌嗎？」

「開始時，我和你一樣，什麼也不知道，」梁晶平靜地說，「正像你說的一樣，這案子像一缸泥漿水，我只是在泥漿水裏隱隱窺見了一些非常模糊的，非常黯淡的影子……」

「嗯，你說下去，」鮑明達燃起一管旱煙，邊聽邊吸。

「昨天，」梁晶緩緩地說道：「當你告訴我，易劍樹和薛醫生奕棋的消息時，你認爲一缸澄清之泥水，已被一團泥攪渾了。

「可是，我剛剛跟你相反，經過再三思索之後，我看見這缸無法澄清的泥漿水，開始被一塊明礬起着澄清的作用。今天早晨傳來了兩個孩子被刧清息，這等於另一塊明礬，投入了水缸，加快了水的澄清速度。當我們訪問了方、孟兩家之後，這又等於在水缸中投下了一塊大明礬，渾濁的泥水，立刻澄清了起來，澄清得可以見底了……」

鮑明達咬着旱烟管對梁晶凝視着，他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但他耐着性子，聚精會神，聽他講下去。

「老表弟，這案子中有兩個平陽口音，塌鼻子的老總管是不是？其中一個，是藥舖老闆易劍樹，你已經知道了。但是，還有一個老總管，老表弟，你猜猜看，他是誰？」

「唉，老表兄，你快說吧，我怎麼猜得出來呢！」鮑明達臉上掠過非常焦躁的神色。

「那末，我要宣佈了，你別大驚小怪，目瞪口呆，嚇得昏厥過去。」

於是，梁晶鄭重其事地加重了語氣說：「另一個平陽口音老總管不是別人，就是方大通！」

鮑明達咬着旱烟管，眯起眼睛來，儘管對梁晶看，很久很久不說一句話。

「怎麼樣？你感到驚奇嗎？」梁晶的嘴角上依稀掛着一絲神秘的微笑。

「你在說什麼？」鮑明達的聲調，顯著地含有一種不以爲然的意味在內。

「我說，另一個平陽口音老總管不是別人，就是方大通！」

「我且問你，方大通是壞人？還是好人？」鮑明達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眼睛裏閃爍着不可掩飾的惱怒。

「孩子們在看戲時，常常這樣問，這個白臉蛋是好人？還是壞人？怎麼老表弟，你也提出這種問題來呢？你要知道這件失蹤案子，並不是把人分爲好人與壞人那麼簡單……」

鮑明達聽得莫名其妙地，截住了對方，氣呼呼地說：「那是你在說，方大通使他自己失蹤，使他的徒弟林績失蹤，使鐵匠尤六根與孟律失蹤，使……」

「老表弟，別激動，也別說下去了，」梁晶對鮑明達搖手。「你完全說對了，這些人的失蹤，包括方大通自己在內，都應由方大通來負責……」

「老表兄，你能不能把話講得清楚一些麼！」鮑明達緊蹙着眉梢說。

「既然如此，我不得不從頭講起了，」梁晶說，「方氏父子四人，還有林績和高二發，他們都是優秀的製炮技工。當他們在製炮局工作時，曾和其他技工們共同仿製了一種名爲『大將軍』的鐵炮和銅炮，身長二十多尺，重三千餘斤，射程三千餘尺。能擊破堅固之石城。

「明廷的軍隊用這種炮跟關外的侵畧軍作戰，屢屢把侵畧軍擊得潰不成軍。但是明朝昏慵的皇帝，聽信奸佞和太監的讒言，把一批積極抵抗侵畧的愛國將領，隨便加以逮捕與殺害，把一些愛國的製炮技工恣意迫害與解僱。以致清兵重新猖獗起來，不到廿年，關外大片土地，幾乎完全落入清兵手中。

「清方的統治者皇太極熟知大將軍炮的威力。便處心積慮地派出大批奸細混進關來，冒充起義軍的名義，誘騙炮匠與其他工匠，到關外去爲他們造炮或修炮。

「起義軍方面得到了這種消息後，也遣出許多人員，前往各地制止奸細他們的活動與揭發他們的陰謀，同時也擬邀聘某些技工參加起義隊伍。我就是奉命來邀聘方氏父子的。

「誰知我來遲了一步，敵人的奸細已在這兒展開了活動。

「首先到這兒來活動的，就是易劍樹與戚典柏。他們盤進了一家藥舖，作爲活動與接待其他奸細們的根據地。接着，他們探悉銅匠孔四全兄妹，每年必去玉蒼山觀看薔薇花。於是，就先佈置了一個迷魂陣來掩護他們即將展開的罪惡活動。當孔四全失蹤之後，平陽縣的瘟官果然中計，不聞不問。奸細們的計劃得逞，就肆無忌憚地活躍起來，他們冒充起義軍，威脅利誘方大通父子四人往外地做工。

「方大通發覺他們不像起義人員，就虛與委蛇，用了一條緩兵之計。接着，方大通與他的三個兒子，先後失蹤不見了。方家的家眷知道這是假失蹤。奸細們也知道這是假失蹤。

「方大通與三個兒子躲藏起來後，由於愛國心切，再接再厲地跟奸細們展開了鬥爭，他將計就計，化裝成一個平陽口音的老總管，出現在林績，尤六根，孟律等人的家裏，勸導他們，儘速躲避起來，使奸細們的陰謀無法得逞。這幾個工匠也都是愛國之人，聽了方大通的勸導，立刻就自動失蹤，躲藏起來。至於，方大通爲什

麼要利用奸細們扮演過的那個角色——平陽口音老總管？這恐怕跟他的緩兵之計有很大關係。因爲他要奸細們中他這條緩兵之計。

「我不知道方大通這條計策的具體內容。反正他的緩兵之計，終於，被奸細察覺了。這一般奸細中計之後，暴跳如雷，要用武力對付他們，可又不知方大通他們躲在什麼地方。因此，有人想出了這一個惡毒的詭計，擄架了方大涌最心愛的孫子瑰寶與孟律的兒子銀寶……」

「噢，原來其中有這樣複雜的原因，」鮑明達如夢方醒地說，「不過，方大通爲什麼不去報官呢？」

「這般瘟官對於欺壓百姓，搜括民脂民膏，總是勇往直前，萬死不辭。對於無利可圖，或稍微有點棘手之事，總是退避三舍，置若罔聞。孔秀娟不是去告了狀嗎？結果怎樣呢？」

「那末，木匠邢金虎，程起云，裴阿梧，銅匠孔四全與申有基，雜貨店老闆的兄弟秦福生，這六個人的失蹤，才是易劍樹與奸細們幹的勾當，是不是？」

「是，不過奸細們的主要目標，是在六個炮匠身上。」

「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方大通的失蹤是假的呢？」鮑明達現着一種驚奇的神色問。

「那天我和你到方家去訪問時，我就感到方家兩位媳婦的神色與感情，並不像她們家裏曾經失蹤了四個親人應有的那種神色與感情。相反地，還顯着一種日子過得挺安樂的樣子。但是，今天去訪問時，她們的感情就不同了。那種憂急如焚的神情，一看，就能看出她們的孩子，眞的被歹人刧走了。

「再說孟律的妻子吧，她所表演的也是一樣，她失去丈夫後，也哭也流淚，但毫無悲傷的感情，還說些俏皮話，譏諷兩個市儈。如今她失去了孩子，嗓子既哭啞了，眼睛也哭腫了，顯示了她眞正的悲痛感情。這爲什麼呢？因爲失去丈夫是假的，失去孩子是眞的。此外，孟律的失蹤，如果不是他自己願意失蹤，簡直是不可能失蹤的。至於牛太豐親眼目睹他逐漸消失，這不過是牛太豐剛從瞌睡中醒來時，一刹間的幻覺而已，是不足爲奇的。

「由於這案子中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失蹤，混淆在一起，它們互相矛盾，又互相牽連，以致我絞盡腦汁，也找不出合情合理的答案來。一直到發現這案子中有兩個平陽口音的老總管時，籠罩在我周圍的迷霧，才開始漸漸消散。」

「那末，你追逐的那個老總管，就是方大通了。不過，方大通怎麼會使魔法，奔跑如飛，又在山巔飛翔呢？」

「他的確跑得很快。但後來跑得那麼神速，是他弄了一點玄虛。我猜想，他跟他的三個兒子在事前準備好的。如果有人追捕他，他們就用四個人來扮演一個老總管，每一地段出現一個同樣打扮的老總管，另一個就隱藏起來。你以爲他跑得如此神速，其實，他根本一步路也沒跑，另外一個人預先埋伏在那兒，代替他做奔跑的姿勢。距離那麼遠，誰也辨認不出誰的面貌。至於，在山巔飛翔，那是用一個稻草人穿起總管服裝，捆紮在竹竿上就能表演空中飛翔了。」

「孔秀娟所看見的起坐室，書房，朱漆大門，白銅門環什麼的，到第二天早晨，全都化爲烏有，這怎麼解釋呢？」

「這是奸細們預先在薔薇公主墓地上，建搭好的幾間木板房間，乍眼看去，富麗堂皇，實際上是非常簡陋的。當孔氏兄妹中蒙藥昏昏入睡之後，他們只要費半個時辰，就能把這幾間簡便的木板房間拆除搬去，不留絲毫痕跡。一切神秘的事物，在它們的秘密被揭穿之後，就毫無神秘可言了。」

「那末，方大通他們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我猜想他們都隱藏在玉蒼山那個山坳裏。那兒一定有個居住的地方，」梁晶說，「方大通的老妻說，他家的二媳婦到娘家去商量辦法了。其實她是去玉蒼山給方大通送信息去了。」

「那末，現在我們該採取什麼行動呢？」鮑明達猶豫地問。

「我們可以先去抓易劍樹與戚典柏這兩個奸細，把他們管押在漁船上。隨後，我和你趕往玉蒼山去跟方大通他們聯絡一下，採取一致的行動。」

「老表兄，你的辦法，比我的週密。我們是不是立刻就去藥舖抓他們？需要多少人幫忙呢？」

「我和你兩人就能抓住他們了，」梁晶說，「不過，我在担憂方大通他們早已離開了玉蒼山，跟那般魔鬼去拚命了。」

「你人在古鰲，怎麼知道玉蒼山上的事呢？」鮑明達又現出驚訝的臉色來了。

「我且問你，方大通的武藝好不好？」梁晶反問。

「老方是有點武藝的。」鮑明達答。「他們這些人中間，更還有誰精通武藝？」

「孟律曾跟名家——卞益學習過武藝。尤六根，林績，方氏三兄弟都跟孟律學過一些武藝……」

「我的推測，大概不會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們這般年輕人，血氣方剛，哪有不立即去找尋那些魔鬼，奪回兩個孩子之理？」

「他們到哪裏去找尋那般魔鬼？」

「我猜想，昨夜匪帮刧奪孩子之時，一定有一封信留在方家，威脅方大通他們到一個指定地方去洽談，否則，就要置兩個孩子於死地。因此，方大通他們去找尋匪徒，是毫無困難的，但這恰恰中了匪帮之計。他們這些假失蹤的人，都將變成眞失蹤了……」

「這如何是好呢？」鮑明達額上冷汗也急出來了。

「但願我的推測不準確，」梁晶說，「現在我們先去藥舖抓人吧！」

他們趕到藥舖門前，只見排門緊閉，門上貼着一張字條：

「有事赴省，暫停營業。」

據左右隣居告訴他們：易劍樹與戚典柏在昨日傍晚離去之後，就一直沒有看見他們回來。

於是，他們又匆匆向玉蒼山奔去。通過狹窄的山坳，跨進那座山門，穿

越頹圮了的斷牆殘壁，逶迤前行，進入了一座茂盛邃深的樹林。在蔽天的濃蔭下，蓊郁的樹木中，穿來穿去，耗了一個時多辰，才看見了一小片明朗，洒滿陽光的菱形山地和兩間茅舍。這時，已將近日中午時了。茅舍門檻上坐着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獵人，正在啃着一條野鷄腿和一塊熱氣騰騰的烘餅。

梁晶跟這獵人招呼後，發覺他是一個啞吧，就用文字跟他談話。遺憾的是，這獵人不識字。於是，不得不費了很大的勁，做盡各種各樣的手勢，才証實方大通等人確在這啞吧獵人的茅舍中住過很多日子。今日早晨來了一個女人之後，方大通他們便拿了武器，匆匆忙忙地走了。

梁晶拭去滿頭大汗，再用手勢問他，方大通等人的去處。

那啞吧獵人用搖頭來代替了回答。

梁晶悵惘萬分，黯然地對鮑明達說：「看來，方大通，孟律等人，非墮入匪徒們的陷阱不可了！」

×　×　×

方大通父子一行七人，手裏各執武器，在淡紫色的晨霧中，懷着滿腔忿懣，離開了玉蒼山，奔向瀕海的小鰲山去。

方大通年方五十，中等身材，長方臉，塌鼻樑，不留鬍鬚，性情相當急躁，不過，有了幾歲年紀，跟他身邊一般血氣方剛之輩比較起來，還算是一個畧有涵養之人。他主張暫時不理睬匪徒們的威脅與恐嚇。但他三個兒子，特別是小兒子方偉，刻不容緩要跟匪徒搏鬥，奪回兩個被刦的孩子，肅清這般可惡的奸細。

他英俊瀟灑，一雙清秀的眼睛，透露出一種智慧而又帶些驕傲的光芒。他曾向孟律學會了幾路出色的刀法，那條胳臂始終好像被無數蚊虫叮咬得奇癢難忍，不揮揮他的刀，跟人激戰一場，就彷彿不能止癢似的。可惜一向沒有機會，今日機會來了，豈肯輕易放棄這個名正言順一試刀法的機會！老大方信也有同樣的要求。

老二方仁是被刦走的孩子的父親，他比任何人更迫切需要向匪徒奪回孩子。

鐵匠尤六根終日揮着沉重的鐵鎚打鐵兩臂力大無窮，武藝也算不錯，自然也是躍躍欲試之輩。孟律也是終日打鐵之人，膂力着實驚人，加之他曾向名家——卞益學過武藝，被刦的兩個孩子，其中一個是他的兒子，當然，他也是主張立時立刻就跟匪徒決一死戰之人。

林績，雖然年紀很輕，也是血氣方剛之人，但深謀遠慮，很有見識。他反對這樣匆匆急急，草草率率，毫無策畧地去跟匪徒展開直接的肉搏戰。他贊成從長計議，想出了妥善的辦法後，再採行動。

可是，林績這個準確的意見，被其他五個急躁得少有少見之人否決了。特別是方偉，他暴跳着，把手指伸到林績的鼻尖之前，指責他幸災樂禍，指責他不關痛癢，指責他胆小如鼠。

方大通雖然竭力支持林績的意見。但是，方偉堅決主張立刻前去，向匪徒奪回兩個被刦的孩子。

老方拗不過他小兒子與其他四人的主意，只得跟着他們一起往小鰲山去了。

小鰲山是鰲尾灣附近一座小山，可是削壁陡坡，峋嶙怪石，岩峯突兀，危岩纍纍，形勢非常險峻，終年罕有人跡。

奸徒易劍樹看中了這座山的險阻形勢，早在兩個多月前，在山上設立了一個秘密匪窟，又在南山麓隱蔽之處，建搭了兩間茅舍，作爲他們罪惡活動的指揮所。

今晨，天色微曙之時，匪徒們就在山上安排了陷阱，佈置好陣勢，從容不迫地靜待魚兒上鉤。

當方大通他們在南山麓下出現之時，匪首山思爾和施眉壽，看見對方僅來寥寥六七人，既未邀來軍隊，也沒率領羣衆，就毫無顧忌地在茅舍附近山坡上揮手招呼他們。山麓下的方氏兄弟認識這兩個匪徒，就是早些時候，冒充義軍，訪問他們與威迫利誘他們之人。不禁怒火中燒，揮舞着武器，飛快地向他們冲刺過去。

孟律與尤六根緊緊跟隨在他們身後，方大通與林績也只得跟着衝上山去。

「啊喲喲，三位方世兄，手執武器，怒氣冲冲，所爲何事啊？」匪首山思爾奸詐地說。

「狗强盜，惡强盜，你們刦奪我們的孩子，該當何罪？速速把兩個孩子還給我們，如若不然，今天就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方仁怒聲喝罵。

「你們父親方大通，用緩兵計來搪塞我，我不得不把你們的兩位小寶寶，暫作抵押品啊！」

這時，雙方的距離，只剩下五、六十步左右了。

山思爾和施眉壽旋轉身子，一邊往山上奔跑，一邊高聲叫喊：「弟兄們，讓兩個孩子跟他們的親生父親見見面！」

突然，瑰寶與銀寶在一個凸出的危石上出現了。這兩個不到三歲，什麼也不懂的孩子，站在危岩緣上，揮動着小手，一邊哭，一邊銳聲叫喊：「阿爹，阿爸，伯伯，叔叔——」

方大通他們抬頭一看，嚇得汗流浹背，身子冷了半截。這兩個孩子只要向前移動半步，就會從懸崖上墮下來，不是摔得粉身散骨就是跌成肉漿。大伙兒用手蒙住眼睛，不忍觀看這種慘景。方仁與孟律大聲叫嚷：「瑰寶，退後去，退後去！」

可是，孩子懂什麼？他們非但不退後去，他們看見爸爸，反而向前撲去，邊哭邊喊：「阿爸！阿爸！」

這原是匪徒們使用的毒計，用這兩個孩子們來做誘餌，並擾亂方大通他們的心緒，輭化他們的鬥爭意志。事實上，匪徒是用繩子繫住着這兩個孩子的，他們寸步也不能向前移動，所以，也不會從懸岩上掉下來。霎眼間，方大通等一行七人，他們在既紊亂，又憤怒的心緒下，不知不覺地被匪徒誆到了半山間一片比較平坦的山地上去了。

危岩上兩個孩子還在哭喊。方大通等却被埋伏在那兒的匪徒們圍住了。

匪徒戚典柏攔住了孟律厮殺。身材高大的匪徒韓沐汾與老大方信交鋒。匪徒柏先固跟林績戰在一堆。易劍樹與尤六根殺得如膠如漆。施眉壽大戰老三方偉。匪首山思爾纏住了方大通搏鬥。女匪龔思依跟老二方仁戰得對分對解。

（未完）



豐富妳的愛情生活
關心你的夫婦生活
令妳如何走向新潮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